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浙西抗戰記略

王梓良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浙西抗戰紀略

子石作



前言

一

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我國全面對日抗戰，發揚數千年民族忠勇愛國之傳統精神，抒洩近百年來民族壓抑屈辱之怨痛積憤，在今總統蔣公大無畏之領導下，其壯烈、悲慘、艱苦、堅忍之情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結果所至，世界形勢爲之改觀；其重大性在歷史上雖未能斷言絕後，而實已空前！浙西地區，當戰爭爆發之初，即處於前線，亦爲江南首遭淪陷之區，八年苦鬪，其遭劫之慘重，自不言而喻。

惟日本投降，戰事結束，時尚復員未竣，即在內外交促之下爲實施憲政之選舉，於是斷垣未復，血跡未乾之區，舉凡政府服務人員與社會知識人士，均公私不遑，顧此失彼，而戰時官兵、義士，慷慨赴國難之忠勇壯烈事蹟及慘酷遭遇，遂弗克就地有所表彰與詳實之記載，漸成陳跡。不旋踵間，中共匪幫又乘社會之虛脫而肆其分化、劫奪之陰謀，馴致大陸棄守，不僅成仁取義之士，未能有以傳之史冊，即生存者亦且爲中共暴徒竭盡其狡猾殘酷之手段，加以「善霸、惡霸」之怪名，於橫加侮辱之後，復陸續予以殺害！常念明代倭寇爲患東南，浙西亦受禍非輕。惟所謂倭寇之性質，初僅爲我走私商人與彼之浪人互相結合，欲衝破我政府之閉關禁令而已，故重要之首領汪直，即爲皖之歙縣人，其養子毛海峯，則爲浙之郵縣人；近人胡秋原、陳文石諸氏言之甚詳（見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胡著「中國是亞洲渦動的鏡子」）

，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陳著「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然而三、四百年來，參加剿倭之總督、巡撫有祠（總督胡宗憲祠在杭州十五魁巷，巡撫阮鶚祠在武林門外半塘紅。胡在桐鄉、平湖並有報功祠）；將軍、都司有廟（贈都督同知宗禮，在杭州棲霞嶺東有祠，在桐鄉秀溪橋有廟——原亦稱祠，後地方人塑像稱廟。海寧袁化區黃山有周都司廟。此兩廟前者臨運河塘，為杭蘇、杭滬水路交通所必經；後者為海鹽澉浦至海寧袁化游擊隊陸路交通所必經，故於激勵民族抗戰之影響至大）；千戶、百戶有墓（平湖湯山有千戶王鏗墓，湯山、苦竹山、陳山寺東有百戶徐榮、楊臣、康綬墓。嘉善住字圩有百戶賴恩墓）。以上，除海寧周都司廟外，均見阮元之兩浙防護錄及杭州、嘉興府志，但周都司廟為筆者於抗戰時會所常經。當日軍據杭初期，其駐杭報導班長小阪氏（？），曾搜羅資料，著有「倭寇考」一書，表列各抗倭紀念地，並指嘉興之「血印寺」為施行反日教育而編造之故事。由此足證往昔防倭史事記載之完備，使參加防倭將士之殉難者迄今地方仍香火不絕，人民崇敬未衰。反觀我與挾現代利器、海陸空三方入侵外族抗戰之忠義志士，直將湮沒而無聞，不亦大可悲乎！

二

筆者於抗戰前一年在浙西從事新聞工作，當時念及鄉賢朱希祖先生「當放眼曠觀活的史料，並且把握而記錄之」之言（見北京大學丙寅畢業同學錄），感奮之餘，每以「把握」「紀錄」活的史料為分內之事。同年（二十五年）秋，浙省舉行文獻展覽會於杭州，曾見鄉賢沈梓先生遺著「避寇日記」手稿本，記洪

、楊時期地方發生之變故，東自吳江之蘆墟，西至吳興之荻港，北自吳江之嚴墓，南至桐鄉之屠甸，於咸豐、同治年間該地區之社會動亂現象，人民生活狀況，如呈目前。以彼時交通之阻塞，通訊工具之缺乏，紀錄之不易，我鄉先賢猶能記述其情況，留之後人，景仰向往，既佩且愧。至若抗戰時期，有收音機、收報機及印刷機之工具；通訊社、新聞紙資料之供應，益以當時地方組織之嚴密，而對此國家民族歷史所未有之偉大經歷中地方之遭逢焉可不留記載？矧戰後省新聞記者公會成立，筆者蒙同人推為五常務理事之一，今其他四同人（東南日報胡健中先生、劉湘女先生，正報吳望俊先生，青年日報陳蒼正先生）或代表團體，或代表區域，均參加最高立法機構，為反攻復國而盡其供獻，夫「馬負千斤，蟻獻一粒」，筆者庸碌，而將所從事工作區域之抗戰經過節要追記，以傳述當時之真象，似既為貫徹昔年從事新聞工作之初衷，亦可稍盡本身之責職。是以最近十餘年來，所擬追記此史事者，時縈心頭而不能或已。

復憶當抗戰時期，甚多共患難之同志，其精神之純潔，意志之堅強，人格之完整，就個人情感言，有不能須臾忘之概，而在地方及吾黨中亦足永為楷模者。舉例以言，如筆者工作地嘉興之東鄰嘉善，始終參與該縣游擊之章奇生先生，渠於民十六年前就讀杭州之江大學，先後任教海寧有懷中學及省立建德中學。游擊初期，政府未曾推進，渠即於地方主持抗敵委員會，以配合軍事，從事抗敵。及黨、政推進，則悉力協助，是以地方各階層均以「章先生」稱之而不名。抗戰勝利，凡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均讓人而助人，其本人仍回復於致力青年教育之崗位。溯民國二十年前之大學生，在社會具有特殊地位，而是時之縣長亦

多由中學教員出任（此爲北伐軍底定江南時開始，如省立五中教員蔣志澄氏出長杭屬之一等縣海寧、杭縣，省立二中教員壽家駿氏出任嘉屬首縣嘉興縣長是。在十六年前，中學教員尙不願出任軍閥政權之縣知事者）。然章氏夫人於農忙時仍下田耕作，勞動與一般村婦無別。又如西鄰崇德之張漢英先生，渠爲省立第二師範高材生，北伐前卽在上海環龍路參加國民黨爲革命之奮鬥，歷任嘉屬地方國民教育、師範教育及對嘉區地方教育之輔導工作；成績卓著。及敵人侵入，地方秩序紊亂，渠有無論任何桀傲不馴之徒，對之均稱「漢英先生」之地位，故卽出而恢復地方組織，以集結地方力量，並減少人民痛苦。及黨、政推進後有諮詢事項，則竭誠供獻與協助。及至勝利，凡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亦均讓人而助人。其本人仍回至師範學校之講堂。至其夫人之耕織勞動，亦與章夫人同。再如我南鄰海寧之顧達一先生，其從事地方工作之深入與久遠，同儕中無與匹儔，故當三十二、三年反敵僞「清鄉」而出任故鄉之縣長時，在敵僞包圍之環境中能履險如夷，敵人亦稱之爲「農民縣長」而對之莫可奈何，蓋其生活一如農民，並深受農民之愛戴與擁護，無法施行搜捕。地方亦均以「顧先生」稱之而不名。勝利前夕，渠並出主浙西黨務，而勝利屆臨，渠亦卽歸返合作社等增加地方生產之途徑，如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亦均讓人而助人。然此三氏者，特筆者前後左右之鄰友而已，推而至於其他地區，當不乏忠於國家，厚於待人而嚴於律己；重責任而輕權利如三氏者。今章、張兩氏，昔日敵人、漢奸、土匪之所共敬共畏者，已爲中共屠殺！其他工作同志，忠勇事蹟，亦復不貽，無論公私，均應一併有所記述。

或以爲黨中同志，皆 國父所指「後知後覺」之人士，於國家急難時期，「爲民前鋒」，分所應爾。然筆者對於「蚩蚩之氓」之抗戰供獻，其公而忘私，冒險犯難之自然表現，更有不可磨滅之印象。如當時嘉興人報之送報童胡關榮君，爲敵所執而拒作嚮導；一意顧念工作同人之安全，雖被鎗刺刺入心窩，竟忘鮮血之噴射，生命之被奪，其正義實充塞四野。復有如在螞蝗塘橋負責滬杭鐵路南北交通之姚二孀孀，其冒死接運抗戰文武工作人員至五年之久，最後終以爲過路軍隊試探電網而觸電，旋癱瘓以死，其精神亦足千古。再有如當時我儕夜穿京杭國道時，恆見憧憧黑影，或負物資（入山），或肩彈藥（出山），以欲減少遇敵之機會，故穿過敵軍控制之公路線時，均不顧身體稟賦，併力以行，此等無名英雄，涉澗越嶺，無分寒暑，不論晴雨，時時服役，其供獻實不下於直接對敵作戰。至如富陽潘木土、長興吳阿文等義士，嚮導敵軍入於我軍之火線網而與敵俱亡，其與上海被敵強迫服役之司機開敵車駛入黃浦江中之精神，均爲我民族浩氣之表現，其人格足使貪廉懦勇，自亦應永垂史冊，不能任其湮沒。

三

綜上責任與情感之交促，區區擬追述浙西地方抗戰經過之意念，無時或已。故十餘年來，遇有關書刊，常設法購存。惟以三十八年隻身由定海來臺，頻年日記，已先後遺失，致若干事蹟，缺乏原始資料，不便僅憑記憶，爲模糊之記述。迨四十七年，吾弟德昭，爲撰「孫中山先生思想研究」一書，時於南投荔園之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來往，因託查抗戰時東南地區報紙之保存狀況，知各報之保存量雖不完全，實

已不可多得。遂請董彥堂前輩，商得史委會羅主任委員志希先生之允許，於是年七月前往查閱。時經旬日，將所見有關浙西之戰時紀載抄摘竣事，另有各種特寫，以篇幅過長，於北返後再請會中先生代抄全文。以後並續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作同樣之訪求。及至資料初步告一段落，即分三部門着手編述：

一、上編 爲敘述整個抗戰之經過。基於「九一八」後日本軍閥之對我步步進逼，國內人士則高呼「抗戰」，而當時不景氣之風瀰漫全球，國內則匪禍未已，並逢百年少見之旱災，是時國運誠危如累卵。故於篇首將浙西之地理環境與經濟潛力、社會習俗略行提述，以見我被迫抗戰之基礎。

(二)年來鄉後輩有關念故鄉者，常以對故鄉之印象淡漠爲憾，尤以負笈海外時，切望對故鄉實況有較具體之了解，因除篇首所述外，復於篇末提示我地方之文化精神，而以戰後如不經共禍，其發展更可至何境界爲殿。至戰時中國國民黨代表人民行使政權，故於當時之機構舉述，亦黨政軍並列。

二、下編 爲各縣紀事。其目的在爲將來大陸光復後浙西各縣重修地方志時，對此歷史上最偉大之史事，儲備真實而有價值之資料，就中重點記載爲縣城之淪陷、市鎮之被焚燬、縣城光復之日期，及殉難烈士之姓名等。至編寫經過：先依據原始資料，將各縣市抗戰時期中所發生之大事，按時間次序登錄，然後錄副寄請或訪問各該縣參與抗戰之人士，就記憶依次補充。其發生時日不能確記者，僅記其月份。因補充材料來自各方，故文字體裁前後容不免有稍爲參差之處。

三、附錄

戰時各報常有地方特寫稿之刊登，當時甚受讀者之歡迎，今日實具原始資料之價值，並代表當時之所謂「抗戰文學」，故上項文字，列爲附錄。惟此項特寫，因報章之殘缺未能全備，就筆者記憶所及，方豪先生於敵人全公亭登陸後之次日，曾於嘉興南門仁愛堂好觀敵機轟炸之特寫，載之東南日報。筆者亦於二十九年寫一月五日嘉興鳳橋鎮工作青年十餘人之被敵焚殺經過，並曾將死難青年之相片同刊於東南日報。而已均告缺如。即如當太平洋戰爭發生，英僑康德由上海集中營逃經浙西沿途經過之特寫，因文長分期刊載，黨史會亦只存前二段而已，幸譯者虞爾昌先生對此譯文携來臺灣（惟已蟲蛀斑斑），始能刊出全文。

四、附記

年來見與浙西抗戰有關人士，爲厭棄暴政，脫離大陸，時有客死他鄉者，此事原與本書無關，惟本書原以期將來各有關縣編志之參考爲重要目的之一，而客死異鄉之士，亦有拋妻離家獨身在外者，記此可有便將來公私之採擇與追思，因於書後列一附頁。

本書雖僅係一小冊，然自四十七年爲資料之搜集，至五十四年十月初稿完成，前後亦達七載之久。間有爲訪問一問題，經年而不得結果者。又以居處幾經遷移，所集材料復常遭散失，例如昔年託友在東瀛購得之正中版「浙江新志」，雖資料已摘出一部，惟待校對時則所應用之上冊（記杭、嘉、湖、寧、紹者）已遍覓無着，再如日人小阪氏所著之「倭寇考」亦然——致對所引用之書名及著者姓名記憶已欠清晰。至下筆記述，則始終求實求信，例如：（一）二十六年嘉興之陷，憶當時嘉屬同鄉聯誼會根據東鄉人士口述爲十一月十

八日，而三戰區長官部之戰報，爲十一月十九日，復根據敵方記載，則爲十一月二十日。故紀事以戰報爲根據，遂於附註加以說明。(二)二十八年香港大公報有「浙江第三區婦女營攻擊王店」之特寫，而以三區舉辦婦女營，筆者則身指導，知當時專員賀揚靈氏欲打破社會「好男不當兵」之因襲觀念，故成立婦女營以激勵壯漢，其作用在求宣傳上之成效，非真欲其上火線投身戰鬥。襲王店之夜，以青年營爲掩護，等於野外演習而已。今已時過境遷，除夜襲事列入地方紀事外，其特寫稿捨而不錄。(三)所錄特寫稿均保持其原來內容，惟有主觀推測、過事渲染而遠離事實者，則亦稍事節刪，例如長興通訊之以二十六年十一月敵軍於金山衛、全公亭登陸，爲周鳳岐之獻策，及長興敵軍煮食小孩等，似均未合事實，經詢問楊雲、王文貴兩先生後，遂予刪去。此爲編述之經過與態度也。

惟採集戰時史料，其困難點有：(一)當時爲防諜保密，重要消息不完全公開；(二)交通阻隔，消息轉輾傳聞，期日難確；(三)新聞多方發佈——如戰地初次發表，層轉上級後又再予節要發佈，易有重複；(四)最緊要時期，地方報紙停刊，無原始資料留存，例如共匪竄擾，爲浙西黎明前之黑暗期，而是時之浙西地方報紙，竟無一張發現，後方報紙及中央社消息亦無隻字可尋，幸韓宗湘先生保存有新登縣殲匪報告原件，再經賈知時、金月龍兩先生於匪竄入初期我軍之阻擊，及沈錫昌先生對三十三年農曆小除夕匪軍襲吳興縣政府之回憶，與談益民先生四月十五日保衛德清縣城之戰之深刻印象，再依三戰區長官部受降報告所列我勝利時期匪軍盤據狀態，此共匪之竄擾經過始獲一系統了解。是以書中難免有錯誤及需補正之處，尙盼各界先生

有所指正也。

四

本書雖費時多載，然以筆者之謏陋，且時斷時續，未能一氣呵成，故全書幾如一老僧之衲襪，直爲一庸劣通訊記者蕪雜之報導而已。惟前已言之，本書在個人責任言，以曾爲新聞從業員而勉將當時之所見所聞事實加以聯接成帙，聊可自慰於心。於個人情感言，戰時冒敵人之鎗刺以殉國，或於大陸棄守後爲共產暴徒所凌辱虐殺之昔日共度患難歲月者，茲能記其經過告之後人，似亦稍紓悵恨。是以工拙非所計也。而尙有所奢望者：

(一)年來中共匪幫對抗戰史事，一再歪曲，以圖矇騙鐵幕內同胞。去年十月中央通訊社依據「中共」八月二十日在北平舉行所謂「紀念偉大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展覽」等所發佈之新聞資料，曾加以報導。本書以此所叙之真憑實據，冀於揭破彼等之謊言，能有小助。

(二)一旦反攻開始，江南當爲重要登陸之區。浙西同胞於深受迫害之餘——尤以抗戰時地方工作人士之後人，多被編爲「管制戶」，倘以本書而追念過去用血肉保衛國土之歷史，必且抖擻其精神，協助我國軍，以滌蕩恥辱焉。

(三)昔日抗戰時期同人，行見由過去艱苦奮鬥之迴憶，重燃當年之熱情。

(四)使地方後輩知故鄉文化傳統與奮鬥歷史，雖寄跡他鄉，亦能顯現曠達、光明之心境，保持大國民之

風度。

(四)蘇南、皖南、浙西，地理及文化精神相同，當時亦屬同一戰區。三十一年後，此三地區之領導人士，並常集會於皖南屯溪，商討抗戰大計。今蘇南、皖南之昔日領導人士，多隨政府來臺，本小冊期能拋磚引玉；將來由諸領導先生發起增寫，使江南地區能有一完善之抗戰紀事。

以上希望如能達成，則幸甚矣。

最後，本書雖爲一小冊，亦曾勞各方之鼎助，除補充各縣記事資料諸先生台銜已分別列於下篇外，如于右老之題字，林樹藝先生之供給照片，本書未成均已先歸道山。而章微顗師、許聞淵先生予以指導鼓勵；曾介木、張大軍、李振寬、林德、蔣永敬、蘇瑩輝、李學智、徐炳麟、羅賢晉諸先生於收集資料時多所惠助；李楚狂先生補充省抗敵後援會之工作實況；侯暢、鄧景江兩先生補充在浙西與抗戰相終始之二十八軍及六十二師之戰績；趙龍文先生示知省抗衛第一支隊渡富春江入杭市游擊之確切日期；金傳書、虞爾昌二先生提供臨時中學設立之資料；俞斌、陳鴻陸二先生於杭州兩屬附錄稿件地名之校正；黃美恭先生爲繪浙西區域圖；陳光華女弟爲補充日文資料；馮之升先生助錄稿件；又內子陸廷賢以望六之年，於從教之餘，復親操井臼，使筆者免於柴米油鹽之分心，於工作之餘能顧及此事，均於此誌謝。嘉興王梓良五十五年六月十日霽雨季節於臺北市古亭區亭東里。

浙西抗戰紀略 目次

浙西區域圖

前言

上編 總述

一、抗戰發生前之浙西情勢……………一

- (一) 浙西之地理環境
- (二) 浙西之經濟潛力與社會風尚
- (三) 抗戰發生前浙西人民之對日情緒
- (四) 抗戰前夕浙西之自強措施

二、抗戰初期（滬戰開始至杭州淪陷）之浙西……………一七

- (一) 敵機之轟炸
- (二) 敵艦之窺伺
- (三) 民衆之支援
- (四) 敵軍登陸金山衛、全公亭後之變化
- (五) 政府撤退區域之黑暗時期

三、游擊戰之開始與地方游擊隊之興起……………三四

- (一) 國軍游擊戰之實施
- (二) 地方游擊隊之興起
- (三) 地方游擊隊之歸趨
- (四) 社會對游擊隊之觀感與期望
- (五) 地方游擊隊平議

四、偽組織之出現與演變……………四八

- (一)偽組織之出現
- (二)初期偽組織之產生及形態
- (三)偽組織之第二時期
- (四)偽組織之第三時期
- (五)偽組織之分析

五、抗戰中期（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之浙西……………五六

- (一)穩定浙西之國軍反攻行動
- (二)黨、政之政治反攻與應變組織
- (三)教育文化事業之變遷
- (四)重要戰役
- (五)政府正名與社會觀感

六、抗戰後期（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之浙西……………七六

- (一)社會病態之漸見
- (二)經濟之變化
- (三)敵偽之「清鄉」
- (四)中共匪幫之竄擾
- (五)敵軍之最後攻勢

七、日本宣佈投降與浙西之接收……………九〇

- (一)日本宣佈投降時之浙西
- (二)中共匪幫之竄退
- (三)接收之經過

八、八年抗戰與浙西社會……………九四

- (一)浙西社會之精神特徵
- (二)戰爭給與浙西社會之影響
- (三)可能之希望

下編 各市縣紀事

杭市、縣 海寧 富陽 新登 餘杭 臨安 於潛 昌化

嘉興 嘉善 平湖 海鹽 桐鄉 崇德

吳興 長興 德清 武康 安吉 孝豐

圖片

附錄

- 一、劫後安吉……………姜仲明……………二八三
- 二、鐵蹄下的杭州……………伯川……………二八七
- 三、從孤島回來……………超凡……………二九三
- 四、長興見聞錄……………本立……………二九七
- 五、吳興陷後屑記……………士彥……………三〇二
- 六、崇德縣淒涼景象……………申報崇德通訊……………三〇五
- 七、陷後之平湖……………東南日報平湖通訊……………三〇六
- 八、日軍洩憤焚燒嘉南市鎮……………申報嘉興通訊……………三〇九

九、三義傳·····	陳定山·····	三一一
十、一年來逆政紀略·····	東南日報蕭山通訊·····	三一二
十一、滿日瘡痍話海寧·····	余 珩·····	三二五
十二、浙西的全面·····	希 天·····	三二〇
十三、璉市突圍記·····	何 沉·····	三二三
十四、京滬、滬杭沿線敵漸露窘態·····	香港大公報·····	三二六
十五、浙西新戰局·····	香港大公報·····	三二七
十六、視察浙西觀感·····	阮毅成·····	三二九
十七、新登双十事變經過詳情·····	韓宗湘·····	三三三
十八、方興未艾的浙西反正運動·····	谷斯欽·····	三三九
十九、浙西流竄戰的內幕·····	蔣 萊·····	三四三
二十、浙西三月大捷·····	宋德康·····	三四五
二十一、海北的六月「掃蕩」——敵偽「清鄉」的先聲·····	民族社·····	三四九
二十二、浙西在夾攻中的新決策·····	賀揚靈·····	三五二
二十三、杭州的種種·····	東南日報·····	三八五
二十四、浙西反流竄戰·····	周一弘·····	三六八

二十五、	蘇浙反「清鄉」運動……………	雨 廷……………	三七一
二十六、	杜立德在天目山……………	周德培・李大維……………	三七四
二十七、	黑暗的蘇州……………	燕 良……………	三七六
二十八、	張渚「生理變態」……………	銀 天……………	三七九
二十九、	顧盼馳騁於嘉、湖游擊區……………	朋 彥……………	三八〇
三十、	波動的浙西物價……………	施星火……………	三九三
三十一、	有客自海北來——從敵僞 「清鄉」談到海北人民的願望……………	池 澍……………	三九五
三十二、	滬屯騷擾錄……………	徐蔚南……………	四〇二
三十三、	蘇浙皖邊區之戰……………	張明烈……………	四〇六
三十四、	間關記……………	康特著・虞爾昌譯……………	四〇九
三十五、	水鄉行……………	羅越崖……………	四二一
三十六、	敵寇又流竄浙東……………	夏 陽……………	四二五
三十七、	新登縣六五殲匪（共匪）經過……………	新登縣政府……………	四三一
三十八、	新登縣八六敵（敵僞）竄經過……………	新登縣政府……………	四四〇

附 頁

浙西抗戰紀略

浙西抗戰紀略 上編

總 述

一、抗戰發生前之浙西情勢

(一) 浙西之地理環境

浙西爲浙江省舊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之簡稱。計有二十一縣市：杭屬凡杭州市及杭縣、海寧、餘杭、臨安、於潛、昌化、富陽、新登八縣；嘉屬凡嘉興、嘉善、平湖、海鹽、桐鄉、崇德六縣；湖屬凡吳興、長興、武康、德清、安吉、孝豐六縣。其地東瀕於海，南臨錢江，西接重山，北限五湖，雖戰國時吳越兩國於此作爭霸戰而著稱史冊，然就地理形勢言，易攻難守，實非用兵之地。近代海上交通發達，凡來自海外之寇患，本地區又常爲其竄擾之目標。明代倭亂，自正統八年（一四三六）至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之百餘年間，本區各縣，受害殆遍。尤以嘉靖三十四年爲甚。據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

正月朔，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又轉掠塘西、新市、橫塘、双林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梁鸞，指揮周奎、孫魯，百戶陸陵、周應辰，理問陶一貫等。

五月，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土等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蠡臣與戰，遇於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兵邀擊之，又奪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擊其後，賊遂大潰，諸軍共擒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自有倭患以來，此爲第一功。

六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突犯會稽皋埠。……賊縛木筏由東湖夜渡，……流劫杭州而西，歷於潛、昌化，內地大駭。（該夥倭寇，遍犯杭屬後至淳安縣入安徽歙縣，流劫南陵，趨太平府，旋至秣陵關，再至溧水、宜興，又越武進境至無錫惠山寺。旋竄望亭、潛墅關，在陶宅港爲巡撫曹邦輔圍攻時，欲潛走太湖，追至楊林橋盡行殲滅。計竄擾八十餘日，經行數千里，我方戰傷與被殺，無慮四五百人，被殺中有御史、縣丞各一，指揮、把總各二。）

十一月，倭八十餘人，駕舟泊海鹽之樂駐山，登岸劫掠。提督胡宗憲，遣指揮徐行健等率兵禦之。賊走入民家拒守，官兵縱火焚之，賊悉滅。

同年，浙江巡撫李天寵，尙書兼總督浙、福、江南北軍務張經，因倭勢猖獗，爲朝廷所殺。（李、張之死，係嚴嵩與趙文華之借端誣陷，李、張在軍事上並無過失。）自是浙西城池，不僅東部沿海各縣因倭亂而建築增修，卽西部山區如新登亦於嘉靖三十四年就已廢之吳越舊城重行建築；長興則於嘉靖三十六年將已坍塌之元代磚城加以整修，藉固防禦。以至清代，鴉片戰爭發生，據嘉興府志（許志）所載：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粵東釁開，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夷船犯乍浦，駛至彩旗門，砲擊葫蘆城，傷滿兵二人，碎天后宮石碑。官兵回砲擊却之。

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夷輪二十四艘再入彩旗門，官兵力扼天后宮、葫蘆城、觀山寨各要隘，奸民導夷分兵乘商船舢板船，由陳山左右海灘於初八日夜渡登岸，初九日敵艦砲擊天后宮，登陸夷兵，潛走金家灣，繞唐家灣以撲乍城，時陝甘援軍陣於唐家灣北，敵從龍湫山東偏徑掩至。戰失利，觀山官兵不支，城遂陷。乍浦副都統長喜，海防同知韋逢甲等死之。初十日犯平湖，至虹霓堰因河狹不得進。十一日由海塘犯海鹽，至白馬廟敵酋墮馬死，仍回乍浦。十五日敵退，我復乍城。均屬例證。

自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十一月七日因鴉片戰爭之結果，開闢華洋通商口岸，左鄰上海，由此商務繁盛，逐漸成爲中國之經濟首都。民國十六年政府定都南京；爾時南京已與浙西有鐵路相聯貫，旋又建築直達之京杭國道。因之，浙西地位，隨時代而日趨重要，其後國際戰爭發生，乃亦首當其衝。

（二）浙西之經濟潛力與社會風尚

浙西地理環境，隨時代而日趨重要。前人更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贊譽。然而現代浙西情形究屬如何？且稍加分析於後。

一、抗戰發生前之浙西情勢

1. 浙西之經濟潛力

就地力方面言：浙江省民政廳二十一年調查浙西土地，共計七九、二二九市里。而海灣、沙塗即佔一、二五三市里，平地三三、七四三市里，與山地、河湖、道路之三三、〇一二市里之面積相近。

就人力方面言：浙江省民政廳二十一年之人口調查，浙西總人數爲四、六三二、二三一，而一至十五歲及五十歲以上者佔百分之七十強，列冊壯丁者爲百分之一八、四五三。當時受義務教育之兒童與學齡兒童之百分比爲三三、五七〇。過去公私雙方，於教育均未甚注重，是以文盲之比例佔百分之七十以上。

浙西地力人力之情形，如上所述，足知向之所謂「富庶」「天堂」「文化發達」者，僅爲歷史上之虛譽，或則爲一比較之名詞。而在抗戰發生之前，復經受兩次打擊，直使經濟陷於困境。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浙西經濟命脈之特產亦大受影響而價格傾跌，據二十四年申報年鑑統計：

湖州蠶吐（單位公擔）：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實價（元）	二三〇・四六〇	一七八・九五—	一七四・九三〇	一四六・九七〇
以十九年二二四、七九五爲一〇〇，則二十三年之比價爲六五・四。				
乾繭（單位公擔。比照無錫）二十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實價（元）	二九五・〇五五	一七三・七二七	一八五・五七九	一三七・一七九

以十九年三五〇、五五八爲一〇〇，則二十三年之比價爲三九・一。

羊毛（單位公擔）：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實價（元） 九〇・四一一 六四・五四一 六二・〇四五 六八・三七六

以十九年八九、〇六一爲一〇〇，則二十三年之比價爲七六・八。

東部平原之重要特產既慘跌如此，而西部山區之綠茶，其情形更慘。據當時所發行之中行月刊記載：

珍眉綠茶： 二十年最高 二十一年最高 二十二年十二月最高

四七五・五二（每百市斤） 二四四・七六 一二七・〇〇

針眉綠茶： 一三二・八七 一一一・八五 四八・〇〇

次則爲二十三年夏秋之交，遭逢百年僅見之旱災——浙西各縣市均經受嚴重之損害；最重者爲嘉屬之桐鄉及湖屬之武康，受災面積達百分之百；最輕者爲湖屬之吳興，受災面積爲百分之三十。受害田畝超過百萬畝者，有嘉興之一、〇六六（千市畝），杭縣之一、〇五六（千市畝）。

浙西地區，既因農產跌價而感生活困窮，復又慘遭旱魃爲虐，禾苗枯槁，秋收無望之死亡威脅，故二十三年七月，滬杭鐵路中心之長安鎮、王店鎮首先發生農民搶米風潮。此風潮之趨向，可能重現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桐鄉縣大紅村之農民鬧漕暴動所引起而波及至海寧與石門三縣之社會混亂，差幸此時賴政府與人民，及省內省外團體之協力（旅上海各界成立甲戌全浙救災會設法籌款救濟）

，進口麵粉無代價發給災戶三個月食糧，並按種植面積分配蕎麥（當年秋季用）及穀（次年春用）種，使動盪之社會歸於平靜，生產不稍停頓。

由於經濟基礎並未如何富厚，是以政府經費亦常甚短絀，例如二十二年度昌化縣之全年歲入歲出預算，爲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一元（註一）。依據是時中行出版之中外金融彙報記載，民國二十三年一至十二月國幣每百元合美金最高平均爲三四・六六三，最低爲三三・〇四，則昌化縣之全年歲入歲出，僅合一萬一千三百許美元。經費爲庶政之母，此寥寥之數，自難有所作爲。後來全省各區鄉鎮流行有「管、教、養、衛四件事，紙、墨、筆、硯一塊錢」（註二）之語，實充分形容基層工作者之無米難爨矣。

2. 浙西之社會風尚

浙西有海、有湖、有平原、有山岳，人民受地理之影響，遂亦有各種不同的性格，以分別形成地方之風尚，大抵沿海機警强悍，濱湖悠閒達觀，山區堅韌固執，平原坦蕩自滿。但由於政教之化導及歷史之融和作用，亦頗多共通之特點足提述者：

(1) 政簡刑清之政治觀念 歷來我國以政簡刑清爲施政之最高境界，抗戰前浙西猶深受此影響。宋代吳縣范大成在石湖集中「過昌化」詩云：

翠染南山擁縣門 一洲橫截兩溪分

長官日永無公事 臥聽灘聲看白雲

雖然時代屢變，而在公路未通各縣，至民國尙有「臥看白雲」之政法首長與「訟庭花落」之政法機關。是以浙西二十一縣市處理民間訴訟之司法機關，僅有六所地方法院，如海寧、嘉善、長興等三縣之地方法院，僅設院長一人，候補推事一人，檢察官一人，候補檢察官一人。人民之愛和平而不好爭訟，由此可見。

(2)自足保守之人生觀 依工商經濟之觀點，浙西經濟潛力有欠富厚，惟於農業經濟之眼光言，如金華王柏在賑濟利害書中曾云：「兩浙既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前代人士，多無征服自然之雄心，是以在「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之對比中，即安然自足而逐漸成爲保守的人生觀。不知近半世紀來，東浙沿海人士，因海上交通之便，經營奮鬥，已漸掌握華東之經濟牛耳矣。

再者，誠如阮毅成氏所著「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中所述：「蘇杭能與天堂相比，乃是出自人民的勞力，辛苦經營，艱難締造」，蓋浙西儒者如張履祥氏之「農桑孝弟，自治治人」，與錢儀吉氏之「士大夫之爲名，商賈之爲行，誠不若霑體塗足者之潔於心」等思想之影響；以自食其力，心安理得爲人生之唯一境界，故對物質、權勢無動於衷，從而對鑽營爲私，掠奪爲己之心理視爲醜態。以無貪婪欲望，自亦無所多求，遂益堅上項之信念也。

(3)悠閒達觀之態度 大興劉獻庭在寓居江、浙交界地之吳江時，其考察輿地與風俗人情後曾云：「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蘇州曾有當地人民形容生活態度悠閒之笑話：

甲：隔壁火燒！

一、抗戰發生前之浙西情勢

乙：牆上好烘糕。

意即有人告乙隔壁火燒，而乙則以爲利用隔壁之火燒，正可在牆上烘糕，其悠閒自得，不關心自身以外之事如此。

同時，浙西市鎮之談商業，有左列兩句諺語：

風大一半，落雨全無。

即言風火僅有一半人上街，落雨則幾無一人上街。以浙西之颱風、豪雨，還不如溫、台、寧、紹近海各縣之容易遭逢，而所以有此諺語；當爲對現實生活之不急切重視之故。推求原因，一爲教養關係，以從容不迫爲代表高尚人士之態度；匆遽急忙爲日謀生活之細民行爲；二爲社會性質，在自給自足之農業社會中不需要多與自然奮鬥，即稍受自然限制，亦以爲並無不便而未免漸起惰性也。

浙西之經濟潛力與社會風尚可舉者當不止此數項，今作此簡單提述者，不過爲表示我抗戰條件之不足而已。

（三）抗戰發生前浙西人民對日情緒

中日關係急轉直下的變壞，以民國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爲重要關鍵。蔣夢麟氏於所著西潮中對此有極溫和之舉述：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在民國四年突然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要求。

日本之所以突然提出二十一條，是因為西方列強在戰事進行中自顧不暇，同時帝俄軍事力量急劇衰退，以致遠東均勢破壞。

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經政府授意把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洩漏了。……這消息使西方各國首都大為震驚。抵制日貨運動像野火一樣在中國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議。但是日本軍艦已經集結在中國的重要口岸，同時日本在南滿和山東的軍隊也已經動員。

民國四年五月七日也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四個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終於在兩天之後接受二十一條要求。

後來情勢演變，這些要求終於化為烏有，但是中國對日本的欽慕和感激却由此轉變為恐懼和猜疑。自民國四年「五九」以後，中國人民心靈上不管已烙一創傷。此後每逢此日，均有遊行講演之行動，而以學生為主體。筆者時在髫齡，見當時遊行所持旗幟之警句：

今日何日？

五月九日！

迄今尙深印腦際。以浙西鄰接上海，各種運動，莫不首先響應。而童年人於當街觀望青年人之遊行，咸渴望自己早日能參加此行列。此一時期之青年人入社會服務後，童年人又補上此遊行之隊伍，後一期之童年

人又在當街看遊行之行列而渴望參加。在此日益加深之同仇心中，日本軍閥不圖紓解，而一味以「強國」「勝利者」之姿態，得意忘形，步步進逼。雖自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爲免人民浪擲時間於做愛國運動，並爲避免民衆感情多受刺激，故全年僅定「五九」一天爲國恥紀念，但日本仍不斷製造新事件，且其手段行徑，使人痛心疾首，不能自己。而國人對昔日外人壓迫之怨恨，亦漸集中於日本一國。至二十年「九·一八」東北事變發生，繼之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戰事爆發，日機在滬杭甬鐵路盤旋，更分別襲擊蘇、杭。其有關浙西者，如駐杭日本領事、館員以及日僑均已於二月六日以前由我國妥慎護送離杭，乃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時，日本轟炸機六架，驅逐機九架，侵我笕橋，實行投彈、掃射。經我機抵抗逸去，半小時後又有三架飛來偷襲擲彈。同日下午一時，驅逐機九架，又飛杭盤旋示威；三時驅逐機六，轟炸機十一，繼續至笕橋擲彈二十餘枚。此數暴行中，我教練機三，商運機一，及附近民房多處被燬；石隊長右臂、趙飛行員胸部均受傷。二十九日午後一時，日機三架又來擲彈十餘枚。同月二十六日上午，日艦來乍浦洋面示威，下午三時又來一艘駛向海鹽、澉浦，並有日機三架游弋護行；二十九日晨又有日艦三艘駛入杭州灣，停泊乍浦、澉浦洋面示威（註三）。在此階段，雖兩國外交尚未斷絕，而民間情緒，則已至氣憤填膺，「欲與偕亡」矣。當民國二十年前後民間之所有表現：

（一）各城市因某種反應而有「不用日貨會」等之組織時，如檢查得有新進日貨，沒收焚燬，被損毀者不敢稍有怨言。遇有用日貨者而斥其爲「冷血動物」「亡國奴」，被斥者亦只有鼠竄而去，不敢聲辯。

(二)留日回國之智識分子，在課堂或其他場合，只偶介紹無關兩國情感如日人之洗冷水浴等強身優點外，莫不抨擊日人之狹仄心理及舉述侮華、辱華等事例，以激勵青年。

(三)有時國人過杭州石塔兒頭日本領事館時，常會抬頭怒目以視。拱宸橋之日本僑民，當地人亦不願相與往來而甚爲孤立。

四市井壯士，鄉村青年，以「打日本人我願意拚死」爲口頭禪。

自日本不斷於華北入侵，並如二十三年六月九日於首都演出駐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藏本事件以圖借端肇事；二十六年八月八日上海日文報每日新聞猶刊載「南京少壯軍人與激烈分子七日晨暴動，」（見八月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等如見肺腑之企圖與挑撥，每晨翻啓報紙，卽如受針刺，是以中國之必須抗戰，浙西雖三尺孩提，亦知雖死弗惜矣。

(四)抗戰前夕浙西之自強措施

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國人咸覺悟於「國難」之當頭，然而環顧國內，則政治鬆懈，社會散漫，人民貧弱，加以共匪破壞，可云百病叢集；稍加分析，誠令人不寒而慄。關心國事者，以戰爭爲最現實之問題，除國民之素質與教育外，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是以各種準備抗戰之自強運動，在民國二十年以後，亦接續興起。

關於自強運動由中央推行而在浙西發生功效者，如二十二年度之編練後備壯丁，以備實施征兵；（註四）二十三年之新生活運動；二十四年之實施義務勞動，均有助於後來之抗戰進行。

至政府及地方在浙西實施之抗戰準備，其重要可舉者：

甲、機關組織：

子、蘇浙邊區主任公署 二十五年成立於嘉興，張發奎將軍爲主任。張氏在其抗戰迴憶錄上曾云：「二十五年冬即轉任蘇、浙登區主任。這是我很喜歡擔任的一個工作。因爲蘇、浙邊區主要任務，便是在蘇、浙地區建立國防工事。不消說，這是我國整個對日作戰計劃中主要準備工作的一部份。」即可見此組織之作用。

丑、第二行政區督察專員公署 二十四年成立於嘉興，其轄區爲嘉興、杭縣、海寧、嘉善、平湖、海鹽、富陽、桐鄉、崇德、新登等十縣。行政督察區在浙西地區早在湖屬成立第一區（否則二區之地位應稱一區），因湖屬與蘇、浙、皖交界，且爲太湖沿岸，素著匪患，故第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在剿匪時期即已成立。至第二行政督察區成立之目的，爲加強對沿海各縣政務之督導（尤重於民衆組訓）及區域性建設（如有關國防的縣與縣間之義務勞動建設）之協調等等。

寅、省立嘉興民衆教育館 浙西原僅於省城杭州之湖濱路設有省立民衆教育館一所。當局以對日風雲日緊，故於二十五年增設省立嘉興民衆教育館。總館設嘉興，分館設於平湖。其工作方針，爲協助

實施國防教育。如總館所在地，時假嘉興中山堂舉行國防講演，以喚起社會人士對國防意義之了解及國防問題之重視。在平湖分館之重點則為教育與訓練鹽民，以準備非常。

乙、國防建設之實施：

子、飛機場之增建 本省原僅有杭縣笕橋航空學校所在地之飛機場，自「一·二八」日機來杭州施暴後，即於嘉興南郊國界鄉及長興小東門外各建飛機場備用。

丑、國防工事之興建 是項工事由張發奎將軍負責主持，在其抗戰迴憶錄中有云：「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構築蘇、浙邊境自乍浦至平湖、嘉善至西塘鎮之線的國防工事。以海及太湖為左右兩翼之依托，並與左翼之蘇州福山陣地相連繫。這是對日抗戰前我國國防設施計劃之一部。……所幸這些國防工事都恰好在「八·一三」戰爭爆發之前夕完成」當時以嘉興為基地言，向東至平湖、嘉善之漢塘、魏塘，向北至蘇境平望之運河沿岸，水泥鋼筋之機鎗堡壘，在「八·一三」前均已具有規律的次第聳立其間矣。

寅、蘇嘉鐵路之建築 為結束「一·二八」淞滬對日作戰而訂立中日協定，規定上海附近不得運兵，此予我之束縛甚大。政府為謀補救，特在嘉興與蘇州間建築鐵路，稱京滬鐵路蘇嘉支線，計長七五·七公里，於二十三年十一月開始填土，二十五年通車。

卯、公路網之佈置 與蘇嘉鐵路同時計劃者，有杭楓支線（杭州經臨平、崇德、桐鄉、嘉興、嘉善、

楓涇接江蘇之松江），湖望支線（吳興經南潯接江蘇之震澤、平望），宜長支線（長興、泗安經安徽界牌至江蘇之宜興境）。以備戰首要在沿海，故又有鹽善支線（由海鹽至嘉善之西塘。至抗戰發生，只通西塘經嘉善至嘉興焦山門段。）、桐袁支線（由桐鄉至海寧之袁花）等等，亦同時籌劃中。其他在縣區內者，尚有稱縱隊路之區道。因京杭國道以東之浙西平原區域，土地肥沃，河道縱橫，甚少寬濶道路，為便利將來軍事上之活動，故有區道之建築。同時以我國經費拮据，故上項工程，除湖望支線外，均用人民之義務勞動完成之。二十五年十月，為慶祝蘇嘉、蘇吳、吳嘉公路之啣接聯運，杭、嘉、湖與蘇、滬各界領導人士會集於震澤公園，筵開百席，實為歷史性之盛事也。

丙、地方之改革運動

子、新生活運動之推行 中央於二十三年倡導新生活運動，時浙西各縣鑑於暴敵當前，非發奮圖強不能倖存，是以悉心奉行，社會風尚為之不變。最有績效者為公教人員之守時運動；不浪費公物，雖一頁信紙，亦不動用公物。誠如新生活運動須知中所云：「公務人員，在校學子，以身作則，率先做起，示人模範，彼此督勉，團體家庭，次第實現，……運動完成，風氣移易，……」之績效。最不易行之廢除小賬制度，以茶館旅社工友須倚此收入補助生活，但彼等對不給小賬之顧客亦只叫「噢！新生活一而不肯露不滿之色。

丑、臨安之戒吸紙煙運動 為防止經濟之不日趨惡化，使原氣保存而提高生活水準與社會道德，臨安

縣於二十三年旱災後之戒吸捲煙運動，誠震驚中外。因此運動之澈底推行，首受影響者爲英美煙公司。該公司恐其他地方起而效尤（當時喚醒地方人民之動人警句，爲「一個山頭土產，換不到一車子的香煙」，極易使大家驚悟），英政府曾屢次以強硬之外交照會，迫政府禁止。政府則以出自保甲公約等人民自決方式，未便下令禁阻爲答。此項運動爲地方人士楊明、楊維禮、吳孔蛟等發起，而縣長何揚烈亦同情支持。

寅、各縣地方建設之籌劃 諸如二十一年黃膺白沈景英伉儷於武康莫干山以「受諸社會，報諸社會」之心願，當年六月，協同地方人設莫干小學於汪家村，二十二年三月，進一步組織「莫干農村改進會」，其實施計劃：（一）自教——辦理兒童教育，成人教育，社會教育；（二）自養：改進生產，推行合作，救濟旱災；（三）自治：協助戶口調查，保甲組織，並組織調解會以處理糾紛，立山林公約以保護林業；（四）自衛：包含警衛、衛生、消防諸事項。於潛於民國二十二年地方人士歡迎沈乃庚縣長之復任，於座談中形成意見，提倡「建設新於潛運動」，主以經濟爲經，教育爲緯，而以開整個社會風氣爲先導，參加此運動發起者有林凱賢、方鍾、羅霞天、金越光、余烈、江筱峯諸氏，所列目標如天目山之開發，縣道之修建，造林之急進，興修水利之擬議，蠶絲事業之改良，農事學校之籌設，婦女家事之訓練，圖書館之籌建，志學助金會之組設，民衆暑期講習班之舉辦等。有在戰前已見績效有於戰時繼續進行。嘉興縣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季組織地方建設協會，旅外教育界人士如陸志鴻、沈

金相、趙冕等與在地方服務人士如陸志業、張印通、顧惠人等五十餘人發起成立，破門戶之見，吸新舊之長，以共同努力於建設地方。時行政人員亦均態度開明，求治心切，當時定三塔塘建設公墓，真如鄉爲養蠶示範區，泰石鄉爲合作示範區。縣長王先強，建設科長朱毅生常冒酷暑日伴協會人員下鄉勘察有關事業地址，及實地訪問農戶。時筆者主持嘉區民國日報，服務於無錫教育學院之趙冕、翁祖善諸氏，一再邀往該院參觀北夏、惠北等實驗區達一週，期能予以報導，作爲本縣改進之參考。其熱忱類多如是。復有如海鹽黃沙塢小學教員查開良氏（海寧袁化人），以濱海丘陵之地，居民知識淺陋，經濟困窮，遂立復興黃沙塢之志願，於海埔地築隄養淡，組合作社經之營之；就田種稻，就山植菓，居民收穫倍增，文盲亦完全掃除，居民咸稱之爲「先生」而不冠以姓氏。凡此，均鑒於國勢危殆而實踐之自覺運動，亦國運剝極而復之象徵也。

註一：參考正中版姜著浙江新志。

註二：保長義務職，保辦公費每月一元。

註三：參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參與國際聯盟調委員會中國代表顧維鈞所提資料。

註四：二十三年五月一日申報載：「以杭縣爲實驗縣之本省抽壯丁編練保衛隊第一期後備隊四五〇名，於三月一日開訓，四月三十日在杭市公共體育場舉行總檢閱，定本月一日舉行退役典禮，二日全體參謁西湖岳飛等各民族英雄墓，以激發其保國衛民之民族意識云」。

二、抗戰初期（滬戰開始至杭州淪陷）之浙西

（一）敵機之轟炸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事先，蔣委員長已於六月二十三日召集廬山談話會，是以朝野上下咸知此次事變，不能再行退讓。在此嚴重氣氛之時日推移中，八月九日，日艦又集中於黃浦江面，並以陸戰隊萬餘登陸上海。至十三日淞滬會戰之序幕揭開，我浙西遂亦進入戰區。

前已言及，我駐嘉興之蘇浙邊區主任公署爲準備應付戰爭之組織，在淞滬緊張時，原任邊區主任之張發奎將軍於七月二十一日奉命歸返駐地，並秉承上峯意旨爲將來淞滬作戰作積極準備。旋帶主要幕僚在浦東之南橋設立指揮所。及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新命，曾駐嘉興之阮肇昌師及砲兵蔡忠笏旅之第二團已馳赴前線，原駐嘉興之劉尚志師則推進松江，並兼任松（江）嘉（興）戒嚴司令（集團軍尙轄李崧山師，張鑾基獨立旅）。不久，浙、皖、閩、贛四省邊區主任劉建緒將軍，膺第十集團軍總司令新命，率部來杭，其所屬陶廣軍，並進駐平湖、海鹽。（註一）

當滬戰初啓，我右翼軍之砲兵蔡旅所部揚威於浦東，僅有之六門卜福斯山砲，曾打擊敵人出雲旗艦，及轟擊虹口敵軍司令部，使敵備受威脅。阮師亦出入於滙山碼頭。惟敵則積極向左翼進攻。（註二）

由於我爲確保此遠東最大都市，故不惜重大犧牲，以堅守陣線，而蘇嘉、滬杭兩鐵路，則日夜奔馳，

二、抗戰初期（滬戰開始至杭州淪陷）之浙西

將後方健兒一師又一師運至火線。同時笕橋爲我空軍基地，故淞滬戰爭爆發之次日，即有敵機十一架由臺灣飛杭，向航校投彈十八枚，艮山門亦遭波及。其後：八月十六日上午八時四十分，來炸嘉興國界喬飛機場；次日八時至十一時先後來六架，於車站一帶投擲炸彈及燒夷彈；十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敵機三架又分在嘉興車站、王店車站投三彈，硤石車站投三彈。此爲敵機第一時期擾亂交通及破壞軍事基地之轟炸。惟當時所有敵機性能尙差，蔣夢麟氏於西潮中所記，可見一斑：

兩天以後，一個烏雲密佈的下午，我正坐在柳蔭下欣賞湖邊淺水中魚兒穿梭往返。城的這一邊隱隱傳來陣陣雷聲，有人打電話給我：「喂！你聽到沒有？」

接着又是一陣雷聲。

「是呀！在打雷」。

「不是——敵人在轟炸我們的機場！」

七架沒有戰鬥機掩護的木更津隊轟炸機已經從臺灣松山機場飛到杭州。駐紮笕橋的中國戰鬥機當即飛空攔擊，並當場擊落其五架，其餘兩架奪路逃命，但是也在杭州不遠處被迫降落。飛行員被俘。我到紹興專員公署去看一位俘虜，據他說，他們在臺灣的指揮官曾經告訴他們，中國根本沒有戰鬥機。

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時半，敵機六架飛嘉興、硤石間窺伺時，經我高射砲部隊擊傷一架，落於桐鄉屠甸鎮北喜寧橋，因此下午敵機屢在嘉興、崇德、桐鄉、海寧一帶低飛圖救，使該地區半日不能解除警報。結果，

此被擊墮燬之敵機，二日午由嘉興運蘇州轉南京陳列。機上飛行員，一名金九山，一名大塚，檢其屍體，除手鎗外，並各佩有白布條，上書「太宰二時天滿宮守護」等字樣，機內尚有信號槍一枝，我國地圖一幅（註三）。

在此時日中，除天雨外，沿鐵路線之轟炸，幾無日無之。而敵機來時，在甚遠即能聞其引擎之聲響，轟炸時又必低飛至目標附近始投下炸彈。大陸各縣城，例在城之東方或南方築塔，敵機即依塔爲目標——由此俯衝升起後重行迴飛至原地集合再炸。故一機投彈三枚，往往需費十分鐘時間。至九月中旬以後，以我機之集中保衛首都，故放棄浙西之制空權，敵機乃常有一架獨飛，向地面施虐者。

在敵機擾亂交通之轟炸中，難民則時有慘極之遭遇，例如九月十三日下午四時半，有一輪船拖帶帆船九艘，滿載難民，由上海駛向嘉興，甫經蘇州河野鷄墩時，敵機兩架即橫加轟炸，三艘立時炸沉，餘六艘亦均毀損。十月十六日晨八時半，敵機飛嘉興觀察時，見有傷兵及難民車兩列，即俯衝轟炸，連投七彈，均未中的，而車中人不堪恐怖，向外逃避時，敵機即以機鎗掃射，死傷達四十餘人。最慘酷者爲九月八日上海運杭州難民，在十一時二十分到達松江時，敵機包圍轟炸，難民當場斃命者三百餘人，傷五百餘人運杭入院醫治，途中呻吟哀號，血液淋漓，不忍聽亦不忍睹也。當時吳縣張一麐氏曾詩紀其事云：

流亡就食過雲間，八百餘人陷火山。

公法約章都不管，可憐溝瘠幾生還？（註四）

二、抗戰初期（滬戰開始至杭州淪陷）之浙西

十月中旬以後，滬戰益形慘烈，而敵機在後方之破壞轟炸亦轉形瘋狂，杭州、嘉興兩主要車站，原有水泥鋼骨之房屋已被炸成土堆，每至傍晚，工作人員在躍動之火光中趕修炸壞之路軌，以便夜間能有若干次列車之通過。「叮噠」「杭育」之修路聲，高昂之車頭回聲，在長夜中劃破寂寞，如警吶，如怒吼，似激勵全民奮起抗敵然。至十一月五日敵軍由全公亭登陸，敵機阻擾、追擊之轟炸，極盡凶狠，不俯衝而連續投彈之重轟炸機亦出現上空。六日在平湖、嘉善，八日在嘉興，及以後在吳興、長興等地之濫炸，詳見下編各縣紀事。

(二) 日艦之窺伺

乍浦、海鹽係明代倭寇登陸之處，而金山、柘林更曾爲其老巢。惟淞滬戰爭發生以後，敵人開始即將重點置於左翼，如九月七日晨起，敵艦敵機集中火力，向寶山城轟擊，城垣被毀，敵戰車由陷缺處駛入，營長姚子香孤軍抵抗，至死不屈。全營官兵，報國殉城。十月中，敵機連日轟炸嘉定城內外，投彈百枚以上，該城遭此浩劫，頓成廢墟。(註五)而我浙西前哨之右翼較形平靜。張發奎將軍抗戰迴憶錄記其當時之觀察與佈置云：

如敵在左翼軍正面突破不能成功時，可能來個側面迂迴行動的。因此我右翼的金山方面是一個可注意的地區。

以戰術上來判斷，那裏亦爲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那裏有四十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和利於登陸運動的沙灘，及可作爲灘頭陣地的金山據點。

在那裏配置了一連砲兵和一營步兵，編組了一隊漁船；速出海面從事廣遠的搜索，和規定海面與陸上部隊連絡的信號。

我常親自或令幕僚於沿海地帶和浦東方面巡視警戒部隊和火線上的戰況。

我右翼於九月二十二日晨始發現敵艦二艘向乍浦窺伺，經砲擊後退去。至十月六日上午九時半海鹽洋面來敵艦一艘窺伺，見我有備，旋即退去。十月十三日乍浦口外敵艦六艘，劫掠我漁船，此似爲對我右翼行動之準備矣。同日下午四時半，海鹽洋面敵艦一艘，停留至夜。（註六）

（三）民衆之支援

自七月七日蘆溝橋敵軍啓釁，我軍奮起抵抗，民情激昂，抗戰呼聲，已響澈雲霄。是以省會各界，於八月五日成立浙江省抗敵後援會，期以民衆自動之精神，爲增強戰力，鼓舞士氣而作人力、物力之供獻。此組織已較過去「抵制日貨會」等爲積極，蓋旨在協助政府動員，以求抗戰之勝利也。其工作着重徵集、捐獻、自衛、救護、救濟、運輸、慰勞等之切要事務。自省委員會成立後，不數日各縣亦均紛紛繼起成立分會。關於其成效之可舉者：（一）如勸募方面，除紛紛捐獻金錢飾物外，並有醫藥用品以及鋼鐵五金等。而

地方知名之士，尤率先倡導，如黃膺白夫人沈景英女士於抗敵後援會甫行成立，即將其杭州住宅及器物全部提出捐獻，當時由中央銀行代表國庫接受，以是社會員從，踴躍捐輸。後援會鑒此民衆經濟支援，慰勞救護等工作乃迅速開展，當時因淞滬戰況劇烈，國軍傷亡慘重，杭州近郊各大叢林如昭慶寺、報國寺等設有臨時傷兵醫院多所，但收容負傷官兵均超過編制甚多，諸凡藥物被服設備不敷應用，主持人焦急無策，均由後援會大量購置供應，始獲解決。省後援會並同時徵集熱忱青年組設戰地服務隊，由杭縣黨部委員顧菊甫率領，分在前後方爲傷患官兵服務，如供應茶水點心，爲簡單裹傷急救，照料車船上下、致送毛巾肥皂草扇等慰勞品，以表示全民對抗敵軍人之關愛與崇敬。尤其在「八一四」空軍笕橋大捷時，會同各界舉行隆重祝捷與慰勞，當時空軍領隊高志航隊長深表感奮，曾將其白金戒指一枚，捐獻會中，嗣舉行義賣，被人高價購去，此在空軍輝煌戰史中爲可紀念之逸事。是時我空軍作戰雖極勇敢，而力量究嫌薄弱，無法作全面之積極防空，敵機乃對前後方之城市及運輸車輛，不時轟炸，以造成恐怖。而是項救護工作，亦均由戰地服務隊不避危險，隨時搶救，遇有傷者即運送就近醫療機構，不特全活甚衆，且於撫慰人心，大有裨益。在協助運輸方面，嘉興吳興爲水路之重要轉運站，凡民間船隻在二道桅以上者，均由當地後援會四出勸告，集中應徵，以供應軍事運輸。(一)自衛則防諜肅奸、守護電桿、橋樑，均日夜不休，而當時所有伏法之漢奸，皆係參加自衛組織之民衆所捕獲。(二)各縣救護救濟，例如十月間吳興縣政府奉令在兩星期內成立兩處各能容納五百傷患之後方醫院，亦賴後援會之救護組設法而完成任務。沿鐵路各縣，尤其如嘉興爲

水、陸路要衝，而當時火車多於夜間行駛，且時間又未能預計，市面亦已成半停頓狀態，故有救濟站之設立（供水路經過難民休息之用）；並於火車到時，在車站贈送饅頭、茶水，使饑寒交迫之難民能稍得溫暖。四尤以綿背心慰勞，婦女界人人動員；因九、十月間，西風已起，而抗戰健兒，多來自華中、華南，單衣、短褲，在寒風中浴血保衛國土，感人至深，浙西既為產絲綿區域，故家家均裁製綿背心以獻也。

關於以上民衆之支援，張發奎將軍於抗戰回憶錄「淞滬會戰的經過及感想」節中有如下之記載：

在這種戰況高度緊張中，最可歌可泣而又值得安慰的事，莫如人民對作戰的協助。他們不僅幫助軍隊的運輸和救護，他們更自動獻給他們僅有的糧食。一切好的東西，都送給軍隊使用。學生們自動加入戰地宣傳和通訊工作；婦女們自動看護我們的傷兵；慰勞隊的歌聲，鼓舞了戰士們的熱情；工作隊的崇高情緒，消失了戰士們的疲乏。在大軍作戰最感困難的後勤工作，人民都幫助我們解決了。軍隊為國家而流血，人民亦已貢獻了他們的一切予軍隊，這是民族戰爭的特質，是中華民族的光榮。

（四）敵軍登陸全公亭後之變化

淞滬戰爭激戰至第三月，左翼陣線之搏鬥日益酷烈；寸土必爭的民族精神之發揮，戰士熱血已洒遍戰場，至十一月五日敵人由全公亭登陸，我右翼突趨緊張。據十一月六日南京中央日報記載當時實況：

五日上午四時半，金山衛海面發現敵艦多艘，七時起，該敵艦等即以飛機重砲及機鎗，掩護陸戰隊一千餘人向平湖之全公亭、金絲娘橋一帶登陸。……迄發電時（五日下午零時三十分鐘），敵我對峙於新倉鎮。

又載：

五日正午十二時四十分，敵艦三艘駛海鹽，泊距海岸約三千公尺海面，向縣城開砲近五十發，北門民房被毀二間，新北門亦有民房被燬。城中東大街亦落彈。距城五里之五團地方會彈斃二人。

蓋是時八集團軍正與十集團軍移接防務，而屬十集團軍之第六十三師一團，駐防於澉浦、金山衛之線；海岸線長，兵力單薄。而敵艦之轟擊海鹽，目的爲牽制我軍之應援。

敵人在右翼海岸登陸之實況，除當時之報載外，張發奎將軍之抗戰回憶錄，於登陸前後情形更有如下之紀述：

十月三十日，左翼軍方面的戰況已達到極度的不利。突擊我大場陣地的敵軍，已在周家宅、姚家宅兩處強渡蘇州河。

中央軍指揮任務，最高統帥部命令我去接任，把原來右翼方面的指揮責任則交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接任。這時劉集團的部隊，方從杭州向前推進。我一面就憂沿海地帶的側背，和劉集團的部隊能否確實接防，一面感於上海方面的緊張狀況，將如何去挽救這危殆的局面。

十一月二日我的指揮部，由南橋到龍華西側的北嶺山，這是極接近戰線的位置。

十一月五日，一件數月來日夜焦慮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敵人已以其第六，第八兩個師圍於全公亭、金山咀等地同時登陸。我薄弱的警戒部隊很迅速的被驅逐了。劉集團以行動遲緩，未能實施夾擊的行動，讓敵人一直向松江前進，我吳克仁軍集結未畢，倉猝應戰，又遭受了各個擊破的命運。九日松江被陷，我軍腹背受敵的失敗形勢已註定了。（註七）

當敵人登陸得逞，即向北急竄，一股向松江西南方黃浦江線前進，一股向朱涇經松江西方地區前進，以切斷滬杭鐵路。五、六兩日，敵機不斷於平湖、楓涇、嘉善一帶猛炸，七日天雨，敵機活動稍減，而八日、九日天氣放晴，嘉興、松江、蘇州各地，每日落彈均在百數以上。自敵軍在右翼登陸之初，我十集團軍總司令部即由南橋後移張涇渭，再移嘉興之國界橋。後移臨平。敵人所用超越追擊戰術，據當時金山民間消息，我政府燬黃浦江橋者返抵朱涇時，敵已跟踪而至，蓋敵等知江南為水鄉，故均身負橡皮艇，遇水即渡，不稍停留，使我軍之陣線亦不能穩定。何應欽將軍八年抗戰之經過中曾云：

當嘉興陷後，敵軍沿太湖南側地區，於二十日攻佔南潯，我方為鞏固吳興防務，由新到之廖磊軍先頭部隊佔領昇山市至大錢鎮間之陣地，以劉湘之五個師集積於廣德、泗安、安吉之間，以為策應，敵自佔領南潯後續向西進，二十四日突破我昇山市，二十六日又陷吳興。當時我以到達泗安、安吉之劉湘部三個師向突入之敵反擊，但以部隊之行動較遲，未克實施。此後敵即以一部向泗安、廣德

、宣城、蕪湖西犯，主力由郎溪會攻南京。

據日本侵戰八年概述所載敵軍陷我浙西之經過簡列如次：

十一月五日敵第六師團、十八師團、一一四師團在全公亭登陸後，於六日分兩路展開。

七日敵第六師團由金山犯松江，十一日被陷，十四日再西陷嘉善，十九日陷嘉興，二十日陷崇德、桐鄉。另股於十九日分向乍浦，二十日陷平湖、海鹽。

敵第六師團（由松江）、第三師團（由吳淞）於十二日會陷青浦後，十四日陷平望，二十日陷南潯，二十四日陷吳興，二十五日陷長興。至吳興時第九師團及海軍陸戰隊亦已加入。

敵十一月之使我浙西，目的在於會攻南京，而其主力仍在京滬線方面。是以十一月二十五日長興陷後，敵除守交通線據點外，境內戰爭，趨於沉寂。及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敵軍由京杭國道竄回，即與滬杭鐵路嘉興方面敵，會犯杭州。日本侵戰八年概述紀敵軍之進犯杭州情形，略如下述：

南京陷落後，敵抽調第九師團、一〇一師團分由泗安、吳興、崇德等地會犯杭州。

由泗安南犯敵第十八師團於二十日陷安吉，二十一日陷孝豐，二十二日與第九師團會合陷武康，二十四日陷餘杭、富陽後主力直撲杭州。

由吳興南犯敵第九師團於十九日陷菁山市，二十二日與東竄之敵十八師團會陷武康後，復東陷德清，二十四日與一〇一師團會陷寬橋後直撲杭州。

由崇德西犯敵於十二月十日陷海寧，二十一日陷硤石，主力沿滬杭路與南竄之第九師團會陷寬橋。

我軍事當局於二十三日下午即退向錢江南岸，錢江大橋亦於當晚炸毀。

當二十六年敵人侵我浙西時之海、陸、空合作作戰，（並無空降部隊）在今日視之，殊無足奇，惟如其遇水渡河之裝備，與超越追擊之戰術，在當時已使我整個陣線動搖，而政府之所謂應變，自更失所依據，例如嘉善縣政府於敵攻松江時北退至天凝莊，原以為敵佔鐵路，即北向上海，南向嘉興，詎知敵奪得鐵路後直向北行，先陷西塘，再陷平望，天凝莊已在敵圍中矣。又如駐新隴之嘉興縣政府辦事處人員，在新隴等候嘉興城中消息，殊不知嘉興未陷，而陷平望之敵，先陷新隴，致引領南望時，誤認北來之敵兵為己軍，遂至全部殉難。在此情況中，一般避難民衆之遭遇，自可想見，蓋四處為撤退之軍隊，上有敵機之追擊。聞敵即避，而避不三數縣，前後左右均已各有敵跡矣。且不僅在戰場情形如此，以我之抗戰原係秘密準備，故一旦戰事爆發，若干名詞猶未有原則確定，如所謂「焦土抗戰」之「焦土」作如何解釋？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又應如何碎法？是以一時會有駐軍之擬拆毀海寧海塘、長安壩，及別動隊之擬焚燬杭州等事。幸經地方人士之請求，及省政當局之竭力負責，與最高當局之及時令阻，始能保存浙西之原氣。

。（註八）

至杭州淪陷前後，戰爭進退如疾風驟雨。曾於我右翼作戰之有關部隊，第十集團軍奉令於敵來前夕南渡錢江，第八集團軍退駐建德；由吳興禦敵之二十一集團軍於天目山阻敵部隊後亦奉令撤至分水。第十九

集團軍總司令薛岳將軍奉命駐寧國、績溪間，其任務在堅保皖南，故僅由第九十八師於昱嶺關構築陣地，並分兵頰口，以塞昌化，防敵自浙江往犯。（註九）故浙西在此時可謂已全在國軍防線以外也。

（五）政府撤退區域之黑暗時期

二十六年十二月以前，浙西幾無國軍，京杭國道以東地區，地方政府亦已全部撤退；京杭國道西之天目山北地區如安吉孝豐等縣亦成無政府狀態，在此歷史鈔有的變亂之襲來，社會頓如失軌之列車；惶恐不安，籠罩全區。

各鄉鎮茶肆酒舖，昂然出入者，多係原為鄉里不齒之徒，或虎而衣冠之異鄉惡客。日猶未落，居民之門戶早已關閉，蕭條荒涼，似末日將臨。入夜，則四處犬之狂吠聲，及「砰匐」之激烈響聲後，婦孺之哀號驚啼聲，繼之而起；實使人毛骨為悚，悲憤交集。蓋政府撤退時，監獄囚犯，盡行釋放，強暴之徒，散歸故里，與原來黨徒，以時代已變，彈冠相慶，於是擇肥而噬，其目標首先擇客地避難來者，以其能「逃」即有「血」也（「血」為該幫中對有錢者之隱語）。次為附近有遺產之孤兒寡婦，……而後每日擴大其範圍，擴展其對象，即原來尙屬安分之孔武有力者，亦見獵心善，投帖入夥，趁火打劫，同為弱肉強食之勾當。而僅足溫飽之勤儉住戶，亦漸遭波及。彼等逼財手段，為將對象抓住後，褫其衣服，燃其腋下，使被逼者痛楚與羞愧交併，而迅速獻出其所藏之財物。是以當時「燒毛黨」一詞，普傳浙西；在此名詞中

所隱藏之血淚事實，誠不勝枚舉也。

幸此黑暗時期隨國軍之反攻，與政權之重建而逐漸過去。

註一：參考張著抗戰迴憶錄。

註二：同上

註三：參考東南日報。

註四：參考南京中央日報。

註五：同上

註六：參考東南日報。

註七：有關敵軍金山衛全公亭登陸情形，茲依日本みすず書房出版之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第二一三頁至二一五頁，註供參考：

臨參命第百十九號

一、向上海方面增援第十軍，並加強其所需兵力。

二、第十軍司令，應協助海軍登陸杭州灣北岸，以促使上海派遣軍司令易於達成任務。

三、上海派遣軍司令，得執行現任務外，應協助第十軍登陸。

二、抗戰初期（滬戰開始至杭州淪陷）之浙西

浙西抗戰紀略

四、其他有關細則，聽候參謀長指示。

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奉勅傳宣

上海派遣軍司令

第十軍司令

臨參命第二百二十二號

一、國崎支隊編入第十軍管轄指揮

(國崎支隊之改編依附件指示)

二、華北軍司令，應協助國崎支隊到達塘沽。

三、國崎支隊自塘沽出發時即接受第十軍司令官指揮。

四、其他有關細則聽候參謀長指示。

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奉勅傳宣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伯爵

參謀總長 載仁親王

松井石根殿

柳川平助殿

參謀總長 載仁親王

寺內壽一殿

附件

國崎支隊之改編

支隊長 陸軍少將 國崎登

步兵第九旅團（步兵第十一聯隊除外）

獨立山砲兵第三聯隊（第二大隊及聯隊段列一半除外）

（第十二師團長管轄）

騎兵一小隊 工兵二小隊 師團無線電一分隊 衛生隊三分之一隊 輜重兵

一中隊 第四野戰病院

備考

除上述部隊外，其餘編入第五師團

第十軍作戰要領

方針

第十軍應與海軍協力登陸杭州灣北岸，迅速向上海西南、西方地區推進，與上海派遣軍共同清除上海週圍之敵人。

二、抗戰初期（滬戰開始至杭州淪陷）之浙西

作戰指導

(甲)第一期

登陸同時向黃浦江岸推進

登陸日期預定爲十月底或十一月初

登陸預定地點爲金山衛附近

第十軍應以第十八師團、第六師團(包括第五師團國崎支隊)爲前鋒，向金山衛東西兩岸登陸，同時使第百十四師團、第一、第二後備步兵團及所需軍直屬部隊登陸，並以迅速突襲之方法向黃浦江推進。

第十八師團

在金山衛城東方海岸登陸，以部份兵力對付金山衛城東北方之敵兵，以其主力向松江西南方黃浦江陣線推進。

第六師團(含國崎支隊)

在金山衛城西方海岸登陸，以國崎支隊對付金山衛城西北方面，以第六師團之主力通過金山(朱涇)向松江西南地區推進，以切斷滬杭鐵路。

第百十四師團

繼第十八師團之後登陸轉右向閩江渡場附近地區推進，依據情況以有力之一部兵力或主力向浦東地區推進，以接應上海派遣軍浦東部隊作戰。

第一第二後備步兵團

接第六師團之後登陸，以第一師團對付乍浦鎮方面，另一團在金山衛登陸地區擔任警備。軍直屬諸部隊

山砲部隊，工兵部隊（渡河）架橋材料等單位以其需要配屬於各師團。

（乙）第二期

渡過黃浦江向上海南、西方向推進。

稍加準備後以一部份部隊向閩行方面，以其主力在松江西南方渡過黃浦江向上海南、西地區推進，與上海派遣軍會合，消滅上海周圍之敵人。依據情況可用一部份參加浦東地區作戰。

（丙）依據情況，可用一部份兵力佔領乍浦鎮，以確保登陸區。

後方關係

一、第十軍可視需要以軍參謀長為首組織軍兵站部。

二、在登陸初期各師團應迅速自登陸地向金山衛推進，建立軍兵站，依此為基點，追隨各師

二、抗戰初期（滬戰開始至杭州淪陷）之浙西

團前進。

三、第十軍與國內通信，可先用上海陸軍通信機關或經由海軍轉送。

註八：見下篇海寧地方紀事，阮著大江南北「凱歸杭州記」篇，胡著「朱家驊先生年譜簡編」（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

註九：見趙著抗戰實錄。

三、游擊戰之開始與地方游擊隊之興起

（一）國軍游擊戰之實施

淞滬之戰，敵人有海、陸、空之配合及現代裝備之武力，我僅憑血肉爲抵禦，勢不可以持久。自淞滬棄守，戰線擴大，我主力並已轉入山區，於是游擊戰由佈置而逐漸展開。

二十七年二月敵人在浙西之大勢：以富陽、餘杭爲一線；吳興、宣城爲一線，聯結皖境沿長江之灣沚、蕪湖線，以保護京、滬路交通。此時我最高統帥電示第三戰區：「宜集我精銳，擊敵小部，一以阻敵轉動，一以振我士氣。戰而利，則益策進取。」三戰區轉令第十集團軍後，二月十三日命第七十九師全師由諸暨出動，原在富春江北岸隱伏游擊之部，亦悉令分向留下、轉塘、凌家橋一帶進攻，以牽制富陽之敵

，又令第六十三師：在杭州附近至長安、海寧、喬司游擊，以分敵力。十四日八時七十九師復開林埭，敵增援反攻，膠着於乾降山、孫家塢、沈家店、松樹頭、待廟山。七十三師尙旅一度攻至餘杭北門，激戰數日。我以正面不足挫敵，乃變更部署，將七十九師區分爲四支隊；第一支隊牽制餘杭之敵，第二、三兩支隊，則深入敵後，凡餘杭及瓶窰至杭州兩線公路，杭州經臨平、崇德至嘉興公路，拱宸橋經塘棲、石灣、嘉興之運河，悉加破壞或擾亂，第四支隊則隨師部屯長樂橋，相機進取。第十九集團軍以第十三師、第六十一師助十集團軍協攻富陽、餘杭，第五十九師出孝豐、安吉，以取吳興，並以九十八師鄭旅全部，駐莫干山附近，防遞舖鎮以保安、孝，並掩護第五十九師側背。十九日敵在吳長公路與我遭遇，縱火劇戰。二十一日敵以步兵二千餘出遞舖鎮；遞舖、安吉相繼陷，二十三日孝豐亦陷，二十五日經反擊後，敵始向莫干山、薄頭、獨松關退走。（註一）

二月之戰之檢討：我各軍士氣旺盛，俱抱殺敵致果之心，然因缺乏重武器，實不易攻堅，七十九師之圍攻餘杭，欲絕敵援路，迫敵棄城退去，予以聚殲，然敵倚仗機械之利，轉運迅速，我徒勞而不易奏功。及至三月，最高統帥電示：「敵增兵淮南，再圖攻勢，第三戰區應增大兵力，游擊敵後，以策應第五戰區。」正進行出京杭國道向吳興、德清襲敵間，又奉令第十集團軍應選派富有機動性之師，由桐廬附近渡江轉向餘杭附近西北地區，編成兵力一團之支隊四，進入蘇、嘉方面游擊，且破壞滬、杭交通通訊。復又勉以從餘姚、紹興間偷渡，期可迅速襲敵。當以第六十二師袁西初旅，第六十三師湯宏懷旅，由六十二師

陶柳師長指揮，進出嘉興、海鹽、桐鄉、海寧一帶游擊。而七十九師則活動於吳興、德清、崇德間。至五月十五日六十二師克復海鹽縣城，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該師又一度克復桐鄉，爲我國軍游擊之最高潮時期。至此項攻城之戰，首先爲發動民衆破壞公路、鐵路，毀斷橋樑，阻塞河道，使據點孤立，增援困難，然後以迫擊砲、機關、步鎗轟擊，其最後決勝，則爲敢死隊之接近礮堡，以手榴彈向敵堡之機關口投擲。而熱血民衆之勇敢響應，或爲內應，以便利取得接敵時之有利地勢，並擾亂敵後，亦爲協助致勝之要素，其艱苦慘烈，實不能以筆墨形容。

（二）地方游擊隊之興起

國軍西撤，地方政府解體，原有地方負責人士大部避難流亡，留鄉未走者，有則出而籌謀自衛，而另一方面於退却中脫離部隊之異鄉健兒，及由監獄釋出之桀傲不馴者，亦乘機出而控制可以控制之地方。從而，自二十七年入春以後，各地游擊隊有如春草之茁生。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東南日報載有遠東社所發「浙西游擊隊——它的生長及其發展」一文，會述其產生背景及類型如左：

大批的農具被焚燬了，家屋變成了丘墟，田稻踐踏在泥土裡，爛臭了起來，沿市鎮和公鐵路線的農民們就這樣地被剝奪了他們生存所憑藉的一切條件，而那些住居在較遠地段的農民也是那樣地不安

着，他們不能說出明天將遭遇到什麼，大家對於這一個不可捉摸的命運，做起可怕的惡夢。

這時，市鎮上的知識青年們，也是遭遇到同樣的命運，他們不能拋頭露面的在市鎮上居住，他們被迫着分散到各個鄉村，於是青年的活力在廣大的地面上，開始浮動了起來。

幫會的領袖們，也開始以豪情俠氣，糾集了他們的徒衆，霸住了一向自己勢力所及得到的地段而雄糾糾的站起來了，他們中間，也有着敢於一擲敵寇的兇猛的，他們認識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和北宋時產生楊么與岳飛的同樣的非常時代，同時，一向倚賴着市鎮吃着空飯的游手好閒之徒，因了市鎮的被毀滅，也打碎了他們的衣食飯碗，於是就蜂擁地擠到幫會領袖們那裡來了，他們擁戴着各自的領袖，而領袖們也以當今的豪傑自居，他們懷着做劉知遠、朱元璋的心理，他們招收流亡，共襄大舉，這樣，就使他們後來一躍而成爲游擊隊的司令或隊長了。

當時，還有一些生活於威脅中的士紳們，他們的心理却是很複雜的，一面恐怖着敵人的到來，一面也害怕着冒名游擊隊的老刀牌，於是保家安鄉的要求，促使他們起來組織保衛團、自衛團，一直到最後，他們也時髦的改稱游擊部隊了。可是，雖然他們也是武裝着，而實際上，他們還是懼怕敵人，懼怕老刀牌，甚至也懼怕別的游擊部隊。

在安普孝豐以及吳興長興一帶山鄉的居民，由於過去文化水準的低落，於是一些狡猾的有權變的奇特人物，像古代社會中的巫師一樣，假借了宗教神道的名義，以設置香堂，建立刀槍會，招集徒衆

的手段，糾集了大羣無知民衆，而驅使他們盲目地掀起狂妄的羣衆運動，他們提出了剿匪的口號，向富紳們獻媚，而以土匪盜寇的名稱加諸別人而詐取他們的錢財，他們在開始的行動中，即開着向敵人投降的門戶，他們是首先間接地幫助了敵人。

這裡，可以看出浙西游擊隊長成的起因，同時也可以瞭解浙西游擊隊性質上的不同點。總括起來，可以說浙西的游擊部隊，在形成的時候，依着他的屬性，可歸納爲下列的五個類型。

一、抗日的游擊隊。

二、英雄主義色彩濃厚的游擊隊。

三、專事搶掠的土匪式的游擊隊。

四、保家的紳士式的游擊隊。

五、以宗教號召以剿匪標榜的刀槍會。

此文敘述頗爲詳盡，只未列入撤退時落伍部隊所組成之游擊隊。惟當大撤退時之落伍部隊，以在蘇境一帶爲多，於本地區關係亦極微。

至當時各地區游擊隊之人事及其互相攻擊等混亂情形，「浙西游擊隊——它的成長及其發展」文中亦復有概括敘述：

浙西游擊隊的產生是後於江蘇省，所以在江蘇省境內不能立足的游擊部隊，往往以其失敗的或者是

發展的經驗，運用到浙西境界，而獲得了驚人的發展，這即是假借東南抗日義勇軍的名義，從江蘇侵入到浙西太湖東北角一帶的程萬軍——當時尚未降敵——所部，與在江蘇已建立有一基礎而進入蘇嘉路以東的獨立××旅張××所部（查指四十五旅張鑾基），至於純粹在浙西發動起來的游擊部隊，則最早的當然要推平湖全公亭人陳新民烈士的部隊了。當他在二十七年四月陣亡以後，他的部下就分爲三部，由孫祥珍、方振民、沈俊生領導。而在滬杭鐵路附近，則有嘉善之陳祖蔭，及嘉興嘉善間的姜維賢；在蘇嘉路附近，則有范春生、王玉麟、劉琨的部隊；在嘉湖路以北，則有溫延齡、王右人的部隊；在嘉湖路南滬杭路西，則有張玉如、吳辭炎、周明三所部；在京杭國道以東，吳興至杭州苕溪附近，則有李泉生、李正鴻、施公安、姚維德的部隊；在京杭國道以西則有郎玉麟、尚傑民、趙愛民、雷少奎的部隊；在長興一帶，則有謝正標，臧鳴皋的部隊；在餘杭、臨安、安吉、孝豐山嶽地帶，則有郭竟志、楊樹先、楊哲夫、沈子球的部隊。——這個時期，大家都在各自搜集、收買與繳奪零星部隊的槍械，而大規模的相互火拼，却還沒有發生，至於給敵人以最大的打擊的，當以陳新民爲最有名，可惜這位領袖却在戰陣上，將生命獻給了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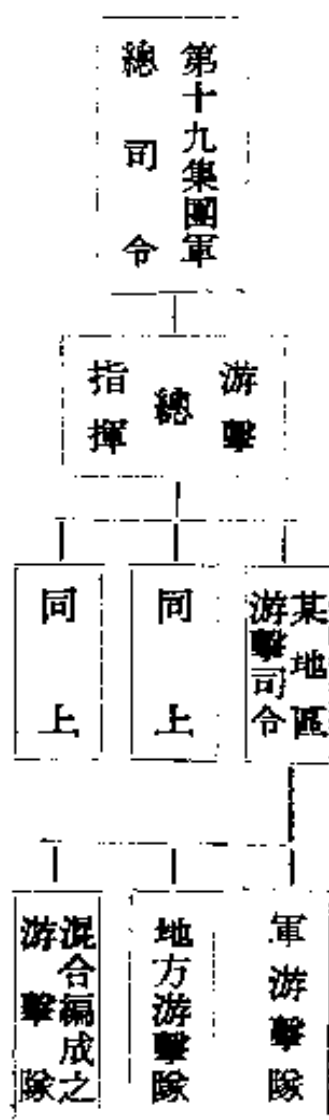
混亂所以會發生，大部份原因，大家都很明瞭，這是爲了各人都想擴充自己的武力，搶奪市鎮，爭取捐稅所發生的現象。程萬軍部首先以其幫會組織的關係，挾其雄厚的力量，而更假借着司令名義，來壓迫沿太湖一帶的地方游擊部隊，於是佔領胡澧、湯澧、擴充勢力於東連鄉及軋村，他們更前

進而擊走王右人部，後來紅槍會從長興東來，於是嘉湖路以北，他們又經常與紅槍會衝突。

以上為二十七年地方游擊隊興起期之大概。雖因游擊區交通不便，調查不易，所述或尚有未盡及稍有出入之處，當於下節及各縣紀事中補述之。

(三) 浙西游擊隊之歸趨

當二十六年終第十九集團軍退至皖南時，為確保皖南，進而規復浙西，總司令薛岳特於集團軍下別設一游擊總指揮部，由孔荷寵任總指揮，目的在於揉合軍民，搗虛襲擊，以輔正規軍之作戰，所定指揮系統如下：



上表所列之地方游擊隊以戰區內各縣之保安團隊及常備隊編組之，其司令多由各縣縣長兼任，例如昌化地方游擊隊司令董中生，於潛地方程運啓，臨安地方何俊，孝豐地方張韶舞，安吉地方楊林超（行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等均是（註二）。至表列之某地區游擊司令，則以數個軍游擊隊及一縣或數縣地方游擊隊組成者。地區司令部設司令一，副司令二，其兵力以當地鎗械為準。而當時六十師之李、武、安、長、吳地區游擊隊司令劉參及朱希，由安吉、武康出京杭國道向敵後伸展，正值該地區游擊隊勃興，遂於各地方已成立之游擊隊，分別予以委派，其聲勢直至蘇嘉路，張玉如、范春生、王玉麟、劉琨均受委任。而嘉興東南地區姜維賢之部隊，則於第二區專員公署兼保安司令部撤退前委其組織義勇軍。國軍六十二師之推進，地方政府尚未恢復，故到達海鹽境時亦即委任汪賢甫等為大隊長。惟游擊隊番號不同，統率不一，不僅難收抗敵績效，於政令亦有妨礙，人民更感苦難。旋（二十七年）第三戰區成立江南挺進隊，以收編上項部隊，首先於京杭國道推進。時薛岳將軍已奉調一戰區，旋又調九戰區，第十九集團軍亦調赴第九戰區擊敵，故京杭國道東之劉參、朱希部即受編為挺進隊，太湖邊之趙安民同時受編，是年冬，姜維賢部受編為省抗衛總司令部第七支隊，調餘姚、上虞間受訓，平湖之謝友勝、黃百器部於二十八年奉編為挺進隊後，調縣受訓。崇德吳良玉部初由七十九師委為支隊，二十八年受任行署特務營長，所部調天目山受訓。尚有兩省交界區如沈俊生則編為忠義救國軍。上項令調後方受訓之游擊隊，其負責人殆皆為較求上進者，而訓練地點則均在山區，故當時對游擊隊之受訓，咸有入山成正果之謬。

（四）社會對游擊隊之觀感與期望

地方游擊隊在江南發展後，各方輿論頗爲矛盾。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申報評論有「淪陷區之游擊隊」一文，爲比較婉轉而可作代表者，茲摘列如下：

自滬寧滬杭兩線來上海者輒申訴所受疾苦慘痛，涕淚滂沱不自禁，聞者罔不酸鼻。綜述其言：淪陷區域現象，非法治，蓋根本無法；非軍治，蓋虎而冠者，不盡軍籍，且門戶紛繁，系統凌亂，十步之內可以此是而彼非，動輒得咎，莫知適從，故觸犯軍令而死者，什不得一，無端喪生者日必數聞。身家性命，絕無保障，生死予奪，惟視喜怒，而喜怒復違常情而不可捉摸。一證通行，必耗多金，然通於此者不通於彼，通於前者不通於後，行動大不易也。行必如限而歸，否則罪及妻孥閭里，然又往往朝令夕改而欲歸不得。冤無可伸，理無可喻，蓋辯者死，默者亦死。偵騎四出，懷璧死，不名分文亦死。衆口一辭，各地皆然。誠哉國族遭大難，人民宜不免於大難，斯貴有國，斯貴愛國；而橫逆之來，固絕好之民族教育，使蚩蚩者之民族意識，普遍油然而生；然而酷矣，至可憫也。獨有一事焉，亦在淪陷區域之中，說者因人因時而異其辭；或沉痛逾恒，或眉飛色舞；或咒偕亡，或祝必勝；則游擊隊所予其淪陷同胞之印象，好惡判若霄壤也。……此豈主觀見解之轉移？蓋經中國軍事當局之訓導約束，在野志士仁人之踴躍參加，游擊隊之素質即突飛猛進矣。

游擊隊在此次中國抗戰時作戰上所收之功效，論者已多，……而以江、浙、皖閩之牽制行動與破壞工作爲尤著。然自第一期迄第三期作戰，要仍以大軍爲主力，今入第四期，雖各戰線勝負進退之決

定力量，猶繫於大軍主要之作戰；游擊隊惟有與大軍相配合，始克擔當；然綜合第四期之形態而觀察之，則游擊隊之責任，實較前三期爲廣泛而嚴重。良以（一）作戰之面積，異常廣大；故所需武力，與其謂爲需要精勁，無寧謂爲需要雄厚；普遍發動游擊隊之長處，即在於斯。（二）戰線既已不復以鐵道與江海爲幹，氣候轉寒，河流日隘，則日本軍隊無論爲前線交綏，或後方運需，尤感困難；反之游擊隊尤得以矯捷之姿態，與之周旋，尤易於運用天時地利之長，完成使命。（三）證以嶺南與湖北最近戰況，日本軍隊之質量，顯見捉襟見肘；此雖不能爲中國方面可以從此輕敵之理由，然日本之師老氣餒，使中國游擊隊之實力，漸與接近，此則殺敵致果之絕大條件也。四察日本之策略與本能，今後將偏重於守衛其佔領區域；中國方面之所以殲破其守衛者，要在游擊隊之與反取攻勢之大軍相呼應。（五）日本守衛其佔領區域，其時間之修短，能力之厚薄，必以區內居民抗敵意識之強弱爲正比例，而游擊隊深入民間，其行動可以直接影響及於其淪陷同胞抗敵意識之強弱。

上舉五端，吾人不厭瑣瑣言之者，既以期望中國游擊隊深自體念其使命之與日俱進，復以期望中國游擊隊之愈益自愛。所謂自愛，不妨以一二淪陷區域中之居民，對於游擊隊所沉痛，取爲借鑑。彼輩何沉痛？因每見招搖而遊，不聞伺機而擊，失擊之機，未可必得，然遊已當戒，況跡近招搖，因易滋流弊者也。日給養無標準，取給無法度，輸將不繼，禍害隨至，夫衛國者必將衛民，抗敵者必不資敵，若不免騷擾之嫌，不將爲淵驅魚，爲叢驅雀，而以同胞責敵耶；吾人頗致疑於此類沉痛之

非準確；亦深疑於始有奸宄，假借游擊隊之名義以肆惡；於是吾人尤欲箴勸若干中國人士者，對於游擊隊應愛之諒之，毋事求全責備；而假借名義者，尤未可視為游擊隊也，又嘗聞之來自太湖濱之某鎮者述游擊隊之忠義卓犖，紀律嚴明，每人除膳食每月六元外，月得僅一元，而對商民則一介不取；其可欽可佩之精神，可歌可泣之事跡，不勝言，不勝記；言者感泣至語不成聲。以彼所知，方數十里內，俱謂願與國家共亡，與游擊隊共生死。夫若是，第四期抗戰之必有偉大戰績，抗戰之終有光明前途，蓋可知也。

當時負責江南挺進第二縱隊整訓之冷欣將軍，曾於五十二年傳記文學第五卷一期「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文中，迴憶其二十八年整編所部時一則曰：「京滬國軍轉進西移時殘餘遺留之官兵，散佈各地，善良者多西行歸隊或改業，狡黠者則聚眾編集，自稱各種官銜……同時還請求各戰區給予名義，名為忠貞抗日隊伍，實則藉此收稅自肥，大至委派地方基層行政人員，小亦挾制鄉鎮保長……游擊為名，搶劫是實，加之江南鄉鎮，較為富庶，雖經兵燹之後，偏僻地區，尚多小康，經此洗劫，元氣大傷，民怨沸騰，甚至批評政府留此禍根。」再則曰：「挺進第二縱隊最初就是如此產生的。」在同一文中又述及對劉參部的整編：「另有一支杭嘉湖游擊部隊，由該部司令劉參率領，約有三、四百人，聲稱人槍千餘，也在這兩三天內，開到橫溪附近，奉命由我整編。我派人調查，也是烏合之眾，由孝豐、長興一路上打劫而來。因為劉是第五期同學，其本人尚非有心為惡，可是對其部屬，無法約束。我明瞭以後，選擇一天，請他

和他的參謀長及三個營長到我司令部午餐，這一餐費了四個多小時……我中途離席返回住所，待郊外奉命行事軍官報告已全部完成，即請徐參謀長陪同劉參來，我對劉說：『老同學！你的困難我已替你解除了。這種隊伍，不是我們黃埔同學所應當帶的，抗戰不足，殃民有餘，……我現在請你擔任補訓處的團長，你意下如何？』他稍微躊躇一下，就很莊重的應允了。」

（五）地方游擊隊平議

讀申報評論，知社會對地方游擊隊之期望與事實之矛盾。蓋當時國軍西撤，打擊敵人，保衛地方，咸寄望於地方游擊隊，而地方游擊隊如前節所云流品之複雜，知識之不一，訓練之缺乏，其遠遠理想，自屬當然之事。是以當時新聞報導，則每一游擊隊均標榜為英雄，至其陰暗面乃以沉痛之評論出之，並附以鼓勵，寄以厚望。

憶浙西近百年來受戰火之較久者，為咸（豐）同（治）間洪楊之亂。閱會作宰浙東，於杭、嘉收復後出任嘉興知府之善化許瑤光氏所著雪門詩草，其「嘉興新詠（一）懲槍船」中有云：

水國民情蕩，舟中聚博多。

拒官藏火器，倚賊煽風波。

痛殺余非忍，除奸法豈苛。

懲前仍忿後，蛇虺敢留窠？

詩之前言有云：

嘉、湖槍船，以尖頭小船架槍其上，爲護賭計，因而始擾閭里，繼抗官長，旋作賊導。克復後黨羽猶熾，左宮保（按係左宗棠）命予痛懲，獲則斬之。渠魁被戮者盈百人，風乃熄。

詩草卷七「送左恪靖伯督師入閩」一首前言又云：

三年二月，蘇兵（按係李鴻章之淮軍。時李任蘇撫，故稱之爲蘇兵）復嘉興，我兵（按係左宗棠之湘軍）亦復杭州。時湖逆負固，浙西未遽解嚴。嘉屬向多槍船（編者按：以湖屬爲多），平時爲盜抗官，賊至助賊，克復又詭爲先驅。恪靖恐遺後患，欲乘兵威除之，乃檄余募勇守嘉興，至則擒其魁，戮七、八十人，收槍砲千餘桿。時杭河，蘇河游民肆掠，惟嘉郡七屬宴如也。……

以人口密度頗高之區域，在生產正常狀態下猶不免有游手好閒之壯丁，以其過剩精力爲軌外之活動，況在地方動亂，生產受阻之狀態下？此輩在地方無家室之累，在江湖有聲氣之通，故可周旋於洪楊及官軍之間，而以民衆爲其魚肉。類如此項槍船之人，在抗戰時亦可爲甚多類型地方游擊隊中之一種。

惟地方游擊隊之所以有使人不滿現象，在今日加以分析，知並非偶然而係必然。因（一）我國抗戰，爲敵人之壓迫，國人實逼處此，不僅地方準備不足，即中樞準備亦尙未足，如抗戰發生，我猶未實施有規模之征兵；滬戰起時，嘉興之高砲部隊臨時由陸軍步兵學校員生組成以應敵，可以概見。（二）昔林旭贈楊旭詩，有「東家翰林盡室避，猶聞慷慨排和議」句，而甚多激昂慷慨之「高呼抗戰」者，當大軍西撤，或託足於

上海租界以保持其高等華人之生活，或於戰事局勢轉變前已赴西南，以顯示其能見機之先。而臥軌請願出兵之青年，或爲學業關係，或爲「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誠，在敵人侵入之混亂狀態中，多已遠離，是以人才大減，在此狀態下所產生之游擊隊，受警議實難倖免。惟再予分析，並以洪、楊時之槍船爲對比，在時代之大突變中，則浙西地方游擊隊亦不無有可稱述者：（一）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之強，爲無可否認者，固不能每部均有輝煌之戰績，然表現殺敵之事實者殊不少；（二）遏制偽組織之發展，地方游擊隊之功不可沒；（三）北伐後至民國二十六年之十年間，因浙西地方自治組織之建有基礎，基於愛鄉觀念之游擊隊能納入此系統內而甚早即爲有規範之活動，以安定地方，協助政府之重建，實有供獻；（四）高級黨政軍首長之能察及地方，互相協調，使地方游擊隊能得正確途徑——改編訓練，納入組織，發揮抗敵效能。

當抗戰前後常聞之一句口號：「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如地方主客觀條件配合，則所產生之游擊隊必能爲國、爲地方而努力；如主客觀條件相背，則所產生之游擊隊亦必魚肉良民，紀律蕩然。主客觀條件如何相配？如地方平日組織堅強，主持人負責爲公；聞驚不走，聞難不避，於時局突變時即衆心歸向；挺身而出時，地方優秀青壯亦樂於用命，此即爲主客觀條件之配合。苟地方平日風氣不良，煙、賭遍地，居民身體孱弱，負責者徒有虛名，於是誘致外來強徒及不肖者之侵入控制，此即主客觀條件之相背，而地方之命運亦可想見矣。歷史固不定再重演，而地方禍福之源，則此似可爲定理也。

註一：參考抗戰實錄。

註二：同上。

四、偽組織之出現與演變

(一) 偽組織之出現

敵人侵入，其踪跡所至，強迫地方爲市面之維持，人民之服役，以便利其供應、驅策，並向國內外宣傳其侵略之成功，此爲必然之理。而人民未能盡隨軍隊撤退，其留於敵佔境內者，爲生活所逼，又必需通過敵人之鎗刺，爲商業上有無之交換等等。此敵佔時期偽組織之出現，亦事所必至。

茲將浙西地區偽組織之出現，分三期析述於後。

(二) 初期偽組織之產生及形態

偽組織初期出現，可云雜亂無章，蓋當前線激烈作戰，後方民氣高昂，而敵機時出轟炸，更增深敵懷同仇，與汝偕亡之心理，惟是淞滬大軍後撤，敵軍侵入，原有地方各級組織由渙散而瓦解之時，終有無賴之徒、苟安之輩或爲衣食，或爲保產，以維持地方爲名，出而獻媚敵人，爲敵奔走。茲將杭、嘉、湖三首縣之維持會略誌如後。

敵人自全公亭登陸，首入嘉興。惟侵據嘉興之敵，由平湖、嘉善、平望分途並進，而嘉興東、南兩方

及城區實際早呈堅壁清野狀態。是時有新隴（北區）地痞郭劍石者，平日吸食鴉片，原爲賭博幫閒之輩，自時局突變，各業停頓，賭檯亦告停歇，渠感生活無着，乃異想天開，約一般同類者製旗至蘇嘉路迎由平望來犯之敵。敵方以軍事雖長驅直入，而人民咸走避唯恐不速，見此輩來迎，不勝喜悅，卽給以證明，使後來敵人，知是輩願爲順民，弗予殺害。郭早年以包捐侵佔公款而被判刑，於爲惡門徑，頗爲熟悉。而新隴與蘇省及本省吳興爲鄰，既得敵證明，一時竟用「蘇、嘉、湖維持總會會長」名義，自兼「嘉興維持會長」，並分派蘇省之吳江、本省之平湖，嘉善、海鹽等縣僞「維持會長」。其所有夥伴，一爲無行之律師（爲熟悉舞弊），次爲辦理田賦之胥吏（爲可搜括）；所有工作之重要者：一爲代敵人徵集軍需品；二爲在區域內製發「良民證」（亦爲搜括之一）。此時敵人有「宜撫班」直接指揮僞維持會，卽年號亦用「昭和」。敵人初竄入時，幫會領袖，落伍土霸，亦不敢貿然接觸，故如吳江朱元直（人稱吳江土皇帝），及統率嘉、湖水警甚久之徐樸誠輩亦均由郭於日人前引見（朱爲吳江縣僞「維持會長」，徐則組織僞軍，直至勝利後改編）。惟徐因郭介紹而見用於日人，恐日後郭將以此爲口實，故三月間郭卽爲徐派人所殺。

吳興之陷距嘉興僅差四日。惟吳興僞組織之產生，較嘉興爲有步驟，其產生過程經若干士紳及幫會分子之推選。故如沈譜琴之被推爲「維持會正會長」，推選者僅欲利用其身分與地位，以利應付。其本人未參與工作。實際爲敵奔走者爲姚森如、孫棣三（長興人，後任僞「立法委員」、「民政廳長」），及僞「水陸警察大隊長」沈慶林等。至吳興僞維持會之工作，如爲奴化宣傳之組織「日華親善隊」，及甚早即發

四、僞組織之出現與演變

刊新湖報等，方式亦較繁多。（註一）

杭州之淪陷，較吳興又遲一月時間。杭州當時局初緊張時，別動隊等原擬將其付之一炬，幸爲省主席朱家驊氏竭力保全。至再緊張時，省政當局即送金融領導人張忍甫、金潤泉等至後方，並協助金融機構等之撤退。當淪陷時僅由部份商人謝虎丞、徐行恭等之設計（彼等亦畏敵，事先避於廣濟醫院），而由王五權爲首，以救火會人員往迎。以後偽組織中主要人員爲蕭劍塵、謝虎丞、徐行恭、王五權等。（註二）

第一階段之偽組織，其出現經過如上。維持會名稱至三月後改稱「自治會」；「自治會」組設後，有編組壯丁協助敵人之舉。惟此一時期之偽組織爲時甚短，無足多述。而當時嘉興有一民謠諷僞組織人員之前途，其詞爲：

昭和十三年（僞組織用敵人年號。昭和十三年即爲民國二十七年。）

當官吃烏煙（當官即公開，烏煙爲鴉片）。

討老婆弗要銅鈔（形容僞組織人員之淫威。）

今年舒服過，明年晒街檐！（預料不久仍要窮困。「晒街檐」即指乞丐之露宿街頭也。）

甚爲逼真。

（三）僞組織之第二期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南京僞「維新政府」成立，圖謀控制長江下游淪陷地區政權。五月僞維新政府

委汪瑞閔爲僞「浙江省長」，至七月汪到杭就僞職。（汪於汪精衛僞政權下仍留任，於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暴斃於孝女路宿舍）。

僞「維新政府」，以北洋政府之人物爲主，地方組織亦仿北洋時期之體制，故省稱省長，縣稱知事。南京維新僞府知戰時重要者爲軍事及糧食，而省會地方爲精華所在，負責主管均屬重要，故第一批派任：僞「杭州市長」胡希望，僞「保安處長」陸榮鑒，僞「糧食管理局」長俞會稷。八月，民、財、建（稱實業）、教各廳長亦補充竣事。九月間，杭、嘉、湖各敵佔區之「縣知事」，由僞省署次第派出。

在此時期，另有僞大民會之組織，各縣均有分會，其性質爲效顰國民黨所辦理之民運及宣傳工作；爲聯絡民衆，協助推行僞政令之助。

以北洋時代舊人，於承平時期的行政職務，已感脫節落伍，況在此大動亂中由敵人羽翼下出現；名分不正，人民鄙視，是以僞省署成立後之次年，杭、嘉、湖三首席僞長即分別爲我方志士在據點中予以打擊；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僞「杭州市長」何瓊於其寓所遭刺，二十六日斃命；八月嘉興僞「知事」沈翰卿被殺於西塘橋境；七月二十八日吳興僞「知事」顏叔周亦被狙擊（次年十一月被殺於駱駝橋南境（註三））。是此一時期之僞組織之情形如何，可由此見之。

（四）僞組織之第三時期

四、僞組織之出現與演變

汪精衛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自重慶出走，二十九日由香港發表豎電，響應近衛聲明；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偽「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其所採體制，全如我國民政府。惟以汪之登台，既有敵人不同意見之牽制，再有原維新偽府人員之傾軋，三爲人員之不足——京、滬雖爲人才薈萃之地，然大部避敵出走，所留者亦不肯貿然事敵，同時我方抗敵情緒正如火如荼，是以其影響至地方極遲，然較偽「維新政府」時，其措施之活潑凌厲，不可同日而語。如三月三十日偽「國府」成立，四月各縣「縣公署」即命令改爲「縣政府」，而「大民會」至年終亦通令結束解散；一部份工作及人員由偽「國民黨」部接收。至浙江偽「主席」，初仍由偽「省長」汪瑞閩改稱，汪於三十年一月暴斃後，由梅思平繼任，以後陸續由傅式說，羅君強、丁默村擔任，均與南京偽中央有密切關係，所謂直接控制之重要地區也。

偽「國民政府」成立後，除出現較「大民會」爲積極靈活之偽「國民黨」外，又逐漸建立「武力」與「特務」，並注重報紙之發刊。浙西經受其影響較深者，爲有部份特工與武力之被收買——此輩被收買者雖爲極少數之渣滓，然以雙方作戰，實能知己知彼；昔日我知彼而彼不知我，在行動上甚佔優勢，此後則我方之情形，亦漸爲彼方所察知，活動遂增多困難。

至此一時期偽組織所最威脅浙西者，爲三十一年之「清鄉」：攻勢之宣傳；封鎖線之恫嚇；威脅利誘之分化；疾風驟雨之軍事掃蕩等同時而至。我少量武裝爲避免無謂犧牲，遂盡撤出「清鄉區」，是時留於「清鄉區」者有「懦者股慄，弱者喪膽」之概，意志不堅者遂有屈伏投降之事。然而自三十二年秋季我反

清鄉攻勢之展開，政權之重建，此第三期偽組織之命運，終亦與汪精衛本身之痼疾相同——沉疴難起。

（五）偽組織之分析

對日抗戰，係基於民族精神之發揚，而宣洩數十年之積憤，故敵我不兩立，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敵軍鎗刺下之偽政權，其形勢有如沙灘建塔，故命運如何，實無待龜占。

當敵軍鐵蹄到達初期之偽組織，既無縱的關係，亦無橫之聯繫，即年號亦依從敵國，實係烏合之衆，棍棍之徒之雜湊。其後雖有以地方推選名義而成立，並曰「維持會」改爲「自治會」，而實際與敵人接觸者，仍係此輩，敵人對之亦視同奴隸，實不足多述。

偽「維新政府」成立，其上層者以北洋政府時期人物爲主，是以附從者多爲過時政客，或忠於滿清政府者之後人，以代表舊社會之姿態出現。此組織之分子，其上也者以「敷衍」爲理想，更夾雜有不堪生活熬煎之「混碗飯吃」者，亦有不得意於我政府而期乘機過一次「官癮」者。在政爲衆人之事之原則下，彼等平時已不能應付衆人之要求，何況在民族思潮湧湧奔騰之戰時而逆流以行？是不啻以傀儡當怒馬，其焦頭爛額與無作爲實爲必然。

偽「國民政府」之出現，部份人員係於抗戰集團中分離而來者，在民族怒潮中，其處境尷尬，不言而喻，況敵人之牽制，舊偽組織人員之傾軋，在在均予此偽組織以創傷。彼等重要措施，如「分化」「收買」

四、偽組織之出現與演變

，然而動搖分子之本身，其健全即有問題。例如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偽「浙江日報」副刊「新杭」，刊載偽「中央社」杭州主任郭清泉之浮沉小札中有云：

清鄉即將開始，萬民翹首以待。……可怪者，有以和平旗幟爲掩護而實施其敲詐魚肉者，又烏乎可？當局何不本「攘外必先安內」之旨，先對內清一清無惡不作之流耶？

此種反應，當基於不勝枚舉之事實而來，偽組織與敵人亦均知之甚稔，是以當「清鄉」開始前夕，對駐嘉善地區之偽軍孔慶士，及平湖偽「自衛隊」時臨貴，嘉興偽「自衛隊」朱英、王泗立等，均由偽組織商同敵小林師團所部於九月十八日一日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分別於所駐地予以繳械改編，並扣押其主管以清查彼等爲惡情形。（註四）然而，彼等欲控制廣大面積，能吸收者即爲此種惡化分子，而此種分子又適爲政治之毒瘤。此第一不易解決之矛盾。

以抗戰爲全體人民之要求，雖在形格勢禁之下被脅曲從，然良知總屬存在，故無論文武僞員，往往不能掩飾其自卑感，是以彼等常向人解嘲言曰：「我又不是『漢奸』，我惟爲了要養家活口而出此之『飯奸』耳！……」故彼等無法鼓起勇氣，亦不能建立信心。此又爲不易解決之矛盾。

無可諱言，抗戰愈久，參預偽組織者時有增加；亦不乏智識青年因不能冒鋒鏑從事抗戰，又不能跋涉冒險轉赴後方；爲因循而踏入其中者。彼等精神苦悶，乃以尋求刺激，尋求麻醉而消磨其歲月。故敵佔區生活之糜爛，尤以大城市爲甚，使抗戰前之善良風俗盡行破壞。人民生活之糜爛，及「高價收買抗戰軍營

中之游離分子」等之手段之使用，使「倫理」「法治」等賴以維繫社會之觀念，均受腐蝕之損害，此爲不可彌補之損失，亦予我地方及國家後日之禍患。及今追憶，仍不禁爲之歎歎也。

註一：見附錄「吳興陷後屑記」。

註二：見附錄「鐵蹄下之杭州」。

註三：關於刺殺吳興僞知事之記載：二十八年八月五日香港大公報有「僞吳興知縣顏大維，上月二十八日被刺」消息；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東南日報載：「自汪逆登台，吳興僞組織已改『縣公署』爲『縣政府』，由菱湖土劣前曾任法院院長之沈子鏡任僞縣長」，而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東南日報又載：「本月十日下午二時，僞吳興縣知事顏叔周車過駱駝橋南境馬軍巷時，爲我志士擊斃（頭部中彈），保鏢江某，亦擊中腹部」。是此時似已不在任矣。或因前後方交通阻隔，顏甚早被殺，轉輾傳至後方，幾以故事作新聞刊出，亦有可能。查顏原名顏輅，廣東黃花崗烈士就義時，適任番禺知縣，故監視行刑。民國十六年後，用火維及叔周名號任嘉興縣財政局長。

註四：見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民族日報。

五、抗戰中期（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之浙西

（一）穩定浙西之國軍反攻行動

二十六年十二月，我淞滬抗戰之國軍，咸退集皖南與浙東，對侵據浙西之敵僅取警戒態度。旋薛岳將軍在皖南奉令爲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轄第十、第二十一、第十九、第二十三等四集團軍。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轄二軍：第二十八軍陶廣，所部有第十六師，第六十二師及第六十三師；第七十軍李覺，所部有第十九師、第一九二師、暫編第十三旅。集團軍直屬部隊有第七十九師，獨立第三十七旅，暫編第十二旅。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轄二軍：第七十軍周祖晃，所部有第一七〇師、第一七一師及第一七二師；第四十八軍韋雲淞，所部有第一七三師、第一七四師及第一七六師。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轄四軍：第四軍吳奇偉，所部有第五十九師、第九十師及第六十師；第十八軍羅總司令自兼，所部有第十一師、第六十七師及第九十八師；第二十五軍萬耀煌，所部有第十三師、第六十一師及第一〇八師；第七十三軍王東原，所部有第十五師、第一〇五師及第七十六師。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自兼第二十一軍；副總司令潘文華，兼第二十三軍，二十一軍所部有第一四五師及第一四六師；二十三軍所部有第一四四師、第一四七師及第一四八師；又有集團軍直屬部隊獨立第十三旅及第十四旅。旋第二十一集團軍奉

命調赴江北，歸五戰區節制，其防務由第十九集團軍兼攝。（註一）就中與抗戰相終始在浙西戰場者，爲第十集團軍之第二十八軍。

一月十三日第三戰區奉 最高統帥電示：「江南之敵，有移轉兵力於江北，由津浦線南北夾擊徐、蚌趨勢。惟其兵力不多，我宜乘弱向敵攻擊，以爲牽制」。因以第十集團軍向富陽公路；第十九集團軍向廣德、宣城；第二十三集團軍向灣沚、魯港各方進兵；並令空軍隨時游弋偵察，且轟炸杭州、宣城、廣德、蕪湖敵軍駐地。我第十集團軍之第七十九師則以第二三七旅，附以補充團，於十六日午後八時，由程文附近渡富春江，十八日午後一時佔太平橋，三時佔女山、來龍山、師姑坪，及其以南高地。惟敵有堅固堡壘，雖傷斃數百，亦不稍退，我亦傷亡百餘人。第十九集團軍之第九十八師組有力部隊，向天目山進襲，於十七日克孝豐，十八日復泗安。（註二）

此時侵杭敵軍主力正絡繹北移，而我軍已休養整補旬，士氣復見奮發，當富陽、餘杭、孝豐等縣反攻砲聲起後，民心亦大振，是以新登、昌化、於潛、臨安及天目山北之孝豐、安吉，不久秩序漸定，又熙熙攘攘，恢復正常。及三、四月間我六十二師推進敵後之嘉屬；七十九師越過京杭國道向湖、嘉邊境活動，六十三師亦在杭屬突擊，使原來未及退出淞滬戰區之獨立第四十五旅勇氣倍增，（註三）亦在嘉興、嘉善及江蘇之青浦、松江等地區加強活動，打擊敵人。六月間敵後各縣政權紛紛建立，整個浙西又出現一新局面也。

(二)黨、政之政治反攻與應變組織

抗戰前後，國民黨代表人民行使政權，而組織民衆，宣揚國策，推行地方自治，更爲地方黨部之職責。自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六年之十年間，浙西地方黨部之工作（負責人多爲教育界人士），於提高民衆知識，增強社會組織，改進生產，推行新政，有甚多貢獻。茲將戰時黨在浙西之應變組織，先行記述如左：

(1)第一期之省黨部辦事處 當國軍就戰略形勢準備放棄杭州，省黨部與省政府計劃遷赴永康之時，即決定於天目山區設立辦事處。並推常務委員羅霞天擔任主任。羅氏於敵人攻佔南京後經餘杭、臨安而至於潛之途中，分別集合各縣黨務負責人指出敵人之動向，如萬一本地區有敵跡竄入，應如何襲敵與彼此聯絡之方法。又主動邀約地方平素意見不同人士，集商抗敵意見。期能集中意旨，團結一致。及敵人陷杭以後，於一月間與第一區專員公署召集餘杭、臨安、於潛、昌化四縣青年幹部工作人員，假於潛縣文廟舉行游擊幹部訓練。

(2)第二期之省黨部辦事處 二十七年羅氏赴武漢出席全國代表大會，因另有任務，未能返浙，省黨部辦事處亦無形取消。時敵後游擊興起，而敵人方傾力於攻徐州、開封，浙西前方正大有可爲，故省黨部金越光、凌華兩氏來地方視察後，返回方岩提出報告，以浙西前方有設指揮機構之必要。二十八年一月六日第二一八次委員會時，乃決定於戰區設立兩辦事處，第一辦事處推李楚狂委員擔任（駐浙西天目），

第二辦事處推顧佑民委員擔任（駐浙東紹興）。第一辦事處係與浙西行署同時成立，實際負責人同屬李氏一人（詳見浙西行署節）。故黨政工作獲密切配合。辦事處成立後，導率各縣黨部協助加強淪陷區地方鄉保組織工作，首先佈置忠貞同志，建立情報網對敵偽動態隨時提供情報，使日寇多次所謂「掃蕩」均歸落空；同時宣導政府抗戰之正確決策以及國際有利情勢，以堅定陷區人民抗戰必勝信念，並說服被迫參加偽組織之覺悟分子，秘密協助我方軍政各項工作，以故雖在日寇兵力佔領之下，我政府在浙西，仍能普遍建立地方政府與鄉保組織，人民亦始終接受政府之一切政令；履行納稅服役等國民義務，而正規國軍開駐敵後，從事對敵游擊作戰亦得其便利。使日寇困守城市及交通據點，非集合較強兵力，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當時敵我雙方之控制範圍始終形成點線與面之比例。於以見黨政密切配合之績效。同年九月李楚狂辭去行署兼職專任浙西辦事處主任，乃率領戰地服務團隊深入敵後，慰勞游擊國軍，並協助救護工作。旋週巡嘉、湖各縣視導宣慰。二十九年一月，省政府發表李氏為金華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浙西辦事處主任改由顧佑民繼任，三十年二月顧氏因病辭職，由金越光繼任，三十四年五月又由顧達一氏繼金氏之任。

自敵據杭州，浙西通浙東之公、鐵路已斷，於是杭、嘉至後方之交通，均取道錢江；由蕭（山）餘（姚）上（虞）江岸登陸。省黨部第二辦事處，除協助浙西沿江各縣黨部之恢復組織外，在紹興之救濟浙西難民，協助浙西青年向後方求學，亦甚為盡力。不一年，省黨部以浙西各縣黨部已均恢復組織，而對救濟、協助之任務已可告一段落，第二辦事處亦即撤銷。

(3) 縣黨部組織之變遷

各縣縣黨部職員之產生，原由選舉執行委員，再行分別推定職務。二十七年敵後黨務重建時，爲適應戰時需要，改用特派員制；一律由省黨部改派。二十八年起又普遍改採書記長制；游擊區仍由省派任，後方縣則經由選舉後送省圈定職務。

(4) 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籌組

自中央於二十七年七月九日決定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二十八年浙江支團對浙西各縣就實際情形亦先後籌備建立分團；就地理形勢，數縣聯合成立，計杭州分團，包括杭縣、杭市、餘杭（籌備人員陳純白——主任、許晉緒、蔡欽鵬、沈秉文等）；於潛分團——包括臨安、昌化（昌化後單獨成立）、分水、新登（籌備人員韓宗湘——主任、竺仁猷、鄭仕朝、吳耐冰）；海鹽分團，包括嘉興、平湖、海鹽、海寧（籌備人員鍾家洲——主任、許敏中、王梓良、沈麟趾、沈威）；吳興分團，包括德清、武康（籌備人員方元民——主任）；安吉分團，包括長興、孝豐（籌備人員於樹鬚——主任、鄭邦琨、於宗濤）。天目山依省政府所在地方岩例，成立直屬區隊（區隊長附楊家俊、羅賢晉）。

青年團之敵後工作，重突擊鋤奸，後方縣則重青年組訓、文化宣傳及社會福利，其事業如浙西青年服務隊及後期之鐵衛隊（於潛分團幹事長兼任大隊長），又爲招待過境之流亡青年，設立青年館於天目山（理事長吳壽彭，總幹事羅賢晉。該館於勝利復員後即推進爲杭州青年館）。至浙西區團，則於三十年後始行成立（註四）。

淞滬戰爭結束時，軍事之撤退匆遽而混亂，地方縣、市政府又無應變之經驗，自省政府退出杭州遷至

永康之方岩後，前線各縣組織，幾全部瓦解，而省政府自身，方當新舊主席交替不久（十二月五日新任主席黃紹竑接事，離杭州淪陷不滿二十日），又爲大撤退之影響後方，亟須設法穩定，故一時亦難以顧及浙西。茲將有關政府組織之演變略述於後。

(1) 行政督察專員公署 省府西撤，所留於最前線者爲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浙西原有第一、第二兩行政督察區，一區專署原設吳興，轄區以湖屬爲主，益以杭屬之昌化、於潛、餘杭；二區專署原設嘉興，轄區以嘉屬爲主，益以杭屬之杭縣、海寧、富陽、新登。敵人竄據杭、嘉、湖後，一區之安吉、孝豐、昌化、於潛、臨安尙能保持完整，二區則只有新登一縣，其餘均爲敵佔。是以二區專員杜偉退出轄區，改調九區專員後，二區實際已經解體。此時，省府訂定「浙江省戰時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暨保安司令部合併組織暫行辦法」，一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汪浩，運用吳興縣政府之公庫款項，分別於天南（指天目山南，以於潛爲中心）天北（以安吉爲中心）整編游擊隊爲自衛隊，並分別設班訓練。二區滬杭路以南各縣，與錢江一水之隔，故平湖、海鹽、海鹽、嘉興各縣省命改轄紹興，三區專員兼司令賀揚靈，四月間亦在紹興招集浙西流亡知識青年於稽山中學，成立「青年營」「婦女營」以爲推進浙西之前驅。當時在紹興遇有集會，受訓人員散會歸途，在街市兩旁所聞者爲整齊之步伐聲，及雄偉之呼聲：

衝過錢塘江！

收復杭嘉湖！

而北岸各縣縣政之重建，亦均在紹興三區專署主持之下由籌備而推進。二十七年十月，省府以本省各區情形已變，又恢復第二行政督察區，時第三戰區江南挺進隊向京杭國道東推進，乃委挺進隊指揮張性白擔任專員兼司令。恢復二區後浙西各縣之轄區如次：

一區——餘杭、新登、臨安、於潛、昌化、安吉、孝豐、長興。

二區——杭市、杭縣、嘉興、嘉善、崇德、桐鄉、吳興、德清、武康。

三區——除錢江南岸紹興等七縣外，爲海寧、海鹽、平湖、富陽。（三十二年五月一日成立第十一行政督察區，富陽又劃歸十一區，與桐廬、建德等縣爲一區）。

二十八年十二月，此三區轄縣又有變更；以嘉屬各縣爲基礎，新設一第十區，轄嘉興、嘉善、平湖、海鹽、海寧、崇德桐鄉等七縣。十區專員兼司令首任爲王力航（駐地崇德），三十年由趙熾繼任（駐地嘉興鳳橋），後爲朱希（駐地嘉興新篁）。一區專員兼司令汪浩後爲周俊甫，周後爲吳壽彭。二區張性白後爲丘玉林，丘後爲於樹勳。

(2) 浙西行署 省黨部金越光，凌華兩氏二十七年於天目山觀察後返回方岩，提出浙西黨、政應有指揮機構之報告；省黨部遂決定設浙西辦事處。省政府是時在金華成立抗日自衛總司令部，十一月乃亦決定在天目山設「浙江省政府浙江抗日自衛總司令部浙西行署」，於二十八年一月成立，採參謀長制。惟參謀長雷標未曾到任，由秘書處長李楚狂兼代，協同政務處長王力航，軍務處長傅揚誠積極展開工作。是時浙

西淪陷各邑，因省政府與省黨部，在敵後邊區特設機構，就近指揮督導，並協助解決經費人事各項問題。民心大爲振奮，各級工作人員情緒，亦更積極。因之人民對政府之向心力加強。陷區青年均不辭跋涉長途，遷至後方入學，行署又建議教育廳在天目山禪源寺特設省立臨時中學，以安頓就學。同時蟄居陷區之地方知名人士亦相率奔赴後方，參加政府抗戰行列。風聲所樹，使敵後政治工作，得以順利全面展開。至二十八年八月，全省舉行省行政會議後，在「政治反攻」之口號下，改組浙西行署，採主任制，調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賀揚靈爲主任，賀氏即提請增設第十行政督察區，蓋認爲浙西未來前途，須分區獨立奮鬥也。其他如加強自衛部隊，時出入吳興、德清區域以鞏固後方；訓練政工人員深入敵後以加強政治鬭爭外，並注重物資之封鎖與搶購，糧食之儲藏，凡此，均爲準備長期抗戰所必須之舉措。復又設昭明館、天目書院以招待耆老，研究文獻，（註四）聘張鳳主其事；改組民族日報以加強戰地宣傳，先後由曹天風、鄭小傑主其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双管齊下，雖三十年四月十五日敵機在天目山將浙西之抗戰大本營大加破壞，而精神仍不稍衰。

（3）縣政機構與政工隊 至各縣政權之重建，則以二十六年十二月後，經敵犯之縣，縣長及所屬人員均已星散，而環境大變，非熟悉地方者不能托足，二十七年二月，省政府爲應付此變局，乃將縣政府改爲行動委員會，網羅地方有號召力之人士爲委員，以主任委員行使縣長職權。六月，以委員制之運用欠靈，而此時各縣已紛紛推進，故又恢復縣政府組織，惟爲顧及實際（如在敵後須時常流動）及經費等關係，

組織較簡單——設秘書室、政治科、財政科、軍事科，人員亦較少。惟當時各縣尚有政治工作隊之組織（初屬抗日自衛委員會，抗衛會由縣長兼主任委員，縣黨部特派員兼副主任委員，爲黨政雙方共同之組織。十月起，縣政工隊直隸縣政府。）其分子多爲受初、高中教育之青年，各縣依人口、財力規定人員，少者十人，多者五十人，每人支十元生活費（二十八年以後，隨物價上漲，加以調整），下鄉工作僅支必需之膳宿費，不給交通費，其工作以教育、宣傳、情報、民衆組訓、協助軍隊爲主。三十年時各縣縣政府早恢復正常，政工隊在浙西游擊區於三十一年起亦告結束，改組爲縣戰地青年反敵行動工作隊。（註五）

（三）教育文化事業之變遷

浙西爲浙江教育文化之中心區域，惟地臨前線，自二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各重要縣先後淪陷，各級學校亦隨軍播遷。原有國立浙江大學西遷大後方後，至二十七年下半年於浙東龍泉設立分部（爲在本省所招一、二年級生之上課地）；私立之江大學移設上海；私立宗文、安定、清波等中學，亦均撤出杭州；卽吳山雙嘔學校，亦由杭遷至淳安。而各省立中學，則先成立臨時聯合中學。所謂聯合，表示暫時性的聯合爲一校，原來名義仍舊保留，一待失地收復，卽行恢復原來名稱。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申報載此甚詳，特錄之如次，以見大概：

（碧湖通訊）浙教廳以杭、嘉、湖三屬淪陷後，各該地公私立中等學校均已停頓，原有學生無從求

學，爲救濟各該校失學學生，雖於本學期察酌情形，令飭照常開學之各省立學校酌添班級收容，惟仍未能儘量容納，長此任令失學曠業，影響青年前途至鉅，爰於本學期暫設聯合中學一所，先將省立杭州高中、杭州女中、杭州師範、民教實校、嘉興中學、湖州中學、杭州初中等七校原有之學生悉數收容，庶于救濟失學之中仍可節省經費。校名簡稱浙江省立臨時聯合中學。至其他公私立中學失學登記合格學生，于可能範圍以內，亦量予收容，校址借用麗水碧湖之戰時工作人員訓練團全部建築場地及設備，並將該七校遷出之各項器具儀器標本圖書等用具，集中應用，併借用代辦高工、高農、蠶絲等三校之校具儀器，故開辦設備等費無須另再籌措經常費用。除以二十六年度中等教育部分經費餘款撥充外，再就二十七年中等教育經費通盤勻支，併合支配，已足敷用。據教育廳長許紹棣談，浙省聯合中學，係淪陷區域內各省立學校聯合而成，除醫藥專校業已遷至臨海續辦，蠶絲科職校因性質特殊，未能與其他普通學校聯合辦理，現暫行停頓，浙大代辦之高工、初農、因浙大西遷，遂亦停辦，其一部份學生，業已分別收容于寧波高工及金華農校外，其餘浙西各省立學校，現均在碧湖聯中。聯中學生以收足八百名爲限，一則因教育經費困難，祇能在原有教育文化費內安排勻支，未能另立預算，二則因校舍無着，祇就空廟荒祠借用，所能收容之數有限。不意投考人數之擁擠，遠非始料所及，如欲招收二千人，亦屬易事，現臨時添設兩處茅棚，各宿舍均改用疊鋪，亦僅能容納一千人左右。目前名額已滿，開始上課，萬難再收。最近尚有由莫干山等地前來請求

者，余力薄，實感無法可想，心至不安。刻本學期試行導師制，由各教師自由輪流主持，凡關於導師制如何實施，童軍管理、軍事管理如何予以改進，及如何提高自己之服務情緒問題，均擬于集訓討論會中求得一結論，在校諸同人，無分老幼男女，一律參加，其艱苦踴躍情狀，殊足令人感奮云。

上述聯合中學校長由嘉興中學校長張印通擔任。以後又分爲聯合高中（校長張印通），聯合初中（校長張相伯），聯合師範（校長徐旭東）三校。並應情勢之發展，二十八年二月又首於天目山成立浙西第一臨時中學（校長方秉性，後許明遠、張錦潮）；八月間又於孝豐統里成立第二臨時中學（校長盧偉綸、金學儼、金傳警）；於昌化河橋成立第三臨時中學，（校長沈咸震）。二十九年秋季，於餘姚馬渚成立第四臨時中學，以便利平湖、嘉興、海鹽、海寧各縣青年之渡江求學。更爲造就師資，浙西又成立臨時師範（校長喬殿祥）。於此，有須特別記述者，則爲省立嘉興中學校長張印通捨家爲校之精神。「八、一三」滬戰爆發，適值學期開始。省立嘉興中學爲防敵機之擾亂，先於新隴設立分部。戰事轉緊，學校由新隴而湖屬之德清，而杭屬之於潛，張校長不顧在王店之家庭，自率數百平均年齡爲十三歲半之學生以行。在於潛時有教師俞芳患白喉，以山城無良醫及血清，時杭徽公路已寸斷，遂星夜雇扛夫隨同病人步行至餘杭，雇船親送至杭州廣濟醫院而又過返。南京陷時，天氣已寒，張氏在雨雪載途中將全部學生帶至麗水，向教育廳請示行止。省主席黃紹竑在「五十回憶」中有記云：

當杭、嘉、湖淪陷，杭州放棄之後，陷區裡的學校都停辦了。……省立嘉興中學校長張印通，帶着數百個學生，由首先淪陷的嘉興，屢停屢進的跟着軍隊行動。我由杭州退出，在桐廬芝廬鎮附近遇見他們，對於這些可敬愛的先生與學生……。

而師生步行至建德境時，其地適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所在，為總司令張發奎將軍所見。張以曾駐嘉興，邀張校長至總部小敘，並贈金二千元。張校長以「只有學校慰勞軍隊，那有軍隊慰勞學校之理」而堅謝。張總司令則謂「我軍隊打了敗仗，害學校師生吃苦，至感不安，此二千元為補充營養之需」，強其收取。此固張總司令之熱情，而亦張校長捨家為學精神之動人也。

杭州原有東南日報，為與上海新聞紙相伯仲之大型報，滬戰緊張時已出金華版。（後遷江山，及福建之南平、永安）而二十八年浙西有兩區域性之報紙產生：

(1) 民族日報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五日創刊，社長王文式，社址設於潛鶴邨，以其地近前線，便於戰地宣傳也。二十八年八月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改組，賀揚靈主任極重視戰地文化宣傳，而以該報言論內容不甚正確，乃於三十年加以改組。任曹天風為社長，鄭小傑為副社長，許燕為總編輯。為四開一張。後報社為便於與行署連繫，全部遷至天目山，不幸三十年四月敵機轟炸起火，報社全燬。

三十一年春，鄭小傑為社長，重整報社，添置生財，澆鑄鉛字，於一個月之內，仍將報社遷返鶴邨，

恢復出報，並聘汪煥鼎爲總編輯。是時浙西對淪陷區已實行經濟封鎖，報社所用之白報紙，來源已斷，乃採用土製報紙。土報紙出產於衢縣、龍游等山區，產量有限，報社爲求供應無缺，乃自籌資金，在衢縣上方鎮設立紙廠一所，特約紙廠若干所，購置大型帆船一艘，作爲經常運輸紙張之用。是時報紙發行數自九百份增爲四千份左右，乃擴大篇幅改爲對開一張。三十三年浙西行署遷昌化湯家灣。報社亦隨遷至昌化之誅夷塢。聘鄭時言爲副社長，沈達甫爲總編輯。其時報社所用之各種材料，外來者均已斷絕，於是自製油墨、自煎牛皮膠以資應用。三十四年浙西行署遷威坪，報社亦遷淳安。是時浙江淪陷地區增大，各地報社先後均停刊，惟該報仍能發行，且份數日達五千餘份。

(2) 浙西日報 創刊於民國二十八年元旦。先是中國國民黨於潛縣黨部於民國二十七年十月間發起，邀請鄰近昌化、分水、臨安、孝豐等縣縣黨部派代表集合於潛開會決定舉辦，並推余烈爲浙西日報社長。開辦費，僅由於潛縣黨部撥給法幣二百七十元，餘悉由社長自籌之。關於編務，曾先後聘定華封、戚旦受、湯叙、沈初白等爲總編輯。民國三十二年，增聘許燾爲副社長，負責主持社務。報紙行銷區域，重在浙西各縣，尤主深入敵區；其於銷行敵區，則委託省黨工隊隊長錢鏡西辦理。初銷行總數日爲二千五百份，後增至三千份；均爲四開一張。創刊之始，係委由報社貼鄰天目商店以昌化民間土造皮紙承印，嗣因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慨捐法幣一千元，遂派沈初白密向杭州採運印刷機件鉛字等來社裝置齊全，即自行印

刷。社址原設於潛縣城之北三里許棠公山，民國二十九年十月間，曾遭敵機轟炸，惟落彈距報社十餘公尺處，未受損失；民國三十一年，爲應情勢需要，乃遷至縣城之南里許橫山頭。（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時，即由沈初白兼程馳赴省會，將浙西日報於杭州三元坊設社出版，日銷萬份，此爲後方報紙首先推進刊行者。及三十六年改名爲大同日報。抗戰期間，浙西日報於前線對敵作宣傳戰，曾迭獲中央嘉獎。）

此外尙有天目書院出版之浙西抗戰忠勇記事，及浙西地方文獻，已詳註四，茲不再贅。

（四）重要戰役

浙西自二十七年春第二十一集團軍北調五戰區，夏季，兵力雄厚之第十九集團軍又西調九戰區後，惟第十集團軍指揮下有三數師國軍及保安團隊對抗於敵前，作戰於敵後。二十九年初春，敵人乘漫天大雪偷渡錢江南岸，佔領蕭山附近之橋頭堡陣地；及自三十年四月十三日驟然攻佔紹興（沿浙贛路進陷諸暨，其先頭部隊，竄達義烏縣之蘇溪鎮，旋爲我國軍擊退，）十集團軍既須應付浙東浙西兩方面之敵軍，而浙西海北通海之道亦感阻塞。惟在此階段中我士氣甚高，民情激昂，穩定浙西之反攻，推進敵後之游擊，前已略述。茲再分區舉其重要戰役，以見此階段中我軍之勇於殺敵。

（1）海北 二十七年四、五月間我國軍六十二師於嘉興、海鹽、海寧一帶之游擊，浴血肉搏，敵軍海

空均行出動，而我軍終於包圍海鹽城半月，予以克服。一時海鹽境內敵全部肅清。當敵人二十八年春季「掃蕩」時，筆者與第五支隊鄭司令器光同在海鹽境喜鵲橋司令部，鄭指軍用地圖對筆者似詼諧亦似甚嚴肅而言曰：「我們將成爲中國第三孤軍，然第一孤軍後有租界（指上海四行倉庫），廬山孤軍有叢山峻嶺可以迴旋，此間平原，而鐵路、公路四通八達，如海面封鎖，有如瓴鑿。」然二十七年六十二師攻海鹽時，官兵惟知徐州危急，繼又知敵向長江進軍，必須在此牽制其部隊，並奮殺其部隊以伸正義。婁子匡氏於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東南日報作「陳士伯殉國記」：

弗唱天來弗唱地，我唱營長殉國記，「犧牲」原是軍人責，恨的倭奴未趕去。

時當抗戰週年七月底，我軍實力補足好士氣，倭兵分成八路來進攻，包圍海寧海鹽平湖地。倭兵總數一萬四千餘，我軍利用天時和地理，聲東擊西敵寇多疲乏，黑夜中計自己打自己。

再表平陵廟戰役悲壯事，陳士伯爲國殉難多忠義！他原是渡江游擊第一人，出生在湖南、衛國到浙西。倭兵衝到平陵廟在八月初，佔據北岸陣地不敢向南移，保衛南岸便是陳營長陣地，小陳播旁敵我憑河相對峙。

陳營長每次作戰先士卒，他心願爲國犧牲不希奇，連長們常勸營長要保重，他聽是聽了不放在心裡

。八月一日上午九時正是好天氣，陳營長靜悄悄出得營門看陣地，不穿軍服不帶弟兄行走到河沿，伏在隱蔽地方想把敵情看仔細。

看清敵情知己知彼攻守好用計，陳營長架着望遠鏡看敵營裡，眼裡看腦裡想正在決定總攻策，「碰的」一聲北岸飛來不是好東西。

北岸飛來倭奴槍彈哨兵爲國死，營長連忙上前拾槍就把哨兵替，回頭命令連排弟兄死守不要退，看清目標準備總攻保衛這防地。

「第幾連全連弟兄衝過小橋去，第幾連集中平陵廟旁邊掩護地，第幾連東開西進警戒某路線。」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營長定計議。

對河倭兵機槍又掃射中營長臂，營長指揮如何反攻受傷勿介意，敵寇三次掃射槍彈命中營長肺，「吱哨」一聲知道中槍依然笑嘻嘻。

「弟兄們！」陳營長滿身是血來吩咐，「立刻反攻！營長交由羅連長代理，爲我復仇繼續奮鬥猛力攻過去！」全營弟兄憤恨的火立刻燃燒起！

忠勇營長十時含笑疆場死，悲壯消息傳遍全營多淒厲，弟兄們用熱血憤火來吊祭，衝鋒過河殺死倭兵四百幾。

下午三時收復橋北地，軍民哀悼營長同流淚，渡江游擊他是第一人，「陳士伯」三字留芳千年載青

史。

係事實也。是以二十七年六十二師五月之克復海鹽與七月之應付大「掃蕩」，爲海北最大之戰役。同年十二月獨立四十五旅攻擊石湖蕩至嘉善、嘉興間之敵軍，又二十八年九月應付敵軍陸空之「掃蕩」西塘，及三十年四月暫編三十二師於擊走海鹽塘之敵城、沈蕩、餘賢埭等據點之敵，六月間在新篁、馮家浜應付敵一週之「掃蕩」攻擊，均爲該地區之重要戰役。

(2)路東 二十七年路東自七十九師撤出後，江南挺進總隊即來此區收編地方游擊隊伍，而此時西自双林、練市，東至新膠、烏鎮，游擊隊均異常活躍。敵人十一月由杭、嘉、湖各據點分別出動攻擊双林、練市、新市、嚴墓、烏鎮、新膠，並連日轟炸新市一帶，爲一較大規模之戰役。二十八年四月，六十二師經補充後，又開入京杭國道東吳、崇、桐地區擊敵。五月之一度攻克桐鄉縣城，又收復石灣鎮，而杭楓公路及運河交通即爲我控制。爲路東收效最大之戰。在封鎖運河公路，攻擊桐鄉、石灣之時，軍長陶廣亦深入該地區，召開黨、政、軍會議，聽取意見，指導對敵偽作戰之方針。（時第四十五旅已奉命歸二十八軍指揮，旅長張鑾基亦於蘇浙邊境，經嘉興保大鄉穿越鐵路，至桐鄉參加會議。）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中敵爲汪精衛登台助威，希以軍力及宣傳双管齊下，以擊潰我抗戰陣營。我一九二師在該地區阻擊杭、嘉、湖（蘇州亦有敵調來）敵步砲兵五千餘，並配有飛機之「掃蕩」戰，其作戰範圍有吳（興）、吳（江）、崇（德）、桐（鄉）、德（清）、杭（縣）等縣。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於双林激戰三晝夜，退出双林後又在塘南

與敵展開白刃戰，爲該地區規模最大之戰。此次戰役中桐鄉縣長李挺亦在縣境殉難，十區專署在崇德武力亦完全犧牲。

在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間，六十二師及一九二師官兵多爲三湘子弟，戰士均頭戴竹笠，亦足見裝備之簡陋。而敵人在幾經挫敗後，則見「箬帽兵」（竹笠浙西地方以其櫬有竹箬，故稱「箬帽」。）而心驚——「箬帽兵」之名亦大噪；因敵人遇彼等強迫編制之愛路會放哨農民，必以有否「箬帽兵」爲問也。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民族日報載鶴鹿溪（屬孝豐，二十八軍軍部所在地）通訊，以孝豐靈峰寺中追悼陣亡將士，因「箬帽馳聲」而記述其中之英勇事實云：

「箬帽馳聲」這四個字是從賀揚靈先生輓中錄下來的。在這些戰鬪場面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實：如張瑾守金鷄山，闕文軒守小羔羊，戰至最後一人一彈，才自殺殉國。李秀守南莊被圍，無法脫險，抱機鎗投水；楊翼鵬在塘棲捉住敵人，不幸受傷，就與敵同歸於盡；舒得卿在双林鎮轟炸汽艇，損了炸彈，馬上登艇去捉敵。……………

其氣之壯，其志之豪，誠爲歷史上所少有之光輝紀錄也。

(3)天目山區 海北、路東爲敵佔據點線之區，敵人之軍事行動，稱爲「掃蕩」，而向莫干山區，天目山區竄擾，則稱爲「流竄」。至我迎擊「流竄」之戰，二十九年十月，敵人向浙東南犯時，先以敵機遍施轟炸，繼以陸軍流竄我安「吉」、孝（豐）、臨（安）、新（登）地區，其竄擾途徑，有如二十六年冬

季，惟我節節迎戰，敵仍不能穿越天目山。三十年三月，敵機在長興、安吉、孝豐先行大肆轟炸，然後分途進犯，爲時旬日，戰鬪劇烈，敵人損失極大，尤以我一九二師王塘師長誘敵至冰坑（在天目山北麓，爲孝豐至西天目山通道），因敵於卽嶺三晝夜，敵不得逞，向餘杭竄退，所獲戰果極豐。此二次戰鬪，在天目山區抗敵行動中至足紀述也。

（五）政府正名與社會觀感

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間，人民由黑暗重睹光明；戰士經撤退而再施攻擊，於是人人更知國家之重，並形成以熱血洗雪耻辱之壯志；居民捨家爲國，戰士捨身爲國，蔚然成風。而在此階段中，政府對敵佔區之正名與民間觀感之傳誦並可見其概況。茲分別述之。

（1）「游擊區」名詞之產生 當敵軍侵入之初，我軍、政後撤，該被敵侵之地，以已經淪陷，隨即稱之爲「淪陷區」。此淪陷區一名之成立，軍政當局對之似已無責任，而淪陷區人民亦似有已爲我政府遺棄之感覺。此在對外觀感，與對內心理均有不良影響。各方迭有建議，至二十七年春夏之交，我游擊戰展開，地方政權紛紛建立，中央亦於二十七年十二月通令將被敵佔點線之地稱爲「游擊區」，事先並規定軍政首長不得擅離轄地。二十七年七月海北「大掃蕩」時，海寧縣長田稷豐擅離縣境，退過錢江，八月十四日三區專員公署即將田扣押，解省後經軍法審判，處刑十年。此游擊區名詞之產生，觀念之確立，執行之

實踐，爲浙西游擊區政權發展之所賴。

(2)「暗了城市，亮了農村」——社會文明原賴城市之輻射。惟是敵人竄入，城市先經毀滅性之破壞，繼受鎗刺之虐殺凌辱，再以偽組織本身之品類卑下，無勇無能，是以地方人士避難遠處歸來者多不願歸返舊居而改寓鄉間，已避鄉間者即作久居之計。至留居城市剩餘人士，亦時擬聯絡鄉間戚友期能遷鄉居留。於是農村間有城市人士之陸續加入；有謀公職，有任教員，亦有從事商販，尤以農村居屋不敷分配，如行政機構之工作人員散值時分向機構之四處村舍住宿；有時敵人「掃蕩」，則由東區遷至西區，或由南區遷至北區，雖三家村亦不終年冷寞，而學校之分散在各村，數量亦較任何時期爲多，與敵佔城市之蕭條、冷落，適成對照，是以有「暗了城市，亮了農村」一語之流行。

此一階段，實爲浙西政治社會在整個抗戰期中，最生氣蓬勃、滿現光明之時期也。

註一：參考抗戰實錄

註二：同上

註三：獨立第四十五旅原爲劉珍年所部，戰前劉在膠東與韓復榘衝突，中央調劉離魯。惟劉在浙行動頗多違紀，故予解散改編。抗戰初起，該旅隸第八集團軍，張發奎總司令於遷戰緊張時兼中央軍總司令，隨同離開浦東防地。大撤退時與總部失却聯絡，遺於澱山湖區域。該部多爲魯省健兒，作戰力、團結力均強，旅長張鑾基亦極富民族思想。（惟少數幹部有鴉片嗜好）

在澉山湖一帶屢予敵打擊，其他什牌游擊隊亦爲之嚙伏。該部二十七、八年間在浙西之嘉善、平湖及蘇南之吳江、松江、青浦、金山、奉賢等地游擊，頗有戰績。後與長官部聯繫後，改隸第十集團軍，調五夫受訓，改編爲新編三十師，再至孝豐受陶廣軍長指揮。因該部多係魯人，言語、習慣不同，故與地方不無隔閡，惟在浙西游擊之戰功實不可沒。

註四：三十年一月十八日民族日報載：天目書院年來已出版有「浙西抗戰忠勇紀略」十餘冊、「天目詩錄」三冊、「天目新誌」三冊、「天目陶磚錄」一冊。

註五：浙西原有省政工第一、三、五隊，三十一年一月，亦改編爲「浙西戰地青年反敵行動工作團」。

六、抗戰後期（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之浙西

（一）社會病態之漸見

現代國與國間之戰爭，乃武力、文化、經濟之總體戰爭。國民之冒險犯難，疆場血戰固所需要，而刻苦節約，勤勞生產同爲戰力之源泉。是以國民克制一己之生活，以供獻其節餘於民族戰爭，其能耐力之如何，亦卽爲國民愛國程度之計算表。「兵凶戰危」，我國先哲已有昭示，故中央對日之積極備戰而不輕言

作戰，自係爲國家爲人民之福利籌謀。而「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青年學生一再罷課請願，固有基於熱情衝動，自亦不無爲野心者及激昂邀名者之利用與指使。其對國族究屬有何裨益，似成疑問。而我抗戰至第五年後，依據浙西當時之紀載分析情況，則軍隊風紀（游雜部隊之再見），社會風氣，戰士體力，民力負荷等諸種問題，日益增加。茲條舉事實，以見一斑：

1. 三十一年九月六日民族日報：「戰區司令長官據報，以××軍別動隊長樓允文藉名招搖，擾害地方，爲整飭軍紀起見，當經飭該軍即派員前往取銷其名義」。同年十月十九日民族日報：「顧司令長官以浙西游雜部隊，常犯下列違法案件：①乘間襲擊地方團隊；②利誘地方團隊帶鎗脫逃；③威脅鄉公所勒索款米；④公開收捐。特令陶總指揮與浙西行署，如有發現，嚴行剿辦」。

2. 黃紹竑五十回憶：「我還記得，二十九年，在金華的時候，有極少數的士兵不很規矩，社會上有許多非議。我同東南日報社社長胡健中談到軍隊的紀律問題，他說：『就現在的情形來論，自然是一種極不好的現象，但過兩年再回頭看現在，則現在已是黃金時代了。』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自二十九年而三十年，而三十一年，一年不如一年的下去，我倒很佩服他的先見。」

3. 三十年二月十七日東南日報金華版：「臨安各校推行輪流供膳制，由教師自行赴學生家中用膳。」三月七日同報載：「長興自衛大隊，官兵自動縮食，將原有三餐改爲二餐。」此均爲社會經濟逐漸困窘之明證，故黃氏五十回憶記軍隊副食問題云：「三十年四月間，我到紹興去巡視，同前方部隊長官談

到士兵的營養問題，當時士兵的副食費，僅有二十餘元。他們說：士兵除了二十四兩米之外，祇有拿開水煮些青菜來伴食，終月見不到一些肉與一些油。天氣很熱了，某團長要士兵將棉衣脫下來，士兵皆怕冷，不肯脫下。那團長就自己將上衣通通卸下，赤膊露臂，表示不怕冷，以鼓勵士兵，然而士兵確是怕冷，並不因團長的以身作則而有所感動。他們說：不料士兵的精神體力衰退到這個地步。……我想士兵平日沒有一些足以發生熱力的營養，不但沒有勇氣與敵人作戰，就是要抵抗氣候的寒暑，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4. 二十年二月十三日東南日報金華版：「於潛縣遵令成立禁賭隊，分天目、方元鋪、麻車埠等區，從事巡察。自新生活運動之提倡，賭博已不易見。抗戰發生，全國上下，均致力於工作，賭博更受人輕視。至三十年時，又所謂「日久玩生」也。」

5. 三十二年二月東南日報南平版：「浙西設立驛運分處，劃建（德）淳（安）、天南、天北三段」。古代驛運，尚用驛馬，而今者軍運民運，均由人力推挽扛挑。

6. 三十二年七月三日東南日報所載之「水鄉行」云：「游雜部隊要錢，多是強徵強借，……記者到路東時，適聞及二個保長，因不堪逼迫，一人投河，一人懸樑。」同文中引京杭國道東當時有流行極普遍之寫實民謠：「三日兩頭哨，地上出茅草，桑樹當柴燒，討了老婆人家要。」

7. 三十三年五月昌化記事：「本縣人口僅八萬餘，……抗戰於茲，駐節本縣軍政三十餘單位，

供應軍糧及勞力，不勝負荷。……」

8.當時（三十三年）以工程學者出任一區專員之吳壽彭氏，以其積感，有「冷暑秋思」一文之發表，茲節錄如下：

……我們境內有兩個國家存在。這兩個國家有不同的言語，行不同的法令，用不同的幣制，率不同的領袖，從不同的宗教，過不同的生活。

這不是說在中國境內有日本的存在。……

這也不是說在中國境內有偽組織的存在。……

我們所說的另外一個國，祇是沒有旗子，他除了掛我們的旗子外，其他的典章文物是都具備了的。這一個國家的士兵，木壳槍上掛着紅的絲帶；這一個國家的子彈是用來打放生潭中的大魚的；這一個國家的機關，印信與公事文書，祇是用來賺混或遮眼的；這一個國家的生活，不是生產與消費，是徵發與享用。藝術的權威是髦兒戲班。這個國家的刑法，祇有兩種：一幫人運上去贖；也許又記錯了，那是運下去的木材，遭遇緝私或海關，就擺出一疊十萬元的鈔票，同若干出壳的木壳槍，拷問是這樣進行的（被拷問的緝私或海關）：你要鈔票還是要性命？意思是你在這兩種刑罰裡面揀一個較輕的吧。……譬如打死一個人，若是老百姓，就該死無疑，若發現那是一個口

袋裡有番號的友軍，則賠款五萬元。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是吃了公糧去派伙子來種苞蘿，再用苞蘿

六、抗戰後期（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之浙西

來餵豬；或是派柴火，因而人民不得不砍桑樹。至於挑來的桑樹，則用來燒空鍋子，因為燒到沒有時，可以再派的，自己省却用火柴做生火的麻煩工作。這個國家的組織，……一些退伍文武，一些販夫走卒，一些真機關與偽機關有牽連的人，一些流氓地痞。合夥經營出口貿易，這些都能够在極困難的、破了路、壞了車的環境中，達到目的；在槍林彈雨、刁斗森嚴，有戰爭危險的區域完成任務。這個國家的鈔票是關金券，這是廿當一的關金券。所以我們這一國吃四百元一月伙食的人，常常詫異說聽得有些地方一席酒要一萬元，實在那是五百元一席。……新近有一個「大隊長」出喪用了五十萬元，排場是極簡單的；實際這並不比我們國民政府發給「蔣作賓」「治喪費」五千元爲多，這個國家的養生送死就如此。這個國家的都會或城市常常遷移，譬如小小的浙西一隅，就有三墩、淥渚、南潤、深塢、場口等，一連串嚇人的名勝古蹟。「從前」的深塢，或者「現在」別的賭場，則早已實行金本位，台面上以金戒指做單位，有些人串着金戒指像古錢用繩串着一樣。實在我們這裡說的祇是這國家的下層組織及社會之小部份，要說完全是沒有辦法的。祇是有一件事非常普遍而透澈，這個國家以賭神爲上帝，鈔票拿來賭，金戒指拿來賭，木凳槍拿來賭，甚至生命也拿來賭，如同我們的國家，要求人民以死報國，那一個國家的人民也常不惜犧牲，以效命於賭神的。這國家的宗教信條是物質重於生命，爲着搜集一袋穀子，不惜殺死三個百姓。公益祇是用以餵給私利的麥麩而已。

惟上項現象，爲長期作戰中所不可能避免者，幸我軍政負責者之開明，故能接納各方意見，注意改善，而地方黨部負責人及地方領導者，亦能將下情上達，溝通各方，並身體力行；義務率先以赴，故社會雖現疲態，民衆亦多喘息赴事；精神始終維繫不衰。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東南日報南平版報導所云：「八日省府擴大紀念週時，省主席報告此次前線歸來之觀感，對浙西之路東、海北政權重建，頗表安慰，對海寧、嘉興兩縣長之奮鬥精神，深爲嘉許。並謂前方各縣政治一般的較後方優良，對昌化、於潛之教育、民衆組訓，認爲滿意」。可爲信證。

而當此時也，戰火已延及全球，自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敵軍佔據上海租界後，次年一月，即有合衆社上海分社經理馬丁，記者李嗣爲、墨特加，英使館武官及開灤煤礦高級職員等；四月有上海花旗銀行經理禮特、公利行職員哈脫門、英美煙公司法律顧問白拉斯等；三十三年三月有英僑康特；十月有美海軍將校史密斯等先後脫出日軍之暴力掌握，經浙西轉赴後方，由此等外籍僑民及軍官之經境，事實告知我中華民族非獨力作戰；「得道多助」，強權終必打倒，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於精神上亦有甚大鼓勵。最興奮者，當爲三十一年四月，美空軍上校杜立特一行之轟炸東京歸來，降於浙西之一幕也。（註一）

（二）經濟之變化

戰時經濟之易發生劇變，各國皆然。惟可視準備之如何，以見程度之深淺而已。二十六年抗戰初期，

敵人即侵入浙西；交通阻滯，物資流通困難，於是縣與縣、區與區間之物價亦有軒輊。及時間進展，如物資種類有爲軍用或人民所必需者，乃出之以管制之手段（經濟作戰，敵我均同樣重視），此被管制物資之價值，又起大變。而戰爭進行中或遭大量破壞，或者生產陷於停頓，此項變化，又能影響某項物價。至浙西物價之開始發生大變化如自分水嶺之下墮者，爲三十年太平洋戰爭之發生——敵人於十二月八日佔領上海租界，使浙西對外貿易趨於停頓，而上海原爲物資之集中地，於是舶來品之化工原料等，一日數漲，同時，走私風盛，經濟全呈畸形狀態。差幸浙西爲產米區域，抗戰八年間亦無水旱之災，農產品價值上升，雖影響薪水階級，但亦刺激生產——不論男女老幼，有耕地者咸努力於農作，故雖供應浩繁，尙無饑饉發生。茲將自抗戰發生至勝利之主要物價簡列如次：

一、抗戰發生前主要物品價格，依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東南日報金華版載：

標紗 每件

三六九・一〇

機羅尖（湖墅產）每石

九・六七

機羅尖（嘉興產）每石

九・二五

生油 每擔

三〇・〇〇

二、上海陷後一年之物價，依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新聞報載：

四十二支紗 每件

五三三・五〇

燕湖秈米 每石

九・三〇

常熟新更 每石

一二・〇〇

無錫白元 每石

一三・五〇

三、三十一年於濟物價（見十一月九日屯溪中央日報）：

米（百斤）

二五〇・〇〇（註二）

豬肉（斤）

一二・〇〇

菜油（斤）

一二・〇〇

斜紋布（尺）

八・〇〇

陰丹士林（尺）

一二・〇〇

固本肥皂（塊）

九・〇〇

四、三十二年一月杭州物價（見一月二十五日屯溪中央日報「杭州物價飛漲，天堂變爲地獄」）文：

生油（斤）

一八・〇〇

柴（斤）

〇・五〇

豬肉（斤）

二二・四〇

雞蛋（個）

二・〇〇

六、抗戰後期（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之浙西

五、抗戰結束前上海之物價（見三十四年七月三日新蜀報）：

滬市米價已超出偽幣百萬，大餅、油條每件千元，草紙每刀一千八百元。

六、至金融性物品之價格：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東南日報載：法幣一〇〇元兌三〇美元；港紙九七元；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新聞報載美匯一五・九三七五；哈赤十兩一、七九〇・〇〇。勝利前後，據新蜀報八月八日載：渝黃金昨七日由十六萬八千跌至十六萬，美鈔由二千四百元跌至二千零十元，已接近官定價。八月二十一日又載渝黃金價跌至七萬二千，美鈔一千零五十元。

以上雖資料零星，而依三十一年於潛之米價，再根據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民族日報武康通訊：「本縣公務員生活『改善』問題，前經決議：以每人正薪一半價購祿米，實施後據聞秘書、科長每月連薪津可得法幣五三五元，科員可得四〇二元五角，事務員及書記可得三〇〇元至二四〇元，勤工可得八〇元」，則可知所謂「改善」後之全部所得，最高委任職為食米二一〇斤，工友則只三十斤。苟以化工用品而言，則中級委任職月薪為固本肥皂四十塊，工友則僅九塊而已。當時無眷屬津貼制度，故生活情形不難想見。戰時物價之隄一有缺口，其勢即難遏制，而唯一補救之道，則為公教人員、軍隊副食，以其應得金額配給實物，易言之，即人民代負擔其差額是也。惟在此物質困難時期，公教人員雖布衣破舊，而有數斗米糧票在手，亦足以向人傲誇，對己安慰。同時尚有兩點應附述者：一為當時之公教人員，多係中產階級分子，其家人

衣、食、住、行四大問題中之食，住問題原可解決大半，故其爲公服務，榮譽、責任之要求，重於物質報酬。二爲抗戰起時，愛國之士，咸輕家而重國，有志青年，更多抱「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觀念。但戰爭之持續，物質之日漸艱窘，中產階級亦逐漸消滅，與夫陰陽界（敵我交界處當時人稱爲陰陽界）上游雜之走私盛行，雖抗戰仍默默進行，而浙西良好之社會基礎，亦不無如「滴水穿石」，有被日漸侵蝕之影響也。

（三）敵僞之「清鄉」

敵僞爲鞏固其所盤據地區之基礎，並圖嚴密控制人力物資，於三十年提出「太湖東南地區分期清鄉」之計劃。其第一期地區爲京滬路、滬杭路以北、蘇嘉路以東地區，我浙西受其影響者爲嘉善縣之大部——陶莊、西塘、天凝三區及城區北部。此第一期之「清鄉」，雖於三十年六月已經着手，惟吳縣、吳江交界地我忠義救國軍時予敵僞打擊，故一時未敢深入。及三十一年一月，敵僞以水、陸、空聯合，於蘆墟、金澤、莘塔等地擊走我軍後，始全面實施，而我嘉善縣政府，亦於同月起在大「掃蕩」陶莊、天凝時撤退，至三十二年十二月縣政府始重行推進；政權真空時期幾達二年。

敵僞第二期「清鄉」，其範圍爲滬杭鐵路以南地區，故江蘇境松江、金山、奉賢亦包括在內，而以嘉興爲中心。其準備於三十一年三月即已開始，惟爲與僞「蘇省府」之協調，及武力之商配（僞主席傅式說不

擬借重偽軍，謀自編警衛部隊，主力則仍乞求敵軍），物資之準備（封鎖用之竹籬、磚、石等等）而遲延，故至九月嘉興縣長鄭器光，十區保安大隊長何蘭舟等先後被俘，情勢始陡趨緊張。十月，駐軍一九二師劉團不交防而走，十一月，海北區自專員公署至各縣縣政府亦均撤走。至三十二年三月受十區反清鄉督導室指揮之工作人員亦限於環境，盡行潛伏。而偽政權乃在各鄉進行查編戶口與征收田賦之工作。惟同年十月，海寧、海鹽、平湖、嘉興、嘉善各縣黨政機構，又率其輕裝之自衛隊，得潛伏人員之接引，先後穿越封鎖線，重行恢復組織，建立政權；經四月餘之日夜血鬪，敵偽之勢力復又在我廣大面積之農村中驅走。

由於三十二年海北地區反「清鄉」之成功，是以三十三年第三期之吳（興）崇（德）桐（鄉）德（清）地區之「清鄉」，敵偽既已失去信心，民衆對之亦屬無動於衷，雖於塘河之建築竹籬笆等工事，仍抄襲「二期清鄉」辦法，而我方工作人員之潛越封鎖線與民衆之助我，均較「二期清鄉」爲便。僅崇德、桐鄉兩縣政府曾有一短時期撤出縣境而已。

（四）中共匪幫之擾亂

我與敵偽之苦鬪正趨最後階段時，乃早經撤銷番號之匪共「新四軍」突於三十二年後由蘇北竄至；向敵偽迴避，而專以襲擊我地方團隊爲目的，使我浙西地區又增一重愁雲慘霧。

浙西社會愛和平而重互助，富情感而亦善分析，故以詐欺、說謊、離間、逞暴等惡劣手段爲基礎之共

徒，實不能有所作爲。尤其於抗戰前皖共之竄入昌化，刀殺國民黨常務委員章本範後，裸其屍體，暴於路衢，其猙獰面目，爲人憎惡。

惟浙西社會亦重恕道而期人爲善者，故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共黨表示團結抗敵後；以爲大敵當前，行爲當可趨於正常。是以三十年以前，省戰地政工隊所混入之共黨分子，在浙西各地雖明知之，而仍優禮之，及彼等於三十年因交通在桐鄉出事，致報告文件全部爲我所獲；路東、海北之分子一夜間乃均撤盡。而抗戰前期嘉興新農區長蔡黎青，爲桐鄉共特曹哲民狙擊，於二月六日傷重逝世（曹於三十八年共匪控制桐鄉後暴露身份，但不久亦得免死狗烹之結果）；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青年團吳興分團辦事員錢崇禮，於穿京杭國道至西鄉時，在潞村途中被惡徒用繩勒斃，均以爲此係個人之行爲，不知共匪笑裡藏刀，而其「仇恨種子」所下之深也。及三十三年向浙西大肆竄擾，對敵對僞均避免作戰，以消滅我黨政組織及自衛武力爲唯一目的，其真面目乃爲人人所共見。

三十三年時，敵軍已陷長沙，並深入桂林、獨山，而敵僞在太湖東南地區已進行第三期清鄉。以戰線之延長，我浙西游擊地區早已無正規國軍。而二十七年任浙閩邊區之平陽北港以劉英、粟裕爲主腦，武器不全之五六百共軍（新四軍一支隊），當時經與我當局洽妥停止擾亂，開赴蘇皖敵後從事游擊，乃三十二年底葉竟率衆陸續由蘇南侵入長興邊界之硯山，提「三山一湖」之口號，即明白表示要佔領黃山、茅山、天目山及太湖地區。三十三年粟裕率領之所謂「新四軍第六師」（新四軍三十年一月在皖南發動叛亂時即

已爲中央撤銷番號」（註三），及「第一師」、「興甌高寶邊區綏靖指揮部第一縱隊」等（註四）數萬人，由長興犯孝豐、安吉；二月十日以後，雖經我國軍第六十二師、五十二師、忠義救國軍，挺進縱隊、省保安隊等屢予阻擊，而重要地區如西畝、良朋亭、上舍橋、莫千山陸續爲其佔領。至三月，天目山以北地區盡行陷落。三月下旬，該批暴徒復出京杭國道圍攻德清，我第二專署部隊與德清、吳興、武康等縣自衛部隊，合力抗禦，至四月六日以縣城孤立無援，遂亦撤出孤城。於是彼等以後顧無虞，續行南犯，除佔領天目山外，並陷臨安，迫新登，擬打通富春江，與浙東匪徒連成一線，故其行動中所提口號爲「打通浙西的走廊」。此時我國軍不得不來浙西防堵；及彼等於六月二日佔據新登後，我二十五集團軍所屬國軍即行圍攻，翻覆衝殺，五日卒收復縣城，並斃指揮之共酋，於是匪共攻勢殺而漸向東北潰退。

（五）敵軍之最後攻勢

三十四年四月，美第十四航空隊已開始出襲上海機場，我空軍第四大隊亦飛襲笕橋機場，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在五月三十一日記者招待會指出：「日本已不能有所恢復，中國戰區正自轉守爲攻——心理上今日已轉守爲攻，軍事上則正向此途邁進。」敵人軍事當局亦早判斷大陸決戰期近——同時並依據二十六年十一月由杭州灣北岸登陸而迫我淞滬大軍後撤、陷我首都之回憶，亦認該地區將爲盟軍之登陸基地，遂於八月初開始在浙西作最後之蠢動。

八月敵軍之蠢動，於七日深夜即以輕裝部隊，向原來沿海游擊地區之平湖、海鹽、海寧、嘉興所謂海北一帶，分途推進，隨進隨在主要橋樑下及幹道之桑林中潛伏兵士，以圖狙擊或俘虜我脫出其包圍圈之工作人員。此次行動之高度保密，與所使用兵力之衆多，爲歷次「掃蕩」所僅見。在初期「掃蕩」時，其目的爲摧毀我軍事中心，故在黎明出動前，必先發砲助威，並聯繫其他部隊共同出發。後雖不每次發砲，而至我據點附近，亦必發鎗搜索，此次則一反過去，亦知海北已無軍事中心，故採靜寂疾行、水陸並進之法，及我游擊活動之各市鎮天明啓戶，黃衣敵軍已遍立戶前。敵在海北各「掃蕩」地區每日交織來往，被俘人員日有增加，惟其尙未進行第二步政治工作，而日本投降消息突然到達，於是敵軍亦遂陸續竄回據點。敵軍除於沿海地區之大規模「掃蕩」外，富陽、餘杭敵亦於八月二日開始蠢動，向我後方「流竄」，計於七日陷新登後，八日向分水、於潛進犯。該部進犯敵軍，多受山地訓練，故均在山間穿小徑而行，有時迴避我前方接觸，而突竄至我指揮部所在者。致我未曾受過騷擾之於潛縣，八月十一、十二日，亦爲竄入，至麻車埠、青山殿之敵，並分股竄昌化縣之河橋。我忠義救國軍及突擊營、七十九師會由觀音畈、龍翔嶺及昌化之雲浪村一帶迎戰。旋日本正式宣佈投降，此竄入昌化、於潛之敵，十五日亦向南區退走。

註一：見下篇臨安、安吉記事。

註二：原文二五〇之「二」字模糊不清，據推測而列。全文見附錄第三十。

註三：參考五十回憶。

註四：見新登縣府六、五殲匪報告。

七、日本宣佈投降與浙西之接收

(一) 日本宣佈投降時之浙西

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我與盟國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而此時浙西西至昌化之河橋，東至平湖之新倉，正敵軍發動「流竄」「掃蕩」之時。自二十六年「八、一三」滬戰開始之次日，敵機即來轟炸省垣之笕橋機場而發生空戰，至三十四年八月敵軍流竄至於潛、昌化、我浙西二十一縣市，無一縣市不受敵騎之蹂躪也。

中共匪徒於三十二年冬出現於浙皖邊區，首先竄入長興，三十四年春我湖屬各縣之游擊地區已全受荼毒（敵偽控制區共匪迴避作戰），繼以萬餘之兵力竄擾至我杭屬之餘杭、杭縣、臨安、於潛、新登、（昌化存有土兵在浙皖邊界擾亂）故我杭、湖兩屬各縣又遍受共匪之擾亂破壞。

偽組織之武力，原有駐杭、嘉之偽綏靖軍徐樸誠部，駐吳興之程萬軍部，及三十四年，偽方爲掌握富庶之太湖地區，項致莊所部亦遍駐於吳興、德清。

此爲敵人投降時之一般態勢，各地所見，幾有兵多於民之感。而交通道路，則京杭國道早已中斷，杭

（州）楓（涇）公路亦已不通，蘇嘉鐵路則敵人以物資缺乏，三十二年早將鋼軌拆走，是以整個浙西一片肅殺之氣，殘破景象，而民生如何，自不待言。

（二）中共匪幫之竄退

蘇境「中共」匪徒於三十四年大舉竄入浙西，期阻我迎接盟軍登陸而盤據我要地。詎知勝利突然降臨，當時彼等主力在新登受打擊後，集結於京杭國道之武康、杭縣間，安吉、孝豐等地區因日軍之發動「流竄」（與掃蕩海北流竄新登、昌化同一時間）而撤退，以避免接觸之損失。在吳興一帶則不僅有青山、田店橋、石舍村、荻港、菱湖、下昂等據點，並在偽軍贊助生，張華夫之部隊中（勝利初期我編為先遣軍獨立第一團、第二團，旋因叛跡昭彰，予以解散。）佈置潛伏分子，操縱指揮。亦曾向吳興敵人提出接收要求，惟不達目的，知大勢所趨，在浙西已無夾縫可鑽，同時因在錢江南岸之同夥力量孤單，故候「七九支隊」何靜部三千餘人，於九月二十九日夜，由副酋張俊升率領，由錢江南岸渡至北岸之海寧、海鹽一帶，十月上旬由澉浦一帶再竄沈蕩、新篁，經新豐、鍾埭入嘉善、平湖境向蘇境退去後，在吳興一帶之粟裕部，旋亦陸續竄退。

我浙西杭、湖兩地之人民自三十三年起即飽受匪共之驅迫；匪共未曾控制我地區時，則提出反征兵、反徵糧、反服役之口號。及我政權被迫退出，則每甲一丁，公私糧食均為其集中。而嘉屬人民於勝利初臨

正喜極而涕時，復見錢江南岸竄來之大羣暴徒，使八年戰爭生活終止時仍有惶恐不安之感；一向心地坦白樂觀之浙西人民，心頭又趨沉重；對戰後新建設之希望，亦頓爲陰影所翳蔽也。

(三) 接收之經過

我於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接受日本投降，時戴笠將軍駐節皖南、浙西間，當即命二十五集團軍高參兼調查室主任蔣劍民氏馳赴杭州，命僞「主席」丁默村、僞「軍長」徐樸誠維持秩序，靜候接收。旋三十日下午三時與八時，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以信字第一號、第二號備忘錄電杭州丁默村，轉達日軍第一三三師團長野地加平中將，令在九月四日六時，派代表至富陽，向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進指揮所主任韓德勳將軍接洽投降事宜。韓兼主任率部份幕僚人員於九月一日向富陽前進，三日抵達富陽，四日八時進駐宋殿。同時日軍野地加平中將所派之參謀長樋澤一治大佐亦率隨員五人到達。當由韓兼主任命張參謀長世希接見，指示要旨。樋澤一治謁見張參謀長後，下午四時野地加平中將亦來謁韓兼主任，接受指示。

九月五日下午二時，韓兼前進指揮所主任率同參謀長張世希，省黨部主任委員羅霞天，省政府行轅主任賀揚靈等十餘人，向杭州前進。四時至清波門入市區，沿途民衆列隊數里，歡聲雷動，野地中將派連絡部部長渡邊四郎大佐代表，在郊外迎接。我第二十八軍、四十九軍、憲兵二十三團、警官第二分校學生隊、中央軍校第三分校學生隊、中美合作所第二支隊、省警察大隊，六日開始進駐市區及外圍。副司令長官

上官雲相亦進駐宋殿，以防不虞。

六日九時舉行第一次黨政軍聯席會議，作接防準備及各黨政機構之接收準備。八日起，開始接收杭州市各行政、文化、交通、通信等機關（註一）。至各縣黨政機構，有者於勝利不久即已入城，但如嘉興、吳興等爲防匪共劫奪，日軍奉令須得韓兼主任命令始能接收，及孝豐、長興等縣，爲共匪盤踞，故入城均較遲（詳見下篇各縣記事）。

九月二十二日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下達岡村寧次大將第一號命令：以杭字命令第五號命野地加平，第一三三師團長名義取消，改稱中日戰區杭州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所屬各旅團長同時改稱爲杭州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連絡官。（註二）

至日本人民則集中於拱宸橋，設管理所，由省政府聘徐浩任主任，我浙西留日人士如張印通、沈性諸氏均參加協助，對日僑予以妥善安排，悉心照拂，至安然撤返其本國，以實踐 委員長「以德報怨」之至意，及發揮浙西地方「不念舊惡」「與人爲善」之精神也。

註一：參考「第三戰區受降要報」。

註二：同上。

八、八年抗戰與浙西社會

(一) 浙西社會之精神特徵

本書於首章即敘述浙西之地理、政治、經濟與社會習俗；按其本質實缺乏抵抗強敵之條件，惟八年之艱苦戰爭，於驚濤駭浪中卒至目睹敵人之投降、撤退。然浙西於抗戰開始，即遭受敵人之燒殺破壞，直至結束前夕，仍受鐵蹄蹂躪，故在戰爭停止時期，交通幹線多經破壞而寸斷；河流淤塞，橋樑毀損；原有整齊區域，多成一片瓦礫；而民間蓋藏均空，精神亦不無疲憊（尤以流亡歸來之中上層分子，以在客地顛沛流離，備念故鄉之安逸，一旦歸返，似已病不能興者）。但以浙西社會原有之精神特徵，在長久之變亂中，頭腦經磨練而見其冷靜；意志經磨練而見其堅定；觀念經磨練而見其精進；於此大亂之後，經若干時日之建設，必可有新姿態呈現，似無可疑。

浙西南瀕海而北臨湖，西為山區而東為平原，人口四百六十三萬二千餘，是以人民性格亦未能一律而言。惟社會經歷史文化之陶融，依據史實及筆者身所經受與目睹者，其精神特徵約略可如下述：

第一重節義而輕權勢 依歷史記載，朱明刻薄成性，睚眦必報。元末張自誠據吳郡，屢與明軍作戰，故明太祖破張後憤吳郡人民之助張也，於是予嘉、湖、蘇、松特重之田賦負擔，雖經清代一再減輕，

仍有偏高之不平。惟當明之亡也，清兵挾揚州屠殺之恐怖聲勢；於順治二年六月由蘇入浙時，清貝勒博洛設營嘉興城外演武場，僅遣數騎入城安民，拔營開始，由北門入而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行，步兵乘舟從運河行，又用不擾市肆之懷柔政策。而平湖翰林院檢討屠象美（復社社員），寓居郡城，於閏六月初七日約同城中有關人士發動組織義兵以抗清；初八日，平湖倪清圩陸清源等亦殺清委縣令以爲響應；海鹽亦於是日起兵。十三日清兵由杭返，軍次陡門擊義兵，義兵大敗；二十五日，新安水師又敗於麻雀墩；既而義兵復被坑於姚油車，再被殲於石灰橋，而城遂不守。此役自三塔至角里街，焚殺略盡，血滿溝渠，煙燄障天。當城將破時，致仕尚書徐石麟在舟次，知事急，曰：「我大臣也，不可野死，當與城共存亡」，遂由東城縋而入。城上人呼曰：「我公來矣」！僕祖敏、李昇從；及城陷，石麟冠服再拜，自縊於可經堂之南，二僕亦縊於兩旁。先是前吏部郎中錢棟，率義旅躡清兵於震澤，清兵返戰，衆潰，亦被殺。七月二十三日，清兵迫平湖時，有劉肆司務王四者，在東門持剗刀抗殺清兵數十人；王被磔，而城亦遭屠。（註一）當嘉興被兵之後，呂晚村東莊詩存中記其景象云：

（一）

茲地三年別，渾如未識時。

路穿臺榭礎，井汲甕隄泥。

生面頻驚看，鄉音易受欺。

八、八年抗戰與浙西社會

烽煙一悵望，洒淚獨題詩。

(二)

雪片降書下，嘉禾獨出師。

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癡。

砲裂甑摧瓦，門爭路壓屍。

繡城遺老入，此地死方宜。

陳迦陵文云：「嘉禾爲吳越之衝，邑巖而逼，勢所必爭，甲申乙酉間，天下風塵起，禾中人士，流離感慨，棄其諸生業者甚衆。……」（註二）而清代文字獄中，於死後仍發墓鞭屍焚骨者，除崇德呂晚村外，復有湖州歸安莊廷鑑；莊爲南潯富室，順治時購得明故相烏程朱國禎明史稿，廷鑑招聘名士修輯，並補入崇禎朝事，中多忌諱之語，爲歸安知縣控之於朝，康熙二年遂成大獄。時廷鑑已死，被發墓焚骨，弟廷鉞被殺，父允城殞死獄中，牽涉而死者七十餘人。又有海寧查嗣庭之文字獄，除本人被戮屍外，並停浙江人之會試，而兄弟亦赴獄。以上史事記載，前者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與「視死如歸」之大無畏精神，後者則充分表露明夷夏之防之民族精神與追求真理之崇高精神，爲地方可貴精神之一。

第二重品德而輕功利 羅振玉「徐俟齋先生年譜」載：「康熙六年丁未，嘉興巢端明孝廉，國變後不入城市。世所謂海內三高士，謂先生與端明及宣城沈眉生徵君也。至是來訪先生於澗上，一時傳爲盛

事。」而「嘉興府志」（許志）嘉興列傳載：「陶菊隱，於元兵南下時聞勅王詔，散家財，招集義兵以拒，一境獲安。宋亡，流寓者以爲依，戒子孫勿仕元，時與同邑趙孟頫，華亭殷澄，稱秀州三義。」當異族主政，元有三義，我浙西居其二，清有三高，我浙西有其一，乃至一高蹈之士訪另一高蹈之士，一時傳爲盛事；是浙西地方對所謂「冠蓋」「紳縉」之視若無睹，可以想見；苟其有諂媚而得之「世俗榮譽」，其必更鄙棄也必矣。更返觀潘光旦氏著「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述秀水（新隄、王江涇、南漚、塘漚等區屬之）吳氏：「鵬少孤貧，嘗自殺未成；晚年結交分宜嚴氏，並通婚姻（表列係嚴嵩孫女，嫁鵬之孫），頗招物議」（頁九二）。又我嘉興芝橋街戰時之敵憲兵隊駐所，勝利後爲專員公署署址之巨廈，屋主沈某，於繆斌長江蘇民廳時赴蘇任縣長，沈本大族，而以任縣長後修建大廈，爲輿論所不容，故筆者自民十七年從事地方工作，尤以二十五、六年任新聞工作，幾每日出入於市廛，而從未一見沈某，乃知沈自修建此屋，即不能安居故鄉，更堪爲明證。是以我儕昔日遇不識之無之屨人，亦常聞彼等之自負語：「任他滿身黃金，我也只當他是痘病」，當時以爲此不過一諺語耳，而今回想，知此一地方教化之厚，乃使社會對品德之重與對功利之輕視也。此爲地方可貴特徵之二。

第三重社會利益而輕個人名位 當民國二十年左右，友人有談至稿費事者，即有言：「教科書有經世之作用，實不能以三數百元稿費爲衡量。鄉前輩張菊生爲此經世之業，曾謝袁世凱學部大臣之邀，而寄希望於『小學』教科書之編輯以期社會下一代之進步爲新國民，使國家逐漸成爲新國家」。此事，王雲

五氏於「談往事」一書中發表之「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文，記載甚爲具體。文中曰：「他在二十多歲便已連捷成進士，授職翰林院，嗣拜官禮部。他富有新思想，一位青年清貴之京官，自然而然會參加當時之維新運動。但他所參加的維新運動不是康有爲所發動的戊戌維新，而是張香濤等所組織的強學會。可是到了戊戌維新失敗後，他竟誤被牽累，革職永不錄用（可是到了清末，一度任他爲學部大臣，他却堅辭不就。）再曰：「他是首先編輯我國新式教科書的主持人。據說他在編輯所編『最新小學校各種教科書』時，對於每一課之內容，無不集合編輯人三數名，有時還加上一位日本顧問，就取材深淺，是否符合兒童了解力，研討固不厭求詳，就文字難易，亦無不字斟句酌，力就穩妥。依我後來的觀察，這一套當年名爲最新，而在時代上實爲最舊的教科書，由於菊老主持之得當，用心之精勤，比諸後來陸續編輯之同類新教科書在編輯方法方面，多不及它之確能符合『新』的意義。」雖然浙西人士爲民族革命，社會改革而犧牲奔走，及民國建立，視其努力不過爲國民天職，而漠然於官職分配，仍一返故我者例證甚多。如餘杭章太炎氏，以其鼓吹民族思想之早而不躋身政治，雖其個性不適宜於爲官，而對官位之漠視，亦爲一因。是以「三日無官，皇皇如也」之知識人士，或「今日言『相公厚我』，明日以所求不遂而悻悻然出怨言之所謂社會運動者」，在浙西社會志士見其貌必爲之閉目，聞其言必爲之掩耳也！此爲地方可貴特徵之三。

第四重儉德而輕享受 浙西爲蠶絲、魚、米之鄉，歷史記載，友人談話，必以爲俗尚侈靡，惟嘗讀俞曲園氏之悼亡詞百哀篇（夫人姚氏，曾爲上虞教諭之姚平泉女）：

作婦貧家劇可憐，支持經歲又經年。

當年家計殊堪笑，明月清風四萬錢。（自註云：余初館杭州蔡氏，歲得束脩洋錢三十，又每月錢一千。合之可四萬錢也。）

幾間破屋傍乾河，便覺寬閒足嘯歌。（自註云：丙午歲，余在臨平賃居乾河沿陳氏屋。）

誰知初治饕餮日，日食惟消米半升。（自註云：內人在家，日食米五合而已。嫂氏嘗譴之曰：「我似所謂半升米家主也」。）

一盂白飯黃薑菜，略具清油略具鹽。（自註云：內人初歸余時，每日止鹽一拌，略具油鹽，就飯甑蒸熟食之。）

即打破此說。猶或以爲教諭爲儒家之力行者，教諭之女，自亦實踐儒家之教；節約爲本，克己修身而已。惟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津浦路臨城劫車案發生時，財政次長錢錦孫（號伯愚，嘉興人）氏之封翁在也，錢氏聞訊甚急，但不久其封翁即安返。事緣錢氏封翁以當時頭等車票價與三等票價，相差銀元約三十元許，懷於「富人一席酒，貧民半年糧」之誠，故上車決定購三等票以行。當時孫美瑤之劫肉票，目標在頭、二等，三等車旅客並不驚動，遂倖免受驚。錢氏世代簪纓，錦孫曾任全國幣制局幫辦，全國煙酒事務署長等財稅重要職務，其封翁古稀之年，行千里之路（津浦路長一、〇〇九公里），當時三等車爲木板車，中途負販者之生葱大蒜氣息，又爲江南人所感覺難聞者，而老封翁之購三等票以行此長途，不僅生活儉約，亦

有苦行僧之態度也。記述至此，突又憶及李叔同氏之於杭州出家事；氏原籍平湖，寄籍天津之富室子弟，於杭州執教數年以後，毅然於虎跑寺出家。其前半生之旖旎生活，與西方藝術之提倡與介紹，乃至出家後嚴守戒律，三、四十年來已有不少記載，筆者聞其入室弟子豐子愷氏言其生活之一端：「李先生每月費用，爲銅元二枚。」因李氏弟子輩以先生出家，並無薪水收入，故擬按月送致生活費，李氏即答以衣、襪洗滌修補，均由自己爲之，所需支付現金者只有每月剃頭擔上剃一次頭，付銅元二枚也。（依民十年左右之物價，在理髮店剃一次光頭，約爲小洋一角——銅元九枚。僧寺附近之剃頭擔，則特別便宜也）。而此等「苦行」生活表現之極致，亦即爲對人類「愛」之表現之極致，適與近年流行之「將自己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上」之語成極端相反之對比。孟子離婁：「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讀陸機吳趨行：「八族未足修，四姓實足堪，」（張勃吳錄云：「四姓：朱、張、顧、陸也」），此四姓今日仍爲江南大族，而我江浙鄰接地之新墾地區有一民謠流傳：

朱府九經堂，

青菜豆腐湯，

若要有意嘗，

灶君公公上天堂！

以述四姓之首朱氏之儉。而此四姓，今在江南（浙西爲江南一部）已數十世，仍方興未艾。就錢氏言，依

許世英氏序錢氏家乘紀載：「考錢氏自少典發祥，九傳至彭城伯錢鏐，爲錢氏肇封之祖……彭城伯生泉府上士孚公，爲受姓之始，又四十九傳至富春侯讓公，爲江東第一世祖，又十五傳至孝愷公，始遷臨安之茅山，再七傳至武肅王，開吳越之基，……迄今千載後，慨想當時，猶有餘慕焉。」更可以想見矣。此基於人類之同情關切而崇尚儉德，輕視享受，爲地方可貴特徵之四。

五爲仁愛爲本推己及人 就上重儉德而輕享受之浙西先輩之生活態度，其主旨即本「己饑己溺」「推己及人」仁愛心理之表現。茲就筆者地方所睹及之事實再稍予補述：（一）我縣議會議長徐養茹氏（八月間在臺去世之中央黨史會徐纂修忍茹胞兄），每次由縣公畢返鄉（鳳喙橋），歸途所經蓬戶（即江北逃荒而來之寄居戶），必訪問若干，詢小本經營之情況，及最近鄰居之健康情況，因渠深諳醫術，如有病者，卽爲之義務診治。此爲民國十年左右之事，以當時階級觀念尙存於士大夫腦際之時，而徐氏則已視客籍貧戶如家人。不僅此也，徐氏曾將本人之兒輩，一一分贈於人，蓋以「無家庭觀念」「無血食觀念」而實踐「無我」之理想也。（二）前輩陸志棠（初覺）氏於上海獨立時，曾參加攻擊製造局之役，二次革命，又以本人僅存之典當捐贈何嘉祿氏作吳江獨立之助。二十六年冬浙西敵騎竄入浙西，先於紹屬沿海招撫流亡，搶救青年，席不暇暖。二十八年秋冬之交，筆者於游擊區至後方，陸氏候於蘭谿，渠有一受傷之三區青年營戰士郁生官相偕，郁因在海寧炸敵艇受傷，在金華傷兵醫院，聞陸氏告以筆者將來蘭谿，遂隨來相晤。由蘭谿至金華之航船中，筆者因係初次搭乘，故悉聽陸氏安排，陸先將上舖摺疊竣事，云余旅途勞頓，囑先安睡

後，旋在地舖舖就被褥，招呼郁曰：「生官來！我陪你睡。」對此綑帶染印血跡之青年，慈愛有如子女。陸氏爲辛亥革命時之青年，領先筆者一輩，昔日偶以其在地方對流氓、流鶯等之受有困難，有求於彼，亦常允爲幫助，曾以其感情太濃，今知渠之「博愛爲懷」，有「普濟衆生」之宏願在也。抗戰勝利以後，暴共倡亂，而人民在久經戰亂後，未能順利恢復正常，情緒不無煩躁，故三十七年北方流亡學生由隴海、津浦鐵路渡江南來時，常與地方衝突，甚至釀成血案。惟至滬杭路嘉興棲真寺之河南開封女師、河南滑縣中學之青年學生，不僅未有衝突，而地方且對之有如子女；社團人士既時有餽贈、慰問，每逢假日，家庭主婦亦常雇舟（嘉興北鄉多水，鄰村來往，亦多用船代步）前往者；毛巾也、衛生衣也，年糕也，藥品也，有無虞匱乏之概，……時正金圓券失敗，物價騰漲，而地方人士寧自己節約，對此遠來之流亡青年則不稍吝惜。常聞若干家庭主婦曰：「抗戰時期，我儕子弟遠離家鄉而長成歸來，如彼等在外時受後方人士之照顧，則我儕宜有答報，亦即應善待來我鄉避難之青年；如彼等在外受有苦難！則我儕不應使避難來我鄉之青年再多受苦難！」縣立中學校長沈宗堙氏，身體不甚健康，而每週必前往照料慰問。「泰伯導仁風」（陸機吳趨行）；二千餘年前泰伯之仁風，在浙西樹有根基而仍發榮滋長，此爲地方可貴特徵之五。

右所記特徵之五，僅舉筆者親接與目睹者言之。徐陸兩前輩之德行，筆者以爲清季新思想輸入，我不少哲人本中國固有之老子、墨家思想，而融合西洋之無政府主義，從而做礙權力，輕視享受，不顧家庭，惟以打不平，護弱小，愛同胞爲務，摩頂放踵，不計勞苦，不惜犧牲以赴者，於清末實成一風氣，而爲打

倒帝制之主力，病逝於臺灣之吳稚暉氏亦爲典型之一。此一時期之思潮，諒後之學者必能作一系統之研究。後者之紀述，當時開封女師、滑縣中學之青年雖不久即淪入鐵幕，強迫歸返，但渠等在浙西一段「愛」之生活經受，當能時時反映腦際，而增加痛恨匪共「恨」之行爲也。

註一：見屈著嘉興己酉兵事記。

註二：同上。

（二）戰爭給與浙西社會之影響

英國史學家陶恩培教授（Arnold J. Toynbee）於所著「歷史研究」中論人類文明之締造，係由於特殊困難情境之挑戰所作之反應；蓋由於此情境之激發，迫使作向所未有之努力，以克服所遭遇之困難。陶氏所述地理與人爲環境之挑戰中，打擊之挑戰亦爲其一，並舉波、希戰爭時期之雅典；拿破崙戰爭時期之普魯士等爲例。抗戰八年，對外力壓迫之挑戰而引起生活觀念之大變，以作適於生存之努力，自爲情理之當然。我浙西舉其重要者有：

一爲保守觀念與保守行爲之自然破除 例如浙西社會有蠶禁之習，崇德吳振之課桑詞有云：「……三日清和二日陰，初生蠶子細如針。家家禁忌行人絕，吠犬鳴雞亦斷音。……」西湖枝乘引湖州府志亦有云：「四月爲蠶月，家家閉戶，官府勾攝、征收及里閭往來慶吊，俱罷不行，謂之蠶禁。」浙西「

蠶禁」可謂一牢不可破，官民俱守之觀念。原「蠶禁」之所以形成，或係養蠶係一緊張之生產事業，於浙西社會之經濟更爲一重要支柱（浙西農村兩季收入，蠶絲亦爲一熟，故政府田賦於蠶熟後開征一次，稱爲上忙）而社會重人情，如有外客來臨，禮節應酬，難免分心力而誤蠶事（農業社會不重視時間觀念），乃以生客來臨便會影響蠶身健康之迷信傳說而嚴格遵守。惟經此戰爭，政府深入農村；軍事行動更不限時地發生，於是上項迷信之說，與受自然支配之規風避雨之生活，乃逐漸破除。而對蠶之生理與病理，益形明白，並對改良蠶之飼養，亦建立信仰。

二爲尚武精神之抬頭 「好男弗當兵，好鐵弗打釘」之觀念，在我國流行之地區甚廣，而尤以浙西爲甚。至元嘉禾志中所謂「罕習軍旅，尤慕文儒，不憂凍餒，頗勤農事」之社會風尚也。自從海禁之開，洪楊之亂，有志之士，認識軍事在國家之重要，其後地方第一流人士如蔣百里、黃郛、陳其美諸氏，先後投身軍事，均卓有供獻。惟此只所謂先知先覺之行動，社會觀念猶未能猝然變更。故二十五年三月兵役法公佈，省府先指定永嘉、金華等縣爲試行徵兵區。當時推進國民軍訓，浙西地方之壯丁訓練，亦尙有由地方出資雇用，充鄉鎮應配名額者。但抗戰八年，自學校教育方面之「小小游擊隊」及社會教育方面之「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之歌詠，復有如許瑤光氏於洪楊時期所詠「健兒篇」「迂儒嘆」（註一）之事實鼓勵與刺激，於是抗戰後期之青年從軍潮，抗戰勝利後中學生之紛紛應招總統府警衛營，重文輕武之觀念爲之不變。

三爲客土通婚國民體質之增進

浙西自洪楊亂後，人口銳減，政府遂有鼓勵移民來區墾荒之實施；計京杭國道以西者以皖籍爲多，沿太湖流域者以豫籍爲主，沿滬杭鐵路及運河者除淮河流域人士外，浙東之寧、紹、溫、台各屬人士均有。墾殖人民，多具粗獷之氣與堅強體魄，如能與頭腦細緻，體態溫文之本地區人民血統調合爲一，當成爲優良之品質。惟此雙方，甚難一旦結合，故移殖初期，運河塘北嘉、桐交界地之白旗漾附近，土著人士爲報復被欺積憤，曾有借歡樂節日，包圍焚殺移民村之慘劇。其他地方亦因習俗之異，雖和平相處，亦甚少通婚者。抗戰時由於客籍人士無論在作戰殺敵或經濟生產，均有優良表現，亦因戰爭關係，客、土人士在地方上利害相同，於是由於合作之密切而婚媾亦漸相通。以上尙武精神之發揚與此客、土通婚之兩事實，大裨益於浙西國民體質之增進。

四爲農村建設之注意

浙西農村之凋敝，與社會有志人士之注意復興，隨抗戰準備而努力，前章已述及之。歪曲之徒，以爲農村凋敝，必由於地主剝削，殊不知浙西地主，早已式微，一由於蠶絲之衰落，生產隨之步降，佃租收益自亦減少，其結果爲地價步步下跌。依民國二十二年「浙江省農村調查」（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叢書），記民十七年與二十二年地價，每畝之跌落情形如次：

縣名	年份	價格
杭縣	二十七	六〇元
	三十二	三〇元

海寧	二十七	四〇元
吳興	二十七	五〇元
	二十二	三〇元

並於記崇德八村田價指數後云：「田價的跌落，是整個農村經濟崩潰的結果。」及抗戰發生，軍、政費支出倍增，而工商或遭破壞，或陷停頓，稅源大形減少，於是一切支出多依田畝為主要來源；正規負擔，臨時攤派，地主負擔不能預計，乃至有時收益不能抵充負擔者。當時社會曾有如下之歌謠：

昔日田為富字脚，而今田為累字頭，伸下腳來做甲長，伸出頭來不自由。田在心頭常思想，田在胸中慮不休。當初原望田為福，豈料田多疊疊愁。

及抗戰勝利後之二年（三十六年），雖已無攤派之負擔，而嘉興南鄉竹林廟大田主金雅笙竟因田多自殺（金有田近二千畝，平日節儉異常，惟以租不易收，賦不能免，為責任與榮譽，遂投繯自盡）。是以浙西之佃業，惟為生產問題，非分配問題，而經抗戰之鍛鍊與教訓，知軍需、民食之重要，故有識之士，戰前則提倡建設農村，戰後更注意農村教育與生產，紛紛實踐。卸任專員吳壽彭氏，亦自行下田也。

五為工商生產觀念之確立 近百年來，西洋工業社會之風氣，首先向我濱海之地襲來，浙西以地理關係，凡西洋科學之方法、效率觀念，與夫大規模生產事業之由重視而實現，應為自然之趨勢。然而浙西過去如杭州之動力事業及長興之煤礦，均由縣縣之俞丹屏氏創辦；推行改良蠶種而設立製種場，亦由俞

氏爲導。歷史上浙西之湖絲爲膾炙人口之名產，吳稚暉先生曾言及渠幼時目睹無錫鄉民，至杭州天竺燒香，經湖州時帶回湖桑數株以養蠶，地方人士均以「蠶」養在家中爲不可思議亦爲不可能之事，而數十年後之中國蠶絲事業，却以無錫爲中心。當民國二十年以前，在美國直接銷售蠶絲者，惟無錫之薛氏與杭州緯成之朱氏，然緯成絲廠之辦理人朱謀先氏，亦爲紹興人而僑寓於杭者。而薛氏創設最新式華新製絲所時，緯成則已停工，朱氏亦已病故。再如嘉興民豐紙廠，爲國內有數之生產捲煙紙工廠；此當初稱竟成紙廠，因失敗而改組爲民豐，亦由寧波竺氏、金氏之經營而開始成爲現代化之企業。是以浙西人士於工商之忽視，彰彰明甚。惟經抗戰教訓，知經濟爲建設之基礎，而經濟發展，亦爲社會福利之基礎。是以於戰時爲物質之需要，知識人士從事稼穡者已日有增加，而戰後青年入工廠做練習生之熱望尤甚於升學，其趨向之變，爲戰前任何人所不能預料者。尤如曾任浙西一區、十區專員之吳壽彭氏，不應省主席召見以表示求去之決心，迨辭職獲准，以浙西人情之厚，故出售故鄉無錫之產業，邀約地方人士，於蘇嘉路旁之雙橋附近設置農場，於運河塘畔之嘉興荷花堤設置植物油廠；而彼在農場則下田墾殖（聞浙大教授沈金相氏告，當善後救濟總署浙江分署將美援之曳引機引浙大農學院學生試驗時，吳氏應邀參觀，曾脫衣下田駕駛。浙大學生受左傾分子之惑者，咸驚詫吳氏之行動。不知本黨創業同志，流血流汗，均爲家常便飯之事也。）在廠則穿工裝出入機器間。有志青年爲之風從。其他如知識人士之成羣避入農村，所謂「亮了農村」之提高農村文化水準，暨戰時政府與人民之安危與共，打成一片之提高農村政治水準，均爲承平時十年乃至百年

所不易獲致者。

註一：健兒篇（雪門詩草卷三）：

黃桑弓射綠蓬矢，不作健兒眞愧死。健兒鼻息長虹嘘，健兒筋骨青銅似。……

時危文士功名艱，欲碎鐵硯雕銀案。腰酸足腫據不穩，歸來仰屋空長嘆。

迂儒嘆（雪門詩草卷六）：

時清文士豪，世亂迂儒苦。芸窗筋骨養成驕，章甫衣冠流入腐。已經占畢誤平生，猶抱典墳修前古。滿腹詩言不療飢，閉門懸釜愁風雨。駿馬辟易爾何人？道是王陵游俠伍。

（三）可能之希望

浙西有以上種種優良之傳統，又在八年戰火鍛鍊中給予種種刺激所形成之進步動力，如假以時日，民主、富強、和平、康樂之三民主義理想社會必可造成。此不易際遇之機會，經敵軍無數次凌厲之攻擊；偽組織之引誘與威脅；處心積慮之共產匪徒初者陽示合作，繼者陰謀危害之背襲。每一遭遇，均足使社會瓦解，幸地方之堅強，故及見日本之投降；有如春陽乍展，陰霧一旦消散。

以千載未有之遭逢，從驚駭風浪中得達彼岸；無法形容之愉快際遇，竟於三數年間因共產匪徒由長城、黃河、長江之深入而即消失；民主、富強、和平、康樂之三民主義理想社會未見實現，即因共產暴徒由

長城、黃河、長江之深入而歸幻滅。以浙西社會性格與殘忍、欺騙、暴力絕不相容，而竟爲殘忍、欺騙、暴力所控制，誠不禁發「天乎」之咨嗟而爲之歎歎！由此益知國家利益之一致，與熱愛國家之重要，而局部努力亦無補覆巢之厄運。

惟是浙西有此優良之傳統，聞自大陸爲共產匪徒所控制後，大部青年被逼迫赴邊疆勞動。以先天條件如此之青年，其足跡所至，必仍傳播其自由、平等、仁愛、和諧之酵素，而亦必逐漸引起共鳴，以至逐漸使共產暴力、共產教條由減色而失色；敲響共產之喪鐘而與海內外青年由心之共鳴進至實際之握手，以迎接勝利，重現建設而和諧之三民主義社會，爲適合邏輯必然之事。走筆至此，不禁由歎歎而又奮興。亦跋予望之。

五十四年双十國慶之夜

下編

各市、縣紀事

本編材料，採自南京中央日報，上海新聞報，上海申報，香港大公報，東南日報（包括金華版、江山版、南平版、永安版），屯溪中央日報，於潛民族日報，四川新蜀報，何應勳將軍八年抗戰之經過，商務印書館趙編抗戰紀實，三戰區司官長官部日本侵戰八年概述及受降要報，雲風出版社黃著五十回憶等報刊，並分請各縣有關先生補充。所有補充諸先生之台銜，並依縣分誌。

杭市 縣

資料：沈秉文 俞斌
補充者：鄭仕朝

二十六年

八月五日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省垣人士咸以抵抗強暴之血戰已如箭之上弦，故於本日成立抗敵後援會。

時省政府主席爲朱家驊，省黨部常務委員爲胡健中、羅霞天、方青儒，杭州市市長爲周象賢，市黨部常務委員爲陳文，縣長爲葉風虎（縣政府地址在迎紫橋境）縣黨部常務委員爲鄭明澈。

八月十四日 敵機來襲笕橋機場，我第四大隊各機，甫自周家口抵達笕橋，即緊急升空迎戰，由大隊

長高志航，率隊長鄭少愚、李桂丹兩機羣共二十七架，分途攔擊，當場擊落敵九六式轟炸機三架，首創空軍光榮紀錄。

敵機炸塘棲，長橋堍一帶燬屋三十餘間，死傷六十餘人。敵機兩度襲杭，投彈炸機廠，死一石匠，城內亦擾及，並分途擾開口。

十五日 敵以精銳之鹿屋及木更津等海軍航空隊「九四式」轟炸機六十餘架，由臺灣越洋分襲杭州、嘉興、曹娥、南京等機場，我空軍分頭迎擊，第四大隊於杭州上空擊落敵機十六架。

十月十日 錢江大橋通車。

十一日 下午二時零六分，敵在裡西湖投擲小型彈兩枚，並用機槍掃射，傷垂釣人趙阿土。

十三日 敵機六架，上午竄入市區，投彈十一枚，死傷七人。

十五日 敵機瘋狂轟炸下，杭州車站全部被燬，主要時間在十二時前後，投重磅彈二枚，城站旅館內部震毀甚多。如齊雲閣茶店，同利公、安泰、仁泰等運輸商號，王閏興飯店，就是我照相館、稻香村茶食店等房屋二十餘間，均被震傾斜不堪，彈片橫飛，警察高榮奎亦殉職。敵機在開口共投十彈，除燒夷彈二枚外，重量彈達八枚之多，中彈處均有深約丈許直徑約兩丈之大地洞。又在市區投小型彈十餘。裡西湖二十二號、國術館、三潭印月、天竺、仰家塘、瑤瑤寺前、茅家埠、黃泥嶺草舍二號路邊、孤山附近某公館、西泠附近勞氏墓道等地均中彈。市府衛生科長張信培之自備汽車，在蘇堤壓堤橋被敵機發現，幸張及

車夫下車避入橋洞中，故汽車油箱被機槍掃射及投小型彈中後起火焚燬；張終得脫險。

二十二日 上下午先後發生警報六次，上午十時四十分之警報中有敵機六架，向開口投彈八枚，炸沉貨船八艘，傷斃無辜三十餘人，燬屋多間。

十一月 敵自全公亭登陸後，由松江、嘉善間楔入吳江境，於十三日佔據平望後，旋向蘇（州）湖（州）路進犯，二十日佔南潯，二十六日陷吳興，省垣震動，省政府即將省府大部渡江南遷，由教育廳長許紹楨赴金華主持。

十二月五日 省政府改組，新任主席黃紹竑接事，由原任主席朱家驊親自移交。

二十三日 省府黃主席與周市長等在拂曉前向富陽、桐廬西撤。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於本夜渡江向蕭山撤退。我軍於深夜炸燬錢江大橋。

敵軍陷杭州、漢奸王五權帶領救火會人員至清泰門引入（敵大隊竄入，在二十四日）。

二十七年

三月十八日 上海開杭州商輪第一班抵達拱宸橋。

四月九日 臨平大橋經我破壞，本日晚有敵軍車由滬開杭，途經該處，車落河中。敵即於次日焚燒長安、許村、喬司間鐵路線之民房。

陳純白奉任縣長（陳氏於抗戰前負責縣警察行政）。

五月五日 晨九時敵橡皮艇三十餘艘，由南星橋南犯，經我軍猛擊後竄返。

六月一日 傀儡於本日登台僞市長爲何瓚。

七月三十日 武裝敵軍一隊，駕汽車至廣濟醫院，強迫入內，將院內醫傷之國軍一〇三人架走。

八月十九日 僞市府廢止「良民證」，改發「市民身份證」。

九月十五日 杭縣情報員陳有德，隨軍出發破壞橋樑，遇敵中彈，殞命於杭甬公路上之村口。

二十九日

新聞報副刊「茶話」，載昌人許息齋癸餘瑣記云：「余家橫河橋老宅，內部已被掠一空，前數進摧殘較少，後進則或闢爲馬廐，或掘作浴池，糞穢遍地，無不牆坍塌倒。後門在華藏寺巷，彼輩皆從後門衝入者，此屋一七〇餘間，族人聚居已二百數十年，洪楊之役，抗垣被陷者再，事定後此屋巋然獨存，不意竟毀於今日。」「余家義莊，創立於光緒八年，……廠中恒積有米谷數百石，爲族中孤寡衰老者分發月米之需，此次變亂，米谷悉爲掠去，顆粒無存……至東西樓庋藏之書籍，則莫可稽考矣，聞之不禁浩嘆！」

十二月

僞知縣汪士圻，設田賦籌備處，預借明年田賦，並偕業主下鄉催租。

二十八年

一月八日 國軍六十三師渡江攻杭，敵軍調動敵機迎戰，我軍旋退往周街。

杭市、縣

二十四日 錢江大橋橋墩三座，最近敵設法修補，行將竣工，二十四日又爲我南岸駐軍破壞。

二十六日 僞市長何瓚，二十二日在寓所爲勇士所刺，何妻及室中四人均受傷。何於今晨斃命。

三月二十日 敵在江畔施放煙幕，強制渡江，被我軍擊退。

五月 我渡江國軍，配合地方團隊，在空軍掩護下，向杭郊開口猛攻，曾先後克復三墩及六和塔等據點。

十三日 京滬、滬杭兩路，僅白晝通車，每次開車前，敵先以手搖車巡路，上架機槍，並裝無線電

話，遇有路軌破壞，卽行通知。十三日由杭開滬車，曾以軌道被拆，阻於臨平四小時。

二十四日 敵土橋部隊乘小汽艇二十四艘，向運河北駛，經塘棲時我軍卽予襲擊，敵艇開足馬力逃竄，惟爲我擊沉四艘。

二十五日 我青年鐵血團團員四人，深夜潛入笕橋機場施行破壞。

八月十四日 晚間我軍襲笕橋機場。

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縣政工隊隊員林連生（三十二歲）於縣境遇敵殉難。

三月五日 浙西行署杭州情報組行動員趙光文（化名沈耀）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三墩被敵憲兵拘

捕、營救未成，本日遭敵慘殺。

六月二十日 縣政工隊長丁壽祺（三十六歲）於樟石鄉年家橋戰地，被暴徒狙擊殞命。

三十一年

一月二十四日 偽省長汪瑞闓於上午九時四十分暴斃於孝女路寓所，偽職由偽民政廳長沈爾喬暫代。

二月 上泗區自衛隊指導員鄭遂言作戰被俘，不甘屈伏，從容就義於凌家橋。

三月二十五日 省政府舉行一九八次會議時，通過依給卹暫行條例核給本縣上泗區殉難甲長許慶鏞、鄭紹富（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因公被敵殺害）及方全清（十一月三十日因公被俘，於十二月八日遭毒手）等各予卹金一二〇元。

五月十九日 杭縣調欽區長顧郁齋，在開會募飛機捐時，被敵包圍俘擄，旋遭殺害。

八月 縣府秘書蘇融和，率領抗衛大隊在臨平游擊被俘，拘禁杭州二十八日後脫險歸來。

十月二十六日 敵二十二師團轄下之黑澤部隊，爲一特務組織，該隊有一秘書長一鄒漢昌無惡不作，今晨鄒逆散步河邊時爲我勇士擊斃。

三十一年

四月二十日 我軍由萬松嶺衝入杭垣，一部由湖墅鄉入艮山門，光華火柴廠受炸。

三十一年

三月 省命陳純白爲杭市市長兼任餘杭縣長，陳氏原兼之杭縣縣長，由主任秘書蘇融和升充。

三十三年

十月一日 區副司令俞斌接任縣長。

十月 塘棲僞軍百餘人，進擾東塘縣府根據地，由自衛第二大隊錢慶餘部將其擊退，並當場擊斃僞排長一名，傷亡僞兵十餘。

三十四年

一月 塘棲倭寇山本小隊長，帶領寇兵十餘名，配合僞軍一班，化裝便衣，於雨雪交加之拂曉，偷襲塘家灣，率先通過設有障碍物之木橋時，當被守軍哨兵王得勝發槍擊斃；並連續擊傷其隨後跟進之敵兵數名，始不支潰去。

二月三日 晚杭州大雪彌漫，我敵後工作人員乘機活動，於黑夜一時五十七分，將錢江大橋第二、第三兩孔予以爆炸。

四月 共匪新四軍由皖南竄至浙西、陷安（吉）孝（豐），侵臨安，另股竄入上祿埠，先與杭甬自衛隊王志忠部發生戰鬪。經杭縣自衛隊陳子和部馳援圍剿，西竄至莫家橋，又與自

五月

衛第一大隊孫占標部接觸，經激戰後，始向瓶窰方面竄去。計俘獲匪兵五名。

匪兵到處竄擾，於圍攻德清城時，另股匪兵向東塘方面進擾。意圖阻止杭、餘部隊赴援，當經孫、錢一二兩大隊，將其包抄夾擊。駐守德清城內之二區專員兼司令於樹楷部，亦即突圍而出。

六月九日

空軍第四大隊襲斃橋機場。

八月十六日

敵人投降，縣政府挺進塘棲鎮。

二十一日

市政府進駐拱宸橋。

九月五日

三戰區副長官兼前進指揮所主任韓德勤，參謀長張世希，會同省黨部主任委員羅霞天，省政府浙西行轅主任賀揚靈等，於四時經清波門進入市區，沿途歡迎民衆列隊數里，歡聲雷動。日野地中將亦派連絡部部長渡邊四郎大佐爲代表，在郊外迎接。

海寧縣

資料：張效正
補充者：楊安之

二十六年

八月

本縣於八月上旬成立抗敵後援會，會址設縣黨部。由縣委顧達一任主委，下設宣傳、勸募、消防、醫務、總務等組，展開勞軍救護等工作。

八月十八日 上午八時敵機三架，襲硤石車站，投彈三枚，一落貨房空屋，彈穿屋頂，一落貨房前草地，一落路軌，毀路二十餘公尺。

十月十七日 敵機四架沿滬杭路飛抵長安車站，投彈六枚，適有客車一列停於西揚旗外，當被炸毀客車二節，死旅客十五人，傷二十餘人。

二十八日 駐海寧縣城守軍，捕獲漢奸兩名（蘇北人，刺探軍情），當即梟首示衆，一懸北門，一懸東門海塘邊。

十一月八日 國軍第六三師駐防海塘，因敵軍於全公亭登陸，奉令後撤，擬「堅壁清野」，毀去海塘。殊不知海塘一決，海水內泛，江南七郡後果不堪設想，縣長王剪波及縣委顧達一聯名急電省府及漢口行轅，以海塘攸關七郡生靈，萬不可決，幸省府朱主席之力爭，旋又蒙行營覆電照准，海塘得以保全。六三師並擬決長安壩以阻敵軍，亦幸爲顧氏奔走呼籲，終蒙上級制止，蓋諺有「坍塌長安壩，沒掉吳江塔」，地理上有如是之利害關係也。

十七日 國軍後撤，縣長王剪波亦於十一月十七日離縣。

縣委顧達一率同志將重要公物如田賦底冊、地籍冊、清丈儀器，絡續派專人負責移運後方，自衛隊及其他工作人員，亦作有計劃之撤退，尙有不及運出部份，全部丟棄錢塘江中。（淪陷後，敵人以一無依據，無法開征田賦。）

(日賦底冊糧串部份，由征收主任汪維勤負責，地籍冊及清丈儀器部份由職員何立成負責，先運至諸暨。後諸暨吃緊，呈准後再運至宣平，全由人力挑運，仍由汪維勤與何立成押運。何氏因家陷諸暨，將公物安頓後，擬返諸暨接眷，行至諸暨縣之汪汪附近，爲敵所殺。後宣平吃緊，又運至慶元，因所裝麻袋破爛，份量亦過重，乃呈准省府將二十三、二十四兩年糧串焚燬，便於搬運。勝利後本縣開征田賦(收復地區豁免一年)及地籍整理未感困難，全賴運回之田賦底冊及地籍圖冊等完整無缺。惟清丈儀器，部份因當時浙東各縣辦理清丈，省府准予向本縣借用，未曾歸還。)

(中國銀行在本縣倉庫內，至淪陷前十日尚有農民之貸款抵押品，單以土絲一項計有七千六百餘斤，隨同賬冊單據公債文件現金等，由業務主任朱匡宗押運至諸暨後由建設廳運至上海，交由農行海寧分行監理委員徐申如、徐永祚、施少初三人經手出售，所得價款由三委員存放上海中國銀行，尚有本省公債二十餘萬元同時交三委員向中行租保險箱保管，後租界淪陷，金融機構全被偽組織劫收，所費心血盡付東流。)

十二月十日 敵一〇一師團由崇德竄入本縣縣境。

十二日 硤石首先淪入敵手，當敵軍抵硤石車站時，有譚裕卿、沈佐宸、宋青山等逆迎接並組織維持會。(後偽縣長即由譚逆裕卿扮演)偽組織斜橋爲朱文俊、朱榮棠、程雲波、張光

瑞等，其他各地僞逆：長安沈爾康、城區王白之；周王廟沈伯勳；許村陳榮泉（後爲汪以競）；慶雲橋陸蓉塘、郵墅廟祝尹耕，路仲吳楚珩；袁花查達夫等。

十二月十四日 敵人自金山衛登陸後衝入本縣時，沿途燒殺姦淫，慘不忍睹，婦女爲保持名節，投河或投環自盡者無日無之，諸橋一帶，被害尤慘。進佔斜橋之次日我國軍曾在民生絲廠架機鎗向洋橋敵軍掃射。

十五日 有人民至民生絲廠挑釁，遭敵軍喝令集中，以機鎗掃殺，計死四三人。

二十七年

二月 省令成立（海）鹽（海）寧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周仰松，副主委邑人顧達一。顧氏率潘志振、許以恒等首先渡江返縣，展開敵後工作，作國軍挺進之先頭部隊。

三月 國軍六二師挺進海北，展開敵後游擊。

四月 我軍圍攻袁花，敵死傷慘重，經此一戰，黃灣敵軍亦竄退。

四月二十日 我軍晚間奉令破壞硤石、斜橋間鐵路橋樑，在與敵激戰中，拆毀路軌十餘根，炸燬二三號橋乙座。

四月二十五日 諸橋受敵害慘重，有無人收養之難童廿六名，由行動會派員護送至碧湖省立兒童教養院。（難童中現在臺灣有吳右江、朱昌庭兩人）

五月三日 省府九九九次會議通過任命田稷豐爲本縣縣長。

六日 敵機六架炸袁花、新倉、舊倉等地。

六月一日 敵屢受我游擊隊攻擊，損失頗重，本日敵分向諸橋、八堡、九里橋等處進犯，翌日戰事重心移至新倉，我謝明強團長率部與敵周旋，硤石敵亦於同日向馬橋進犯，在退至朱家濱時，曾被我軍包圍。此役敵又受挫，故將鄭鎮、祝家場、馬橋等處民房焚燒以洩憤。

六日 田縣長率工作人員抵達縣境，成立自衛隊，派吳小農、朱文高、馮湧泉等爲中隊長，對付斜橋慶雲橋路仲等處敵人。

八月一日 敵軍在錢江北岸屢遭我軍打擊，自七月下旬起，由京滬線及海塘一帶調集部隊萬餘，向我軍反撲，我營長陳士伯精於韜略，常以少勝多，屢創偉績，民衆敬之如神，不幸於本日在平陵廟勘察陣地時，遭遇敵軍，中彈殉國，民衆悲痛之情，如喪考妣。

十四日 縣長田稷豐，於敵軍大掃蕩時，擅率警衛人員及工作人員撤離縣境，本日在紹興區保安司令部爲賀兼司令楊靈命令看管，撤職查辦。縣長職務，由秘書陳東屏暫行代理。

二十日 省抗戰自衛總部第五支隊渡江進駐海北，司令鄭器光，青年營隨行。青年營組織成分，大部份爲海北各縣市於敵陷時搶救至紹興之知識青年，當時三區賀專員組營訓練（尙有婦女營、少年營），以爲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建立敵後幹部之有計劃措施。青年營營長

十月 周明，第五支隊參謀主任兼任副營長文洪，第一中隊長陳金發，第二中隊長程森士，第三中隊長俞文奎，曾兩次參加作戰，襲擊斜橋、硤石等據點。
新任縣長阮性之蒞任。

二十八年

一月六日 上午十時敵機三架在寧、鹽偵察，轟炸袁花、通元。

二月 成立縣鋤奸隊，隊長潘志振，副隊長馮牧群，隊員卅餘人，分佈各敵據點外圍。

四月十七日 我游擊隊於拂曉襲擊硤石東西兩關廂敵軍，燬敵碉堡一座。

五月二日 滬杭鐵路硤石段路軌，被我軍毀壞，其程度之深爲歷次所未有，滬杭車受阻兩日。

十六日

敵人利用白木公司與偽組織訂約，指定沿鐵路線有敵軍駐紮各地，所有蕭行，均須收購鮮蕭，當時訂約者有合新、滙通、協和、祥泰、和記等卅餘家，縣黨部以偽組織收購資敵，殊爲痛恨，乃設計破壞，命令各地鋤奸隊員，採取行動，事前縝密計劃，定五月十六日深夜二時，同一時間各地同一行動，一齊放火焚燒蕭行，是晚計燒去協和、大東、泰源、恒昌等二十六家，未燒去者自動將烘灶拆去，致敵人無法收購，鄉人均自縊土絲。鋤奸隊隊員陳洪熙，將乃父之蕭行，自行燒去，其有敵無我之精神，令人欽佩。

(長安絲廠乃本縣最具規模之絲廠，在未淪陷前由抗敵後援會勸導自動拆卸，將機器裝備分別運至鄉間密藏，故淪陷後長安絲廠無法開車，由杭州拱宸橋第一紗廠運機至長安開車，勝利後運回拱宸橋，仍由長安絲廠復員開車)。

六月三日

硤石斜橋敵軍分兩路掃蕩南塘，此情報由嘉善媽媽送來。嘉善媽媽者，一經營小本生意買賣糖菓爲生之嘉善籍婦女，故皆呼之爲嘉善媽媽，忠誠愛國，每日上午由硤石批糖菓返鄉兜售，乘機爲我傳遞情報，風雨無阻，且不避艱險。實爲難得之愛國婦人。

六月

僞嘉興自衛隊，大部係逃兵組成，有步鎗七十餘支，短鎗十餘支，在本縣袁家壩、吳家兜出沒，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但以地處錢塘江邊，一面爲滬杭線，離敵據點又近，無法圍剿，縣黨部會同嘉興縣自衛隊何蘭舟隊長縝密設計，以收編爲名，誘該僞自衛隊副連長軍需等七名主腦人物至鄞墅廟朱鎮長家赴宴，酒過數巡，以顧達一「乾杯」爲號，由行動組長楊建指揮，浴血搏鬥，盡行處決。該隊所有其他士兵由何隊長曉以大義，繳械收編。

八月十七日

十六日獲城中情報，敵軍部隊長池太郎赴滬公幹，一部份敵軍亦調至長安，城內僅由僞自衛隊鄧晶平駐守，我方當即部署，由大隊長俞文奎率幹員由東北兩門於十七日深夜進襲，鄧晶平部一中隊全部繳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會一度飄揚在海寧城樓之上。至翌

日上午八時，始率部撤離，安然返防。是役兩獲鎗械輜重甚多。

二十五日

偽組織在硤石干河原地方銀行行址辦一「新海寧報」印刷編輯均在樓上，社長由偽縣長譚逆裕卿兼。我方設計破壞，首先轉輾介紹鋤奸隊員李國慶進該社工作，李原係印刷工人，並由藝新印刷所老闆許瑞五（黨員）之女兒許小梅（鋤奸隊員）經常至該報社聯絡感情，因許女與該社工人均熟識，且過去亦常去，故對方從不起疑，許女對內部情形瞭解清楚，並悉每日下午四時至五時無人，該社樓梯係一轉彎形，梯下有一木柵，內放下之報紙紙條，由顧達一設計，用紅頭火柴四週紮以棉花，中間插一支長線香，使用前曾數度試驗時間性極為正確，乃由許小梅秘密將縱火之材料帶至偽報社內，妥為放置，算定時間，將線香燃點，計算時間於午夜一時可以起火，因斯時所有工作人員均集中在樓上我方潛伏在內之印刷工人，早兩天前即行請假。是夜在近郊佈置四人，見報社起火，即擲手榴彈及放鎗，以吸引敵人，減低救火人力。午夜一時許，偽報社火光燭天，敵偽雖儘速施救，而樓上之全部機器與鉛字則盡付一炬，事後敵偽以為內部人縱火，將嫌疑員工縛解嘉興，後來知係我方所為，遂予釋放。許女工作亦未敗露。

九月

十一月七日

鋤奸隊設計將斜橋維持會負責人朱逆文俊（朱係與顧達一親戚）誘至鄭墅廟與顧氏見面

，朱毫不懷疑，當晚赴約，我方即將其扣押至余區廟，敵駐軍部隊長鈴木揚言，如不放回朱文俊，將燒光鄞墅廟全鎮，我方亦即繕寫宣傳品，意謂如敵燒鄞墅廟，我誓將斜橋鎮焚燒，並將朱文俊頭顱懸諸斜橋，結果敵軍未曾出動。

十一月二十四日

潛伏長安鎮鋤奸隊隊員陳漢榮，報告長安維持會會長沈逆爾康定廿三日前往袁家壩開會，顧達一親率幹員預先埋伏，當場拘捕，與朱文俊一併押解至紹興專員公署法辦（後紹興淪陷時該兩人逃回原籍，朱文俊從此安份守己，共匪陷境時，反共甚烈，致遭慘殺，沈爾康則下落不明。）

十二月

各區區署先後建立，計硤石區駐馬橋，區長余珩；城區駐丁橋，區長陳嵩山；袁花區區長許碩人；長安區駐袁壩，區長豐洛洲。

二十九年

一月

謝叔銳繼任本縣縣長。

十七日

省黨部調統室委派俞祥林、詹詠泉、金寄寰負責海寧情報。（金後被俘投敵，在杭州敵情報處工作，城區區長陳嵩山後亦投敵。）

二月九日 漢奸俞洵初（金寄寰部下，海寧俞家牌樓人）為敵人帶路，圍撲大乘庵，時縣黨部重心

在該庵，所幸事前得情報，工作人員及時疏散，惟部份文件及該庵全被焚燒殆盡。

三月十一日 吳小農、王秋堂被俘解至長安，後吳被釋，王病死獄中。

五月十六日 縣黨部在廿八年秋即佈置在硤石中寧巷設一糕餅舖，事前並由鋤奸隊員查光耀至嘉興野荸薺學習製糕餅技能，派至店內工作，硤石方面工作人員出入耽擱，情報搜集轉遞，武器儲藏，全在該店，由查指掌（亦係鋤奸隊員）之父親查濟源任賬房，嘉善媽媽即由該店取回情報，傳遞消息。行刺偽縣長譚裕卿，計劃已久，苦無機會，獲悉譚將於月之十六日去滬參加會議，先由查指掌化裝村姑將手榴彈帶至店內，鋤奸隊員謝祖興於西關廂橋堍負責擲彈。謝以緊張過度，未曾擲中，譚僅受輕傷，謝亦鬼脫。

五月 敵軍以時受我方種種襲擊，調集滬杭線駐軍，展開「清鄉」，縣境內無安全立足之所，縣長謝叔銳潛逃赴滬，被捕後投入汪偽組織。縣政主持無人，致縣級以下機構，幾全部摧毀，人民更痛苦萬分。時顧達一奉調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視察兼任中國銀行專員，兼農貸處視察，故縣黨部亦主持無人，部份工作人員轉至路北，路南變成黑暗世界。

八月 省府派呂世揚爲本縣縣長，省黨部派程森士爲本縣黨部書記長，同時挺進。惟八月下旬呂縣長率部份工作人員及武裝部隊由上虞渡江至平湖新倉登陸時，爲敵發現，呂縣長被俘，武裝同志及工作人員或死或俘無一人進入縣境。程書記長率省政工隊十同志由餘姚

渡江，於海鹽乍浦間登陸，聞悉呂縣長被俘，率十同志轉輾於海鹽嘉興等縣邊境，於八月底始衝破重圍抵達縣境，民衆獲悉，莫不振奮。縣黨部以十同志（十同志爲張昌祥、張效正、張祖熙、章昌照、錢春佩（以上五人均係本縣人）、汪堅（杭市）周立言、彭星鳳（桐鄉人）、朱大雲（海鹽）、高基（紹興））爲基幹，展開工作，與原縣黨部幹部楊建等同志，分任黨政軍各部任務，與敵鬭爭，建立情報網、後方情報站、遞步哨，更號召縣內知識青年，組成行動隊，殺敵鋤奸，以牙還牙，敵焰稍戢。

三 十 年

一月十三日 程書記長至嘉興鳳塘橋參加十區黨政軍聯席會議，事前將行動組分佈於鄭鎮、諸橋地區，縣黨部人員移至鐵路以北路仲地區，文教組人員移至袁花以北地區，不幸行動組在扁樑橋與百餘敵軍遭遇，自深夜四時激戰至翌晨八時，高基、施正金（廿四歲溧陽人）當場殉難，錢春佩、馮牧群負傷被俘，突圍同志，賴居民掩護脫險。錢、馮兩氏後均乘機逃回。

十五日 縣黨部同志陳宏熙、周立言因配合國軍進入路仲鎮展開安撫宣傳工作，遭返撲之敵槍殺。

三月二十六日 張祖熙因徹夜工作，積勞成疾，游擊區無良好醫藥設備，終告不治。

四月三十日 浙西行署以程書記長支撐危局，維繫縣政，卓著辛勞，請由省府頒發「見義勇爲」獎狀，並轉請省黨部嘉獎。

五月 敵人時殺害我方保甲長，工作均晝伏夜出。顧廷康於是時被殺害。汪堅、陳安甫、章昌照先後被俘，環境萬分惡劣。而魏味艱、郭志宏等均不避艱險，自動前來參加戰鬪行列，與敵搏鬥。

八月 省派郭兆豐爲縣長，委嚴錦章爲城區區長，邵宏文爲斜橋區長；周克斌爲袁花區長；姚永年爲硤石區長，陳介眉爲長安區長；朱文軌爲秘書，俞祥林爲民政科長，蕭齊賢爲財政科長，朱宜樑爲建設科長，湯留芬爲教育科長，馬繼助爲軍法承審員，毛信驊爲警佐，江聲濤爲國民兵團副團長，江清爲自衛大隊長。另設行動委員會，由陳國輝任書記長。長安區長陳介眉被俘，派李國慶接充，並改派陳仲平爲城區區長。

十月 十四日 敵僞軍一百五十餘人，於中秋前夕黎明，在竹林庵圍擊城區區署，陳區長率員奮勇突圍，書記康長樂被俘，（康後在獄中牆壁塗寫抗戰標語，被殺殉難，拋屍海內）事務員俞伯良、警員李慶松二人負傷被俘。

十一月 縣黨部程書記長率同青年四十餘人返後方述職，並籌劃整補工作。

十二月 程書記長兼任省黨部戰時工作團第一大隊第五隊長（簡稱青工團第五隊）率幹事楊成銓，團員徐漢章、徐剛毅、虞其夫、屈哲先、李文慶、葛天明、謝祖興，女團員金湘南、李劍吾、馬純孝，炊事豐德榮等重入敵後工作，隨帶短鎗八支，油印機一架，在敵人「清鄉」與「圍剿」中，聯合民衆，打擊敵僞。

三十一年

一月十五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主任金越光氏在嘉興鳳橋召開嘉屬七縣黨務會議，程書記長率幹事楊成銓前往參加，途經桐鄉、嘉興交界處莊家橋時，爲漢奸祝大川所悉，通知僞軍包圍，不幸被俘，旋經莊家橋中藥店主人趙得福以銀元五百元保出，仍前往參加會議。

七月 丁橋諸橋間之八堡海塘有五十餘公尺潰決，海水倒灌內河，鹽水所至，田禾無法耕種，鄰縣崇德、桐鄉、海鹽、嘉興亦告急，郭縣長命城區區署發動民伕萬餘人。並向有關各鄰縣征集材料，漏夜搶救，達十日之久，始告遏阻。

八月 僞硤石特務隊隊附陳雲，糾僞自衛隊分隊長俞景松，班長任志和等率僞軍三十二人携械向城區區署反正，同時撲滅斜橋、慶雲橋、張店、三敵僞據點。經將實況攝成照片，報請省府浙西行署嘉獎。

十月七日 浙西行署反敵行動團大隊長俞文奎，於六月間在敵後崇德被俘，押解長安敵部，大隊長職務由程森士暫行兼代。俞在長安，與偽自衛大隊附毛金根相處日久，毛頗敬俞之爲人，俞乃相機勸其反正，再經崇德縣自衛大隊長吳良玉之策動（吳毛均係幫會弟兄），於十月六日晚佈置就緒，內外策應，七日由俞率毛部七十餘人，機槍七挺，步鎗四十餘支，短鎗十餘支，反正來歸，乃率同至天目山整訓。

十一月 敵軍第二期「清鄉」開始，郭縣長與十區專員公署向後方撤退，本縣僅由縣黨部少數工作同志及城區區署留守縣境，維繫民心。

十二月 縣黨部於萬分困難中辦「天真」月刊，鼓勵民衆以種種方法儲存物資，儘量勿存爲「儲備票」，同時建議中央採有效經濟開爭策略，以減少物資流入敵區。

三十一年

二月 縣黨部程書記長率工作人員返天目山接受政工幹部訓練。

四月 城區區長陳仲平率區特務隊員兵二十餘人，於清明日赴西天目山，途經德清縣境下宿蕩地方，遭偽軍襲擊，幸無傷亡。

省府通過顧達一出任本縣縣長（其時本縣在二期清鄉，敵據點激增，郭縣長以無法立足

七月

請辭，形勢非常惡劣，經省黨政當局磋商結果，電召顧氏至雲和省府，時顧氏在天目山，乃與程森士徒步一月始抵省府，各方均以縣長人選以本縣籍而孚衆望如顧氏最爲適宜，乃決定以縣黨部書記長兼任縣長。）

顧縣長各方奔走，籌措經費，決定人事，作各種部署，人事爲：主任秘書屠琦，民政科長程森士兼城區區長，財政科長程佐餘，建設科長查濟澄兼搶修海塘工程處長，教育科長戴谷晉，主計主任朱瑞鑫，自衛大隊長俞文奎，大隊附楊建，硤石區長沈永香兼袁花區長，長安區長張國仁，斜橋區長陳仲平，後方辦事處主任楊安之，縣黨部秘書魏味艱。並在天目山商定重要施政原則：（一）挺進時必須撲滅若干敵偽據點，以建立黨政威望；（二）財政方面嚴禁一切攤派，正式開征田賦，爲財政基礎；（三）搶修海塘，阻塞海水內灌，增加農民生產；（四）爭取僞軍反正，加速政治推行；（五）普設國民學校，救濟失學兒童；（六）鄉鎮公所經費，全由縣府負擔，不准攤派；（七）部隊經費由縣府負擔不准由鄉鎮攤派。自衛隊所有士兵及幹部人員，大部份爲青年營隊員，本縣籍者佔十之八、九。

九月七日

由程森士帶同部份幹部挺進本縣路北，傳遞後方消息，展開初步活動，並部署各鄉鎮長人選，旋推進至鐵路以南，在城區、諸橋、丁橋一帶建立據點，發表城西鄉鄉長姚繼林；諸橋鎮長趙寶堂展開勦奸工作；將僞諸橋鎮長許得龍逮捕，接受民衆控訴，繼之以

法。

十月三日 顧縣長率重要工作人員經京杭國道渡運河向本縣挺進，於本月七日晚抵達縣境，民衆聞顧先生已到，大爲振奮。

鄉鎮長人選，續發表沈墅鄉夏通元；樂農鄉顧乃鏘；路仲鎮長馮湧泉，許村鎮長楊鳳輝；周王廟鎮長孫懷鈞；馬橋鎮長閻人福同；丁橋鎮長周之屏；濮橋鎮長朱達人（諸橋、丁橋一帶爲當時活動中心。）

十月九日 縣政府通令各鄉鎮禁止苛捐雜稅，並一切不法攤派。民間歡聲載道。

十五日 奇襲北浦橋。北浦橋位於硤石至丁橋水道中心，沿河所有橋樑均經破壞，兩岸築有籬笆，日軍於北浦橋橋堍建有營房一所，碉堡一座。內駐日軍一小隊七名，班長日比長明。欲打開封鎖線，必須將此一據點摧毀，經顧縣長與區長沈永香、大隊附楊建等縝密設計，於十月十五日夜由楊建率領突擊隊長張關榮、隊員周鈺臣、褚關林等八人前往北浦橋依計劃突擊，此役除敵班長外出未在外，其餘七名日兵，均遭格斃，鹵獲輕機鎗乙挺，步鎗五支，擲彈筒一個，電話機乙架。我方張關榮面部受傷，馮麒麟手指受傷，餘均安然。戰果輝煌，民心大振。滬杭線日軍均知楊建其名，僞軍更大起恐慌。

十一月七日 硤石區長沈永香率區自衛隊攻擊伊橋背後鐵路以南之碉堡，工作順利，碉堡破壞後，未

再修復。

十一月二十二日

海鹽縣長汪錫康隨帶五十餘人，平湖大隊長謝友勝、黃百器（即双鎗王八妹）率兩分隊及其他輜重物件等七十餘擔，自後方到達崇德縣邊境，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夜由本縣部隊護送過滬杭鐵路，是時鐵路兩邊均有籬笆及電網，且每五十步放一農民哨監視，每一華里築有日軍碉堡設哨瞭望，戒備森嚴，本縣大隊長俞文奎正患痢疾，由大隊附楊建率幹員將農民哨制服，並在鐵路兩側架設機鎗掩護大批人員過路，歷時二小時之久，其間曾有一列車通過，誠屬驚險萬分。過路後再由駁船渡河，經祝家場至簾橋，保長朱保香以米粉糲子慰勞，時已黎明，即行軍至野貓洞。敵人得農民哨報告，謂國軍六、七千進入路南，乃調集杭州至王店沿線日軍，由硤石斜橋分五路向野貓洞出發，我方獲此消息，立即向海鹽縣境西聖埭方向急進，終於在西聖埭附近遭遇敵人，展開激戰，本縣楊大隊附身先士卒，掩護友軍，致受重傷，後經章維良醫師悉心治療，得獲痊癒。

二十四日

縣自衛隊經與敵激戰挫敗，大隊長俞文奎患痢臥病，大隊附楊建身負重傷，士兵亦疲憊不堪，顧縣長命程森士代大隊長職務，將部隊迅速移至鐵路以北整訓，（時適敵軍又掃蕩崇桐地區，與崇德縣自衛隊在駐地被圍，激戰一晝夜，崇德自衛隊第一中隊傷亡殆盡，本縣亦死傷分隊長及士兵四名，乃向德清方向含山轉進，至卅三年二月始重行由周王

廟過路向縣府集中。）

十二月 鄧墅廟僞軍宋分隊長，斜橋僞軍戴渭書，敵憲兵隊密探長周正霖，均派人前來，表示願效忠國家，在反正時機未成熟前，當供給敵軍動態情報。

三十三年

一月九日 據報鄰縣游雜部隊長孫英傑，將至路仲搶劫，我方如派自衛隊前往防衛，定必發生衝突，造成不幸後果，乃密飭斜橋僞軍戴渭書馳往增援（平時路仲鎮僅駐僞軍一班）以偽制盜，孫部卒未來犯，路仲鎮得保安全。

二月十四日 由各鄉鎮徵集本縣青年參加抗日行列報名者達二六八人，在余區廟集合整編，一部份編入縣自衛隊，由程森士於縣境內訓練，一部份開赴後方，至於潛泗洲殿訓練，成立縣自衛第二大隊，由楊建負責。是日中午請各鄉鎮長及隊員在余區廟大會餐。

二月 建立前後方電訊，初期以陷區流動性太大，電台無法設置，由褚克昌、程家琮負責流動收發，後方委托一區專署電台台長陳福康負責，每日前後方通報兩次。其後電台台長由程家琮擔任。

十八日 召開第一次全縣國民學校校長會議於金石壩，參加者諸橋國校校長錢士琪、阮濱國校校

長張以坤，濮橋國校校長朱永泉。本縣自陷敵手，除硤石、斜橋、長安數大鎮敵據點內有少數學校開學外，所有鄉鎮小學全部停頓，失學兒童比比皆是，情況非常嚴重。

二十一日

袁花區自衛隊在區長沈永香率領下於晚二時突擊袁花鎮，焚燒偽鎮公所，擊斃偽軍多人，俘偽鎮公所職員陳自明一人。

二十一三月

黃灣、袁花、金石墩、祝家場、鄧聖廟、大乘廟等小學均次第成立。預定本學期成立八十所，並恢復縣立中學。

三月

成立難童教養所於馮家小橋耶穌堂內，由教友朱淑英負責，長老馮寶香任副主任，收養難童一百二十三人，即勝利後縣立育幼所之前身。

五月二十七日

兼城區區長程森士率區自衛隊突擊海寧城東門碉堡，斃偽軍兩名，俘日軍一人（查係韓國人），鹵獲步鎗三支，囚藏俘虜於簾橋小屋內，派自衛隊士兵管守。後該俘虜之姘婦姚美珠（海寧城內人）前來探望，守卒同情其情深，准予入內交談，孰知此獠兇狠，不念情婦之義，乘守兵不備，以手鎗將姚女擊斃，並擬越獄，終為守兵格斃。

六—七月

籌備開征田賦，以作縣庫正常收入，田賦底冊遠在慶元，乃召集全體「界房」由彼等供給田賦底冊副本，除土備塘以南海塘以北因受海塘坍塌影響，海水倒灌，收益頓減，故全部豁免外，其他由各區署負責征收，頗為順利。

八月

積極搶修海塘，在顧任未推進前，已知海塘決口有十餘處之多，涵洞潰決者有三處，所有魚鱗塘，幾全部爲海水冲毀，不肖之徒更盜取塘樁木變賣，塘身坍塌更甚，以致海水內灌，海寧城至袁花塘塘河變成陸地，鹽水東流已到達嘉興地區，田禾灌溉大受影響。顧縣長到職之初，即組織嘉屬七縣海塘搶修委員會，由十區專員朱希任任主任委員，顧縣長任副主任委員，查濟澄處長負責測量，當時規定搶修海塘所需經費，由七縣負擔，但各縣經費自顧不暇，無法負擔，因此搶修工程一再拖延，委員會形同虛設，時屆秋季霖汛，本縣爲維護人民生命財產計，決先築柴塘（石塘內原有柴塘，惟已全部坍塌）。八堡之水泥塘亦有決口。海塘之建築，第一道爲魚鱗塘，第二道爲立體石塘，第三道爲柴塘第四道爲土備塘，滬杭公路即利用土備塘。在七堡、八堡一帶，潮水冲擊最烈，故土備塘內尚有一道水泥塘）但樁木無法取得，過去均用杉木爲樁，柴塘則用山柴樹枝，取自桐廬、建德、富陽一帶，現在改用本縣松柏，栗樹爲樁，柴塘用楊柳枝及袁花黃灣一帶山上之雜樹樹枝，修築柴塘。因塘河淤塞、運輸困難，故均用人力肩挑，所用材料，均以平價向人民購買，樁木均定有長度及粗、細尺寸。

僞政府亦設有搶修海塘機構，負責人陳勝穆，係本縣人，曾托士紳沈勉夫向我方表示，僞方無力搶修，亦不敢搶修，怕游擊隊攻擊，陳已向敵僞建議，我方搶修海塘工程進行

期間切勿加以騷擾，故搶修工作進行順利。搶修海塘打樁技工每日發白米二升，普通鋪柴工人每日每人發白米一升，挑泥則以土方計算，所需經費暫由田賦收入項下支付（歷朝所需海塘工程費均由國庫支付）而當時浙西行署催解田賦甚急，顧縣長乃專程晉省，將縣府移用田賦收入搶修海塘情形，簽報主席。當經主席批示：「一、以田賦款移作搶修海塘之用，姑予照准；二、在中央未核准前准先動支；三、在中央未撥還前，暫不歸還。」故搶修海塘經費本縣人民未負擔分文，而因搶修作工，沿塘一帶居民生活得益不少，經八越月之積極搶修，潰決缺口全部搶修完竣。

上學期增設國民學校，除原有之諸橋、阮濱、濮橋三所外，計六十四所，學校數量超過戰前，學雜費一概免收，貧寒學生書籍亦由政府供給，師資除本縣原有者外，大部向外爭取，來自後方亦不少，敵據點內如長安、斜橋、硤石等所有國民學校教員，大部均爲我方所用，教育科長戴谷晉，經常喬裝進入敵據點視察學校。恢復縣立中學，校址初設於宋家場（湖塘廟附近），校長錢祖吟（本縣青年，畢業復旦），第一學期先設初一年级二兩班，計學生初一，二十三人，初二，十八人，經一年後規模初具，請於潘師範教務主任陳其慶爲校長，學雜費亦免收。並設清寒學生獎助金。

十月十三日 共匪三五支隊由餘姚方面渡江來犯，在敵浦登陸。盤據用里堰、黃沙河一帶，本縣與海

鹽縣政府及挺進隊包支隊長洽商結果，定期圍剿，我方負責攻右翼，海鹽攻左翼，挺進隊負責攻中路，取三面包圍形勢，定拂曉進擊，匪以後援無繼，不支向南岸潰退，潛回四明山。匪據期內曾擄去袁花鎮鎮長許頌人，被禁一晝夜。

恢復海寧民報，初期用油印，後將城內利寧印刷所機件運至金石墩鄉間，改爲鉛印，社長屠琦兼任。

十一月三日 本縣得情報，上海外灘有一意大利乙萬四千餘噸郵輪，經敵軍修竣，升火待發，立電後方辦事處，將此消息急送美軍十三航空隊電台，翌日美機出動，將此郵輪炸沉，魏特邁將軍特來電致謝。

三十四年

一月 鋤奸隊員張阿七鎗殺漢奸姜禹文（姜與漢奸曾祖熙、曾祖衡朋比爲奸）於硤石塘橋河南。

三月二日 召開全縣小學校長會議於藤橋朱保香家，顧縣長親臨主持。（「保香伯」爲本縣公教人員及自衛隊隊員所週知。渠全家對我方人員之愛護與協助，無微不至。匪陷大陸，「保香伯」爲匪所殺。）

九日 成立臨時縣參議會，首任議長居葆輝。

十七日 響應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本縣普遍發動知識青年從軍，小學教員郁漢章、朱友

良、陳子鶴暨胡大鋨、俞伯良等一百餘人踴躍參加，縣府於十七日在諸橋小學舉行盛會歡送。

五月

顧達一氏當選省黨部委員，省黨部執行委員會決議派顧兼任浙西辦事處主任，故縣黨部書記長及縣長職務必須辭去，省府一時未能同意，經幾折衝，縣長由浙西行署第二科長凌華繼任，黨部書記長仍由程森士擔任。

七月

凌縣長率主秘何丞，秘書吳志遠等到職，發表民政科長暫由教育科長戴谷音兼任，財政科長張楠建設科長楊燮才、自衛大隊長俞文奎，縣地方行政幹部訓練所教育長由程森士兼任，城區區長俞祥林，長安區長張國仁，硤石區長沈永香並兼袁花區長。

八月十四日

時浙西地區敵軍正大舉掃蕩。敵後地區亦狼奔豕突，竄至於（潛）、昌（化），海北我政府根據地，更均受包圍、縣府正準備化整為零，採個別潛伏活動方式，全縣小學教員正在金石墩訓練，距結訓僅七天，由自衛隊戒備，但隨時作疏散準備，旋深夜傳來消息敵人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歡聲雷動。各單位集中縣長所住之民家，商討接收事宜。縣政府於八月十五日即推進至城區海寧，小學教員暑期訓練亦提前結訓，結業典禮於當日下午四時在縣城舉行。

十五日

十六日 縣長凌華派程森士率自衛第二中隊接收硤石；戴谷音率第一中隊接收長安；屠琦接收斜

橋，民衆隔道歡呼，途爲之塞，日軍均退居營房。凌縣長於十七日進駐硤石，佈告安民。

富 陽

資料：王懋勤
補充者：章禾田

二十六年

八月

上海抗日戰爭爆發時，本縣縣黨部常務委員李寶濂，縣長沈奇已早會同地方人士組織抗敵後援會，從事動員民衆，準備非常。

十月十五日

沈縣長因與警察局長姚祖虞互控去職，新任縣長王懋勤來縣接事。

十二月五日

省政府改組，卸任民政廳長閻幼甫於移交後過縣。

二十三日

拂曉前省府黃主席由杭州退下，撤向桐廬。下午二時一刻，保安處長宣鐵吾過縣轉赴桐廬。

開始破壞杭富公路。

二十四日

下午三時許縣城被敵軍第十八師團所陷，富城民衆及政府官員由王縣長率同下於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半轉進場口鎮，並於場口設縣府臨時辦公處。

二十七日 中央派國軍七九師在富春江南岸駐防，阻止敵人南侵，安定江南。

二十七年

一月十六日 國軍七九師二三七旅，黃昏時由程文附近渡富春江，十八日午後向富城外圍敵攻擊，先後復女山、來龍山、師姑坪及以南高地，敵我均有傷亡。

浙保蕭翼勉指揮官增防江北湯家埠、程文、金竹嶺一帶，及江南太平鄉沿江，當時本縣人吳榮松小名吳阿民曾留學日本，故通日語，曾任本縣基幹隊長，當以日語與敵打交道，有供敵人情報嫌疑，事爲湯家埠駐軍大隊長黃鑄吾獲悉，深夜派兵捕獲，解送指揮部，旋在太平鄉石珠場槍決。

二月十日 縣長王懋勳離職，由陳學平接任。

三月 我軍屢施反攻，敵約三千來富陽增援，以滕山古田爲指揮，並與以鈴木爲指揮之餘杭、留下所增敵遙爲呼應，以應付我軍之反攻，期鞏固杭州據點。

敵機五架由杭州起飛，在晨九時許轟炸大源鎮，投重磅炸彈十五枚，居民葉亞馨全家六口盡被炸死，其他鎮民亦死傷多人，鎮民悲憤填膺。

四月 我國軍七九師挺進杭嘉湖三角地區（杭縣、德清、崇德一帶）游擊，第十九師來縣接防。

五月

第四區專員兼浙江省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司令趙龍文率二個總隊駐防本縣江南各鄉鎮，軍紀嚴肅，軍民融洽，趙司令爲期軍民達成一片，發動組織鄉鎮服務團，以加強偵察、防奸、嚮導、破壞、自衛等打擊敵人之工作。

敵犯石灰山時，在沈場擄去嚮導二人，一在鹿山被殺，一名潘木土（東陽人、業木匠、遷居本縣已二十餘年）師先烈殺敵故事，導敵至我軍埋伏地——斷頭塢，敵被殲滅，潘木匠亦壯烈成仁。

九月十八日

我第一支隊第一總隊第二隊由關家堰渡錢塘江，突擊金沙港僞軍，俘獲人槍七十餘。

二十八年

十月十日

敵人進犯東洲沙，駐軍趙司令認爲該地重要，上可控制富城敵軍，下可監視杭州敵人之行動，故決心死守該地，並親赴戰地指揮，與敵激戰三晝夜，敵我傷亡均重，幸有各鄉鎮服務團奮勇參加戰爭，始擊退敵軍。是役以後，約有一年餘，敵人不敢再犯。

十一月十八日

鄉鎮服務團指導員程仕根係大源鎮雙溪人，駐敵區凌家橋工作，以行醫作掩護，旋爲敵偵悉，捕去施以酷刑，並誘供我軍情報，程不受迫誘，堅不吐實，終於爲國殉職。

二十九年

二月十五日

敵土橋師團及廣野師團強渡富春江，佔領臨浦、蕭山、進迫諸暨，我第一支隊，推進葛村，構築側面陣地擊退敵軍。五月抗敵各支隊奉令改編，富春江南岸由保安團防守。

十月十三日

敵軍大舉攻擊浙東，餘杭出發之師團，經金竹嶺至程文渡江，至場口鎮圍由浦江包圍金華。敵軍於晚間到安禾村時被我國軍在該村附近迎頭阻擊，無法前進。敵繞道越湖嶺而向石板嶺，乃至大章村附近又被我軍十六師攔擊，激戰於九月十三日拂曉起直至十八日晨停止，此役國軍十六師雖損失極重，而日寇亦死傷大半，大章村千餘戶人家在此役中被敵焚爲焦土，民衆被殺者九百五十一人，在三戰區言，爲民間遭災最重之役。

十二月

杭縣周甫鄉第二保副保長蔣洪賢，因公出外，被敵綁架至富陽殺害。

三 十 年

一月九日

敵機二十架於清晨來襲，狂炸里山、靈橋、大源三處，投重磅炸彈一百五十餘枚後竄去敵軍流竄富春江南岸時，真家溪人民李如春、何金水等於奮勇擊斃駐滄頭敵酋梅沃次郎時，李壯烈犧牲，何受重傷，曾由軍風紀巡察團給獎三〇〇元，並分請褒卹，顧司令長官特贈李壯士「殺敵致果」四字，何壯士獎狀一紙。贈字已由省政府轉富陽縣政府製匾宣揚，列入縣祀。

四月

富

陽

偽縣長王揚，二日行經城內市心弄時，爲我預伏之工作人員用鐵棍擊斃，將首級割下，

送往富陽縣黨部。

五月

縣長陳學平調職，由龔鐵浪接任。縣府亦由場口鎮遷移至安禾村嚴家祠堂辦公。

三十一年

六月十七日

敵機九架由杭州起飛轟炸大章村游擊基地，投五〇〇磅炸彈三十餘枚，輪迴轟炸一時餘，此次該村臨時建築民房又被炸燬。

十月十五日

大章村爲諸（暨）蕭（山）富（陽）三縣毗隣之區，山多田少，爲我游擊健兒之適當駐地。晨九時許敵機六架突來偷襲，一剎那間投彈百餘枚，並用機槍盤旋掃射，民衆因已多次受血的教訓，多迅速趨避，故無甚死傷，而駐軍二十一師則頗受損失。

三十二年

四月

周自曾接任縣長。周縣長因縣自衛隊力量不夠，爲此擴充自衛隊一大隊，共計兩大隊另特務中隊。武器裝備與國軍同。十三日拂曉，城中敵軍三百餘人由小宋隊長率領來犯中埠，自衛第一大隊第二中隊長章禾田率部迎擊，雙方戰鬥激烈，周縣長爲保存實力，命令迅速撤退。章中隊長以戰鬥中無法撤退，故奮力抗戰，旋至白刃肉搏，章中隊長身上亦彈傷刀傷疊疊，省保安第一團第一營及時趕到增援，敵始竄退。後縣長以章不服從

命令，將以法辦，事爲浙西行署賀主任揚靈所悉，派員實地調查，經保安團長石鍾麒等爲證，乃以章抗敵奮不顧身事呈報省府，並傳令加獎。

七月十四日

敵深夜偷渡陳家埠，潛入大源，經蔣家門至東山寺，破壞我軍電臺，出小源山口，時已拂曉，我駐山口自衛大隊唐分隊長率部截擊（唐分隊長係大源魁川人），與班長王富山及士兵三十餘名全部壯烈成仁。

三十三年

六月

歐陽烈接任本縣縣長。

敵人正圖最後掙扎，而共匪又由蘇南，皖南進窺浙西，富陽南岸地位重要，故由二十五集團軍派兵一團來駐。

七月十日

縣黨部書記長由李關安接任。

三十四年

四月三日

共匪四千餘人攻我縣政府所在地滄頭村，歐陽縣長率部奮力抵抗，激戰一晝夜，終因衆寡懸殊，縣長及自衛隊最後退至滄頭後山碉堡死守，一面電請駐桐廬之忠義救國軍第二總隊司令馬志超派兵增援，將匪擊向浦江方面竄去。

六月五日 縣政府接省府命令，以歐陽縣長應變無方，免職，由郭兆豐接任。翌日又接三戰區長官

部令，以歐陽縣長職匪有功，傳令加獎。結果，歐陽縣長終拂袖而去。

八月二日 敵軍增兵大肆竄擾，並進向新登、桐廬等地。

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頒敕，宣佈投降，西侵之敵紛紛經縣境撤回杭州。

八月十日 縣黨政機關及地方團體由縣長郭兆豐、書記長李關安等領導下復員回城。

新 登

資料補充者：沈潛龍 葉青
韓宗湘

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抗戰烽火燃及淞滬，縣黨部委員何文獻、周廷采與縣長張任天會同地方各界已於三日前

組設抗敵後援會，發動民衆，準備應變。

十二月二十三日 省黨政機關撤向浙東，奉令破壞通杭州公路。

二十九日 陷富陽敵於本日首次竄陷本縣。

二十七年

一月 國軍開始反攻，第十三師進駐本縣，監視富陽之敵。

二月

國軍六十一師進駐本縣。

三月

六十一師進駐臨安、青山間，向餘杭、瓶窰敵進攻，並有七十九師圍攻富陽，本縣至此漸成後方縣。

四月

十九師進駐本縣。

二十九年

十月一日

韓宗湘接任縣長。（前任縣長曾劍英因案免職。）

九日

昨、今兩日，敵機慘炸本縣。

十一日

敵二十二師團二千餘人，八日由餘杭竄陷臨安，十日會同富陽出發敵，續陷本縣。敵陷本縣後於十一日晨全城縱火，經一日夜之延燒，西門外大街，全成瓦礫，淶渚兩市稍亦被焚。敵於八時退至城郊，與我軍在五里橋、百丈山一帶發生接觸。

十二月

省政府戰時工作指導室統計，本年度敵機在縣境投彈共計一五一枚。

三十一年

五月十七日

敵軍由餘杭陷臨安，續竄至本縣，經分水、桐廬、壽昌前進，與浙贛路經諸暨、義烏、金華及寧波、奉化、新昌、上虞、武義趨湯溪之敵呼應，以攻陷我衢縣。報復美機之轟

炸東京。

三十四年

六月五日 竄擾臨安之共匪，於五月二十九日晚向我竄犯，六月一日竄至城區，二日縣城失陷，六月五日晨我軍猛撲城區，至九日克復重光。

八月六日 七月三十一日富陽敵開始蠢動，初有二十六人竄抵本縣下港，當日退去。二日增至二百餘人，又竄至縣境，我挺三第五支隊曾向敵迎戰。三日增援至四百餘，向我山下俞家、謝家一帶陣地猛攻，迄次晨我軍轉移陣地。五日敵續有增加，晚間分路進犯，縣城旋陷入包圍。浙保獨立支隊及自衛中隊於阻擊後分別退守。七日晨三時三十分許，敵續向防地進襲，旋一股越壠塢山、金竹山竄向分水。八日縣城敵全部向分水，於潛竄去。我旋亦規復縣城。

餘 杭

資料補充者：
沈秉文 徐顯明
楊雲 鄭仕朝

二十六年

十月

抗戰軍事在上海爆發前，縣黨部常務委員吳鼎銘，已會同地方機關團體共組抗敵後援會

十二月

，動員民衆。時縣長周頌西以年老請辭，省府改派賀懋燮來縣接任。

敵軍登陸全公亭後，即分從京杭國道、京滬鐵路會犯首都。首都陷後，敵騎復南向竄擾本省，本縣奉令破壞杭餘段公路。

十六日 省黨部常務委員羅霞天偕同秘書江筱峯等由省來縣，召集各界指導本地區游擊計劃。留一日後繼續向臨安前進。

二十三日 敵由瓶窰沿吳家陡門侵入縣城。我政府人員向富陽、桐廬方向後撤。

二十七年

一月 於潛縣縣長程運啓，率隊來縣游擊。

十五日 國軍實施反攻，二十一集團軍第四十八軍一七三師，攻入縣城。

二月 七十九師於六日又攻入縣城。

國軍兩度攻入縣城，以敵碉堡堅固，砲火猛烈，均未能攻克敵致果之效，旋改變攻堅政策，我軍前仆後繼，冒重大犧牲，於十四日八時復闢林埠，並攻餘杭北門，以孤立縣城。敵受我攻擊，由留下及小和山包圍我軍，我旋撤守至銅嶺頭一帶。

省派吳鼎銘爲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返縣協助軍政抗敵。我軍民共同破壞杭餘公路，以

餘杭

阻敵增援。

敵增兵餘杭至留下線二千，餘臨交通中心之青山亦駐兵三百，指揮爲鈴木，指揮部設城內四明會館。我軍旋亦深入敵後因敵，本縣遂呈膠着狀態。

七月二十四日 冷水橋至新涼亭大道，我破壞無遺。偽府收編之王東麓股匪，紛紛向我反正。

九月 省派來逸民爲本縣縣長，府址設北區太公堂。

二十八年

三月 地方游擊活動展開，王延規、岑先登等在黃湖、雙溪及吳家陡門一帶分別活動。（以前有沈子球之餘、臨、武、孝游擊模範大隊，後經改編。）

十一月 縣政府駐北區後，對西南游擊地區深感鞭長莫及，爲加強組織，派徐顯明爲西南聯合區署區長，徐於二十一日率領自衛隊在南區白泥山成立區署。

二十九年

十月八日 敵軍向浙贛線南犯，爲防我軍側擊，除分向里山村、黃湖、沈家門口、墅村、冷水橋、銅嶺橋等處竄擾燒殺外，並拉去居民甚多。

征收員徐淦泉（四十七歲）爲復編笠帽潭地方田畝捐底冊，遇敵失足致死。

三十年

三月四日 縣政工隊員鄧熙（二十二歲，江蘇無錫），於二月二十六日奉派赴苕北開鄉保會議，商討對敵封鎖辦法，公畢復潛入石瀨敵據點偵察敵情，被敵俘獲，先以警犬咬去其耳、鼻、手指、生殖器及腹肉後，以刺刀戮斃。

八月二十五日 午夜我國軍攻入縣城，至清晨始行撤退。

三十一年

三月 縣長周自曾奉調富陽，遺缺由杭州市長陳純白兼任。

十月六日 我軍攻入縣城。

三十四年

二月 匪軍粟裕部隊由吳（興）武（康）南竄，經本縣太公堂時與我自衛大隊及王志忠部第二營張越才發生激戰。

八月二十二日 縣府由太公堂復員回城。

浙西

八月

十二月

十七日

二十四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十月八日 敵竄陷縣城。

敵陷縣城日，漢奸脅民衆燃香跪迎，惟民衆仍有一人被殺，爲首漢奸徐世祿，經我政工隊捕獲，呈准在當地槍決。

鄉公所任鐵肩在十月流竄中殉職。

三十日

一月 據省戰時工作指導室統計，二十九年度敵機在本縣投彈有九四六枚。

各學校推行輪流供膳制，規定教師在學生家中用膳。

三十一年

四月十八日 美國轟炸敵都之指揮機，於歸途迫降天目山區，有盟軍二人降落在縣境青雲橋，當地有關機關以爲係敵空降部隊，整夜搜索，至次日才行分曉。旋由區署人員，護送至西天目山。

三十二年

一月 吾雲區黨務督導兼區長李關安，於去年四月護送降落縣境之盟國飛行員，安置妥善，由

縣請省黨部浙西辦事處轉請嘉獎。省政府先予傳令嘉獎。

七月

縣臨時參議會成立，由潘奇、吳孔蛟分任正副議長。

八月

二十三日下午三時，餘杭敵由黃湖、雙溪入犯，次日又以飛機多架助戰，增援猛撲，曾被竄入城內。二十五日下午二時重又收復。

三十四年

五月

共匪「新四軍」由武康縣境竄來，並以本縣爲「兵站」，大部向新登竄擾。六月上旬匪自新登敗退，在本縣匪亦陸續竄退。

六月

省派楊維禮接任縣長。

八月

二日起浙西敵大肆竄擾。餘杭敵陷本縣後，繼續向於潛進犯。惟自十四日後，敵人因已宣佈投降，遂亦陸續竄退，楊縣長與書記長戚丹雯，議長、副議長潘奇、吳孔蛟等復員入城。

於 潛

資料補充者：
余烈 沈錫昌
鄭仕朝 羅賢晉

二十六年

八月

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本縣各界即爲全面抗戰之準備。縣黨部常務委員黃達青，於本月會同地方人士，組織縣抗敵後援會，展開各項工作。時縣長爲沈乃庚，對會務進行亦諸多協助。

十月

程運啓繼任本縣縣長。

十二月

吳興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失陷，新任一區行政督察專員汪浩於杭州接任後，指定註本縣辦公，署址設於縣城中街前天目書院（二十七年遷甲子山）。

十八日

敵人於十三日陷南京後，回犯杭州，邑人省黨部常務委員羅霞天，受推經餘杭（曾召集地方幹部會議於常務委員吳鼎銘寓）臨安（在臨安時召集地方幹部會議於玲瓏山）來縣，駐潛州小學。計劃實施發動民衆，準備游擊。

二十四日

敵人陷杭州，在兩翼推進時，犯孝豐之股直竄至本縣之郛嶺，經我軍阻擊後改竄。

二十五日

敵人竄入郛嶺及陷臨安之敵南竄新登時，駐軍第一七六師（師長區壽年）奉命撤守皖南。本縣選縣南馬頭山爲游擊根據地；儲備糧食，裝設收發報機，繼續出版於潛導報。

於 潛

二十七年

一月五日

政府準備反攻，國軍七十九師鄭旅由昱嶺關推進至縣境方元鋪。

縣長程運啓，基幹隊長鄭蘭，率隊游擊餘杭縣城。專員公署視察許競生，民衆教育館館長鄭仕朝隨隊行動。

十一日

浙西游擊幹部訓練班於孔廟訓練於（潛）臨（安）昌（化）三縣幹部，由羅常務委員，汪專員分任正副主任。（十一月辦理第二期，班址設天目山，集訓幹部以安吉，孝豐爲主。）

十四日

上午九時半，敵機來縣轟炸，死民婦及國軍採辦士各一。

四月

十六日

勇士錢文選，在餘杭城外殺一敵人首級來獻，羅常務委員予以嘉勉外，並犒以二十元。省令成立縣抗日自衛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程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經推定余烈擔任。會址設觀山。余副主任旋會同軍事組長魯漢章編訓全縣鄉鎮自衛隊三千五百人，又集合鄉鎮自衛隊幹部一百四十餘人，作全縣游擊演習，至七月間完成。

五月三日

上午八時一刻，敵機一架來襲，投三彈，落縣府後桃花塢田中。

十九日

下午二時半，敵機一架，在城隍廟、西大街各投二彈，燬屋四間，死一人，傷六人。程運啓調蕭山，由沈時可接任本縣縣長。

十月

十二月

省政府遷至方岩後，爲便利對敵政治作戰，來本縣西天目山籌備設立行署。

二十八年

一月

民族日報、浙西日報創刊。浙西日報爲浙西地方黨務工作人員籌辦，社址設棠公山，社長余烈，總編輯沈初白（沈直至勝利後至杭州發刊，未嘗稍離。渠青年時曾割股療親，於潛地方對其孝行甚爲欽佩。）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於西天目山鮑莊設立浙西辦事處。省政府浙西行署，設立於禪源寺。

五月

浙西黨政委員會成立於西天目山鮑莊，主任由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擔任。

九月

全縣壯丁萬餘名，集合棠公山大檢閱。

二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

民政廳長阮毅成，來前線視察縣政。

五月

地方開始舉行興學運動（嗣後絡繹建築校舍者有八處，規模較大者爲波前小學、棠水小學、豐國小學、紹魯小學。）

七月

開辦縣立衛生院，院址設塔嶺脚，院長爲朱學忠。

於
潛

七日 青年團分團勞工招待所落成。參加典禮者有賀揚靈、汪浩、於樹鬚、吳壽彭、韓宗湘、楊慶耀諸氏。

浙西自黨政軍展開工作以後，金融及經濟機構紛紛來縣設立，計北門有浙江地方銀行浙西分行，經理爲張振華，中國銀行浙西分行，經理潘也魯（後陳敦樸），杏花村有浙西鹽務局，局長左洵。

十月八日 下午二時許，敵機五架更番轟炸縣城，中街繁盛之區悉被毀，晚，關帝廟復燬於火。縣政府在北門外搭蓋草屋，收容災民。

三 十 年

二月 縣政府遵省令成立禁賭隊，分天目、方元鋪、麻車埠等三區，從事巡察。

四月十五日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敵機七架，經由臨安竄至天目山上空，濫施轟炸，禪源寺及附近所蓋竹木房屋，盡遭燒夷彈燒燬。

三 十 一 年

二月 地方人士爲潛州中心小學校長金文韶就職十週年紀念舉行慶祝，並捐贈慰籍金，教育廳

許廳長亦來電嘉勉。

三月一日 周俊甫來縣接任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

七月 開辦浙西臨時師範學校，校址設本縣觀山，校長喬殿祥。

三十一年

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四、二十五日敵二度竄犯鄞嶺，爲國軍一九二師擊退。

十一月 省府黃主席來縣巡視，並視察波前小學，聽取校長余烈報告校舍建築及基金籌募情形。

（黃氏返至臨時省會雲和後，即於施政計劃中，訂定三十三年爲「浙江教育年」。）

三十三年

三月 新任一區專員吳壽彭視事（吳原任行署政務處長）。

四月 吳耐冰繼沈時可爲本縣縣長。

三十四年

三月十二日 共匪竄入天目山（匪曾誘騙駐山之美國海陸空軍輔助部江浙特派員白萊菲（Philip A. Bradfield）前往蘇北，幸任義務譯員之二中教員虞爾昌將匪反動傳單譯聞於白，始堅拒糾纏，惟白之聯絡官則終隨匪北去。匪臨去時向白軟硬兼施，要去藥品、卡賓鎗等。）

於
潛

六月

共匪流竄天目山區一都、白灘溪、藻溪等地，經忠義救國軍團長余鈺，浙江省黨員戰地服務團第一總隊長凌華率部擊退，江延齡、吳璜爲嚮導。

七月

縣臨時參議會由方鐘，謝俠培任正副議長。

八月十一日

敵分頭流竄縣城。麻車埠、青山殿一股並竄至昌化河橋。忠義救國軍及突擊營於觀音畈、龍翔嶺一帶予以阻擊。旋日本於十四日宣佈投降，敵十五日亦即於南區退去。

註二：三十年九月十二日民族日報刊登民

族社「天目山被炸追記」稿，記被

焚經過如次：



（攝月四年一十三）存獨爐香前門山只寺源禪之後燬被

四月十五日，那是一個十分晴朗的日子。陽光並不過分炎熱，合乎四月的溫暖；藍色的天幕下，不時有白色的雲層飄渺地挨過天目山的頂峯。

可是，在下午一時半，一個受了敵人指使的沒心肝的漢奸，在一個山谷裏點起一把火，這把火不斷的燃燒、蔓延，竟使這個山頭逐漸讓煙和火籠罩着了。

一時四十五分，七架飛機，從臨安方面飛過來了，它們看見了火，就低飛尋找目標。於是它們就開始人間鮮有的肆虐。

低飛又傾側，炸彈和燒夷彈紛紛地落在地面上，硝煙，瀰漫着四際；空間，溢着硫磺的臭味，隨着，地面上也冒發出紅黑色的火燄了。

這樣半個小時之後，那些敵機，以為已經達到了任務，便洋洋地竄回去了。……

火燄不斷地上升，不斷地蔓延。直到次日的黎明，火才熄滅。

昌 化

資料補充者：徐顯明

二十六年

八月

省抗敵後援會於五日成立後，本縣繼即成立縣抗敵後援會，縣黨部特派員謝拱辰任主任

昌 化

委員，地方機關團體代表章渭、魯宗聖、帥超、嚴且如、謝拱治等十餘人爲委員，積極動員人力物力，準備抗敵。時縣長爲董中生，亦竭力協助。

杭徽公路昌化段，爲軍事要衝，過境軍旅頻繁，抗委會發動民衆組織戰地服務團，由謝拱辰兼團長，徐顯明任副團長，地方人士踴躍參加，協助軍運。

十月十一日夜十二時敵機飛經本縣株柳上空，投擲重磅炸彈兩枚，一枚落於株柳錫礦鍊廠空地，深及一丈，並未損毀建築物。一枚落於農田，毀損部份小麥。

十二月首都淪陷，敵回犯我杭州省垣，十五日奉令杭徽公路徹底破壞，自昌化接官嶺至昱嶺關之一段，動員民工晝夜破壞，（白牛橋、七星橋、六子橋、頰口橋、五聖橋，均係古代石製涵洞大橋，破壞不易，乃先雇工鑿洞石，必要時再行爆破，幸敵人未流竄至昌化，故橋樑依舊，古蹟及交通亦得保持。）

二十七年

一月

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奉令反攻，派荷孔嶺爲游擊總指揮，楊曉軒爲旌、續、昌、於、臨地區司令，本縣縣長董中生爲昌化地區游擊司令。

情勢轉緊，昌化杭徽公路就近居民，所有糧秣移藏深山，並編組游擊隊準備應戰。

省黨部常務委員羅霞天，一區專員汪浩，辦理游擊幹部訓練班於於潛，本縣派王蟬，陳

四月

陣等青年十餘人參加受訓。

南京陷後，我軍均退集皖南，惟九十八師前哨駐昱嶺關，浙西幾無國軍。自游擊戰開始，九十八師向於潛縣境推進，由七十六師進駐本縣。本月，七十六師向天北長興縣境推進，本縣已成一後方縣。

二十十八年

八月

抗敵戰火遠離本縣後，政府與地方除仍訓練壯丁，加強自衛力量外，並積極興辦教育，計全縣十五鄉鎮，一百四十餘保，每保均成立保國民學校，每鄉鎮成立鄉鎮中心小學，由地方自籌基金，建築新校舍。又發動掃除文盲運動，辦理夜間補習班，以識字教育五十歲以下男女。

十月

自二十七年籌設縣立初級中學，本學年在湯家灣完成新校舍，正式成立，委陳鴻文爲首任校長。復在三民鄉成立師資講習班，輪調各小學教員受訓，由章渭主持辦理。

本縣自遭洪揚亂後，政府向租南門民房爲辦公之所，二十五年辦公處遭共匪燒燬，仍租民房應用，縣長董中生以政府不可無永久辦公處所，發動捐獻，在縣城舊址，興建縣府大禮堂及各科室辦公廳，並建「寬廬」，接待賓客，本年十月全部完成。

二十九年

四月

縣黨部奉令改派沈克勳爲整理委員（後改派厲識民繼任），因房屋受敵機轟炸受損，遂發動全縣同志捐款興建，不一年新廈落成。

十月八日

敵寇攻擊浙東，爲牽制我方兵力，動搖人心，除分陷臨安、新登等鄰近各縣外，並在本縣投彈肆虐，計縣城西門及縣府後曠地投彈，三十餘枚，死亡二人，傷數人，房屋亦稍受損失。

三十年

縣黨部召開全縣代表大會，陳文藻當選縣執行委員兼任書記長。

抗戰方殷，後方軍運頻繁，各區成立



昌化縣參議會全體同仁（本圖雖攝於三十五年五月，惟當時會戰時成立。）

軍民合作站，辦理軍糈及輸送事項，征調民伕運送，晝夜不停，統計每一民伕，每月須服役二十天以上。民衆雖負荷奇重，但爲國效力，從無怨言。

法幣開始劇烈貶價，市面並無影響，因本縣自抗戰之始，杭徽公路破壞，商品來源稀少，卽奠定農村社會自耕自織不求外來商品調節之經濟基礎。民糧不足，則開闢山地，多種旱糧以彌補，山核桃油及土布土綢各日用品自給有餘，尙可供應鄰縣，所缺者僅食鹽一項而已。

三十一年

一月

鄰縣安徽績谿荊州地方，本爲土共老巢，時向本縣竄擾，自抗戰開始，受匪黨上級之指示，暫時平靖，本年來情況又變，利用地方派系，製造磨擦，反對政府征兵。政府調遣自衛隊圍剿，則逃逸無踪，本縣馬鵠、浙門兩鄉，受害非淺。

七月一日

嘉屬七縣臨時中學成立於縣境頰口鎮，沈大瓚（嘉興人，北京大學畢業，曾任省立二師教員及嘉興教育局長多年）爲校長省立浙西三中亦遷至河橋鎮。校長爲沈成震。

三十二年

四月

中央派邑人陳詒爲杭屬黨務督導。

六月一日 縣黨部於三月召開第十三次全縣代表大會，經選出徐顯明等爲縣執行委員，徐旋奉囑兼任書記長，本日接事。

七月 政府爲推行地方自治，本年四月開始籌備縣臨時參議會，本月正式成立，議長陳文藻，副議長汪本深。（全體議員在第五次會議時，攝有照片，茲製版刊登於後：

十月 昌化縣長改派方元民接充，卸任縣長董中生，在任六年，頗多建樹。

十一月五日 昌化縣黨部爲適應戰時工作，召集全縣基層幹部及區分黨部委員一百八十餘人，借用湯家灣余氏宗祠集訓一週，省派余烈來縣主持。

三十二年

二月 浙江省黨部主任委員羅霞天蒞臨本縣巡視。

四月 邑人陳貽奉中央令派督導浙西黨務及糧政，蒞臨本縣後，由縣黨部書記長徐顯明偕同至本縣各鄉鎮，實地視導，對駐地軍政單位加強配合與聯繫等問題，解決頗多。

二十五日 浙西行署遷至本縣湯家灣辦公。十八日至二十五日舉行行署成立七週年盛大紀念會，同時舉行中正堂落成典禮。

五月 本縣人口僅八萬餘，雖地廣人稀，而因山多田少，糧食生產不足，抗戰於茲，駐節本縣軍政三十餘單位，供應軍糧及勞力，不勝負荷，地方首長一再向上峯呼籲減少征兵配額

以留民力，並維持生產，承上峯顧及事實，酌減負擔。地方政府並全面督飭各鄉鎮利用山地推廣雜糧生產，民食得以維持。

三十四年

三月

盤據鄰縣績谿小九華之土共，日益猖獗，戰區司令長官指派國軍一團與浙西行署及本縣地方自衛隊合力圍剿，進剿以前，先命昌化、績谿兩縣黨政軍首長，定三月二十五日在匪根據地開綏靖會議，圍剿部隊於三月二十三日各達目的地，取包圍形勢，二十五日拂曉，越山搜索前進，中途至菊基田羊腸峻險處，遭遇匪民兵隊強力抵抗，匪兵居高臨下，我方槍彈無法射入死角，乃由本縣自衛隊繞小道截其後路，用手榴彈及機槍掃射，匪兵潰退無路，當場生擒四十二人，獲土槍土炮等數十件，於是一直前進，未遇抵抗，至荊州國軍已先到達，乃集各方首長舉行綏靖會議後各自回防，從此匪擾暫告平息。生擒四十二匪經向昌化縣黨部辦理自新手續，併短期訓練後，仍回原居住地各就各業。

四月

共匪圖接美軍登陸，由蘇境來犯浙西，我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李覺奉令防剿，駐節本縣，總司令部借用昌化縣黨部辦公室，忠義救國軍鮑步超部隊駐河橋，戴笠將軍經常往來於本縣及淳安一帶。

八月

四日悉由富陽出發流竄至新登之一股敵人，似有至本縣之企圖，本縣即發動全縣民伏搶運倉儲軍糧，十二日敵人果由分水縣竄至本縣南區邊境，十三日拂曉離河橋鎮二里許地方，即與我忠救軍發生遭遇戰，七十九師即趕至敵人之右側雲浪村堵截。接戰一日，晚八時槍聲漸稀，我軍駐原陣地未動，敵人退往山林中。十四日上午十時得居民報告：在縣城隔河對岸朱穴塢，發現敵人二名，我方曾估計敵人可能繞山徑小道直撲縣城，早已佈防以待，但久待未見敵兵前來侵犯，河橋鎮方面戰爭亦未復起，及至下午三時許見敵方舉白旗並派使者來，由我前方部隊遞解至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部，始知日本天皇已命令投降。抗戰勝利，一旦來臨，消息不脛而走，全縣人民歡欣若狂，鞭炮之聲數日未絕。一時並有「抗戰起自蘆溝橋，抗戰結束在河橋」之謳歌也。

嘉興

資料補充者：

周揚譽
徐洪興
蔣嶸華施仁保
馮之升
嚴一萍陳治平
蔣菱菲

二十六年

八月八日

自「七七」蘆溝橋事變起，地方各界莫不悲憤填膺。惟盱衡大局，知以生命捍衛國族之時機已經迫近，故浙江省抗敵後援會於八月五日成立後，本縣各界即於八日組織縣抗敵

後援會。時駐縣最高軍事機關爲蘇浙邊區主任公署（主任張發奎），行政機關爲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王先強），縣長爲翁樺，縣黨部常務委員爲朱振凡。

十六日 敵機於上午八時四十分來炸城南之國界橋飛機場，爲敵機炸縣境之始。

時配屬第八集團軍之高射砲連劉連長鍾楨，已於七月下旬運砲抵縣，安置砲位於瓶山及鐵路橋，當即發砲射擊，一時閃光點點，奔向敵機。亦爲縣民見向空攻擊之新武器之始。

十七日 上午八時迄十一時，敵機先後來六架，在車站附近投四彈，二燒夷彈，毀救護車一輛。環城馬路迎紫里亦中彈，死傷各一。

十八日 敵機三架在王店投三彈，一落草白場，一落朱乾泰布莊前市河中，一落外廳旗。戰事爆發，嘉興爲接近戰區地帶。專員王先強係屬文人，過去與駐軍機關爲職權爭執，不無隔閡，故省府改調任一區專員（吳興），遺缺由保定前輩青田人杜偉接充。

九月十二日 嘉興區十縣（第二行政區）抗敵後援會，於下午二時開首次會。

十七日 （陰曆中秋節）上午十時半敵機四架來襲，至十一時逸去，投彈三枚於車站角里街口（昇平樓茶店輪船埠頭附近），鐵路橋洞死婦女一人，傷三人。

二十八日 敵機六架於十一時半飛嘉興、硤石窺伺，經我高射砲擊傷一架，落於屠甸寺北喜寧橋。敵機爲圖搭救航空員，下午屢飛嘉、寧、崇、桐一帶，警報迄夜始解除。

十月三日 下午二時半敵機八架來炸，投彈二十餘枚，毀貨車四輛，車站貨房、月臺、站長室均受損，死難民七，傷十二。

十一日 松、嘉戒嚴司令部槍決律師周泱（住大年堂後），及江北人徐英（住南門河東街）罪名爲通敵。周爲新豐高家埭人，留學日本，並曾娶日婦爲室。平日生活不甚檢點，道德觀念亦較薄弱，雖爲高等智識份子，地方人士對之不予重視。致招惡果。

十二日 晨九時敵機三架來投彈，炸燬第三難民收容所，死三人，傷二十一人。在民豐紙廠上空以機槍掃射，並投一彈。又在塘匯轟炸省電信局材料船，死三人，傷七人。以後又來四次，並在雙橋鎮投彈四枚。

十三日 上午十時，敵機五架由東來襲，在車站投重磅彈十一枚，毀兩旁月臺，北面天橋，路軌及電報線亦受損。蘇嘉路亦落一彈。

十四日 晨八時至十五晨零時二十分，共發警報十九次。第三次警報時，有敵機三架沿運河以機槍掃射。

十六日 晨八時半，敵機炸我傷兵及難民車，投七彈未中。傷兵、難民奔出車外時，敵機用機槍追逐掃射，死傷四十餘人。

十八日 槍決男女漢奸高子松、劉正、劉周氏、陳杏生等四人，其罪狀爲施放毒藥，破壞交通，偵察軍情等。

敵機一架，在王店
投彈三枚。

二十三日

敵機先後四次來襲，第四次三架，於下午一時在車站投六彈，燬民船一艘，路警宿舍全燬。

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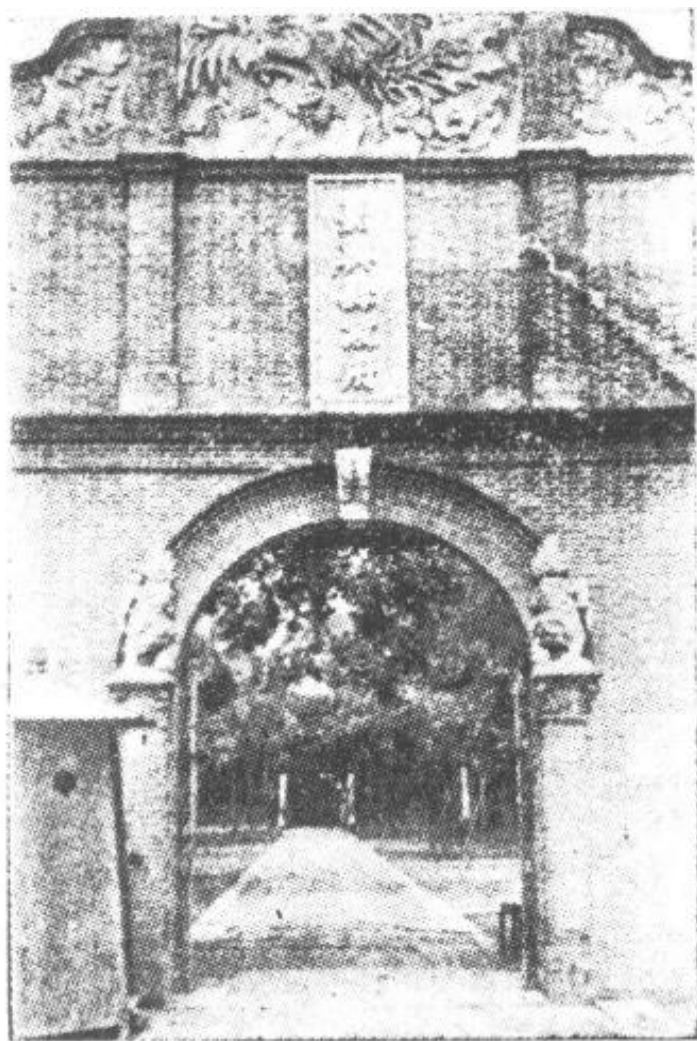
上午十時敵機將東門郵局炸成平地，並波及苗圃及路軌

，下午二時五十五分，又向民豐紙廠投四彈，燬屋二十餘間。

十一月五日

八日

敵人由全公亭偷渡登陸，海面敵艦掩護敵軍，「隆隆」炮聲中，城內亦時感震動。敵開始用不需俯衝之雙引擎轟炸機，於八時半即分批來炸，縣黨部、縣政府法院均全部炸成瓦礫堆（惟在縣政府後院之防空室仍無恙，故專員、縣長始終在室內與外界連繫指揮）。其最慘者，為天主教仁愛堂辦之育嬰所被炸，因該堂用水泥鋼骨建築，是以壓在



府政縣興嘉之前燬被

底室之嬰孩，無法掘出，而因轟炸終日，人員又多疏散，故施救乏人，嬰孩啼聲時由鋼架空隙中傳出，慘不忍聞。

日中已無市，晚間塘灣街一帶有二小時許之夜市。時電廠已不再發電，故夜市中只見搖曳之煤油燈光。

十四日 敵機先後六架，分四次來襲，北大街中八彈，毀民房二十餘間，燒夷彈一，燬民房四五間。

十五日 專員杜偉與縣長翁樸，離縣城由杭善路向濮院撤退。

十九日 敵人由蘇嘉路、杭善路、平嘉路等三路竄犯，我軍政完全撤退。（註一）

縣軍運代辦所副所長柏拔山（三十七歲），縣政府科員陳毅生（二十七歲，江蘇睢寧），事務員范覺生（二十八歲，安徽潛山）、翁希文（二十三歲，泰順）、王維亮（二十三歲，泰順）、董仲儒（二十二歲，泰順）、書記陳民敦（二十一歲，青田），奉命駐守新塍，爲吳江來敵所襲，慘遭殺害於西柵財神廟。

新塍流氓郭劍石在蘇嘉路迎接敵軍，自稱蘇、嘉、湖維持總會會長，並自兼嘉興維持會長。會址設於新塍鎮觀音橋東屠榮襄宅。各鄉鎮委派分會長，其分子以吃鴉片煙之墮落者及田賦征收人員爲主。

十二月

郭劍石向日人引見徐樸誠。

各地盜賊蠭起，每至黃昏，犬吠聲及哭喊聲，此起彼落。

二十七年

一月

律師姜維賢，於政府撤退前，受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部之委，番號爲嘉屬義勇軍。時敵軍僅佔據鐵路線，故姜得逐漸部署，旋在興善寺成立嘉屬義勇軍第一總隊，並將總隊部設於李大康橋繭廠內，乘農曆小除夕（一月二十九日）突擊鳳橋偽維持分會，將會長吳老三擊斃，公開號召游擊。

三月

國軍第六十二師渡江至海寧、海鹽境游擊（師長陶柳、旅長袁西初、政治部主任侯暢），風聲所播，民心大振。

嘉屬義勇軍先後成立五大隊，第一大隊長姜維賢兼，活動區爲鳳橋；第二大隊長王志元，活動區爲漢塘；第三大隊長彭輔鄉，活動區爲新篁；第四大隊長陳寶善，活動區爲新豐，第五大隊長周問查，活動區爲王店。

漢奸郭劍石失蹤，傳爲徐樸誠所殺。因彼此期在敵人前爭寵而發生矛盾之結果。

四月

漢奸高鵬志受抗敵喉使，潛至沈蕩，企圖籠絡義勇軍總隊長姜維賢。姜將高扣住，解送國軍。

嘉

興

七日 駐鐵路十七號道房敵兵四名，至餘賢埭偵察，爲駐繭廠中之義勇軍勇士柏德福用木殼槍襲擊，當擊斃二名，二名被兇脫。晚間敵兵分從海鹽塘東西來攻。翌晨並焚燒全鎮。

十七日 勇士袁雅君率伴在新篁鎮市梢，擊斃由新豐來之敵兵三名，敵調查多時，探悉失蹤地點在新篁，（農曆三月二十七日）遂來焚燒全鎮。（註二）。

二十九日 偽縣署成立，地址在集街民報社隔壁，偽知事張熙民。偽財政科長伍熾民，偽建設科長沈翰卿。日人美龍島爲參議。

五月三日 省政府舉行九九九次會議，派趙熾代理嘉興縣長（趙爲湖南邵陽人，原任二十八軍副官長）。

省黨部派陸志棠爲特派員。

八日 國軍由民衆導引協助，破壞滬杭鐵路九八號鐵橋（在嘉興、王店間）並拆除鐵軌十二根。王店至沈蕩、嘉興至鳳橋、平湖至新豐等處之水陸交通，亦在國軍及義勇軍與民衆之合作下，破壞阻塞。

十一日 我游擊隊克復新塍鎮。敵人在北門柵堰橋一帶，加強工事，防我襲擊。（註三）

二十六日 敵圍打通平嘉公路，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連續向我十八里橋攻擊。

六月 滬杭線敵軍每晚受我攻擊，軍心恐慌，故晨晚必放炮數十發以壯膽。

縣長趙熾偕同秘書王子通等文武工作人員，於十二墩渡江至海寧黃灣，來縣視事。縣政府設於鳳橋審瀾廠。時鳳橋區公所（區長鄭永年），鎮公所（鎮長吳運乾副樊關德）及鳳橋小學校（校長俞笙和）均已執行二作及開學。

敵軍於五月十九日攻陷徐州後，逐漸將軍力抽回江南，冀圖向游擊區進攻。惟以霖雨連綿，近港汊處汪洋一片，故無法活動。

七月七日 敵軍會犯海北各縣游擊地區，六十二師吳營駐於鳳橋，由曹莊開始迎戰，旋退守河南橋，激戰至九日午，始於石佛寺北將來犯敵人擊潰。

三十日 敵大規模進犯游擊區行動開始，以圖消滅我野戰軍。犯本縣之敵，先佔我外國之餘賢埭、曹莊、十八里橋、焦山門、竹林廟，向鳳橋作扇形推進，我軍予以阻擊後，於次日退出鳳橋。（在此役中鳳橋東市被焚）

八月二十日 敵人第一次出動強大兵力之所謂「掃蕩戰」，於上月杪開始，至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敵又連續放棄海鹽、乍浦。本縣社會秩序，又見安定。

九月 駐軍六十二師南渡整理，由省抗衛軍第五支隊（支隊長鄧器光）接防。

十一月 黨務特派員陸志棠請辭，省黨部派許敏中繼。

義勇軍軍需王燮熙，東柵鎮人，在山浜爲敵所俘，慘遭挖心殉難。

二十三日 我武裝婦女營，今晚初次出征，會同青年營一部，襲擊滬杭路之王店站，槍聲徹夜不停。

二十八年

一月二十三日 新塍區長許仲安，率自衛隊出發，為游雜部隊范春生襲殺於妙智橋。

二月 二十三日敵入攻擊駐軍第五支隊，同時並分犯我新篁、餘賢、鳳橋、石佛寺。至二十八日始退回原據區。

三月 縣城淪陷後，鄉鎮小學畢業生無法升學，縣政府籌設臨時中學於胡庵，由王承弼擔任校長（王畢業復旦大學商科，在敵入侵前任商職校長）。

四月 嘉屬義勇軍改編為抗敵自衛總部第七支隊，渡江整訓，其駐地在上虞五車堰一帶。縣黨部組織改書記長制。原負責人許敏中出任平湖縣長，遺職省黨部派王梓良繼任（王於縣政府未重建前，任行動委員兼宣傳組長，縣政府成立後，任政治科長，政工隊成立，復兼隊長）。

五月 國軍六十二師進駐吳（興）崇（德）桐（鄉）區，為擴大該地區活動範圍，派隊與我王店區長周問寰，將橫跨運河塘之陡門橋破壞，橋下築壩阻塞。

國軍與我王店區長周問寰，連續破壞蓮花橋之鐵路交通及杭善公路。以便利我軍之圍攻桐鄉。

抗衛第五支隊調江南整訓，由第六支隊（支隊長徐志餘）接防。

縣黨部與政工隊送第一批青少年赴後方求學，由曹憲章、計宗均率領照料，青少年有袁樑、袁棟、屠士華、姜壽柏、許大綱、計士勇、張文華、馮師通、馮師修、張景芳、張景平、吳漢卿、徐元和、徐洪興、武樹錦、唐建篁、曹雪珍、吳國瑞、吳繼忠、周揚譽、吳育才、葉文雄、張德芳、徐善堃、吳善良、王駕、阮意青、吳文秀、高永祥、計秀璋、邱靜英、陸家駒等。由海鹽渡江至雀嘴，再轉紹興，借廬紹興中學。商由校長沈金相氏（邑人）設法安置，繼續學業。

偽知事沈翰卿（於二十七年九月，由偽建設科長繼張熙民出任斯職）爲我勇士刺殺於西挺橋堍。其子同車，亦同彈斃命。勇士當時即潛出城區封鎖線，安返新塍。（註四）

十一月
省政府爲與敵展開經濟鬭爭，派員來縣收購存繭。

十三日
縣政府秘書王子通（五十三歲，紹興）因被敵俘，脫險後刺激過度，心臟病發，亡故於鳳橋區章家埭。

二十九年

一月五日 敵僞四百餘人，拂曉潛入鳳橋，分股包圍審灣繭廠（縣政府所在地），徐八房宗祠（政工隊所在地）及油車街（自衛隊所在地），焚殺掃射四小時餘，我殉難者有縣警察隊江錦榮，戰時政工隊錢學能（二〇歲）姚奇偉（二二歲，海鹽），錢益強（二二歲），彭漢玉（二一歲），陳雲華（二四歲，平湖，女），戴蘊芬（二六歲，女），唐棟（二二歲，女），張文華（女），任漁樂（海鹽，女），省黨部戰地工作團毛履性、呂福謙、盧士坤、程效鵬、潘仁愛、翟輝，縣黨部鄭品銑（二七歲），縣自衛隊高德富，六三軍郵局張天海及徐八房屋主徐君等，至午時，始運載被我擊斃之敵僞軍屍體竄歸。

五月

王店敵西向竄擾，區長周問寰不幸在斜港橋附近遭遇，在射擊中殉難。周氏忠誠勇敢，機智壯健。北伐前，太湖土匪向南搶劫，爲周率領地方壯丁在泰石鄉擊沉一船，餘匪即行竄歸。十六年孫傳芳敗軍入該鄉圖掠者，均爲其繳械。故泰石橋之保衛團遠近聞名。二十年絲綢衰落時又改良機織，以利生產。敵寇侵入，初參加義勇軍。政府推進，即受委爲區長，並運制成立自衛大隊兼大隊長。該區與縣政府有鐵路之隔，賴其忠誠智勇，沿運河以南得安定推行政令。自周殉難，該地區即有失去重心之現象。

嘉興敵至曹莊竄擾，遇嘉興人報送報僮胡關榮，逼其引路，胡堅予拒絕，爲敵用刀刺入腹部殉難。

六月十五日

平湖敵捉船四十餘艘，竄據我棲鳳埭三日，搶去汪姓絲廠絲三擔，乾繭四百擔，及附近居民之土絲、豆、米等。居民被殺二人。

十九日

嘉善敵於拂曉時竄擾我悠廣大橋及神農浜、桃花浜、四處洗劫，以黃廷瑞家損失最重。

二十二日

嘉善敵竄至徐步橋劫香煙錢鈔。

八月

教育廳爲便利浙西青少年脫出游擊區，繼續升學，於餘姚馬渚成立第四臨時中學。縣黨部與政工隊送青少年俞斯信、俞坤華、周揚廉、來錫年、翁季賢等十餘人前往升學。由顧毅夫照料，取道乍浦、渡江經滬海所前往。

九月

黨政繼續搶送青年至後方升學，插班生陸逸華等一批，於八日渡江護送至天目山外，初中生沈奎麟、錢載鎬、吳瑞仙、沈治中、于桂芬、于祖榮、徐國樑（後病故紹興）等二十餘人，由縣黨部幹事姚寶琮護送至餘姚第四臨時中學入學。

十一月

縣長趙熾奉任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所遺縣長職務，由王梓良接充。（王時任縣黨部書記長，兼十區政工室主任）。縣府由余十眉任主任秘書，府址初在鳳橋東市袁宅，後遷南市秦宅。

十二月

浙西行署頒獎嘉興人報（在縣南鳳橋區）（註五）工作人員王文深、陸浩然、金信正及浙西日報嘉崇桐版（在縣北新塍區塘北鄉）楊祥麟、屠中強、張志良、楊憲若等。以兩

報人員，兩年餘來，在敵後艱苦奮鬥，打擊敵僞，深爲嘉許，特各頒獎狀，並各贈獎金二〇元。

二十七日 敵再佔縣北重鎮新塍。

中央發行甲種建國儲蓄券，首批由軍郵運到鳳橋，敵據點之城中民衆，亦密請我工作人員代購，故不數日，即全部銷空。

三 十 年

二月六日 新塍區長蔡葵青，自新塍爲敵佔後，移駐泰安鄉辦公，二日在狹港爲共特曹哲民（桐鄉人。時在桐鄉縣政府有特務隊長名義）狙擊，六日夜殉職。

江南挺進隊調回後方整訓，暫編三十二師由庵東渡江至平湖，來區接防。

三月四日 十區專員公署突擊組長鄧鵬，組員周文傑，四日上午赴餘賢鎮敵據點工作時，爲敵所害。

四月 國軍暫編三十二師推進後，師部（師長黃權）駐新塍區之馮家浜，團部（團長關震東）駐樓裡李宅。該師戰鬥力強，士氣旺盛，曾驅走餘賢駐敵，並由陳營江連在普光寺附近雷家兜擊潰由城來犯敵，潰敵匆忙將敵屍多具抬返城中。

五月 九里灣鐵路守備敵五名，至悠廣大橋劫掠，爲我自衛隊劉元基、蔣文雄所悉，率隊往擊。

六月二日

敵不敢奪路，落河而遁。惟仍爲我擊斃一人，當將屍體運至鳳橋，向縣政府報告。

敵在滬杭線受我軍威脅，屢次進犯，又屢次挫敗。二日晚起，至十一日止，由嘉興、平湖、嘉善各地集中敵數千，配合偽軍丁錫山部，分別向新篁、鳳橋、石佛寺之我軍政中心地區圍攻。其經過：二日晚，佔領各據點之外圍。三日進佔棲鳳墩、餘賢墩、呂家墩。四日在新篁、莊史等地試攻。六日起主力攻擊。七日在新篁東南搜索，晚間敵由海鹽增加二千兵力至新篁、莊史一帶。八日晨，嘉善平湖之敵又經焦山門向南合圍。激戰至夜晚。九日夜在馮家浜之黃師師部，分別撤出，師長黃權維於敵偽隊伍中觀察多時，始退入桑園，由河中（黃雖係桂人，身體魁梧如北人，善游泳）脫出重圍。十日敵又在鳳橋、石佛寺搜索。十一日退去。此一役，敵偽死傷四百餘人，我軍損失亦大。並因陣前處決江連長（湖南人，即在普光寺大敗來犯敵者），故砲兵連彭連長（與江同鄉）戰後遂不歸隊。而胡庵頭、竹林廟、莊史民衆，亦甚多被殺。馮家浜大屋（師部所在地）鳳嘴橋俞家灘頭秦宅（縣政府所在地），竹林廟祝家花園，均被焚去一部份房屋。

八月一日

省第三政工隊員陸鐵生（三十歲，江蘇吳縣），錢鑫森（二十五歲，上海），赴王店進行工作，爲敵所俘，即遭槍殺。

偽政治保衛局嘉興站（設於城內塔弄三六號，故簡稱「三六」號）爲偽軍徐模誠部繳械

，並架去僞員十餘。該僞機構完全陷於癱瘓。

新勝爲敵佔八月，我軍於十八日將其收復。行署派參議張木舟蒞鎮慰問。

十一月十六日

新米登場，專員公署部隊常於港口扣留食米，指爲資敵而予以沒收。縣長王梓良以保衛民衆，爲政府職責，自敵人侵入，人民生命財產失其保障，政府人員，應感不安，乃今地方在四面皆敵中，而政府武裝部隊動輒用資敵等名詞，扣奪民衆血汗所得、生活所賴之物資，實有未合。遂向省辭職。

省派保定前輩鄭器光接任縣長。旅外同鄉陸志棠等電王，盼仍留故鄉，故王調長武康亦辭不赴任。

二十五日

本縣原由嘉興、秀水兩縣合併，秀水地在北部。自敵僞盤踞公鐵路交通線嚴行封鎖後，縣境分隔多區，指揮頗不靈活。尤以油車港、南漚一帶，港汊分歧、市鎮分散、初由吳興游擊隊王佑人所控制，王旋被蘇境游擊隊擊潰，乃由吳江游擊部隊所支配。本年忠義救國軍推進吳江後，游擊部隊，紛紛改編，情形稍復正常。六月由縣委派高永年爲區長（稱王江涇區）。王書記長兼縣長爲便利聯繫，前往視察該區，慰勉該區教育人員褚惠子、徐世良等，並至吳江莘塔，訪晤忠救軍指揮阮清源，商談有關問題。

十二月

新任縣長鄭器光蒞任，縣府設石佛寺當浜益昌繭廠。

三十一年

一月八日 十區政工室接運上海青年護送後方，在鳳橋舉行歡迎送會，由主任談益民主持。

十五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主任金越光蒞臨敵後視察，於十五日下午二時，在曹莊北徐王村舉行嘉區黨務檢討會（時敵偽將有行動，故選在其據點附近舉行）。

十六日 敵人向餘賢、石佛寺、鳳橋三地竄擾。至十七日午後，載所劫物資後退走，惟餘賢埭仍繼續盤踞。

十九日 上午九時，敵由嘉興至餘賢，會同餘賢敵向石佛寺、鳳橋竄擾，並圍盤踞。

三月二十三日 偽「清鄉會」成立，偽委員十五人，附逆份子金寄寰任「委員」兼「秘書」，凌劍鳴及張孔昭等均爲「委員」。

四月 自衛隊包中隊長率部入城附逆。包原任抗衛第五支隊中隊長，去冬隨鄭縣長來縣者。

五月 國民黨團副團長黎瀛洲在保大鄉姚浜與該鄉事務員同被敵俘去城中。黎不久脫出，許不知所終，謫遭殺害。

九月四日 敵偽實施「清鄉」行動開始，不斷於水陸路巡行，以搜索我部隊，威脅我民衆。

縣長鄭器光於石佛寺北被俘。

二十日 十區專署在鳳橋邀駐軍及黨政有關人士，舉行座談會，決定成立反清鄉督導室，推王梓

良爲主任。

二十三日

敵僞企圖「清鄉」，實行佔據新豐、鳳橋、餘賢、新篁、鍾埭、大雲寺，並每日於莊史、棲鳳、徐步橋、悠廣大橋等處舉行會哨。

十區專署部隊，擬移師過海鹽塘時，遭遇敵僞軍，大隊長何蘭舟被俘。

九月十八日

盤據鍾埭附近之僞軍孔慶士部被敵繳械。

盤踞悠廣大橋、徐步橋等地之僞自衛團，由敵小林師團派隊包圍繳械，僞團長朱英被扣，副團長王泗立逃遁。

十月

一九二師劉團奉令調防，以區內情形緊張，未候接防部隊到達，即行開拔。本擬於本縣保大鄉渡越鐵路封鎖線，後因行動遲緩，在海鹽塘爲敵發覺，遂另行改道。爲劉團佈置路線之保大鄉農民二人，遭敵俘殺——被縛於電桿木，生割殉難。保長鄒文彬亦被俘殉職。

十一月

敵人在鐵路線嚴密封鎖，賴愛國同胞冒生命危險以維持交通。住長水塘西岸（屬王店塘橋鄉）新塘橋境之姚二孀孀，業漁，自二十七年起與東岸保大鄉保長鄒文彬聯繫，將抗戰人員載運來往。三十一年十月，引我軍過電網時，不慎觸電受傷，遂癱瘓不起。（保長鄒文彬爲引一九二師過路被敵發覺，慘遭殺害，該交通線遂一時中斷。以後來往，多

經王店車站後，由保長沈天生負責；及官離漢西由保長杜興官負責（杜後爲不肖份子張昭等所害）。

十區專員公署，經由桐鄉撤向崇德，海北政務，由反清鄉督導室處理。

時督導室辦公在王八公橋及普光寺一帶流動，以該兩地容易獲得鳳橋及嘉興之敵偽動態。負責交通者爲韓邦新、鄧松齡、康強。海鹽交通站由袁雅君負責，平湖邱明山負責。而城東辦事處主任王志元，指導員王鐵城，在嘉善附近活動，鳳橋區長戴文浩在漢塘活動，並各乘機打擊敵偽。

七日

縣黨部爲破壞敵偽清鄉，下午由工作同志化裝入敵據點王店，（鐵路西）擊殺偽警所長潘老虎。

十二月

浙西行署參議邑人張木舟，協同國軍殺敵有功，省府轉下軍委會指令，以張氏矢志國族，核與戰地守土獎勵條例相符，特頒給光華獎章一座，及照相一軸，以資激勵。

省令專員趙熾兼嘉興縣長。

縣戰地青年反敵行動工作隊副隊長鄧松齡，爲執行反清鄉工作，不幸於普光寺被便衣敵偽所俘。脅迫工作不遂，旋轉解至安徽裕溪口煤礦迫服勞役。直至勝利始獲自由。

三十一年

一月

省府參議前嘉屬義勇軍總隊長姜維賢，去年十一月，十區趙專員曾希其於王江涇區成立十區路北辦公處，以加強政治效率。姜於一月間前往該區觀察情形，不幸在油車港市郊爲敵所襲，被俘成仁，區長高永年當場殉難。

三月

城東辦事處主任王志元在漢塘區北被嘉善敵圍俘。

四月

省府准趙熾辭十區專員及嘉興縣長職。專員派朱希接任，縣長派王梓良接任。中央派王梓良爲嘉屬黨務督導。

五月

縣黨部書記長兼十區反清鄉督導室主任王梓良護送敵後求學青年傅岐鐘、韓明珠等一批十餘人至西天目山。省黨部浙西辦事處，於舉行總理紀念週時，轉頒中央獎字第一五一號獎狀，其文曰：「浙江省嘉興縣黨部書記長王梓良同志，於民國三十一年十月間，敵僞擾境，臨危不苟，義勇忠貞，殊堪嘉許，合行發給獎狀，以昭激勵。」

七月

縣政府在西天目山一都組設，由嚴一萍任秘書，並招組武裝部隊，由何蘭舟任自衛大隊長，鄭建華任特務大隊長。

九月

縣政府離西天目山進入敵後，並派王德基爲城東區長，鄭建華爲鳳橋區長，先於「清鄉」區內秘密建立組織，暨佈置推進路線。

十月九日

晚間九時，縣政府文武人員於保大鄉穿越鐵路電網，進入「清鄉區」，十二時即攻擊敵

偽據點餘寶塚，俘殺密探等多人。

十三日 嘉興、王店、蠓蝗塘橋、新豐等處敵偽不斷追擊我部隊。

十一月 我毀滅新篁偽警所。

派方正之爲新篁區長。

我在青池附近遭敵人四面圍攻，當竹林廟方向來之一股敵突破橋頭防線，我向西突圍時，頗受損失（招訓來之燕趙籍武裝人員，因不諳水性，甚多淹斃河中）。

委蔣文雄爲特務大隊長，駐城東協同王德基區長打擊敵偽，鞏固政權。

我黨政工作人員非武裝者，半至曹莊北漢塘一帶活動，武裝人員南移，與海鹽縣政府取得聯繫，在本縣與海鹽、平湖交界地新篁附近聯合行動。

鳳橋區自衛中隊長趙秋濤在曹莊北擊斃偽嘉興保安大隊情報員楊建華。

偽清鄉主任張賜聲率同敵偽軍二千餘人，由水陸路至鳳橋鎮作示威性巡視，越日仍由水陸兩路分四股退走。

十二月

嘉善縣政府由縣長王定中率領，經保大鄉來縣。平湖縣自衛隊亦因孤軍不利作戰，由謝友勝、黃百器率領來海鹽，乃與本縣及海鹽部隊聯合紮營於嘉、平、鹽三縣交界地之淡荊廟附近草蕩中。十九日經受平湖、海鹽、嘉興、嘉善敵偽千餘圍攻竟日，我陣線屹然。

未動。越日再受圍攻，雖被突破，而由於數日之激烈槍砲聲，使民衆振奮，故在「清鄉」期間敵偽所指派之地方人員，更紛紛唾棄偽組織而爲我工作。各縣旋即分散至各本縣境內，推行政令，展開工作。

本縣政府先後駐於淨相寺、青池、鳳橋、石佛寺等地。

保大鄉長鄭建瑞爲政府在鐵路線佈置交通，破壞敵偽之「清鄉」，敵偽不斷搜捕，不幸被俘（於次年三月殉難。）反清鄉部隊推進後，各鄉鎮長冒生命危險，努力不懈者，如保大鄉鄉長被俘後繼任者之陳桂元，餘西副鄉長徐聲谷，新社鎮長謝梓元，曹普鎮顧靜軒，新篁徐馥清，漢中鄉蔣達興，大橋鎮居守華、鍾埭馮煦儒、彭欣等。

三十三年

一月五日

漢南鄉鄉長梅意萱遇敵殉難。梅爲漢塘富室子弟，勇敢有毅力，任鄉長時，敵偽密探等不敢來鄉活動。政府撤退後，初與漢塘北王志元互爲呼應，繼爲敵偽搜索之緊，遂密藏鄰村柴屋中，半年不出。而將該鄉各種情形一一密爲紀錄，及政府重行推進，渠又率同勇士，數日間將敵偽所佈置者盡行清除。使政府推進後，文職人員有一較安定之駐足地。於協助重建政權之功績至大。

二月二十三日

十區專員公署於德清境召開第一次行政會議。王縣長奉電於本日穿過鐵路西往出席。英人康德，去年於上海敵集中營中逃出後，十月上旬轉輾逃至本縣，由城東區長王德基等予以掩護。本日亦隨王縣長西行，歸返本國。

三月

區長兼特務大隊長鄭建華，在餘西鄉貞姑廟訪問農家歸途，遇駐餘賢敵小隊長近藤，亦於該處化裝偵察，見鄭不似普通農民，突在掩藏處抽出軍刀猛砍，鄭即閃避，刀砍斷樹枝及於鄭之頭部，猶深入半寸許。鄭旋出手槍還擊，近藤身中五彈，抬歸餘賢後，即行斃命。

王店區長王文深轉任文教工作，區長由何養齋繼任。

四月

十區專員公署經由王店區穿越鐵路線東來，其駐地在平湖青蓮寺一帶。

五月

一月間鳳橋區特務隊長趙秋濤在城中制裁一無惡不作之敵憲兵隊小隊長後，並將其罪行及制裁經過向敵憲警告，敵憲兵隊即處心積慮設法報復。本月某晚突被包圍，趙聞訊出門向大隊長鄭建華報告時，即遭遇敵人，經密探指認後擬行活捉，故向趙抱住，惟趙探槍射擊，敵當倒地，餘敵即以步槍射擊，趙被殺後屍體抬返城中示衆。大隊長鄭建華在此役中亦被機槍射斷腿骨。

十五日

黨政當局爲牽制敵僞再「清鄉」，派由俞、汪、邵三勇士前往據點中伺機突擊，夜十一

時在環城馬路曹順昌石作前狙殺敵憲一名。

十八日 突擊隊曹隊員在城南擊斃敵一名，符號爲「廣戶勘藏」。

七月 縣府爲再行建立王江涇區組織，派劉先正爲區長，由王縣長偕同劉經雙橋前往，駐棲眞寺。王數晤教育界前輩吳晉僧，並向耆老吳棟香傳述省府聘請擔任縣參議會議員，希對地方多提供意見。又邀復旦畢業之知識青年沈宗堽至縣府所在地出任縣訓練所教育長。特務大隊長蔣文雄攻擊七星橋敵偽守備隊道房，獲長短槍七枝。

八月 平湖縣長張木舟赴省述職，經本縣五兒子橋附近農家留宿，準備於次日佈置穿鐵路線時，夜間爲十區自衛總隊江總隊長（軍校八期生，與朱專員同期同學，因駐防平湖時，派隊收取貨物稅，爲張縣長所阻）率隊包圍，擬綁張獻於敵人。幸張氏機警，聞人聲犬吠聲後，即潛出貼草堆站立，故搜索未得。次晨江率隊至硤石敵據點投降時，所率官兵聞係降敵，均紛紛落伍潛歸，隨江到達硤石者僅十分之三。惟因此故，恐敵偽據江線索來襲，專員公署即夜撤出青池。我各事業組織亦變換辦公地點。

三十四年

三月 青年蔣燦華，沈思源等二十餘人，響應知識青年從軍，由縣黨部戰地服務隊徐副隊長率

四月

領，由石佛嶺出發，在王店區過鐵路，經桐鄉、崇德至德清縣境時，因共匪在天目附近擾亂，通路阻斷，遂行折返。

十區專員公署舉行區行政會議於嘉平交界處之青蓮寺，省政府浙西行署及省黨部浙西辦事處均派要員來會報告共匪在天目地區之猖獗情形。遂知本區早已形成孤立，須獨立奮鬥。

五月

邑人陸志棠（初覺）病故分水。陸氏早歲服膺國父思想學說，矢志革命，曾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疎財重義，輕視榮利。國父蒞臨本縣，曾陪侍遊覽。二次革命，以祖遺典當一所，供吳江獨立之需。抗戰軍興，任抗敵後援會常務委員。縣城淪陷，率城區商民武裝退至後方。初於餘姚周行，設通訊處以聯絡錢江南北，又於永康大司巷賃屋供退至後方同鄉之聯絡借宿。浙西行署成立，設嘉屬同鄉聯誼會於西天目山一都鮑家。膺聘省臨時參議員，常徒步至浙東開會。全力籌設嘉屬聯中於昌化頰口，學生視之如慈父。抗戰末期，民生凋敝，而供應浩繁。及目睹共匪猖獗，悲憤填膺。故自天目山撤至分水途中，憂國成疾，終至不起。

七月

縣訓練所於胡庵訓練教育人員，由沈宗堦任教育長，張印通、楊雍和等任講師。要求聽講者，有來自敵據點之青年，聖約翰大學高材生陳光旭即為其中之一。蓋當時在敵據點

之青年，以深受烏煙瘴氣窒息之苦，而對游擊地區，懷清新超俗之想也。

忠義救國軍張葆琛部由浙東挺進蘇南，途經本縣，紀律嚴明，張並於縣訓所學員早操時在操場講話，備加讚譽。

八月八日 敵偽爲防美軍登陸，大批出動，掃蕩杭州灣我軍政控制區域。八日晨，新篁、鳳橋、石

佛寺等市鎮，居民開門時，均已滿佈穿制服之敵偽，而其所進擾經過之橋樑隱蔽處，均埋伏便衣隊，以圖捕捉我疏散之工作人員。

縣府工作人員袁雅君等五人殉難青池（袁自二十七年四月，即在新篁率隊擊斃敵軍。以後任縣偵緝隊長。敵偽「清鄉」事起，專署、縣府撤離本地區後，受反清鄉督導室之指揮，於嘉平鹽交界地任聯繫工作打擊敵偽，頗著績效。至三十二年三月後，始行隱藏。迨我政府十月推進，渠又重行出而與高家埭之邱明山領導基層份子，策反鋤奸，於安定地方，重建政權之協助極大）。被俘者有韓邦強、盧敏安等十餘人。

十二日 敵偽軍盤踞市鎮，不斷至鄉間搜索。惟上午軍統局工作站負責人張開運突接後方來電，告知敵人投降。

十三日 竄擾市鎮之敵偽軍紛紛回城，所俘人員亦全部釋放。

縣訓所受訓完畢返城之青年陳光旭，在城張貼標語，被敵憲兵捕去毒打。（後陳在聖約

翰大學自修時，傷發噴血，不治身死）。

十四日 夏歷爲七夕。奉命新編爲蘇浙先遣軍（原偽政權之「綏靖軍」）師長丁聚堂，邀約朱專員王縣長至煙雨樓，商共同聯繫問題。

十五日 十區專員公署及縣黨政機構進駐南堰。日本居留民齊集在北門口中學操場（卽民初之啓秀女校），跪聽該國天皇詔書，出外時多泣不成聲。

二十四日 邑人蔣劍民，奉命來縣點驗新編先遣軍。

九月一日 縣黨部秘書沈宗堉，縣政府社會科長袁耀祥入駐城中，聯繫各方。

九日 縣黨政議會等機構於上午九時，由南堰還城，途徑平嘉路入西湖街、柴場灣、端平橋、塘灣街、北大街、集街

嘉興



駐嘉興各機關復員由南堰鹽倉橋入城

，在體育場由地方團體舉行歡迎大會後，完成入城儀式。當時因敵軍未曾遣返，而公共房屋又多於戰時被燬，故機關辦公，十區專員公署在紅卍字會，縣政府在道前街圖書館，縣黨部在鳴陽門文廟，縣參議會在精嚴寺藏經閣（議長張印通。省政府聘定後以議員散處前後方，故在游擊區未曾召開會議。）

時縣政府主任秘書爲徐文浩，民政科長沈炳元，財政時茂估，建設沈性，教育楊雍和，社會袁耀祥，田賦糧食管理處副處長兼稅捐處長方玉珊，主計主任孫經祺，自衛大隊長何蘭舟，軍民合作站朱寶經。進行接收各單位者，有圖書館余十眉，民教館王文深，國民學校陸廷賢、汪淑光、朱潔，警察沈士模、蔣文雄等。

註一：縣城淪陷，當時所發鄉情簡報，爲十一月十八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發表爲十一月十九日。依日方下村中將所記，據敵第十軍電報爲二十正午正式侵佔（見みすず書房出版之現代史資料⑨日中戰爭（三九〇頁）。

註二：新篁之焚，邑人王曰極（拱北）有「戊寅浩劫記」百詠，曾由縣政工隊刊行。

註三：原新聞係錄自申報，惟新塍東、南被焚，似爲此時。聞游擊隊朱希等由烏鎮來新，與嘉興敵接戰於松林，敵旋入鎮焚燒。而嚴一萍先生告，能仁寺被焚爲廿八年七月四日（關帝生日）。

註四：擊殺沈翰卿之勇士，於當晚抵達新塍時，由佈置人沈鑑非君挈見筆者，當時似云完成任務後

由下塘街穿秀城橋鐵絲網（預先剪破），然後至杉青關下鄉。惟年前據在城中潛伏工作之陳君治平告，則云完成目的後走下塘街，折至天寧寺街搭預放在荷花堤之渡船，由柵堰走向新塍。

註五：嘉興人報創刊於二十七年底。時省黨部吳一飛氏來縣視察，政工隊擬發刊報紙，以報導中央社消息，正研究報名，吳氏建議，以「城中既鬼影憧憧，此鄉間所刊報紙，可即以人報爲名。」此爲報名之由來。而此報直發刊至勝利復員，始併入嘉區民國日報。

嘉善

資料補充者：
吳荷景 周鈞源
張謝澍

二十六年

八月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淞滬亦趨緊張。本縣各界即進行組設抗敵後援會，以準備民族聖戰之來臨。

廿八日 上午十時零七分，敵機十架，至縣境盤旋。轟炸楓涇、松江間之石湖蕩鐵橋。下午三時

又來三架轟炸。本縣首傳空襲警報。

九月 廿一日

下午二時，敵機九架，先在城區盤旋，飛西南轟炸後折回投四彈，彈落北門內陸晉良宅，縣境初遭轟炸，城區居民始現緊張，富室及小康者，開始向上海租界及四鄉走避。

十月 十三日

敵機五架，上午在嘉興投彈後，旋飛楓涇鎮東以機鎗掃射河下輪船。

十一月五·六日

敵軍於金山衛登陸得逞後，五、六兩日敵機即向城內濫施轟炸，自東城門內至西門學宮（即文廟小學）一帶商店住宅，盡成一片瓦礫，人民亦有死傷。

八月

上一日（即七日）因雨，未見敵機來犯，八日敵機繼續轟炸火車站等交通線兼及東西兩門。東南各鄉民衆，遂紛乘船向西北及蘇嘉路以西避難。

十日

從青浦珠家閣水路方面來犯之敵軍，進陷本縣首鎮西塘。

督建國防工事之羅傳英氏（廣西人，保定軍校炮科三期），於敵機轟炸時殉職。

十一日 張堰方面之敵軍，經張涇滙沿塘岸來陷縣城。

十五日 縣長於樹帶，於形勢緊張時，曾率屬撤退至天凝鎮辦公，本日經嘉興向西撤退。

十二月 各區有偽維持會出現，城區偽維持會會長爲沈濟人（中醫師），西塘偽維持會會長爲周譜笙（前西塘商團主持人）

二十七年

三月 偽縣署成立，首任偽縣長爲周譜笙（後爲沈濟人），署址設城內學宮（即文廟小學），

前農民銀行秘書孫頌周及前地政處職員陸濟民，均參加此偽組織。日軍設宣撫班，爲偽組織政治侵略之指揮者，地址在城內花園弄朱繼甫大廈內。

四月 四鄉游擊隊紛紛成立，鄒縣（青浦章練塘鎮）之陳阿友，曾集合鄉民數百人，於某晨進

襲西塘鎮，擬捕偽維持會會長周譜笙，因周素不在家，其妻兒亦避往鄰家得脫。然數月不見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全鎮，人心爲之振奮。（游擊隊方面，尙有章練塘、夏雲飛（傷科醫生）部數百人，楓涇玉阿伯（女性）部數十人，青（浦）吳（江）交界之陳墓鎮陳蔭祖（「綽號陳瞎子」部數百人）。

時國軍獨立第四十五旅田岫山（人稱爲田鬚子），在江蘇澱山湖一帶，集合流散軍人數

百，頗有戰鬪力，五月中在蘆墟西汾湖邊之尤家港（吳江縣屬，接壤本縣陶莊鎮）襲擊敵軍水路運輸隊，斃敵數十，焚去汽油及軍用品數船，並擄獲彈藥無數，實力因之大增。游擊隊田鬍子之名，亦聲震于蘇、嘉、湖一帶，數日後敵軍大隊前來報復，而田軍已撤離，敵軍爲洩忿計，曾擊斃鄉民數人，並焚燒附近村莊。本縣陶莊鎮屬之徐河濱張姓百餘間大宅，亦悉被焚燬。

國軍四十五旅旅長張靈基來往鐵路南北，要求本縣組織縣抗敵委員會，由該旅代表王泰清兼任主席，進行政權重建工作，號召地方人士參加抗敵，本縣敵後抗日工作，於焉展開。

城區日軍數十名，爲報四十五旅攻擊之恨，攜帶機關鎗小鋼砲等，由東門搭船出發至大盤鎮，上岸後即行縱火，並密佈崗哨各口道，逃出居民多遭鎗殺，歷時一晝夜，全鎮除大雲寺倖免於難外，民房均化爲灰燼。

二十八日 國軍四十五旅在天凝鎮襲擊過境敵艇，並生擒日軍名「囊生春」者，越日敵來焚燬我天凝全鎮。

六月六日 五日晨七時，敵艇一艘，拖帶民船四艘，滿載汽油柴油，經城東五里之張涇漚，突遭我游擊隊以手榴彈襲擊，敵艇被焚，當場焚斃敵軍多名，船夫四名跳水圖逃，爲我俘獲。

七月

本日敵軍大隊來鎮報復，將全鎮數百戶商店住宅，付之一炬，無一倖存。

邑人章奇生（范涇鎮人，大夏大學畢業，曾任范涇小學校長及省立建德中學，本縣縣立中學教員）奉省政府派為行動委員，嚙命返鄉。適本縣抗敵委員會兼主席王泰清，正擬將抗委會交與地方人士接替，俾專心軍事。遂商得章氏同意，于七月七日在洪溪鎮高浜辦理交接，並改組抗委會，聘請地方人士胡味辛、薛天飛、張華畊等為委員。章氏為地方人士領導抗敵之第一人。

自章氏接任抗委會主席後，全縣各鄉鎮愛國志士，參加工作者日益增加，地方自治機構之重建，國校之復課，一切政治逐漸步上軌道。時敵軍僅踞守城區，四鄉均為我所控制，機構組備，政令推行無阻，而人民鑒于敵軍之殺戮殘暴，均出錢出力，協助各項抗敵工作，軍民亦融如水乳。

十月

省派縣長吳聯炎（德清縣人）來縣視事，並改組抗委會為抗日自衛委員會，仍由章奇生任主任委員，負責地方自衛工作之指揮監督，行政方面則逐步移交縣政府接管。

于季芳（西塘鎮人）為本黨黨員。曾受軍訓，頗有正義感，廣交友好，共事抗敵，為數頗衆，凡屬同道者，發給白銀戒指一枚，故人喚之謂「戒子黨」。于為報導重要消息，宣傳抗敵工作，並發行八開鉛印「小晨報」，為本縣當時唯一之報紙。

縣長吳辭炎，以干擁地方基層力量，乃委爲偵緝隊長，旋因小晨報記載不滿吳之言論，憤而將干捕拘，並不及一小時即遭慘殺于西塘鎮四賢祠後之廣場上。所宣布之罪狀，僅爲「目露兇光，有謀殺長官之企圖」等空洞之詞。

十二日 國軍四十五旅於夜間襲擊石湖蕩至嘉善間之敵軍，並炸燬鐵路橋樑四座，焚去公路木橋五座，破壞電線桿二百餘公尺，並同時襲擊嘉善至嘉興間之日軍，破壞鐵路橋樑二座，焚燬公路木橋七座，燬電線木二百餘桿。

二十三日 楓涇鎮火車站對面樹林中，隱有女便衣隊兩名，乘敵軍不備，實行襲擊，得手後不及撤退，被敵生擒，執赴南操場，慘遭砍首。惟無法獲知其部隊番號及姓名。

省派黃桐生（嘉興人）爲縣黨部特派員，任楊修正（餘滙鎮人）爲秘書，在西塘里仁港楊宅辦公，首先展開人民團體整理工作，恢復二五減租，組織佃業仲裁委員會等，當時受派擔任縣商會整理員辦事處主任爲汪學周，縣農會爲周鈞源。

二十八年

三月 縣長吳辭炎去職，省派賴舜純接任（廣東梅縣人，雲南講武堂出身），縣府所在地初設於路南，邀章奇生任主任秘書，並成立區署，任張莘畊、汪翔鳳、戴大鏞、薛連懷等爲

區長，並成立各區戰時經濟委員會。

縣黨部改書記長制，省派戴谷晉（干密鎮人）爲書記長，秘書陳志健。顧伯明、陸訪伊、田谷懷分任總務、組訓、宣傳等工作。

六月 本縣分四區，大雲區在滬杭鐵路之南，多屬桑地，縣政府即流動其間，當時爲加強行政效率，於六月間設「嘉善縣政府路北辦事處」於天凝鎮，由區長戴大鎔兼主任。

八月 敵軍駐守城內，除有時結集大隊，騷擾鄉鎮外，平日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之游擊區秩序

良好，工商業均漸趨繁榮，尤以西塘鎮形成工商業之中心。章奇生等鑒于小學畢業後之學童，無法繼續升學，遂決定將嘉善縣立初級中學，在西塘鎮復校，校址借南棚下典當房屋，由章兼任校長，教員有周大年、朱小鶴、余新甫、余秋槎等。

嘉善日報于天凝鎮復刊，社長爲章奇生。

九月 石湖蕩楓涇間之三十四號鐵橋，爲我軍破壞，楓涇車站敵軍登部隊亦遭我軍圍殲，敵爲

報復計，於本月下旬，集結軍力，以包圍之勢，大規模進襲西塘鎮。田岫山部駐紮於鎮北吳家橋，以高桅升起國旗，並用軍號吹集合號，以示從容。旋將大隊向下甸廟方面退却，從祥符蕩方面來之敵軍，聞號隨旗，知有準備，且憚於田之威名，竟不敢追擊。是日敵軍進襲，並由敵機兩架掩護，曾投彈兩枚，一落燒香港南，一落坟浜弄內，在鎮騷

十一月

擾竟日，翌日始離去。

敵軍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竄擾陶莊鎮時，我區長戴大鏞，不幸被俘，備受酷刑，于同年十二月三日，在西塘鎮被害殉職。

二十九年

四月

大雲區區長繆沈鵬於繆濱自宅，遭暴徒暗殺遇害。

十月

敵軍國內糧食缺乏，在淪陷區搜括米糧，故派隊進踞西塘鎮，自敵軍進駐後，人民於天未黑暗即緊閉門戶，街上祇有敵僞巡邏軍之履履聲。某晚，南塘東敵憲兵隊門口之丈餘招牌，竟被竊不知去向，敵憲兵隊通宵站有門崗，並蓄有狼犬，竟不覺其招牌之被竊，可見民心之憤恨，亦抗戰事蹟中之一插曲也。

駐西塘鎮敵部隊長八木調走後，由林青者繼任，其人兇惡暴戾，常出現街頭，毆辱人民，鎮民痛恨異常，某日下午林青又帶隨從巡查街坊，行至獅子橋小茶館內，見有十餘茶客，正擬上前檢查「良民證」，適茶客中有游擊隊士兩人，見勢無可避免，即拔鎗連發二響，林青當場倒斃，隨從兇脫，該游擊隊士，究屬何部，始終未明。

時敵僞機構成立者有「合作社」「煉瓦組合」「軍米組合」「民船公會」……等，均

爲幫助敵人搜括物資之經濟組織。僞合作社理事長李文鏞（西塘鎮人），軍米由吳敬堯（城區人）包辦。

十一月 前任縣農會理事長馬逢樂，自二十八年交卸後，即在天凝鎮賃居，因其過去推行減租運動，爲業主所懷恨，故唆使初抵縣境之挺進隊鍾靈部，將馬殺害。

三 十 年

一月七日 敵僞軍二百餘，於拂曉乘汽艇向我陶莊進犯，當地自衛隊予以狙擊，並有國軍增援，敵不支，急電城區及黎里鎮（吳江縣屬）求援，至下午六時分由原路竄回。

七月十七日 僞縣長董友賢暴斃。

十一月五日 僞縣黨部書記長楊澹，遭民衆狙擊斃命。

二十日 省府通過改派劉修林接替賴舜純任嘉善縣長（原任命之李晉甫縣長，滯留天目山未到縣境）。

三 十 一 年

一月二十二日 浙江省黨部浙西辦事處金主任越光，經嘉興落縣視察黨務。

劉修林縣長抵縣接事，由賴前縣長于天凝莊辦理交代。正交接完竣而縣府新人事尙未盡

表之際，即遭敵軍「清鄉大掃蕩」，敵陸海空軍及偽軍數千人，以長谷川爲司令，由青浦、松江、嘉興、嘉善等地，分水陸空進襲蘇嘉地區，爲時達一星期。本縣受害最烈者爲陶莊、天凝兩區。當時並與忠義救國軍接觸，互有死傷。因之，我縣府及各機構與團隊，均分別疏散撤退。錢鍾瑞（干審人，時任青年政治工作隊隊長）于是時遇害，有組織之敵後抗日工作，暫告中斷。

駐城區敵憲兵隊長松本，率同俞匯鎮偽鎮長孫頤穆，在各鄉低價搜購菜籽。

三十一年

一月 省派許甸原（城區人）繼任本縣縣黨部書記長，因無法轉進，暫于西天目山設辦事處。

四月 省府爲重建本縣政權，派王定中爲縣長。

五月 王縣長於臨安橫畈成立辦事處，整編撤退後方之部隊，並征集精壯健兒，施行嚴格訓練，又接運敵後疎散人員，與失學失業青年，籌劃推進。

十二月 縣政府由王縣長率部，經嘉興保大鄉穿越鐵路，至新塢區與嘉興、海鹽部隊會合，與敵激戰三日後抵達大雲區，旋即過鐵路至天凝區，展開政治重建工作。

三十三年

一月

省派章奇生繼任縣黨部書記長，秘書吳荷景，顧伯明、陸訪伊、陸宗雲分任組訓、宣傳及總務。張謝樹爲青年戰地服務隊長，展開樹立敵後基層組織，搶救失學失業青年，對敵宣傳鬭爭等工作。

八月

縣行政幹部人員訓練所舉辦國民學校教員暑期集訓於路南，參加受訓者百人，訓練期間一個月。

十月

日軍侵踞上海租界後，部份英美軍民，均遭拘捕于虹口集中營，有被俘美海軍將校史密斯，自上海逃抵青浦縣境，旋轉至本縣游擊區，當由本縣自衛大隊予以保護，並請縣黨部章書記長爲通譯，即護送至浙西後方。

三十四年

三月

洪溪鎮中心國民學校校長唐景明（里澤鄉人）因公赴縣府述職，于穿越鐵路時，爲護路敵人發覺，發鎗射擊，唐即躍入路旁河中，擬游去對岸，因天寒水冷而溺斃，唐爲本縣田徑選手，且善泳，而不幸溺于水，聞者莫不惋惜。

九月一日

敵人無條件投降，縣黨部青年戰地服務隊，翌日即進駐西塘鎮，並於八月二十九日首先進入城區，布置一應回治及各機關進城前之各項準備工作，而于本日由王縣長定中，章書記長奇生領導下，勝利入城。

平 湖

資料補充者：馬和
黃百器

二十六年

八月

由黨（時常務委員爲陳恢）、政（時縣長爲洪季川）、軍（時二十八軍防守沿海，軍長陶廣駐本縣電燈公司。軍政治部代表侯暢，負責與地方聯繫）會同各界所組織之抗敵後援會，開始成立，進行抗敵後援工作。

九月

縣長洪季川調任麗水，遺缺由丘遠雄繼任。

二十二日

海外敵艦二艘，窺視乍浦沿海。

十月十二日

乍浦海外敵艦六艘，攔劫我漁船。

十一月五日

拂曉敵軍大規模在金山嘴、全公亭等處登陸，當日佔據金絲娘橋、牙前、新倉等鎮，大肆燒殺，並向金山推進。

七日

敵機多架，在城內外輪番轟炸掃射，投彈二十餘枚，死傷不少。漢水橋廣利源食品店受炸後，食品罐頭散滿街頭。

十一日

敵軍進佔縣城，我軍政機關，即向西北撤退。

一月三日

四月五日

八日

十二日

十七日

十八日

二十八日

五月三日

十三日

平

二十六日 張革非縣長渡江蒞任。

六月八日 敵在滬杭鐵路線受我打擊甚重，連日乍浦海面泊有敵艦七艘，每日無的發砲。

七月十八日 平敵小川部隊砲兵米川，便裝出外，姦娼婦女，爲我游擊隊謝友勝捕獲。經海鹽轉解三區保安司令部。

二十八年

二月 本縣游擊隊領導人黃百器、謝友勝，分別受編爲江南挺進隊特務大隊長、第二營營長，南渡至棟縣受訓。

五月二十二日 張革非南返辭職，省委許敏中繼任縣長。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自金山來敵數百，會同偽軍，拂曉包圍縣府所在地棣圩，縣長許敏中、職員儲林甲、戈定邦等十餘人被捕；三十師政治指導員李君在新倉勸募棉衣，亦被敵俘去，均押於敵柘林監獄。

十二月八日 我機轟炸乍浦南門敵軍俱樂部，一時煙霧瀰漫，敵頗驚慌。

二十九年

一月四日 自許縣長被俘後，縣政府陷於停頓，省電派縣黨部書記長干凱軍暫代縣長職務，以便利

推行政令。

二月

三區政工隊員王勉之（二五歲，紹興人），由城廂工作回隊，遇敵被害。

三月三日

許敏中縱火焚去敵車一部，乘機脫逃返縣。其餘被俘之縣政府會計主任戈定邦（三一歲）、縣政府科員儲林甲（二九歲，宜興）、周民安（二六歲，紹興）、孫勉安（三九歲，蕭山）等均死難。

五月十二日

省府任命唐伯鈞繼任縣長，率領人員，北渡接任。

十二月二十九日

偽軍在金絲娘橋劫掠時，附近壯丁潘金龍、丁全祥、孫鐵民等三人，奮不顧身，擒殺偽軍一名，奪獲六五步槍一支，行署除發獎金二百元外，並電加勉。

三 十 年

一月十日

偽知事孫遠卿，赴乍浦改組偽自衛團，我縣府派工作人員入內狙擊，當擊斃偽團長王會元，行署爲此次出力人員，撥款獎勵。

二月

縣政工隊員楊逢春（二二歲），派在克城區南圩鄉工作，於敵偽竄擾時被俘，旋搜出我方證件，即被鎗刺斃斃途中。

縣政工隊區隊長張毛田（二〇歲，海鹽人），由克城區工作回隊，途經平乍公路遇敵被

俘，不屈殉難。

三月十四日 敵軍百餘，深夜由金山來牙前鎮包圍，全鎮居民百餘人在睡夢中爲敵叫醒，押集廣場，當場挖掘丈餘深之大坑，隨後一一推入坑中活埋，無一幸免。

二十五日 省府一一九八次會議通過核給殉難人員儲林甲、戈定邦等卹金。

六月二十日 敵軍連日大舉「掃蕩」，趙家橋、東木橋、新港河等地民房，被敵焚燬在三百間以上。

全公亭、韓家廟、虎嘯橋、廣陳等地民衆，被敵殺戮者，在八百人以上。

八月 二十一日 新倉馬沈小學校長吳淑芬女士，平日熱心教育，乃於敵竄擾時慘遭殺害，行署從優議卹。情報員張福洲、華海澄被敵所俘，慘遭殺害。

十一月二十日 敵軍竄擾徐家村、許家村、青蓮寺等處，焚去民房百幢，唐縣長奉令急賑。

三十一年

一月十一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主任金越光，蒞縣觀察黨務。

十二日 敵偽清鄉開始，敵軍會同丁錫山偽軍進佔新倉、全公亭、虎嘯橋等鎮。

四月十三日 縣府秘書馬致祥、科長許季玉，被敵俘去。

九月十八日 偽自衛團時臨貴部爲敵人繳械。

十一月十四日 浙西戰地反敵行動團第三大隊盛正嚴，前於突襲敵據點虹霓堰時，因傷被俘，慘殺於縣屬季平橋畔。

三十二年

四月 省府爲摧毀敵偽之「清鄉」，以重建我政權，派張木舟爲縣長。

十一月 縣自衛大隊長謝友勝，黃百器及縣府工作人員挺進縣境，狙殺偽清鄉工作人員，恢復政權，曾在平乍公路東西進出，至十二月始漸穩定。

十二月 縣長張木舟抵任。

三十三年

四月七日 自反清鄉工作展開後，先後收復虎嘯橋、全公亭、新廟、徐家埭、林家埭、周家圩、四顧橋、金絲娘橋等處。敵僅控制平湖城及乍浦、新倉、新埭各據點。

三十四年

三月 縣長張木舟請辭照准，遺缺省派關震東繼任。

八月六日 敵僞軍千餘，分三路出動「掃蕩」，狼奔豕突，民衆備受荼毒。幸不久敵國投降，敵僞遂分路竄退。

十四日 自日本宣佈投降後，縣長關震東、黨部書記長于凱軍率屬入城，撫慰居民。

海 鹽

資料補充者：
朱大文 陶伯敏
陳仲平 蕭齊賢

二十六年

八月 省抗敵後援會成立後，本縣黨部及民衆團體代表周仰松、王海麟等亦繼起組織縣抗敵後援會。

九月 國軍六十三師開抵本縣，分駐城區及敵浦一帶。

十月 六日 敵艦一艘上午九時半於海面窺伺，旋自東北退去。

十三日 下午四時半，東北方海面發現敵艦一艘，至晚未去。

十一月 五日 正午十二時四十分，敵艦三艘駛來，泊距海岸約三千公尺處，向縣城開砲近五十發，北門民房被毀二間，新北門亦有被燬，城中東大街亦落彈，距城五里之五團地方，並有二人被炸死亡。

八日 縣政府撤離縣境，縣長曲萬森至省後，經朱主席派視察何佩鐸督促返縣，惟十五日至海寧時海寧亦準備撤退，遂又折返。嗣省府派詹國雄繼任，已無法抵達縣城。

十四日 餘姚海面有敵艦十餘艘，不斷向北岸縣境附近砲擊。

二十日 縣城淪陷。（註一）

二十七年

一月六日 敵軍伊東部隊由杭經縣城向滬杭公路退至上海，三日始無敵蹤（註一）。

柏綏之於縣政府原址組織偽維持會，自任會長，並由陳筱雲任偽商會會長，各市鎮成立偽維持分會，於二十七年三月國軍推進時解體。

省方決定將本縣劃入第三行政督察區（專員賀揚靈），並命成立海寧海鹽聯合行動委員會於餘姚周行鎮，設辦事處，以便策劃渡江，展開敵後工作。

三月 國軍六十二師由錢江南岸北渡，主力逐漸集中縣境，師長陶柳亦進駐本縣，並開始堵塞河流，阻敵運動。

陶師長推進本縣後，即委派地方人士汪賢夫、陳仲平等分組游擊大隊，及抗日自衛大隊，配給武器，建立地方自衛武力，以協助國軍，打擊敵偽。陶師長並徵得省方同意，於縣政府未推進前，先行委派仇士英為城區區長，陳仲平為沈蕩區長，朱佩紳為敷城區長，張強哉為敵浦區長，王仲篋為通元區長，干城為西塘區長，成立區公所，恢復鄉鎮保

甲基層機構，推行政令。又派馮浩生爲青年服務團團長，組織地方青年。

我野戰軍與敵作戰時，人民紛於桑樹枝頭懸掛粽子，供戰士充飢。是時對敵據點王店一帶之探索情報，供應嚮導，顧家堰俞叔斌領導地方人義務服務，日夜不息。

偽縣政府在敵浦成立，由勞瑞文任偽縣長。

四月
五月一日 我軍於敗敵之後，開始圍攻縣城。

我與敵戰役中，敵屍橫野，禾草爲赤，敵羞憤之餘，將西門一帶民房焚燬。

沈蕩爲本縣重要市鎮，區公所原有房屋被毀，自收復後，假鎮商會正式辦公。鎮民紛紛遷回鎮上復業。各商店以距敵區太近，咸自備船隻，遇有警報，隨時向鄉疏散。本日沈蕩鎮電燈廠開始發電，大放光明，人心亦爲之歡欣鼓舞。

五日 縣長汪樹人渡江履新。

六日 縣城被我包圍後，敵機六架狂炸通元及海寧之袁花、新倉、舊倉，我死傷三十餘人。

十日 我包圍縣城後，午前敵艦一艘由乍浦駛泊東門外海面，發炮二十餘，定海塔頂被毀。

十五日 我軍於一日開始圍攻縣城，過去十四日中敵艦敵機不斷炮擊、轟炸，我屹然不動，更加緊包圍，並派使衣隊翻牆入內。本日凌晨我軍向西南門猛衝，嘉興敵步騎三百餘攜小鋼砲來援，我拒之於野，一面登記敢死隊員百餘，與城內之便衣隊呼應，咸以手榴彈猛擲，混戰至晚，九時許，據城敵倉皇會合城外敵向乍浦潰退。十時許我軍入城，民衆夾道歡

呼。我軍克復縣城，師長陶柳，政治部主任侯暢，旅長袁西初入城宣慰。時師部駐金塘橋，旅部則駐西門劉宅。

十六日 海鹽海寧聯合行動委員會，由周仰松、顧達一爲正副主任委員、率同秘書孫鼎、總務組長王逸民及建教、警政各組人員，推進縣境，在縣城南塘顏姓民房正式辦公。

二十日 我軍民開縣城光復慶祝大會，並舉行聯歡，是日陽光和煦，青天白日旗飛舞飄揚，氣象萬千。

七月七日 杭、嘉敵集中「掃蕩」我海北地區，我軍於外圍據點屢予打擊。

各界分別舉行「七七」事變紀念，追悼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大會，民衆踴躍參加。

三十一日 敵十二路進犯海北，我政工青年協助軍隊作戰，本日在縣境茶院壯烈犧牲者有黃匡（三區直屬政工隊副隊長，江蘇川沙，年三十九），吳甦（同幹事，江蘇句容，二十九），林堯磊（同隊員，杭縣，二十二），宋文馨（同隊員，紹興，二十五），陳憶姜（女。同隊員，餘姚，二十九）袁湘君（女。同隊員，海寧，二十一），徐珏英（女。同隊員，上虞二十二），陸進英（女，戰地青年服務團團員，海寧，十七），朱淑芬（女。同團員，海寧，十七），顧麗娟（女，同團員，海寧，十七），盧雅芬（女。同團員，十七）。又同日於騎塘橋壯烈犧牲者，有青年營營員陳惠民（海寧，二十四），於沈蕩壯烈犧牲者，有三區戰地政工隊員張貽清（海寧，十八）。

八月三日 杭、嘉敵繼續犯我海北地區，我外圍部隊作流動戰後，軍政中心亦撤出縣城，本日縣城復爲敵陷。

敵竄擾至西門寺弄底北橋茶館時，尖兵執一小童喝問「那裡有『支那兵』」，小童誤以「支那兵」爲「芝麻餅」，指茶館云「茶館有」，茶館中人遂盡爲敵殺，慘絕塵寰。

二十日 敵於本日復退出縣城。

九月 海寧海塘決口，鹽水內灌至沈蕩一帶，魚蝦貝介不遑鹹水，多死而浮於水面，並以若干河流阻塞，飲水發臭，致通元、石泉、白苧一帶疫病流行。

駐軍六十二師南渡整訓，由省抗敵自衛第五支隊（司令鄭器光）部接防。
歟城敵縱火後，向沈蕩撤退。

十月 縣特工室主任陶伯敏，率特務員突擊用里堰僞警察分駐所，俘僞巡官及僞警六人，步槍六支。

十一月 縣長汪樹人請辭，省派鍾家洲繼任。

本縣原設六區公所，歸併爲三區署，由于城任城西區長，陳仲平任沈歟區長，張強哉任歟通區長。

黨務特派員周仰松請辭，省派王梓良繼，王辭不赴任，改派王子珍繼。

縣特工室特務員王菊庭在縣城西門曲尺弄伏擊漢奸戴渭生未果，不幸殉難，（王後入祀天目山忠烈祠）。

二十八年

一月 第五支隊部在城中招訓政工青年，由胡雲翼、王梓良擔任正副主任，訓練所址設於張家

祠堂。

二月 敵軍發動「掃蕩」，農曆除夕上午八時及下午二時敵機向我城中投彈，董家弄一帶死傷

平民二十餘人。

二月二十三日 平湖敵軍來犯，第五支隊政訓主任胡雲翼及李大隊長於西塘橋遇敵，胡等退入廟廡，敵

包圍後入內搜索，並放火焚燒，李大隊長等二十餘人於彈盡時被俘殉難，胡主任未為敵發現，在烈火中負傷衝出，幸敵已乘艇開駛，得以脫險。

二月 敵通區長張強哉被俘，由陶伯敏兼代。

三月九日 我軍進入縣城。

四月十五日 我軍於十四、十五兩日，先後光復沈蕩、敷城。

第五支隊南渡整訓，由第六支隊（支隊長徐志餘）接防。

五月 敵通區長由蕭齊賢繼任。

六月 獨立第四十五旅營長李新貴部隊駐防沈敷區一帶，向王店、硤石兩地敵偽不斷襲擊，並在滬杭鐵路施行爆炸。

十二月 敵通區長蕭齊賢另調，由政工隊長何悲亞繼任。

二十九年

四月 我軍進襲敵佔據點，七日又配合地方團隊再渡攻城，便衣隊並潛入城內，焚電燈廠、絲廠。

五月 特工室主任陶伯敏策動敵浦僑警察所長丁忠祥、翻譯汪雲清、率偽警十二名，携械（步槍十支，短槍二支）反正，即赴天目山浙西行署受訓。

六月 縣長鍾家洲請辭，繼任縣長張木舟遲不到任，省政府改派孟鐸繼任。

八月 敵通區長何悲亞被俘，由陶伯敏繼任。

九月 敵通區特務隊在滬杭公路（關王爺廟）埋置地雷，炸毀敵卡車一輛，敵軍死傷多名。

十二月 敵軍「掃蕩」敵通區署所在地，廣義鄉長趙文伯被殺。

自衛大隊長顧志亮被俘，絕食拒供，於二十七日殉難，行署特依例晉升一級，並發獎助

金八百元。

三十年

一月六日 黃道關一帶形勢緊張，海上帆船被敵炮擊。

二月十七日 代理金庫主任李植夫，辦事員李光杰，於上月三十一日敵人「掃蕩」時被俘，慘遭殺害。
二十三日 深夜十二時，通元敵二十餘，乘船至倪壩鄉張鼎橋突擊敵通區署，經陶區長率班長徐福

興奮力抵抗，斃敵四名。

四月 國軍暫編三十二師自仲春推進後積極佈置殺敵，二日起在長川壩、角里壩、沈蕩、歟城

攻擊，並由政工隊員發動民衆阻塞河道，破壞公路，切斷電線，五晨三灣塘敵圍閉歟城增援，中途被我腰擊，狼狽竄回。

五月三十一日 歟城沈蕩等敵不堪我軍壓迫，分向硤石、王店撤退，場前及敬浦敵亦同時竄走。

三十一日下午一時沈歟區長陳仲平率警察隊及浙西總反攻義勇隊員兵於陳坎、六部大橋遭遇自沈蕩撤退敵軍，激戰一小時，我警察隊長方思琛、隊員吳洪福陣亡，又沈蕩鎮長李銘書，商會會長孫心權，區黨部常務委員吳俊長，同時遇難。

六月四日 敵「掃蕩」我海北軍政中心，有一千餘敵僞由乍浦、海鹽等據點，向我江渭橋、搖泗橋

、西陸等地竄擾，七日又續擾陳家壩、西塘橋，並強修乍浦至海鹽之公路，至十一日始分別退去。

十四日晚間海鹽敵三五〇餘，歟城敵百餘，向我王家壩、唐家木橋竄犯，經斜港場、野鷄濱時，國軍與自衛隊猛力截擊。

十六日嘉、平、鹽、歟敵又會犯新篁之馮家浜。

九月七日 前浙西省黨部主任委員呂人願佑民氏病故浙東宣平，享年五十四歲。

三十一年

一月十日 縣長孟鑄率同縣自衛隊攻入城中，俘獲僞軍八名，槍二十二支。

十一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金主任越光蒞縣視察黨務。

九月二十三日 敵僞實施在海北地區「清鄉」，佔據敵浦，通元、倪王廟、三灣洞、百步亭、西塘橋、斜橋頭，準備封鎖。

專員公署保安大隊，於沈蕩附近之茅芳橋與敵遭遇，大隊長何蘭舟被俘，羅分隊長陣亡。

十月二十七日 縣長孟鑄，自衛大隊長汪錫康，率隊與敵激戰於江渭橋。

十一月五日 縣政府撤離縣境，隨專員公署及海寧縣政府部隊赴天目山。

三十一年

四月

縣長孟鑄辭職，省派邑人汪耀（錫康）繼任。

五月

汪縣長在於潛天目山一都組織縣政府，訓練部隊，配備武器，爲推進縣境、摧毀敵偽「清鄉」之準備。

十月

汪縣長率同文武工作人員與海寧、平湖兩縣政府人員經吳興、德清、崇德、海寧，進入縣境。

我部隊向塘東挺進時，在三灣洞附近中伏，激戰後失去迫擊砲一門。自衛大隊指導員陸保賢在敵城被俘，不屈殉難。

十一月

委查今文爲敵通區長，蕭齊賢爲沈默區長，干城爲城西區長。

十二月

嘉興、平湖兩縣政府挺進後，同駐鹽、平嘉三縣交界地，並隨時聯合攻敵，自會攻新篁鎮，破壞敵工事後，敵不斷由海鹽、新篁、乍浦、平湖會竄西塘橋一帶，十九日我在屈家堰橋、淡葑廟聯合作戰，激戰至深夜，斃敵甚多，越日敵又從四顧橋增援，在我轉移陣地後，追向陳家埭、莊史、鴉雀橋一帶，與我混戰，至二十三日後，始行竄返。

三十三年

一月 駐沈蕩偽軍第四中隊向我反正。

二月 駐敵浦偽軍蕭大隊長向我反正。我縣府即將新成立之自衛第二大隊交蕭負責。

五月 十區專員公署推進後，其駐地在嘉興、平湖及本縣交界處之新篁一帶爲據點，本月起敵人不斷出動在該地區「掃蕩」，縣境之西塘橋一帶，時受敵窺擾。

三十四年

八月二日 縣政府在倪橋廟遭敵包圍，激戰多時，我向葉家橋方面撤退。

十四日 敵人投降，我尚在避敵掃蕩而疏散中，迨偽方傳出敵降消息，在鄉之敵亦紛紛向平（湖）

（海）鹽撤退。我旋在大曲集中，本日由汪縣長耀、縣黨部書記長王子珍、縣政府主秘朱宗昂，大隊長方正庭等率同下復員回城。

註一：縣城淪陷日，官方報告爲十一月二十日。而戰前及整個戰時均在地方任自衛工作之姚雲泉君言，敵人第一次入縣城爲農曆十二月初五（按爲二十七年一月六日），是日天大雨，敵酋布告署名爲伊東。來自杭州，向上海方向開去。旋查日本資料，見九月十一日臨參命令第九九號派遣援軍中有「一〇一師團長伊東政喜」。該部後發現在南昌會戰中，諒由杭經海寧、海鹽而上海，然後參加長江之戰也。

桐 鄉

資料補充者：

朱仲璘 陸鴻慶 朱百治 孫汝祥

何政淵

二十六年

八月

「八·一三」滬戰爆發時在地方領導組織抗敵後援會，從事爲抗敵後援之縣黨部常務委員爲車同輪，縣長爲張周汝。

九月九日

敵機在濮院投彈二枚。

二十八日

有敵機一架被高射砲擊傷，落於屠甸鎮之北喜寧橋附近，是日上午十一時許敵機輪流在屠甸區上空，低飛來回，企圖搭救其墮機中之航空員，直至傍晚始逸去。該被擊落之墮機中有「金九山」「大塚」兩名航空員，逃至王店附近，均被擊斃，死者身上除有武器地圖等外，並有日宰府天滿宮守護布條。

十一月八日

敵機在桐鄉城內投彈，計在寺橋投一彈，落河中未爆發，在武廟街投一彈，有商民施姓中彈片死亡，在廟橋街投一彈，燬民房兩間。

九日

上午十時許敵機在桐鄉東門外公路上無目的掃射二分鐘後即逸去。

十日

桐鄉城內居民大部疏散鄉間。

十二日

縣長張周汝撤至石灣，旋後重又返城，十五日撤離縣境。

十四日 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十區專員杜偉等均退過濮院。杜專員旋轉至縣政府。

十六日 縣黨部及地方機關團體撤至塘北白馬塘，十八日撤離縣境。

二十日 敵軍由嘉興進佔桐鄉。

按敵軍進佔桐鄉部隊，先後有高橋部隊，梅林部隊，長谷川部隊，小林部隊等。其大本營均在本縣城中崇實小學校內。其中梅林部隊盤據時間最長，長谷川部隊殺害同胞最多，如東門外朱寶坤父子，南門外欄口朱介成等均為長谷川部隊抓去，吊在城內學前梧桐樹上，慘遭殺害。

二十七年

一月

本縣淪陷後，有日陣區姚伯祥、朱鶴鳴，塘北張玉如，濮院楊振華等，先後組織游擊隊，從事偵察敵情，破壞交通。

三月

本縣游擊隊經各方聯繫後，始屬於「孝武安長吳」地區吳崇桐邊區游擊司令部第三交通大隊。負責破壞公路河道橋樑等任務。此時吳崇桐邊區司令由張玉如擔任，鄒平（崇德人）擔任第三交通大隊長，朱鶴鳴為大隊附，姚伯祥、楊振華、宋繼可分任中隊長。

四月

偽組織方面，濮院金啓雲組織偽愛路隊為敵工作。（以後絡續有祝大川之密報隊，朱雲

之情報組，曹哲民之偽縣自衛隊，賀勤生之第一大隊，鄭大同之第四大隊，丁貴堂之三十七師。）

本縣日軍區商守先在史家橋組織勦奸隊，有亭子橋派出所巡官嚴佐漢携機槍一挺步槍六支，補充商之實力。

我國軍第六十二師部隊於四月上旬收復屠甸鎮，另一部隊在硤石活動甚力。

二十二日

我國軍第七十九師部隊配合本縣游擊隊黑夜進攻烏鎮，翌晨敵軍退去，我收復烏鎮。

五月

淪陷後我第一任縣長楊思義到達青鎮任職。

六月

一日

本縣偽政府成立，地點設在濮院鎮，偽知事爲金啓雲，秘書楊仲淵。

十二月

偽政府遷設桐鄉城內，偽知事爲王晉生。

一十八年

五月

我國軍第六十二師發動攻擊。由第三六八團團長謝明強率領攻王店、濮院。第三七一團團長瞿彪率領攻桐鄉、崇德。

十三日

我軍以巧妙戰術攻克桐鄉。

按農曆三月二十四日夜十時許，由國軍第六十二師攻克本縣縣城，俘獲日軍二名，敵軍

桐鄉

寨守三天。在攻城前兩週，由本縣縣黨部書記蕭鏞（諸暨人），總幹事朱錫墀負責聯繫地方人士，計劃攻城前之一切準備工作。分配任務：由朱錫墀、張珮玲負責國軍嚮導，沈菊齡等負責接待，金勻其、陳文煥、張元昌等負責燒燬偽縣政府，沈友琴負責取得偽政府印信。在攻城時均能達成任務。國軍方面犧牲無名英雄六人，由沈菊齡買棺安葬。此役三天後，敵援軍進城，沈菊齡、張元昌不幸被捕，在解押嘉興時，沈菊齡因年老不堪繼續步行，被鎗殺於嘉興縣屬國界鄉公路上，張元昌拘押嘉興，於勝利前釋放。

十六日 我軍攻克本縣後，敵由崇德、嘉興、兩路來攻，由嘉來攻之敵，於十六日中午在皂林雙橋附近經我軍襲擊，當擊沉敵汽艇兩艘，敵均殲滅，我方亦有死傷。

二十八軍軍長陶廣，進入敵後，召開黨政軍會議，地點在本縣石灣區聚王廟鄉宅，參加者有駐在璉市之六十二師陶師長、駐在嘉（興）平（湖）之四十五旅旅長張鑾基等，並有由重慶來觀察戰地黨政之溫麟亦參加。

六月 濮院金啓雲以偽知事身份被捕至王店，由沈鑑非，周問賓審訊後轉解正法。

七月 十六日 李挺率派接長本縣（江西九江人，軍校四期），其常駐地在石灣區之翔厚陸家村，及街路頭等地。

縣政府在全縣各鄉鎮中選派有志青年十七人，送往西天目山，參加浙西行政幹訓團受訓。

十月二十六日

滬杭路不斷經我破壞後，日軍寢食不安。在王店、硤石兩路敵軍於二十六日早分途進取屠甸，敵我雙方曾發生激戰，二十七日敵再來進攻，至下午雖仍繼續增援，但至傍晚終以不支潰退。

二十九年

四月

敵軍再由王店、硤石、桐鄉三路進犯屠甸鎮，我國軍第六十二師三七二團早在東起竺林廟（屠甸西郊）至西長生橋一帶嚴密佈防。十時左右展開激戰，至下午五時後敵因傷亡慘重，施行殺人放火後，向硤石方面潰退，此役幸我軍拚命追擊，是以屠甸東半鎮，得能保全。

十四日

縣長李挺於十四夜十時許，在青爐區延澤鄉宗人浜沈鄉長韻夫家遭遇敵偽包圍，慘被殺害。李縣長殉職時年三十八歲。

按李縣長殉職後由秘書李是全代理。未幾由蕭石父接長桐鄉。

九月二十一日

十區特務隊由後方挺進至本縣日暉區全安村宿營。本日清晨一時，突有省直屬第三政工大隊隊員翁堅（二十三歲，慈谿人。時奉派在該地擔任鋤奸大隊商守先部政訓工作）來報，有硤石敵偽四五十名已抵達北面姚家村，部隊正擬進擊時，詎敵偽已採鉗形包圍，

並在石橋兩邊埋設機槍，待我部隊半數通過石橋，即行掃射，將隊伍切成兩截，惟我仍奮勇還擊。此役我陣亡者有章靜法（諸暨三都下倪人），方鵬（諸暨白門人），傅學祥（諸暨直埠人）等七人，而商部指導員翁堅亦壯烈成仁。陣亡志士即埋葬於石橋旁。

（註一）

三 十 年

一 月

本縣日暉區遞步哨總站（等於塘南地區臨時郵局）在北日暉橋成立，同時成立五個分站。其傳遞範圍，東至莊家橋嘉興縣站，西至太平橋崇德縣站，南至慶雲橋海寧縣站，北至董家渡塘北地區站。

並由縣政府委派張松濤爲總站站長，沈洪元爲史家橋分站主任，車少梅爲長生橋分站主任，連長生爲南日暉橋分站主任，韓福山爲古店橋分站主任，黃煥生爲亭子橋分站主任。（總站站長張松濤，海寧人、服務不久，因事去職。由北日鄉鄉長吳受田兼代。至三十一年二月改委夏國華擔任。）

總站地點雖指定在北日暉橋，嗣因日軍時常進襲，有碍工作進行，所有文件簿冊印章等

避免遭遇敵寇搜掠，因此時常移動在北日暉橋附近村庄，如陸家埭、蠶花濱、夏家埭、梧桐橋、錢家里、花牆門等地。北日暉橋仍設聯絡人員駐守。

總站設傳遞員八名並兼鄉公所嚮導，擔任國軍及其他過境部隊領路。分站各設傳遞員二名。遇有日軍已在某地出發及其行動方向，必須報告縣府各機關部隊注意之急要文件，均須星夜傳遞，送達接收站轉遞，取回回執存查。此制直至抗戰勝利始行結束。

三十一日

偽師長張雲升在嘉區活動，本縣縣府有關方面派員虛與委蛇，約定兩日以後，在濮院附近接洽，屆時張至，即被我擒獲，解送駐軍指揮部，其他各項證件則送浙西行署。

三月十六日

本縣日暉區區長商守先，協助國軍，除奸抗敵，頗著辛勞。敵思利用，於去年九月將其妻、子擄往靈安（崇德縣界與桐鄉接壤），迫商就範，而商不為動。靈安偽軍隊長孫英傑對商深為欽佩。乃與商妻密約，率領偽軍二十餘人，槍殺日軍六名後，起義反正，投奔商守先。長官部據報後飭駐軍查明屬實，以合於獎勵條例第六條，電省府轉飭縣府填具事蹟表，層轉請獎。按商守先於二十八年春即奉派任日暉區區長，斯時已有幹部三百餘人，因商對於擒獲奸偽格殺不論，因此名震全縣，至本年三月孫英傑率隊反正，向商投順後，商之實力更為充實，擁有三個中隊。直至抗戰勝利後，始歸併縣政府。

四月二十三日

邑人吳士相，任電話局第二管理處主任兼郵縣分局主任，在浙東事變率同屬員趨赴前線

指揮軍事通訊，不幸身陷敵圍被害。

七月三十日 縣政工隊員柏森鎔（二十一歲）、因公赴烏鎮、遇敵便衣隊被害。

八月十五日 敵軍竄擾吳、崇、桐，在練市、善璉相繼淪陷後，本縣形勢轉急，縣長蕭石父本擬赴省出席行政會議，乃不得不延期，而與六十二師某營會同作戰，不幸在敵由新市、雙林增援後，蕭縣長於練市區被敵包圍成仁。

十月二十二日 本縣縣長蕭石父對敵鬪爭，不幸殉難，省府決議撥治喪費二千元，並另請中央褒揚撫卹。

按蕭縣長殉難後，由民政科長蕭正鐸暫代，至十月，省派李泉生接替，李縣長於三十一年春即離職，改由李緯蘇接長，其駐地爲日暉區沈家門及嚴家蕩等處。

三十一年

三月十九日 政工隊幹事長黎子奇於三十年九月潛入吳興策反陷區有志之士，不幸被捕，刑訊時態度激昂，不肯稍洩秘密，二月間解往杭州，被殺於西子湖畔。

十月十八日 本縣國民兵訓練團團長張玉如於十八日由莊家橋出發，進襲濮院，曾攻至大有橋、魚行街等處。

三十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主任金越光，由嘉善來本縣視察黨務。

按本縣縣黨部書記長，在淪陷時期，初由蕭鏗擔任，繼由吳文祺擔任，吳調崇德，改由車同輪擔任。

三十三年

一月六日 省府改派周先鍊接長桐鄉，周縣長於二月間到達縣境，其駐地在日暉區饒籠頭。

五月一日 周縣長密委孫汝祥爲城區梧桐鎮鎮長，令其常駐城內，密取聯繫。

三十四年

八月十五日 日軍投降消息傳遍本縣境內。

周縣長即將縣府辦公地點，移駐日暉區桂花濱之西楊家門。

九月八日 日暉區長商守先，率領部隊進駐南門外邵家橋朱廷貴家，準備護衛黨政首長暨工作人員進城。

十八日 本日原定爲本縣勝利回城日期，以敵區雖全爲僞三十三師所統轄，正等待改編，而其他什色僞軍尙衆，如何處置，一時未能妥爲安排，故周縣長又將縣府辦公地點，進駐日暉

區之北蔣村（靠近城區），以利接洽，同時指派張主秘及梧桐鎮孫鎮長會同雙方，洽商處置僞軍辦法。

二十三日 縣長周先鍊、黨部書記車同輪等，率領幹部及工作人員，於上午九時進城，縣政府借用宏遠堂黃宅辦公，（舊縣府屋宇已在二十八年燬去）縣黨部即在公園內，以前民教館舊址辦公。

二十五日 上午九時在公園內舉行慶祝勝利大會。

註一：此役係當時參加特務隊作戰之何政淵氏所身經。惟「五十回憶」記指導員翁堅之殉難於亭子橋，爲三十年八月二十日。恐係戰時公文轉輾之誤，故記述後，加此附註。

崇 德

資料補充者：吳良玉 陶伯敏 姚冠午
陳劍卿 瞿維生

二十六年

八月 本縣自七七抗戰軍興後，縣黨部常務委員郭俊會同地方團體代表蔡家俊、張漢英等組織縣抗敵後援會。時縣長爲劉平江。

十一月六日 敵機在石門灣投彈，死傷百餘人，炸毀房屋數十幢，旋即飛往縣城投彈，並用機槍低飛

捕射，死傷數十人。

十一月十四日

縣長劉平江率同工作人員撤離縣境，經塘樓過餘杭至浙東。（縣府撤離時，有國軍七十九師之第三營駐在崇德城內，當時營長鄭宗罕即以城防長官名義，兼理地方一切軍政治安事宜，在該營撤退時並將地方所存鹽數千包就地變賣。積谷倉內所存積谷，經地方人錢中運走。居民走避，一時幾成空城。）

十一月二十一日

敵人一〇一師團由嘉興沿杭善路經桐鄉來陷本縣。

敵軍牧野部隊一小隊，由嘉興沿運河塘西來，進侵石門灣，運河塘兩岸，均有燒殺。此時駐在石灣我軍七十九師第三營之某連部，當敵軍進侵時，守東高橋之一排全力抵抗，敵未得逞，嗣敵軍分向田間小路，包抄至蓮花庵後路包圍，致全排犧牲，而駐南高橋之連部立即撤往崇德縣城，駐縣城鄭宗罕營長據報，亦立即全部西撤至衆安橋師部。聞鄭營長後爲陳師長扣辦。

十二月一日

敵軍牧野部隊進佔石門灣，在堰橋境當房內駐紮，四十餘天後始調防，初時石灣鎮民，均避難四鄉，成爲真空狀態，不久有鎮民吳凌雲、呂榮甫等自翔厚（桐鄉縣屬）附近聯合各鄉村攜帶白猪毛鷄等往石灣饋送駐在敵軍，因此敵軍指示吳凌雲擔任偽商會會長，令其號召鎮民回鎮，照常營業，恢復市面，另由鎮民邢秋繁出任偽維持會會長，姚泮香

爲秘書，並佈告安民。

二十七年

一月

染有鴉片嗜好之墮落份子吳增煥（業律師）、沈克明（留日警察學生）在縣城組織偽維持會，分設六科辦公，其地址在崇德城內縣黨部舊址。

邑人吳良玉與地方勇士組織游擊隊，其隊部設於五河涇。

吳良玉部第一次攻擊縣城。

四月

縣黨部常務委員郭俊於紹興病故，其夫人汪雲仙女士隨以身殉。由省黨部辦事處主任顧佑民、秘書盧其美等辦理善後。

國軍七十九師穿越京杭國道，來本縣游擊。委吳良玉爲挺進第二支隊。

五月

第三戰區第三游擊區指揮部在德清縣屬新市鎮成立，收編吳、崇、桐、德等縣各地方自衛隊，及其他散兵游勇，統一指揮，加強游擊戰，其時真正與敵接觸甚少，其主要工作，大都爲派員潛赴敵區，襲擊偽組織首要，以示警告。本縣偽維持會幹部馬文夫卽於是時在洲泉被我俘至新市總指揮部，槍殺於西風漾口。（新市南橋外指揮部所在地）

十八日

晚間我軍內外（先有便衣隊潛入）夾擊石門灣敵，敵倉皇應戰後向崇德退走。

六月

地方人士在石門灣組織崇桐石灣區鄉鎮聯合辦事處，由蔡家俊、張漢英、陳劍卿、周敬前、吳良玉等負責主持，至縣政推進後停止活動，改設區署。

國軍六十二師之第一營陳營長率部自浙東渡江，由海鹽長川壩經海寧至崇德縣境，先在錢店渡橋運河兩岸襲擊敵人船艇，又至大小羔羊攔襲，後仍過鐵路南行，當時未抵運河以北。（陳營長後在海甯殉國）

省府委派沈明才爲崇德縣長，此時沈縣長在紹興主持崇桐行動委員會工作，奉到派令後，於七月初往方岩向民政廳請示推進計劃。民政廳阮廳長以崇德縣政府撤退時，携有縣清丈處全部土地圖籍，密存在餘杭縣鄉間，認爲該處接近陷區，責令沈縣長在推進以前，必須先將是項圖籍，運往武義履坦鎮交省保管庫妥爲安置。沈縣長遂即指派姚冠午負責搶運，送至指定地點，並由廳方令派視察吳靜暨有關機關予以協助。

八月一日

沈縣長於七月間向民廳請示後，旋即返回紹興，結束行動委員會工作，並商請金華縣王力航縣長選派衛士隊一班，由班長馮代春率領，隨同沈縣長及縣府工作人員，由紹興渡江至海寧之許村推進崇德縣境，於八月一日在崇德五河涇華壇地方，正式建立政權。

十月一日

沈縣長自八月一日建立政權以後，即着手加強縣府工作，於十月一日在洲泉辦公，並發表人事名單如下：

崇德

秘書許明農。總務組長孫柳村，幹事姚冠午。行政組長張漢英，幹事吳覺。軍事組長張平，幹事沙士芳。同時成立洲泉、石灣、梵山三區區署：洲泉區區長陳澄，轄十鄉鎮，區署設洲泉鎮。石灣區區長陳劍卿，轄十一鄉鎮，區署設石灣鎮。梵山區區長陳介眉，轄九鄉鎮，區署設扶駕橋。

（按本縣在淪陷前原有卅一鄉鎮，此時城區之崇福鎮未恢復。）

又成立縣抗敵自衛大隊，除由沈縣長兼司令外，由吳良玉任副司令，另編一個自衛中隊，由汪益三任中隊長，另又成立警察隊，由張平兼任隊長。

縣政府駐地雖在洲泉鎮，但因當時縣政府自衛力量單薄，故經常在含山蕩一帶流動。因該處爲吳、嵙、桐三角地帶，離嵙德縣城較遠。

二十八年

一月 縣政府編制擴大，除秘書外，總務組改爲財政科，下設田賦征收處，行政及軍事兩組均改爲科，並增加科員名額（原有之幹事均改爲科員）。

三月 浙西行署調吳良玉爲行署特務營長。吳奉命後率部至天目山就任新職。

四月 國軍第六十二師之謝團（團長謝明強），經京杭國道到達德清縣屬之含山附近實行游擊

戰（浙西皆屬平原在清明以後遍地桑蔭，始便利於游擊戰）。

縣長沈明才爲配合游擊戰，轉飭石灣區署發動民伕於小羔羊地方築壩，以阻遏敵人汽艇活動而擴大我軍游擊範圍，每次在夜十時後開始工作，黎明前三時停工，民伕最多一次約有七百人之多，四月十七日有敵二百餘人，爲我軍邀擊於大小羔羊之間，敵死傷五十餘人，餘向崇德竄去。

（若干時日後，敵人所用汽艇，艇尾裝置小炮，遇有壩基阻隔即放射二、三炮，打開缺口，設法通行，築壩一事，因而效用大減。）

五月
農曆四月初五日六十二師師長陶柳在墅王廟指揮所部攻擊石灣敵軍，（此時縣政府辦公處在離石灣七華里之俞家濱地方）雙方激戰一晝夜，至初六日晨日寇狼狽撤走，退往崇德。戰後地方人士清理，在南高橋下塘小橋地方，發現埋有敵屍十餘具，均插有木條標誌，書明日寇姓名及日期，惟無隸屬番號，據查爲駐在崇德縣城內之敵軍管原部隊，當接戰時領隊之敵酋，係在積善寺旁邊許陶庵家屋面上用望遠鏡瞭望指揮，被我軍發現，用迫擊砲猛轟，該敵酋中彈身墮，當時有不克逃離石灣之居民會目睹該敵酋屍體由敵兵四名，用擔架抬走。

六月

國軍二十八軍軍長陶廣率同參謀人員深入游擊區，在本縣與桐鄉交界處之墅王廟，召開

黨政軍聯席會議，中央戰地黨政會視察溫麟亦來參加，在我開會之日，敵機爲報復石灣之敗，轟炸石灣。

十月

本縣警察隊督察員沈月泉（嘉興人，擅拳術，曾任嘉區民國日報記者，隨沈縣長來本縣擔任情報工作）在日軍掃蕩時，不幸於石灣附近之西聖墟被俘，敵軍偵知爲我方督察，慘施酷刑，並於十一月初將其首級懸於崇德北門城門口示衆，且書「沈月泉支那兵督察官破壞皇軍軍事行動」——即指小羔羊築壩阻敵之事。

十一月

縣長沈明才奉令改調。

二十九年

一月

縣長沈潛龍來縣接事。

專員王力航來縣設專署辦公。其駐地在本縣洲泉西南大麻塘。

四月

敵軍來洲泉掃蕩專員公署時，本縣自衛大隊孟副司令不幸被俘殉難。

十二月

忠義救國軍張光司令蒞洲泉鎮巡視，爲敵圍困，經吳良玉部應援，擊退敵軍，並傷斃敵官佐天田等多名。

三十年

一月

新任縣長錢萬鏗蒞任。

八月

新任縣長袁勛來縣接事。

三十一年

一月四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主任金越光來縣視察。

六月

縣黨部書記長孫文浩，與縣長袁勛意見不協，書記長改由吳文祺擔任。

十一月

敵僞在縣開始「清鄉」。

三十三年

一月二十五日

省政府舉行一三四〇次會議，通過關震東繼袁勛爲本縣縣長。

三月

縣長關震東偕同縣自衛總隊長吳良玉推進至含山附近，旋至碗盞濱、老鴉窠一帶活動，展開反清鄉工作，重建政權。

五月

縣政推進二月以來，與敵僞接戰二十餘次，自衛總隊吳部陣亡者有指導員錢伯英，中隊長張耀卿、張欣伯、劉王福、張叙銀、夏沛然等。而敵僞清鄉，亦由此摧毀，我政權得趨穩定。

三十四年

三月

匪新四軍粟裕部竄入吳（興）德（清）地區後，繼續有東竄之勢，而開縣長震東又奉調平湖，省府鑒於本縣與後方阻隔重重而德清與本縣接壤，因命德清談縣長兼長本縣。

四月

談縣長益民率同秘書鍾儒達，科長全仁忠及自衛大隊王自惕，來縣接事。

七月

縣自衛隊在大麻附近與敵偽激戰。

八月十七日

談縣長益民與縣黨部書記長吳文祺復員入城。

吳興

資料補充者：

王崇熙
陳鴻陸

安春融
曹子言

沈錫昌

二十六年

八月

縣黨部委員凌以安縣長王崇熙暨地方各界代表陳勤士等組織縣抗敵後援會，動員人力物力，申援抗敵將士。

十月

烏鎮義勇壯丁張仁聲，為抗敵救國，捐獻應得家產三萬元。（註一）

滬戰爆發以來，鐵路備受敵機破壞，公路水道成為重要運輸路線，本縣因之成為重要轉運站，故民間二、三桅竿以上之船隻，均徵集供應。

籌辦後方醫院兩所，於兩星期內完成。

十一月 十四日

平望陷敵後，敵繼續沿公路向南尋進犯，我第七軍長周祖晃部節節抵抗，寸土必爭。周部多廣西健兒，竹笠、草鞋、短褲，在江南寒風苦雨中作戰，地方有血氣者莫不大受感動，抗敵後援會發起捐獻絲綿背心，人民莫不踴躍響應。

二十二、三日，敵機大肆轟炸，縣政府左前方明德橋及右後方、後方三面落彈。沈譜琴宅爲軍司令部所在，受炸更重。

二十四日

敵人於全公亭登陸後，用迂迴突破戰術，狼奔豕突，向我進犯，本日陷我縣城，當時情況混亂異常，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關防，亦於向南撤退中遺失。駐軍第七軍徐啓明師長奉命撤向長興，縣府所屬由小西門撤至楊樹埔。

十二月

僞維持會出現，活動者爲姚森如、孫棟三等。（姚後於任僞自治會會長時被我志士擊斃。）（註二）

二十七年

二月

敵人陷我省垣後，即由第十二師團長山旺率步兵四千來縣，駐入城區，圖控制京杭國道，進窺皖南。

十九日

我國軍奉命反攻，由第五十九師出孝豐經安吉入本縣游擊，本日敵在吳長公路與我伏兵

吳興

遭遇，發生激戰。

縣長王崇熙因病奉准至金華醫治胃疾，政務由主任秘書王維顯代理。旋提請辭職，並推薦縣游擊司令楊哲夫繼任。

本縣庫存近二十萬元，由專員公署命令提用爲全區抗敵事業之需。

我政府組行動委員會，本縣由楊哲夫（兼縣長），溫蘭馨（兼黨務特派員）分任正副主任委員。

三月

國軍七十九師推進至菱湖一帶，並向德清、崇德一帶游擊。

二十六日

縣行動委員會第二游擊隊指導員在徐家埭召集民衆組抗敵同盟會，爲漢奸襲擊殉難。

五月十二日

十一日敵機三架，在烏鎮、雙林一帶轟炸，次日，嘉興敵二百餘率領偽軍徐模誠部進犯烏鎮。

六月十八日

十七晚我軍將京杭國道之太平橋橋基掘斷，並伏兵該處，二小時後，有敵糧食車由吳興開來，橋斷車墮，我軍應聲而起，與後隨車之敵軍接戰，後武康敵聞聲接應，我軍旋即退返原防。

七月

政工隊員張安石（十九歲）擔任情報工作，爲敵僞所嫉忌，十二日爲其祖母廻神之期，返家被敵探悉，於夜三時被捕，嚴刑逼供不屈，與父同被殺害。

十一月十一日

八日起，嘉湖敵分批攻擊江南挺進軍，先由雙林接戰，九日敵用飛機助戰，我軍遂於九

日撤出烏鎮，十日撤出璉市，十一日高級人員總部政訓主任謝一中，第一路指揮朱希均被敵圍，後在混戰中突圍而出。是役朱部損失頗重。

二十八年

五月 方元民繼楊哲夫爲本縣縣長。

十七日 敵百餘增援新市，在靈山附近遭我軍伏擊，敵死傷二十餘人後，仍竄回吳興。

七月二十八日 偽知事顏大維，爲我工作人員伏擊未中。

十月六日 省第一政工大隊隊員李文雄（二十七歲，平陽人），楊文寶（二十四歲），姚羣（二十三歲）等在敵後雙林搜集戰利品，炸彈爆發，傷及要害致死。

二十九年

四月五日 敵機連日在各鄉散發爲汪精衛登臺宣傳傳單。

本日上午九時，敵機一架竄入妙西鎮上空，投彈多枚，傷民衆六十餘人。

汪逆登臺後，偽組織各級改制，「縣公署」改稱「縣政府」，本縣偽縣長由曾任法院院長之菱湖人沈子鏡出任。

縣政工隊員馮孟華（十八歲），於四月敵偽大掃蕩時，在張雨傘被包圍殉難。

五月二十八日 縣府事務員曹信如奉令下鄉公幹，在下昂朱家坎被敵殺害。

十一月十日 本日下午二時，偽知事顏大維車過駱駝橋南境馬軍巷口時，爲我志士襲擊，顏頭部中彈一，保鏢江某腹部亦中一彈。（見前五五頁註三）

三 十 年

二月 新四軍自抗命經編遣後，尙有一股竄散，企圖擾亂地方，另一股二十餘人，經妙西區時，向區署自請投誠。

三月六日 縣政府股長余學禮，至敵據點李家巷策動偽軍余應山反正，被敵發覺，殉職於嚴家坎，保長賧水清同時殉難。

四月五日 國民兵團班長倪炳森，前在東鄉銀塘壩地方殺敵成仁，本日各界在上方舉行追悼。

二十七日 青年團分團辦事處錢崇禮，本日由京杭國道東至西鄉，在潞村途中被匪謀份子用繩勒斃。

五月一日 縣長安春融蒞任。

七月 吳興敵配合菁山據點敵二百餘，拂曉偷襲縣府所在地上方村，焚燬新建辦公廳一幢，蔣姓民房三間，掠去無線電收發報機一臺，並捕報務員黃方。縣自衛隊曾予阻擊。

九月十六日 敵人「掃蕩」我野戰軍，向璉市合圍。桐鄉縣長蕭石父，在該區殉難。

十月 吳興敵配合雙林敵偽二百餘人，向我駐重兆之縣政府辦事處進攻，我聞警即疏散。另派自衛隊埋伏於敵偽歸途必經之要道，（在雙林四十餘里處）予以襲擊，是役激戰半小時，敵偽軍死傷三十餘人，敵小隊長小林傷重，返吳城後死亡。

三十一年

四月十四日 織里區署指導員趙安農，爲敵寇襲擊區署時被刺刀戳斃。

九月 縣屬埭溪鎮敵百餘人，午夜偷襲我自衛大隊駐地大冲村，發生激戰，我一分隊死士兵十餘人，敵亦有傷亡。

十月二十一日 菱湖鎮被敵佔據已逾三載，商業凋零，民生憔悴，二十六日浙西反敵團向該鎮進擊，至中午十二時，將該鎮收復。

十二月 駐軍賀勁生率部叛變，殺死團長林松，盤踞雙林、菱湖間地區，大事姦淫擄掠，經浙西行署派青年營支援縣自衛隊進攻，遂逃往降敵，民間損失甚鉅。

三十三年

四月 敵偽在路東清鄉，十區專員朱希與地方團隊共同施行反清鄉戰。本縣自衛團隊收復雙林

、昇山、舊館三據點。

五月

敵僞在吳、崇、桐區舉行「清鄉」大掃蕩。

八月

僞縣長程某，於本月率領敵僞軍百餘視察雙林歸途中，在雙林北十餘里處之千金，被縣自衛隊兩小隊襲擊，程狼狽逃返吳城。

三十四年

二月十一日

（農曆小除夕）晚得情報，匪「新四軍」二千餘由郎玉麟嚮導，進犯上方、大冲（縣府所在地）。縣方僅有一個大隊駐衛，餘七個大隊分駐菱湖、雙林、埭溪、千金、烏鎮、塘北、南潯等各重要區，匪軍來勢兇猛，縣府乃向京杭國道以東埭溪移駐，十三日（農曆元旦）又移至錢家潭。

十八日

縣府調集一、二、三大隊，在路東攻擊僞軍趙部，俘三十餘人及彈藥糧食等甚多。

四月

縣府移駐曹家埭（在千金鎮北），為長駐計，在曹家埭四週建築礮堡。惟旋被匪「新四軍」偷襲，遭受損失甚重。

五月

縣府移至金家埭（雙林南）重整部隊，與環伺之敵週旋。計此時雙林駐僞軍項部沙團；烏鎮駐項部丁聚堂部，南潯，塘北駐僞軍曹部。菱湖、千金、荻港、洛舍、埭溪，則為匪「新四軍」佔據。

七月

縣府受敵、僞、匪重重包圍，乃一方與嘉興縣府自衛總隊張鵬飛部聯絡，移駐烏鎮東柵青北鄉（桐鄉、嘉興交界處）。一方向嘉興縣政府籌借糧食，穩定環境。旋將部隊整編爲兩總隊，成立前進指揮部，縣長王非兼指揮官，書記長施毅兼副指揮官，領隊進駐縣境，向烏鎮進攻，僞軍丁聚堂部遂退駐璉市、善璉。我方即謀以烏鎮爲反攻基地。縣府自衛隊進攻雙林，僞軍沙團退據湖城，雙林亦爲自衛隊進駐。

九月二十一日

敵人八月投降後，游雜部隊，零星共匪，以及部份地方團隊，均擬搶先進城，而敵軍首腦則以未奉命令前任何人不能入城。旋國軍王鐵漢軍長暨二區於專員進駐德清新市，於十九日命副司令陳鴻陸率前進指揮所部份人員（專署視察李炎及城區武區長等）入城與敵首腦及僞軍師長程萬軍接洽接收事宜。敵首腦初藉口城內情形複雜，要求不穿軍裝，不帶武器，否則不負安全責任，經陳副司令嚴詞拒絕。陳等進城後借寓愛山街僞師長之偵緝隊隊部，旋至絲織公所召見僞專署僞縣府科長以上人員談話。二十一日，於專員偕同縣長王非、書記長施毅等復員還城。

註一：承王崇熙縣長告：「義勇壯丁」恐係「義勇警察」之誤。（按本節事實採自東南日報。）

註二：承曹子言氏告：姚森如當選僞自治會長後，我志士借送枇杷爲名入內，將其擊斃。按「自治會」及枇杷季節，當爲二十七年五、六月時也。

長興

資料補充者：王文貴 計貞人 敖培才
楊雲 陳鴻陸

二十六年

八月 縣抗敵後援會成立。時縣長爲王文貴，縣黨部常務委員爲孫方悔。

九月九日 上午十一時十九分，敵機六架，來縣投彈七枚。

十一月二十一日 淞滬戰事激變，國軍紛經本縣退向皖境。敵機自十五日後連續來縣轟炸，本日白崇禧、張發奎等高級將領集議縣政府時，敵機又在城郊公路線轟炸。

十一月二十五日 敵軍由吳興竄入縣境李家巷，我國軍第七軍沿虹星橋、林城橋，經泗安鎮向宣長公路後撤。二十六日拂曉，敵繼續沿京杭國道以裝甲車爲掩護，大隊侵入縣城。縣長王文貴一面將長泗公路澈底破壞，阻礙敵軍行動，一面率縣警衛隊經合溪鎮轉入西北山區。

「紅槍會」「大刀會」等組織蠢起，亦出現假游擊隊名義而實行劫掠之土匪組織。

二十七年

一月 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爲展開反攻，期以游擊隊配合正規軍，特派劉參爲孝、武、安、長、吳地區游擊司令，楊啓文爲長（興）吳（興）地方游擊隊司令。

一月十八日 十九集團軍爲向吳興出擊，本日先收復泗安。

三月十四日 縣長王文貴集合地方團隊於合溪，本日黃昏冒大雪突擊縣城，未能澈底光復。惟偽組織經此一擊，氣勢頓斂（參加此舉，第二大隊長胡長元，後經國民政府頒給獎章）

省派楊雲爲縣黨部特派員，至縣整理黨務，並協同政府，泗安被焚後，附近之大雲寺廟仍爲敵人據點。我自衛第二砲射擊，聲震四野，並有自動參加之農民數百，殺聲震天何種部隊，倉皇逃走。所有武器裝備均爲我擄獲。天明後該寺焚燒以洩憤。自該據點擊走後，廣德縣城據點，已形鬆動。該點之撤走，於我蘇南、皖南、浙西三省邊區之整個形勢，政令之聯繫等便利極大。

十一月六日 在太湖沿岸率衆抗拒頑敵之蔡一飛（金花）女士，晨在長突。蔡以衆寡懸殊，卒爲擒獲，被斬八刀。此縱橫太湖歷聞者痛惜。

二十八年

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嘉獎抗戰各文官，對本縣縣長王文貴獎令中文云：「浙江長興縣長王文貴，縣城淪陷，仍在境內組織民衆，協助國軍抗戰，予敵以重創。……」

十日 縣長王文貴奉調臨海，新任於樹壘來縣接事。在泗安附近之十房村辦理交接。

八月二十五日 省直屬第一政工隊員張澤西，爲至新塘搜捕漢奸沈長林，被擊身死。

二十九年

五月三十一日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義務隊員沈阿毛、孫乃蘋，爲我軍焚燬敵虹橋繭廠而被敵偽慘殺。

十二月十六日 長興民衆抗倭忠義名錄發表：「王嘉驤被敵執不屈。青年文人王唯民慘遭虐殺。方榮斌爲寇活埋。老塾師王禮生被燒殉難。邱大有，吳阿山等農民同胞拼死於欽漚橋畔。」

三十年

一月 僞安清同盟會會長葉梅橋，十五日在水塘里祝壽，敵警備隊原田，聯絡官松村往賀，葉女愛蓮敬酒時，原田、松村及葉女均中毒，兩敵爲敵軍醫救活，而葉女則於翌晨斃命。

三月 抗衛大隊官兵自動縮食，將原有三餐改爲二餐。

十九日 夜，敵向虹溪、泗安進犯，至泗安後又分兩股，一股由太平橋、大嶺、八都界而至槐花嶺，一由范村、流動橋至白峴嶺，以撲我主力。乃爲我軍發覺其陰謀，用反包圍計，包

圍敵於槐花礪山中，斃敵甚衆，卽有馬大佐之屍體亦不能運走而遁。故敵在二十五日於林城橋退出時，縱火雪恥。

敵三月竄擾時，八都芥農民吳阿文，遭敵拉往擄導，導至我軍埋伏區而遭敵殺害；同心鄉婦人柏陳氏，不甘脅從，與敵偕亡。

五月十五日 政工隊分隊長史志高（二五歲），三月計殺偽自衛團宗金毛，歸途被俘，不屈被殺。

十二月十五日 政工隊員謝鼎貴（二十六歲，平陽人）、成崇益（二十歲）自河橋埠至吳家潭中途爲敵擄去，志堅不屈，被槍殺於五里橋。

二十一年

一月二十六日 反敵行動工作隊隊員吳隱（二五歲）奉命在敵佔區倉前街開店，設計狙擊，事機不密，慘遭殺害。

二十二年

四月 中央派楊雲爲湖屬黨務領導。

七月 鄧器光繼凌潛夫爲本縣縣長。

十二月 敵抽調蘇浙各據點部隊，並雜以偽軍，向蘇浙皖山區地帶「掃蕩」，其時縣政府在長潮

界，掩護縣府僅自衛隊一分隊，被敵侵入後，抗敵勇士胡長元之住房當被敵焚燬，縣長鄭器光率同縣府人員眷屬翻山越嶺，經六都東芥，敵亦追蹤搜索，縣長胞弟隨帶縣印隱避竹山中，被敵發現，縣印被劫，鄭亦當場被殺。鄭縣長復經石臼村、仰峯芥、茶窠地一芥，再經廣德縣邊境至孝豐轉浙西行署，遂即卸任。

共匪開始由蘇南侵入本縣邊界上之硯山，欲佔領「三山一湖」（黃山、茅山、天目山及太湖）之口號，亦開始傳播。

三十三年

一月
省政府四日舉行一三三三會議，決定派程荃庭繼鄭器光爲本縣縣長。
六月
共匪竄擾縣境，並伸入孝豐縣境。

三十四年

十一月
自匪「新四軍」盤據本縣及伸入安（吉）、孝（豐）後，縣長程荃庭及書記長趙鐵鳴，率隊隨二區於專員行動，並曾參加德清保衛戰。匪竄臨安、新登時，一度曾撤至分水。自敵人無條件投降，程、趙隨國軍王鐵漢部行動，十二月，即會同國軍入城（匪盤據縣境年餘，始終未向城區之敵軍據點攻擊）。

德 清

資料補充者：陳鴻陸 傅金淵
瞿維生

二十六年

八月

縣黨部常務委員張友才，縣長彭紹香，與地方各界代表組織抗敵後援會，推進動員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

敵人向遷杭路，蘇嘉路深入，縣長彭紹香率政府工作人員，向杭州方面撤退。

十二月

邑人吳辭炎，在新塘組織浙西游擊總隊。

二十七年

一月

周明山利用商辦緝私營人鎗，於新市成立第一支隊。（周後附逆）。

二月

吳辭炎部在韶村擊燬敵貨輪一艘。

十一日

敵由湖州出發至杭，循湖杭水道（龍溪）作示威性搜索，左右兩岸鄉鎮均遭焚殺。受害

者有鐘管、仁壽、敵溪、茅山、衡溪、雷甸等鄉鎮。

縣長張友才推進縣境。縣府於新塘一帶活動。（當時武（康）德（清）合組行動委員會）

國軍七十九師經京杭國道開入本縣及吳（興）崇（德）桐（鄉）一帶游擊。

三月一日

國軍七十九師進入德清城。

德 清

十五日 國軍彭支隊再度收復德清。

五月一日 四月三十日深夜，國軍分攻武康、德清。德清敵力薄弱，當予擊走，本日晨我軍第三次克復德清城。

十一日 敵艇多艘在飛機掩護下由杭開向吳興，經德清東北約十公里許之敵村附近，我軍突然出擊，敵被擊斃及落水者甚多，敵屍蕩漾湖心，水爲之赤。

七月二十一日 敵鈴木部隊四百餘，搭汽艇由臨平、塘棲犯我新市，我軍埋伏詔村，猛予阻擊。

十一月十一日 湖、杭敵攻擊駐於新市之江南挺進總隊，敵機多架助陣，投彈數十枚。新市民衆死傷甚多。我軍旋亦撤出新市。

二十八年

四月 國軍第六十二師推進本縣及吳、崇、桐地區游擊。

縣黨部改書記長制，因原黨部負責人張友才兼任縣長，故書記長派由楊歡琛擔任。

五月 六十二師在樂安之西長橋擊敵。戰況激烈，時達五小時。

六月 六十二師在鍾管擊沉敵機動船一艘。

十一月 六十二師調返後方整訓，由一九二師來區接防。

二十九年

三月

縣長張友才在新塘鄉爲敵所俘。

五月

省派楊雲繼任本縣縣長。

六月二十一日

偽縣長朱育人於上午九時爲行署突擊隊工作人員孫訪樵擊斃於城內關岳廟附近。

七月

偽組織派稽少梅充任偽縣長。

忠救軍三支一大隊，開駐下舍附近。

十一月二十九日

縣政工隊長沈慶昌（二十七歲），副隊長程道生（二十四歲）隊員王維垣（二十四歲吳興人）在張斗被敵三面包圍，壯烈犧牲。

三十年

一月

徐箴楚（卽徐福林）之別動大隊，由杭縣境移駐本縣下舍一帶。（徐後附逆）

二月

省派朱希繼任本縣縣長。

三十一年

三月

省派褚元愷爲書記長。

德清

三十一年

二月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主任金越光，來縣視察黨務。

五月

省派談益民爲本縣縣長。

十月

縣長談益民率自衛隊攻擊縣城。縣城敵僞軍倉皇撤退。時正海北敵僞舉行「清鄉」，正規國軍撤出浙西游擊地區時，本縣一舉克復縣城，士氣民心，爲之一振，我之活動區域，亦大見擴展。

三十三年

二月

十區專署在本縣境舉行區行政會議，行署政務處長林樹藝於參加會議後，至縣城視察。



惟區擊游（年三十三）期後戰抗中）府政縣清德之公辦中城在一長處務政署行之縣該察視爲者立（藝樹林

四月

省黨部主任委員羅霞天來敵後視察，於本縣舉行黨務檢討會。

五月

褚元愷出任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縣黨部書記長職務省派朱旭繼任。

三十四年

三月

匪新四軍粟裕部由蘇境竄擾浙西，本月下旬，竄至縣境之洛舍鎮。

四月六日

四日起，匪粟裕部猛烈圍攻縣城，二區專員於樹槽，吳興縣長王非，長興縣長程萱庭，武康縣長楊維禮，均率所轄自衛隊一部，協同本縣談縣長與匪激烈戰鬥，經過兩晝夜之作戰，因彈藥無繼，奉令撤出縣城。

五月

偽軍三十六師（項致斌部）竄擾本縣，全縣主要市鎮，均為偽軍佔據。盤踞城區之匪軍，亦竄離縣境。

八月十六日

敵人投降。縣長談益民會同縣黨部書記長朱旭，臨時參議會正副議長張友才，褚元愷等復員回城，並由縣府秘書鍾儒達，民政科長王應賢，財政科長瞿維生等，分別辦理接收事宜。

武 康

資料補充者：余傑 陳煥圻
黃文淵

二十六年

八月 縣黨部委員魏步微等會同地方代表組織抗敵後援會，準備全民抗戰。

十二月二十二日 敵第九師團陷菁山後，與陷安吉、孝豐之十八師團合陷本縣。

二十七年

二月 省派吳永山、張友才爲武（康）德（清）行動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恢復兩縣地方組織，從事游擊抗敵。

國軍第五十九師由安吉經本縣出京杭國道游擊。

三月 國軍第九十八師進駐莫干山，監視盤踞縣境之敵。

二十一日 敵軍出遞鋪擾我後方，國軍第五十九師，九十八師曾於本縣迎戰。莫干山復爲敵佔。

四月一日 國軍第七十九師擊敵於莊村，敵兵由上柏趨援，我軍誘其至唐塘附近，與便衣隊夾擊敗之。

我游擊隊聯合地方武力，在武康、上柏、彭公等處甚爲活躍，京杭國道敵備受威脅。

六月

我軍自上月三十日在楊坎擊敵後，最近已撈獲敵屍多具。敵遷怒民衆，來焚我民房，逮捕無辜平民，被害者達數十名。

七月

我國軍配合游擊隊，於二十三日向上柏敵猛攻，敵調隊增援，以飛機三架助戰，我傷亡連長二人，士兵六十四人，斃敵亦多。

二十日夜我軍攻入武康，由於我李團長、張營長之周密部署，連長邵玉章事先冒險入城，詳細偵察，故得斃敵官兵馬匹甚多，軍妓亦傷亡十餘名。我方陣亡傅連長田齡等官兵九名，傷邵連長玉章等九名。

十一月八日

敵人「掃蕩」路東、武康駐敵竄至楊墳騷擾。

二十八年

十一月一日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第二隊隊員畢季芳（吳興人，二十二歲），由武隨帶赴縣請纓之壯丁三名，於太平橋遇敵軍，被擄至武康城中殺害。

二十九年

一月二十七日

省直屬第三政工大隊隊員孫弼藩（二十四歲，海寧人），奉命推進海北建立工作據點，歸途遇敵被槍殺於楊坎。

武康

九月二十一日 省第二政工隊隊員謝勃（二十三歲，鎮海人），於九月十六日自崇德至后塢過京杭國道時，被敵偽俘去，解至武康敵司令部，慘被斬首。

三十年

十一月 縣長吳永山辭職，省調嘉興縣長王梓良繼任。王辭不到任。

省政府一二三三次會議，派楊維禮爲本縣縣長。

三十一年

八月十三日 縣忠烈祠於瑤場落成，舉行抗戰陣亡及殉難軍民入祠典禮，縣府同時遷入忠烈祠辦公。

九月十四日 偽區長王吉利，平日爲虎作倀，地方人民，恨之切骨，前月經兆豐區署突擊隊將其擊斃。第十三次浙西黨政軍聯席會議通過撥給出力人員獎金五百元。

十二月四日 本縣公務員生活改善問題，前經決議以每人正薪一半價購祿米，實施後秘書、科長每月連薪津可得法幣五三五元，科員四〇二元五角——三〇七元五角，事務員，書記可得三〇〇——元二四〇元，勤工可得一〇〇元。

十七日 去歲會在京杭國道馬頭關生擒敵寇諸岡善一之宜節文壯士，係武康英紅鎮人，上月十四日敵偽流竄上柏時與敵遭遇，發生激戰，力竭被捕，於公路旁被殺時，仍罵敵不絕。

三十一年

八月

縣立簡易師範成立，校地設於莫干山。

二十七日

我第一次克復武康城，並破壞京杭國道。

十月七日

武康敵經緯頭，大舉向安、孝進擾，瑤場首當其衝，忠烈祠被焚，縣政府轉進莫干山辦公。

十月二十八日

八月間我縣屬國隊攻入武康時，俘獲偽代縣長徐一鵬（杭州人），偽公安局長馬德榮（東陽人），經浙西行署審訊後，報經長官部於今日在昌化槍決。

三十三年

一月

李慈繼任縣黨部書記長。

五月

縣臨時參議會成立，杜頌南出任議長。

二月

十一日（農曆除夕）匪「新四軍」葉裕部二千餘人由郎玉麟嚮導，進犯吳興縣屬之大冲、上方，本縣作緊急疏散，縣府全體同仁由楊縣長率領，漏夜轉進至路東二都鎮辦公。

三月

匪軍自阜溪鎮竄至兆豐、安仁等鄉，向德清進迫。

四月

六日楊縣長率領縣自己大隊參加德清縣城保衛戰，激戰二晝夜，匪衆我寡，奉令由於專

員率領下撤出縣城。

五月 莫干區署區長任光宇爲匪俘去殺害。

六月 楊縣長維禮調任臨安縣長，省派張洪仁接充本縣縣長。

七月 張縣長率縣屬自衛大隊推進至路東楊坎辦公。

本縣糧食被匪搜括殆盡，縣民大部均以野菜米糠充饑。

八月十六日 敵人投降，縣長張洪仁，會同縣黨部書記長李壽，臨時參議會議長杜頌南，復員回城。

安 吉

資料補充者：

方玉璠 李玖如
金月龍 陳鴻陸

二十六年

八月十六日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上下同仇敵愾，爲支援前方將士努力抗敵，本縣隨即

組織安吉縣抗敵後援會，由縣長李公俠，國大代表金文訢，縣黨部常務委員王立德及地方青年黎易乾等任常務委員，分別負責宣傳勸募暨組訓民衆武力等工作。以表達後方民衆擁護支持及誓爲後盾之至誠。

十月十日 全縣運動大會。於梅溪鎮體育場總雙十節國慶紀念大會後隆重揭幕，當日下午三時左右

敵機三架飛臨上空盤旋，輪翻向民衆以機槍掃射及投擲炸彈，當時被炸死亡者五人，受傷者百餘人，是爲敵機在安吉肆虐之首次，縣民經此次教訓後，始提高對空襲之警覺。

二十日 根據縣抗敵後援會對組訓民衆武力之計劃，重行整編各區常備隊及鄉鎮自衛隊，由主管分赴各區點驗，其有武器彈藥欠缺者，除由縣暫予補充外，並發動地方熱心公益人士自動認購，予以充實。

十一月十五日 敵自全公亭登陸後，前方情勢一日數變，時有散兵三十五人，携械匿居縣城東郊靈芝鄉之山區，當由縣常備隊會同城區常備隊探實後，予以收編。

十八日 吳興方面情況緊迫，一部份居民紛紛向本縣山區避難，本縣商民，亦作應變準備。

十九日 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兼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施覺民率領部屬百餘人抵達安吉，次日經餘杭而去杭州。電訊交通，多處受阻。

二十日 上午省電訊局安吉分局因對外之電訊交通（當時僅賴有線電話和電報）斷絕，即行撤退鄉區，下午三時許縣內電話亦告斷絕，對各區情況惟賴遞步哨以資連絡，此時吳興、長興方面消息混亂，各城鎮住民咸向鄉區疏散。縣長李公俠，縣政府秘書許濟品，縣保衛團副總團長楊民旭，城區區長金月龍等分率縣區常備隊防守縣城，至午夜十二時西北兩方面遞步哨斷絕，嗣距城西五里之玉簪山麓民房起火，乃分向縣南之定福鄉及青松鄉轉

移。當夜縣北之梅溪鎮及縣西之禹家鄉九龍鄉等均告淪陷。

二十一日

敵軍於凌晨砲擊縣城。首批敵軍即自西北兩門入城，是爲安吉縣城淪陷之首次。縣長率同隨從人員經過舖出獨松關而去省垣。縣屬部隊交由各級率領人員負責。敵軍入城後，即分兩路前進，東路沿縣道經過舖鎮出獨松關而攻餘杭，西路沿西苕溪經塘福鎮而攻孝豐。二十日侵佔梅溪鎮之敵軍，則於二十一日進駐縣城而繼東路敵軍推進。縣東之曉墅鎮則由和平方面來襲之敵軍竄擾後經錢坑橋莫干山而入武康。縣西由泗安方面侵入禹家鄉、九龍鄉之敵，分東路經良朋亭至安吉，西路經西畝攻孝豐，敵人隨處焚燬民房，晚間四週火光燭天。

二十二、三日

敵軍後續部隊大舉過境，人民被執充當佚役者數以千計，婦女被遭污辱者，不知凡幾。因勞頓或受辱而死亡自盡者百數十人，城鎮及鄉村路旁房屋被焚燬者十之三。四，人民財產損失不可勝計，此爲敵軍首次竄擾本縣之災殃。

二十四日

上午縣區常備隊偵察人員分二路向縣城探測敵情，一面於高地瞭望敵軍行動，探明敵踪已向南竄，部隊即於下午入城，逃避附近鄉區之民衆亦先後紛紛入城，察看家屋損失情形。

十二月

縣境遭敵竄擾後，縣長李公俠晉省未返，縣府解體，除城區及梅溪、曉墅、遞舖三鎮因

賴原有自衛武力以維持地方秩序外，其他鄉區，則受各方游雜部隊之騷擾，劫掠財物，迭有所聞，形成無政府狀態。

二十七年

一月八日 國軍派楊哲夫爲吳、長、安、孝、地區游擊司令，兼安吉縣縣長，楊分別約集各區熱心公益及地方負責人士金文訢、王立德、金月龍、姜仲明、蘇禹門、葉蔚、羅祖蔭、章文豪、丁名操、章文甸、徐河清、程義方、朱家騏、趙簡、蔣仲玉、湯友琴等商議恢復地方政府收編游擊隊伍及防衛給養等事宜，並通令各鄉鎮公所恢復辦公，加強情報傳遞等工作。

二十四日 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汪浩蒞縣巡視，並於梅溪集中點驗業經收編之各游擊大隊官兵武器，多所策勵。

二十五、七日 陸軍第五十九師進駐孝豐，分派部隊，一路向泗安方面推進，一路向梅溪、小溪口方面推進，探測和平敵之據點。第九十八師鄭旅自臨安經本縣向莫干山方面推進。

二十九日 游擊第五大隊大隊長鄭夢蘭率同該隊精壯隊士配合鄭旅某團，星夜破壞京杭國道之塘溪公路大橋。

二月五日 游擊第七大隊大隊長郭竟志率部配合五十九師某團向和平敵軍襲擊。

十二日 省政府爲適應戰時需要派前第一區保安司令部參謀楊林超爲安吉縣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以金月龍、王立德、章文豪、蔣仲玉等爲委員，成立安吉縣行動委員會，會址設縣城內。改派楊哲夫爲吳興縣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初設會址於安吉東區之上舍村，嗣爲聯絡與指揮便利計，移設於吳興縣西區之上方村。

二十三日 因我游擊部隊配合國軍主力不斷向吳興、長興、武康方面敵之外圍據點襲擊，並在京杭國道作種種破壞活動，敵分兩路抄襲我軍後方；一路由餘杭出發經幽嶺向孝豐進擊，一路由武康經莫干山、錢坑橋向安吉猛犯。

三月一日 安吉縣執行委員會奉令改組爲特派員制，派金月龍爲安吉縣黨務特派員，縣黨部原址遭敵焚燬，暫借基督教內地會會堂辦公。

十八、十九、二十日 敵軍因受上次竄擾教訓，本次流竄較爲審慎，但我軍亦以靜制動，使敵軍流竄所至，並無所獲，乃於二十日奪路向泗安竄返。

四月一日 原在安吉小溪口一帶活動之忠救軍挺進縱隊由趙安民率領轉進太湖區域，吳長地區游擊隊由李廣勤率領編屬安吉縣常備隊，前由國軍委派之游擊隊司令楊哲夫因奉派吳興縣長，其所屬部份編屬吳興縣常備隊，部份由金月龍率領改編爲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

區總隊第三大隊，仍留安吉原駐地。

安吉、孝豐兩縣縣黨部聯合組織之安孝抗敵自衛宣傳工作團成立。

五月一日 省府令恢復安吉縣政府，以楊林超爲縣長，正式接篆視事，縣行動委員會宣告結束。

十四日

安吉縣抗敵後援會改組爲安吉縣抗敵自衛委員會，除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外，公推丁名操黎易乾爲常務委員，實際負責日常會務，正繼續討論議案中，突有敵機五架分批飛臨安吉縣城上空，以機槍掃射民衆，並擲彈十餘枚，燬房屋百餘棟，死傷人民二十餘人，嗣後每二、三月必飛臨安吉及遞鋪、梅溪、曉墅三鎮偵察掃射或擲彈。

十七日

敵人一隊向我梅溪、曉墅進擾，經我五十九師一七七團痛擊後竄去。

七月三日

我軍開抵遞鋪，鎮民發動熱烈勞軍之際，敵機六架飛臨上空輪番掃射轟炸，燬房屋數十棟，死傷鎮民二十餘，本縣行動委員會章委員文豪同於是時中彈殉難。

八月十六日

縣黨部遷移青松鄉之殷家壩李宅辦公。

十二月二十日

安吉縣黨務特派員金月龍以軍事情況緊迫，不克兼顧，呈請辭職，報奉省黨部核准改派王立德爲安吉縣黨務特派員。

二十八年

一月

縣長楊林超奉調爲浙江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副司令，省派鄧叔接任安吉縣長，以畢平非爲縣府秘書，並調省直屬政工第二大隊副隊長丁一（笈生）率領隊員二十餘人來縣工作，自此匪謀份子漸在本縣有所活動。

二月五日

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區總隊總隊長蒙志率領部屬移駐本縣青松鄉祠山廟督訓。

三月

縣政府遷移青松鄉毛竹山金宅辦公。除督導各鄉鎮自治事務外，調來合作工作隊隊員十餘人，配合政工隊員分鄉籌組各種合作社，預期普遍發展合作事業，經發現其工作另有企圖，未爲民衆所歡迎，故僅如曇花一現。

四月

縣政府爲便利推行戰時政務，特招訓地方青年四十餘人，組織安吉縣戰時政治工作隊。

六月二十七日

下午三時許，驟有敵機十二架飛臨安吉縣城上空大事掃射擲彈，將戰時僅存之街市房屋二百餘棟全部焚燬，受傷住民二百餘人，死者十餘人，亦即敵機肆虐最慘烈之一次。

七月二十日

據報某部散兵約一連攜同輕兵器佔據吳興縣西南之霞霧山要挾吳興縣政府按月撥發給養、劃定該區域准予自由活動。奉准省政府浙西行署派一區總隊吳有秋隨同第三大隊會同吳興地方自衛武力設法收編，經一晝夜之包圍搜索，全部繳械受編。

八月二十七日

武康敵侵我錢坑橋西竄之際，我五十九師所部配合國抗第三大隊鄭中隊爲嚮導，予以迎擊，旋即折回。

十月

縣長鄧烈奉調紹興，省派鄧良生接長安吉。

十一月

國抗一區總隊奉令調赴義烏待命，離去安吉駐地。

二十九年

一月二十日

安吉縣黨部於青松鄉隆康嶺之自建房屋落成，遷移新址辦公。

二月

浙西行署爲管理戰時物資流入敵區及消耗品之限制輸入起見，於本縣遞鋪鎮之節慶橋設立第二區對敵經濟封鎖處。

四月四日

午前午後敵機兩度飛臨縣城及梅溪遞鋪上空爲汪精衛偽政府散發和平救國之荒謬傳單。

五月二十日

安吉縣黨部奉令恢復執監委員制，召開全縣代表大會，選舉縣執監委員，三立德當選爲書記長，金文新爲監察委員。

六月五日

安吉縣戰時政治工作隊奉令裁撤，浙西行署派金月龍予以接收編遣。

十月八日

敵軍分向富春江兩岸竄擾，爲牽制我軍襲擊計，武康敵軍分兩路向本縣流竄，一路經過鋪蓋峯寺直竄孝豐杭里報福鎮，一路經錢坑橋直竄安吉縣城，均經我軍節節抵禦，於十一日孝豐敵軍經西畝、泗安竄向和平、長興，安吉敵軍經梅溪、胥倉橋而去吳興，本縣南街房屋全部被焚，梅溪鎮房屋亦燬去大半。

十五日 省政府浙西行署，爲策劃戰時軍糧民食之調撥，決定於收穫時節就長興、安吉兩縣餘糧大量收存，以免流入敵區，特於泗安鎮成立天北糧食收運處，以第二區專員於樹楷兼主任，派金月龍楊介一爲副主任，倉庫全部設置於本縣之南湖區內。

十二月 省政府浙西行署爲加強戰時縣政，薦派鄭邦琨爲安吉縣長。

三十年

二月 安吉縣政府自青松鄉之毛竹山遷移至玉畹鄉五峯山麓之五峯庵辦公。增建茅草辦公廳室，員工宿舍及警衛營房等，浙江地方銀行安吉分行亦在此開業。

四月 安吉縣訓練所奉令成立，省派裘克謙爲教育長，擇定青松鄉之章馱廟爲所址，分期調訓縣屬各級地方幹部。

五月三十日 縣黨部舉行第二次全縣代表大會，通過加強民衆組訓，設置除奸行動隊，配合抗建國策，協助政府擴展農田水利，增加地方生產等重要決議案。並改選縣執監委員會委員，書記長及監察委員以王立德、金文訢連選連任。

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敵重轟炸機六架飛臨遞鋪鎮上空擲彈，燬屋數十間。

二十八日 據報長興、吳興、武康各據點敵軍大增，並隨處拉夫，有向我準備行動企圖。

三十一日 長興敵五百餘犯合溪，吳興敵六百餘配合偽軍五百餘分兩路向我和平、梅溪進犯。

九月十一三日 敵先後侵入梅溪，翌日與和平犯敵會合後續向錢坑橋進犯。另武康敵快速部隊約千人經牌頭后塢向錢坑橋會竄，當與我軍發生激戰。敵旋出動敵機十餘架次，分批在前後方猛炸，我軍主力遂向西側移動，堅守尺五、銅嶺、橫嶺等地，以阻武康犯敵及鞏固遞舖外國。三日凌晨我軍乘雨向錢坑橋犯敵包圍，敵向原路竄返。

十月 縣政府鑑於戰時動亂太甚，影響國民教育至鉅，當由鄭縣長約集金文訢，王立德及縣教育會理事長金夢江等，研議籌設縣立簡易師範學校事宜。

二十一年

一月四日 盟國軍民一批，自上海脫出魔掌，由我方人員導引，紛經本縣轉赴後方，是日下午梅溪鎮各界舉行歡迎會，招待英使館人員及開礦煤礦局人員等。

二月二十五日 安吉縣立簡易師範學校正式成立，由縣長鄭邦琨兼任校長，選定青松鄉之祠山廟為校址，先設簡易師範科一班，招收初中畢業學生加以訓練。

五月 任命金文訢為安吉縣立簡易師範學校校長，策劃下一學年招生及教育進行事宜，決定採春秋季雙軌制。

七月 縣農會理事長丁名操建議改進安、孝兩縣交界之烏塘壩及西苕溪水利工程計劃進度及經費預算等，經邀集有關鄉鎮人員商議後，定期三年完成。

十月十五日 縣長鄭邦琨縣黨部書記長王立德簡師校務主任金月龍開始會同訪問各鄉鎮熱心地方教育及公益人士，籌募安吉簡師基金學田一千五百餘畝，並以百分之二十補充各鄉鎮中心國民學校經費，爲期二十日，勸募工作順利完成。

十一月 安吉縣忠烈祠落成，舉行抗戰陣亡及殉難軍民入祠受祭典禮。

三十一年

一月二十日 安吉簡師春季一年級新生舉行入學考試，錄取新生一百二十名。

三月二十九日 安吉全縣國民學校春季運動大會，於青松鄉邵家橋安吉縣忠烈祠前之大操場揭幕，計到各校學生代表千餘人，此爲抗戰期中國校學生之首次大集合。

四月 安吉簡師大禮堂辦公廳圖書館等開始興建。

五月二十日 安吉縣黨部舉行抗戰期間第四次全縣代表大會。

八月 安吉簡師暨附設初中秋季班招生，各錄取新生一百名。

十月四日 據悉長興、吳興、武康餘杭敵，大事調動，有向我流竄企圖。

六日 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於樹鬻率同副司令暨區保安大隊人員抵達青松瘴，召集縣府暨地方各級重要幹部舉行會報，策劃應變事宜。

七日 長（興）、吳（興）、武（康）、餘（杭）敵分路向安吉、孝豐進擾，當夜侵據西畝、禹家橋、小溪口、福水、赤場等外國據點。

八日 下午二時許敵軍小池部隊進佔安吉縣城，梅溪、曉墅、遞鋪三鎮亦於同日爲大野部隊、池田部隊所竄據。於是全縣再度淪陷。安吉縣政府向東區上舍村推進，縣黨部向南區李載村推進，安吉簡師則向孝豐西區之西圩鎮轉移。

十二月
行署以郎玉麟有不穩企圖，經電二區保安司令部，派保安副司令陳鴻陸將其在上海扣押並解散其部隊。經解送行署後，賀主任以其武裝已經解除，當予釋放，並予以視察任務，派至嘉屬視察，希其改過（按郎於三十四年一月後即潛入匪軍，設計爲患）。
鄭縣長經西圩鎮會同簡師金校長至銅坑二區專員公署臨時辦事處，晉謁於專員，籌商今後縣政設施及安吉簡師復校事宜。

三十三年

二月五日 安吉簡師暨附設初中在孝豐西區之上梅村復校。

安吉

三月

敵軍強迫當地民衆拆毀安吉簡師新建校舍，其材料移運縣城改建敵軍營房，抗戰期間新興之全縣最高學府，被毀一旦。

四月

縣政府爲加強對敵控制，迅速明瞭敵人動態，選派精幹人員進入梅溪、安吉、遞鋪三據點臥底，從事秘密工作。

六月十三日

安吉縣除奸行動隊副隊長楊建清，奉令協同友軍執行除奸工作，不幸遇敵殉難。

八月十日

自遞鋪經安吉至梅溪之交通線爲敵佔據後，全縣被分割成兩半，東半部各鄉鎮由縣政府直接指揮，西半部各鄉鎮則另設南湖區署，派金月龍爲區長，統率指揮。

九月一日

安吉縣參議會在戰時縣政府所在地之上舍村成立，由金文訢爲議長，黎易乾爲副議長，舉行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會期三天。

十月十日

鄭縣長開始巡視各鄉，分區召集會議，發動一保一槍，以充實地方自衛武力。

十一月

縣政府遷移至南區李戴村設址辦公。

三十四年

一月二十八日

分區召集各鄉鎮重要幹部舉行會報，報告敵人與共匪「新四軍」之動態，檢討對敵工作之得失及努力方針。

二月十二日 蘇浙皖邊區共匪「新四軍」粟裕股竄據安、孝西北區若干重要之鄉村如上舍橋、良朋亭

、西畝、彭吳村等地，十三日分路推進至青松鄉、午庄、赤山、赤塢、鶴鹿溪等地。

十四日 二區專署及安吉、孝豐兩縣政府人員除就地疏散埋伏，秘密連繫相機行動外，高級重要人員向於潛、昌化方面轉移，與浙西行署（昌化龍崗）切取連繫。是後安吉縣政因敵匪雙重壓迫下，已無法按步推展，完全轉入地下工作狀態。凡從安吉退出之青年，儘量介轉二中及二師就讀，或參加抗建工作。

四月 縣長鄭邦琨響應 領袖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辭職從軍，省派崇德縣長張樹德兼攝安吉縣政，惟當時安吉縣境，幾已全部淪陷，而崇德與安吉又有京杭國道之隔，故張縣長實際上未曾過問安吉政事。

八月十日 敵軍大舉向浙皖邊境竄擾，安吉敵軍亦配合行動，安、孝匪則乘機大事搜括擄掠，雖爲時甚暫，而住民已不堪其害。

十三日 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敵軍奉命集中省垣，匪軍亦以我軍節節推進，北向蘇境竄退。

九月 省政府派楊鴻達爲安吉縣縣長。在杭州會同制憲國大代表金文訢，縣黨部書記長王立德，監察委員金月龍等返縣恢復機構，重建縣屬各級組織。二區於專員亦派保安副司令陳鴻陸率保安大隊來縣，至遞鋪、梅溪一帶肅清散兵游勇，撫慰流亡。

孝

豐

資料補充者：賈 知 時

二十六年

八月

縣黨部常務委員賈知時，縣長張韶舞會同各機關團體代表章旭初，潘鑒興等組織縣抗敵後援會，發動民衆支援前線。

十一月

上海失守，京杭國道亦旋爲敵控制，我國軍廖磊部一七六師，撤至本縣防守，分駐城內及下湯一帶。

十二月十七日

敵軍有出動第九、第一〇一師團，由長興、吳興及武康分路向本縣東北邊境進犯情勢。

十九日

向本縣進犯敵軍，一部份分由青山前進，向駐守餘杭我軍攻擊。

二十四日

敵軍二萬餘在本日下午進襲縣城，我軍一七六師抗禦至十一時，逐步向於潛撤退，並在部嶺佈防，縣城於午夜失守，縣政府隨軍撤至於潛。

二十六日

佔據軍村、報福鎮之敵，絡繹退回城區，會合在城敵軍向餘杭竄去。

今日本縣敵軍全部撤走。

二十七年

一月十七日

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十九集團軍薛岳總司令，期以游擊隊配合國軍，展開反攻，派縣長張韶舞兼孝、武、長、吳、安地區孝豐地方游擊司令，張於今日率部屬回縣。

二月

敵機一架，竄入縣境南郊上空，投彈兩枚，一枚投入田間，一枚未爆發，尙無損害。

二十五日

我國軍五十九師，十八日由本縣出發經安吉出京杭國道擊敵，二十一日敵軍二千餘犯安吉遞鋪鎮，五十九師趁晝夜趕回，與九十八師會合迎擊，敵又增援，復於二十三日陷我縣城，我軍奉最高統帥電令限期收復，卒於二十五日將敵擊退，克復縣城。

十二月

據浙西民衆抗戰紀略載：諸應麟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鶴洛溪擊斃敵牛島師團部騎兵緒方寅記。王雨亭、蔣廼新、沈振元、孫樂、曾阿四、徐阿毛於同日敵陷孝豐時在公路側殺敵。鄒福貴於二十七年爲我九十八師嚮導，殉難於小坑口。崔貴金、程紹康於同年三月二十日爲我九十八師嚮導，殉難於楊家塢山麓。

二十八年

二月二十三日

敵機六架，自皖南竄入本縣，集中城南轟炸，復沿東北街道投彈炸燬民房市屋三十餘棟，民衆死亡七十餘人。

敵軍繼轟炸後，以萬餘之衆，由安吉東區侵入本縣白水灣、靈峯寺一帶，據尖山與抱姑山，扼守頑抗，我軍五十六、九十八兩師，由武康尾追，晝夜趕至，包抄襲擊，激戰兩

晝夜，敵負創向西敵撤退，我軍仍繼續追迫，又激戰一晝夜，敵向泗安退去。

三月 國軍調一〇八軍駐士林、白沙一帶防守，並舉辦安、孝、長、吳保甲長訓練。

九月二十八日 縣長張韶舞調任平陽縣，劉能超接任本縣縣長。

二十九年

四月六日 本月四日午前午後，敵機兩度侵入本縣，爲汪精衛登臺散發威脅利誘之傳單，敵軍接續「流竄」，侵佔縣城，翌日却掠後離去。

八日 國軍七十六師調駐本縣城內及彭宅。

十月十一日 敵軍經武康、安吉來犯，我軍猛力阻擊，旋向浙西文化供應社方面退去。

十一月 國軍新編三十師調駐本縣鄭吳村，嗣後進駐鶴洛溪。

三十年

三月 敵機六架，自東南方向侵入本縣，至南門上空排列猛炸，南外街及西門內共投二百磅炸彈二十餘枚，燬民房十餘棟，民衆死傷四十餘人，血肉橫飛，狀至慘酷。

敵軍竄入本縣，進犯景溪塢，我軍一九二師王增師長，誘至永坑鏖戰，困敵於卽嶺達三晝夜，使敵受慘重創傷後向餘杭退走。

九月一日 長興、吳興、武康之敵，竄錢坑橋擄掠，並以敵機十餘架，分批轟炸孝城及鶴洛溪，燬民房數棟。幸早爲防範，損害尙輕。

十月 忠義救國軍阮指揮部及第四團，調駐西畝，擔任游擊，以長興之泗安，廣德之羅村，武康之上柏及附近京杭國道爲活動範圍。

三十一年

二月 本月先後有一九二師、六十二師調駐本縣，以報福、湯口、統里、彭宅、下湯、山河爲防線，陶總部並將二十八軍軍部駐靈峯寺，以便指揮。

四月四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以從政黨員劉能超同志現任孝豐縣長，信仰堅定，認識明確，能接受各方意見，協同黨部推進各項工作，對於完成地方自治及開展社會經濟事業，大有成就，特請省黨部轉請政府當局核獎。

三十二年

十月 縣長劉能超奉令調任湯溪縣長，遺缺由陳禮接任。

十二日 陶總部又調五十二師，駐本縣湯口、上梅一帶，增厚兵力，以防敵竄。

十七日 省黨部浙西辦事處以孝豐縣黨部書記長賈知時，協助推行地方自治及抗敵後援工作，均

能忠誠以赴，報請省黨部轉請中央核獎，中央以盡忠職守獎狀一紙，頒發到縣。

二十八日

蘇、浙、皖邊區敵軍於本月一日開始流竄，經安吉來犯本縣，陷我縣城，嗣又進至鄞嶺，爲我守軍猛烈截擊，即向統里轉報福鎮、老石坎退却，二十七日我軍即向上述各地追擊，敵於二十八日潰走，我即收復縣城。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軍收復縣城時，僞維持會長馬開仕，爲我縣府工作人員在師古橋捕獲，縣府於本日奉上級電令就地槍決。

三十三年

十月

共匪「新四軍」陶匪勇、王匪必成兩支隊，由長興漸移浙、皖邊區。

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共匪逼近西畝，同時分股潛越皖山，流竄至莫干山，我軍六十二師，即調往堵截，並抽調一八四團追擊竄莫干山之匪。

十八日

我軍戰鬪情勢，頗爲不利，不得已向報福鎮撤退，佈防於深溪塢一帶，繼續與匪周旋，縣城遂被佔據。

二十二日

匪續竄報福鎮，分由景溪塢，深溪塢包圍我軍，我軍於今晨撤守冰坑及西天目一線。

二十五日 本日晚竄往莫干山之匪，間道潛回西畝附近，襲擊我軍之背，遂使正與匪激戰最烈之六

十二師腹背受敵，難以支持，一八四團趕回援助，已爲時不及。

二十八日 我六十二師至於潛整編，今晚先遣一八四團推進至深溪塢並佈置反攻陣地。

三月七日 六十二師於三月四日會同忠義救國軍，浙省保安隊及江南挺進隊，開始聯合反攻，陶總部又調五十二師增防，匪軍在正面用佯攻潛退，引我軍深入，未幾我軍前線部隊，因勢推進至城郊，匪軍遂又避實就虛，主力轉向右翼周家塢抄襲湯口之後備隊，於是孤軍獨守之五十二師，冷不及防，倉卒應戰，又與附近之忠救軍呼應不靈，竟至勢如累卵，使已深入城郊之部隊，不得不退出陣地，轉移右翼急救，戰至第三日，被迫退守彭宅、報福、景塢一帶，該地攻守均難，形勢頗不利，接戰未幾即退。

八日 作戰部隊開始向於潛、昌化等地撤退，擬再事整編，待機反攻，於是共匪遂佔據全縣，建立偽縣政府，從事搜括。

六月 國軍七十八師突擊營，自臨安抄剿至孝豐東區山河，五十二師暨忠義救國軍則由寧國分向本縣南區章村、湯口推進，協同反攻，七十八師突擊營進至靈峯鄉包家道，即遇匪抗禦，激戰至烈，一度收復縣城，惜右翼與左翼作戰部隊，未能密切配合，使匪軍有機增援，集中全力反擊，致突擊營孤軍難敵，退回臨安。忠救軍與五十二師亦失其主力，無

法作戰，各固原防，此役匪軍傷亡千餘，我軍亦損失不輕。

十一月二十四日

匪軍因日軍投降，絡繹向東北撤走，我縣府由陳縣長率所屬機關，先後還鄉，清除殘匪，重建鄉鎮，恢復地方自治。縣黨部書記長湯成科，亦同時將於潛辦事處遷回，恢復工作。

附 錄

一、劫

首次淪陷 是去年十一

探員的報告，說是敵軍僅僅動軍會數度到梅溪附近掠奪食物陣的傳來，人們驚慌的走避，壯丁隊到華光橋（在梅溪和

這之後，梅溪方面的槍聲梅溪警察所陳所長率部退達陳鋪增援，並且要把曉墅所有的曉墅，這樣，我們不但不能來份保安警察隊，增援到縣城，是夜，敵人在梅溪和梅溪

然而次晨（二十一日），安吉却失守了。

二十一日午後，敵軍復由和平方面，向曉墅進襲，這是出人意料的事。孤軍扼守在華光橋的羅祖蔭君，是防由梅溪正面進襲的敵人的，却沒有想到敵人會向後方來，在腹背受敵的局面下，忠勇的羅君還指揮他的部隊作最後奮鬥，然而環境是太不利於我們了，數千敵騎，長蛇似的由大道衝入曉墅，我們在無險可守的陣地上，又感覺有無路可走的威脅，因此，羅君才下令把四十餘名壯丁，交給隊長陳林芝率領退却。

在我們繞出曉墅三里路的竹林時，四面都充滿着敵人的槍聲，槍彈密集地在我們頭上橫越過。

途次，我們碰到了許多被敵軍所俘幸而得脫的同胞，在他們的口中，我們知道誰被殺了，誰被俘了。同時知道敵軍準備第二天進襲莫干山。我們得到了這消息，羅君立即寫一封信，報告莫干山的我軍，信上說：「敵軍二千餘，明天由銅山路進襲莫干山，我軍注意。」次日，傳說莫干山即失守，這封信不知道有沒有付諸洪喬。

晚間，羅君接洽他的軍事去，我是文人，負不了軍事實任，所以比較空閒些，我跑上了附近的高峯，去瞭望一切，但見安吉全縣，火光燭天，當時心裡所感覺的，真不辨是悲痛還是憤恨。

敵軍是在二十三日退出安吉的，梅溪的上街，縣城的南街，良朋亭的一半，遞舖的全鎮，都變成了焦土，被俘的被殺的父老，數以千計，這時以爲是空前的浩劫，但不知道「浩劫」正緊追在後面。

敵軍去了，我們的李縣長也不回來了，在敵軍去後的兩個月中安吉長期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強凌弱

，衆暴寡」幾乎成爲那時社會的當然行爲。土匪遍佈了安吉，也許是那時種下的種子吧，這點，我們對於李縣長是不無遺憾的，直到了楊哲夫君奉國軍授任爲安孝游擊司令兼安吉縣縣長的命令之後，安吉才漸次恢復了秩序，然而兩月來無政府的苦痛，安吉人是够受了。

楊哲夫君的衛國衛鄉確是足以傳頌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敵人雖退出了安吉，但時常還到安吉來滋擾，楊君率領他的部隊，也幾無日不在和敵人週旋中。

再度遭劫 二次的淪陷，是在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因爲我軍進攻吳興的猛烈和勝利，敵用兵一聯隊分兩路來抄襲安吉的後路，一路由餘杭和安吉交界的幽嶺向安吉進襲，一路由莫干山經銅山向安吉猛犯，他們在攻擊安吉後，復合師向孝豐進迫，經我在孝豐的守軍擊敗，一聯隊的敵軍，生還者不滿三百，造成了敵軍的「對華新認識」。

這次，在縣城抗戰的，是安吉地方游擊司令部副司令李震所部，他們真勇敢，以少數的人，和多數的敵軍在南門外鏖戰，擊退了敵軍先遣的騎兵，阻止了敵軍後繼的大隊，後來敵機來助敵作戰了，飛翔着指示敵軍發砲的標的，並對我陣地投彈，但砲是發在空曠的田野，彈是投在敵軍的陣地，這真是够好笑的，英勇的李司令至今說起來，還含着輕蔑敵軍的微笑。

第三次的失陷，是在三月十八日，敵軍的來路和目的，都和上次相同。城雖給敵人攻佔了。但國軍佔領了城外的高地金鐘山，和敵人作殊死戰，終把敵人打敗下來，牠們想竄擾孝豐，也給守在孝豐的梁團長

，殺得牠們落花流水，敵軍的殘隊，在無處投奔中，奪路向泗安逃去。

日前情況 安吉經過這三次的淪陷後，所謂三大重鎮——遞鋪、梅溪、曉墅和這個山城，都成了可憐的焦土，把房屋來統計一下，直可以說是百無一存，唉！這淒慘的景象，是誰給予我們的呢？

現在，在理想中，劫後的安吉民衆，似乎應當各安本業，然而事實並不這樣，繼敵軍而爲虐的，便是那應運而生的匪患，「群盜似毛」，擄人越貨，殷戶良民，無不遭劫。他們用香燭灼燒遭劫者的體膚，他們縱火，焚燒剩餘的房屋，有十元、二十元的資力者，都够得上財神資格，而值得他們垂青。

最初他們的目的，還不過在財貨，今年來，他們是變本加厲了，鏢匪，便以他掠奪財物的手段掠奪女人，來解決他的性慾問題，他們叫女人爲「花老」，每當所謂「黃道吉日」，便可以聽到爆竹聲，這便是他們由掠奪而舉行的婚禮。

近來物價的高，也是出人意料的，油，一塊錢買一斤多些，鹽，賣過一塊錢二斤，老刀牌香煙，賣過一塊錢兩包，其餘的當可想見了。

社會秩序的不能安定，兼之耕畜被敵人宰殺殆盡，春耕是無希望的了，人民流離道左，廬舍蕩然無存，米穀已給敵人燒焚一空，我願社會上的人士，一揮同情之淚，賜我們在水深火熱中的安吉民衆以一些救濟吧。

（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東南日報）

二、鐵蹄下的杭州

伯 川

鐵蹄下的杭州，遭遇到一個怎樣的命運？

筆者二月三日從麗水冒險到杭州去了一趟，過着十七天的非人生活，痛苦萬狀，現在且把見聞所及，報告給沒有了家鄉的杭州同胞們。

一、上海到杭州

從上海到杭州的輪船，在三月十三日第一次通航。船是國泰公司的，當然，仍須仰承倭奴的鼻息，駐輪保護。我搭上這班第一次通航的船，同船的共有一百多人，到嘉興、南潯、新市……一帶的都有；到杭州的，連我只有二十八人；大都是忘不了家鄉的杭州商人。船票是十六元，當日上午十點鐘啓碇，最初掛的是太陽旗；船過松江，改掛日本海軍用的鐵錨旗；從平望起，又改掛德國的卐字旗。一路上滿目荒涼，小村小鎮，大都已變成一堆堆的瓦礫場，斷牆殘壁，無一不暴露着戰後的淒慘景象。船抵雙林，據說我們英勇的游擊隊活動非常利害，這時船上改掛了難民船的旗號，那個「支那通」畏縮縮地潛伏在艙底，已不似先前那樣趾高氣揚了。因為時已黃昏，就靠岸過夜。這裡比較的有點市面，但也不過是三五家點心攤和小酒店點綴着，都是臨時蓋的草舍，往來的老百姓，却都堅強質樸，沉毅的面龐上，表現不願做亡國奴的氣概；聽說他們大半是游擊隊，受太湖裡的領袖指揮。我們的船主上岸向他們的首領申訴，這批是回鄉去的難民，請他們保護，承情指示了我們到杭州的安全路線。次日黎明，就繼續

開行，沿途更加荒涼。有一次，看到一隻狗在拖着一個糜爛的人頭，天哪！這是誰的賜與？十八日上午，方才到了期望許久的拱宸橋。因為是晝行夜伏的緣故，在船上整整化了五天的時間。

二、良民登記

輪船靠岸的地方，正對着日本憲兵司令部。故鄉已變成化外，日軍耀武揚威地梭巡着，驟然見到，兩眼忍不住地發潮了。往來的同胞，在胸前佩了一塊白色的布條，聽說這就是所謂「良民證」。沒有這，你休想通行。那時我們的同行者，就都感覺到這是當前的大難題，爲了我們到達目的地，不得不忍氣吞聲地請船主和那「支那通」商量，請他帶我們廿八個人，一同上岸，到了「司令部」門口，由「支那通」向守衛的兵士交涉，告訴了我們是從上海來的商人，他們表示非常驚異，因為自從淪陷後，就與外界隔絕，不相往還，這還是第一次的來客，結果，據說因地區的管轄權是分南北兩部，湖墅、拱宸橋一帶是北部管轄，因為我們是要進城的，所以在他們這裡登記沒有用，祇有「司令部」出一張總證明書證明我們廿八人是從上海回來的商人，再由船主和「支那通」陪領我們進城。從輪船碼頭到武林門檢查得非常嚴，幸虧同行的人很多，並且有「支那通」在旁，所以身邊的錢，未被搜去，到了城內敵憲兵司令部，先由「支那通」解釋，司令部的日憲，就要「支那通」負責保證都是正當商人，否則不能入境。那「支那通」不敢擔這重任，結果，幸虧由船主慷慨地負擔了間接的保證，「司令部」就出一紙條，叫我們到偽自治會去領，到了自治會（新民路中央銀行原址），又叫我們先到太平坊省會公安局舊址的偽警察局裡去登記。於是我們再一同前去，到了那裡遇到了一個同行者的熟人，先拿了一張表，上面註明姓名年

齡職業住址等，再向附近店中，每人去買了一塊做就的「良民證」的白布，將表上填的各項照式填寫了，還是要找保，就仍舊請船主擔任了，然後由偽警察局蓋章分發，才大家走散。我到了家裡一看，幾乎昏去了；門雖關着，偷望裡面，却已遭過搶劫。再跑到一家親戚去探聽，才知道家眷因不堪騷擾，逃到仁愛醫院去了，及母子遇見，好似死後重逢，不知不覺間淚如泉湧，相抱痛哭。爲了要在此地稍作勾留，不得不顧慮事仇地做了幾天的臨時亡國奴。

三、劫後市容 分別了百多天的杭州，景象是大不相同了，過去的繁華，真令人不忍回憶，店是十有九關，以前最熱鬧的從三元坊到清和坊一帶，只有爵祿鞋莊和中英藥房二家還開着。其餘都上了排門或者緊關着，外面貼上維持會的封條。你假如從門縫裡面一望，卻沒有一家不是空空如也，有的甚至鐵欄也拉歪了，柏油馬路上，堆滿着馬糞與垃圾，雖然水泥電桿仍整齊的排列着，大小的招牌，仍高低地點綴着，但已死沉沉地沒有了生氣。其餘街頭巷尾的住宅，也都十室九空。一般比較高大的屋子，更都分駐着敵兵，被焚燬的區域很多，如橫河橋邊四拐角，頭髮巷丁宅的八千卷樓，各方面的損失，也不勝列舉了，從彌敦坊英士街口起，一直望到西湖邊，簡直找不到一個老百姓的影子。湖濱的紀念物，除八十八師淞滬陣亡將士紀念塔已被毀外，陳英士先生的銅像，幸而還屹然獨存着，城內凡是敵軍駐在地或堆軍火輜重糧食的附近，都劃了警戒線，禁止老百姓通行，就是其餘非警戒線區域，平時除了上午外，下午四五時以後，就宣佈戒嚴，行人絕跡了。現在比較熱鬧的區域，除拱宸橋外要算忠清大街到鹽橋這一段，往來的人

也較多，兩旁店面雖還是零落的關着，而舊攤販密集，略如三天竺的香市。米攤、鹽糞貨……都有，尤以舊貨攤爲最多，標價低廉，六角錢一架電風扇、四角錢一只電熨斗，但還是很少有人光顧；幾家菜館變爲東洋料理所，較大的旅館，也改爲慰安所——等於妓院，專供倭軍遊玩，這兩樣總算是新的事業；公共運動場架着四架高射砲，城隍山也架着砲，最近在幾條交通要道上如英士街、清泰路口……都堆着許多沙包，築着防禦工事。

四、偽組織現狀

杭州偽組織的名稱是自治會，會長是蕭劍塵，副會長是謝虎丞，下面分設科處，財政科長汪寶傳，衛生科長沈一滄，救濟科長邵力更，徵集科長王五權，秘書處的秘書長是徐行恭，職員一共二十餘人，另外還有警察局，也只有二十餘名警察，做着走狗底走狗。維持會的職員，都須佩臂章，高級職員是兩道藍邊，低級職員一道藍邊，他們的管理權限非常小，一切均須聽命於日本的特務機關。特務機關長就是從前駐杭領事松村雄藏，他到處橫行無忌，對於維持會全是口頭命令，維持會對於特務機關却須用正式書面呈文，所以維持會根本是傀儡組織，一點不能維持什麼，倒反使倭奴假借了來壓迫自己的同胞，不特在會的已感到焦頭爛額，欲罷不能，而一般被難的民衆，更沒有一個不恨之切骨，敢怒而不敢言的；假使杭州一旦克復了，簡直要「生食其肉」的！

五、漢奸動態

不知廉恥甘爲下賤的漢奸，牠們出賣了自己的人格祖國還不够，還要做趁火打劫的勾當；利用機會，收買贓物，如謝虎丞正在大量的收買皮貨，凡是比較好的皮袍子或皮旗袍，一律七

塊錢一件收買；朱某等則專收有名字畫；王五權專收各色古董，這樣賊貨有了銷路，所以到處搜索殆盡。杭州的正式居民，沒有不切齒痛恨，都稱謝虎丞不愧爲「典業大王」。牠們對於自己的同胞，固然任意欺凌，但一遇到日軍，則又惟命是從，服服貼貼做他們的馴良的走狗，聽說有一次，一個兩道藍邊的高級職員，陪同一個日本下級軍官逛馬路，走到半路上，看到一輛空人力車停着，車夫也不在那裡，日本軍官就坐上車，叫陪他同走的維持會裡的高級職員替他拉車，但他並沒有反抗，因爲恐怕要受到更大的侮辱，至其他被打「耳光」等，更是家常便飯，他們如必要時到上海方面去，也必先要向特務機關請准假，找尋一個相當的保證人，並且要在約定日期回來，去的時間最多也只有七天，假如不能回來的話，保證人就要吃苦了。

六、獸軍暴行

到了杭州第二天上午，爲了想去提行李，就坐了黃包車，想到拱宸橋。車還未到登雲橋，就遠遠地遇到了兩個敵兵，「咩咩」地叫着。我還以爲他要坐我的車子，就跳了下來，車夫暗地裡扯一扯我的衣裳，告訴我「先生要行禮的」。等他走過來，我就不得不捺住怒火勉強地鞠了一個躬，其中一個就用手指指我的右襟鈕扣而又繼續地叫着，意思是解開衣裳，我以爲是檢查，爲免喫眼前虧起見就坦然地解給他看。他先搜到外面長衫的口袋，只有一塊手帕和幾枚銅元，就放在原處，最後搜到了裡面的衣袋裡面有一張一元中央銀行法幣和幾張角票，他看了非常高興，就收去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這時另一個鬼子也在搜索那車夫，只收到了五角錢，似乎還不满意，轉頭瞥見我穿着一件絨線的背心，就走過來指

着背心，又「咩咩」地叫，我就脫了下來，他看了笑嘻嘻地說着「先生要孝敬的」走開了，那意思是說「你們的東西，應該孝敬我先生」，我真氣得沒有話說，車夫也在暗呼晦氣，我只得仍回原處，拿錢付車資，行李也情願犧牲了。據留在杭州的親友說這種事已經見慣，留在杭州的居民，簡直好像是關在籠裡的牲口，生殺予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至於雞鴨牛羊，固然搜括殆盡，就是種德堂、慶餘堂藥店之鹿，也都被他們殺吃淨盡，方裕和所存的幾千隻火腿，更早已搶光。此外「花姑娘」更是牠們唯一的嗜好，偶然在路上發現一個女人，不論妍醜，只要年紀並不十分老，牠們就像蒼蠅似的蜂擁而去，有時在人家家裡搜到了女人的照片，就強迫着管屋的人立刻找出，否則性命就危險，因此而犧牲的，也是不少，此外殘殺糟蹋，簡直是空前未有，除了幾家教堂外，沒有一片乾淨土，「末劫在錢塘」，已應驗了這句古話。

七、我機威脅下的敵軍 最可笑的敵軍的膽小，簡直出乎我們理想之外，上次我機飛杭轟炸笕橋敵機場時，停在這裡八架敵機，都被我炸燬，這時附近的游擊隊也配合着我們發動，用機關槍向機場裡逃出來的航空兵掃射，打死他們很多人，傷的也不少，自此對於我國飛機怕得不得了，杭州現在沒有空襲警報的設備。只要發現了我機在上空盤旋的時候，秩序就混亂不堪。但他們並不像我們一般的避入屋中，牠們反都一齊跑出來，雖在中國老百姓裏面竄躲，更有些逃不及的就蹲在牆角落抱頭掩耳，有如待決的囚犯，聽說他們大半是正當商人被徵來的，滿以為到了杭州，可以享受快樂，料不到還有這樣的危險。

八、傳聞淪陷的經過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杭州已成了死市，電燈也不明，只剩了些無力逃難

的同胞。事前謝虎丞、徐行恭等都已躲在廣濟醫院裡，在日本鬼子先頭部隊到達的時候，他們一間也不問，只讓王五權帶着救火會的一班人，到清泰門外歡迎，進來後就一哄而散。他們對於敵人要求的營房、糧食、鍋子……等，王五權請示了謝虎丞，都搖頭毫無辦法，一點也不準備。到了第二天——十二月廿四日，大隊開到了，仍舊一點也沒有，當然已不能再等待了，就由救火會裡的人，帶領了去敵各大戶的門，這時一般地痞流氓，也就趁勢而起，順手牽羊，把火照耀得和白晝一般，自廿四日晚起直至廿八日，經日本憲兵司令部出來彈壓才止。

（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東南日報連載）

三、從孤島回來

超凡

孤島——上海，自從去年八一三抗戰發動後，與敵軍會經過四個月的爭奪戰，到了我軍已向軍人討得相當代價以後，才因戰略關係撤退淞滬，於是上海全部陷入敵手，成為孤島了。

抗戰迄今已一年多了，孤島雖被敵佔，試想敵人的收穫有什麼呢？敵人所利用的極少數劣種順民，在浦東東倉路點綴着大道市政府幾個偽機關，和南市蓬萊路所謂南市自治維持會外，其餘，見到的是戰後遺留下的一方焦土，和南市中華、民國兩路極長的死寂終日底街。在白天尚可見有一二手無武器的偽警，和

敵人幾輛圓白牌汽車沿馬路往來着，一到晚上是沒有了。這更可推想敵人所謂佔領區的窘狀和醜態。筆者戰後陷滬，酸辣俱嘗，所受之痛苦既較深，因此認識敵人的猙獰面目也較真確，此次由滬趁英輪至溫州，經麗水到金華，恰像久亡在外受盡欺侮的一個流浪兒童，現在一旦投回到自己母親懷抱裡，快慰當然是莫可名狀。現在將從孤島——上海帶出的消息，零碎寫出來，告訴給讀者。

今年的「八一三」 先讓我來談今年上海的「八一三」週年紀念，租界當局在八月八日起就施行戒嚴，英法交界地如愛多亞路、福熙路一帶，僅留江西路、浙江路、同孚路三處通行。對進出的人和各種車輛隨時加以搜查，並在每一通行路口，配備有二名至八名所謂包探眷屬之女探員，佩有臂章，專事搜查過往婦女，其餘不通行各馬路暨沿馬路各弄里街巷口，都用鉛絲網攔閉着，並密佈捕房軍警。在這種森嚴戒備之下，「八一三」那天，鮮豔可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中國國旗，仍飄揚全市，各種抗日傳單，也到處紛飛，兩租界各公司商店及銀錢行莊（除一部份小吃食店半開門營業外）、影戲院等一律停止營業，並於門外貼有「本號紀念八一三，中國開始最後勝利之日，停業一天」之簡短啓事，在此悲壯熱烈的今年上海的「八一三」，算是在兩租界戒備中安然渡過，除當時在界內發生過炸彈案四起未傷人外，另有敵人——日本鬼子的飛機升空示威，和用軍用卡車在租界內散發反對中國政府、上海租界當局以及一切外人之各項傳單，其他最嚴重的問題，厥為留滬膠州路公園裏堅守四行之孤軍，因紀念「八一三」懸國旗與白俄商團發生衝突。

敵僞的橫征暴斂

上海是一個中外通商之地，但自去年京滬杭先後淪入敵手，戰事西移，我政府也就將國際貿易中心地，由滬搬去港、粵辦理，上海就失其原來的地位，除兩租界外，上海幾不啻一座空城丟給敵人，因此敵人想盡方法，到處搜括。除了強搶海關以外，在九江路還設了一個偽蘇浙皖總稅局，浦東偽大道市政督辦公署更辦有東倉路對江輪渡，每日可收輪票費三四百元外，更對每日渡浦挑進租界的菜販，每擔抽稅一角至一元，不問其爲菜蔬或是一隻雞一隻鴨一塊肉。最近漢奸朱某，取得偽滬市土地局長職位，……朱某早經盜得前滬市土地局土地單據，一方催告華界（包括浦東南市閘北）房地業主去登記，並說逾期不繳捐不登記即沒收爲僞有，另一面承租界房屋和百貨昂貴，人口擁擠的時候，潛入了無數小漢奸，宣傳着「虹口南市已經開放了，你們中國人快些移往華界去住，只要同樣地納稅繳捐，還不是同樣的能够吃飯做太平百姓（？）」

要是真有少數願做順民的去華界或是上海近郊松江嘉定奉賢各地做小生意的話，那第一件手續要向偽自治維持會及敵宣撫班送張相片，繳五分錢領張良民證，再向敵僞繳七八元甚至十餘元或向租界內奸商所設「代辦通行證處」買張通行證，始可成行，其他如蘇州河及由黃浦江去內地行駛的輪帆船，無一不在敵僞苛捐下忍痛營業。

烟賭和漢奸 敵人侵略中國第一拿手好戲，即是在強得中國一個地方後，利用漢奸或浪人組織××俱樂部這些混蛋的，所謂俱樂部，裏面不是賣淫，就是抽大煙、吃白麵的（海洛英毒品）和賭博一類的玩

意見用來麻醉我同胞，就上海滬西曹家渡一隅而論，不到半年光景，各色賭場，逐漸由十餘家增至六七十家，內中份子敵僞和上海白相人都有，開敵僞每日可抽賭稅幾千元或萬元不等，至鴉片煙和白麵，在兩租界內，雖然仍懸爲厲禁，但吃的和賣的仍然有不少的人暗裏在活動，最初土價賣到二十元一兩，本年五六月間，敵僞既利用漢奸在華租兩界內設有五省特貨總運銷處，土價跌到十三四元一兩，並且在浦東方面敵僞更有所謂煙燈和煙槍捐之徵收，可是人心未死，不論你怎樣麻醉，受毒者總還是少數的少數人。

租界內漢奸，實在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新亞酒樓黃道會員的各處密佈，毒品販賣的秘密運送，漢奸的勢力，伸展到每一個角落裡，於是全市都受到了極大的威脅，造成恐怖的局面，然而漢奸恐怖黨儘管充滿全市，祇要有僞政府稍重要的官吏出現，却就會遭到暗殺，這足以表現孤島中的人們熱血正在沸騰着。

（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東南日報）

四、長興見聞錄

本 立

地當蘇浙皖三省邊區的要塞的長興，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失陷的。

長興地通蘇皖，爲兵家必爭之地，有京杭國道橫貫城東，有長廣公路蜿蜒城南。由長廣路可抵皖之廣德、宣城，而蕪湖或寧國。在京杭國道之旁，太湖之濱，有擁着五百多畝的廣大飛機場。去年「八一三」淞滬被迫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在這裡就常可看到我們神勇的鐵鳥，載着我們英勇的航空隊員冲上雲霄

去完成它殺敵的使命。

汪洋三萬六千頃的太湖，就在城的東北，直徑離城只二十餘里，和無錫、蘇州、平望……等處，隔湖遙對着，這就是被稱作富庶的太湖區域了，不過太湖裡的綠林豪傑「湖匪」，却也聞名天下。

日寇金山衛登陸，浙西海防門戶已失，浙西也就無一安寧之地了，十一月上旬，太湖已有敵蹤，前線退却部隊亦紛紛來長，吾增援部隊，雖急急由宜興開來，終無法挽回危局。

自十一月十九日起，至城陷前一日止，無日不在敵機轟炸中，太湖各口岸的工事，亦完全被炸燬了，我還記得二十一日那天，白崇禧、張發奎等許多高級將領，正在縣政府會客室裡午餐，長興縣的王縣長還這樣的說着：「這午餐的蔬菜還是前幾天買來留下的，這幾天，是買不到了……」正說着，敵機軋軋聲由遠而近，轟！轟！轟！轟！幾顆炸彈，大約是重磅的，在轟炸離城三十里許湖長間的李家巷，但是房屋的震動，使這不容易得到的一席午餐，又加上一些胡椒樣的滋料。

二十三日吳興失守，情勢更形惡劣，敵機整日轟炸，電線炸斷，城內居民，已知風聲不對，十九避居四鄉，但他們還認為此祇一時躲避而已，至多一二月後，仍可歸來，所以除攜帶必需的物件外，什麼都還存放在他們那留戀不捨的老家裡，二十四日敵我已在城東李家巷開火，這裡一帶，都以爲有着強固工事，相信總可支持二三天的，但是敵軍一部份由太湖××口登陸，攻我軍之背，是夜，吾軍不得不全數後移了，城內電話已斷，居民亦悉數遷出，槍砲之聲由「隱約」而「清晰」了，縣政府亦在是夜退出了一座已死

的空城。

二十五日的一早，長興淪陷了，滿城烽火，在陰沉沉的天空中反映出一片不相稱的暗紅色，悽慘、憤怒，在每個人的臉上表現着。

城既陷，因在事前沒有週密的計劃，各機關紛紛遷出，情況混亂不堪，以後時傳敵軍今天到那裡燒了幾間房屋，姦了幾個姑娘，明天要到那裡……恐懼是佈滿了每個人的心，一般無賴之徒，三五一羣，四五一堆，亦乘機而起，白晝攔路搶劫，夜間洗劫村莊，在無政府狀態下，只要你有槍、有人，什麼事都好幹，有良心的，則爲地方上盡點責任，保衛村坊，有些更玩得聰明，糾集了數十個人借了打敵人的名義，成立什麼「游擊隊」，却是游而不擊，平時稍有聲望的，簡直是寸步難行。既怕敵軍出城，又懼匪徒搶劫。

日軍是僅僅乎佔了一個城，日裡出城騷擾、搶劫、姦淫、殺人放火，晚間則城門緊閉，一般在青天白日旗下不能露面的，却乘機活躍起來了。在城中亦組織了什麼維持會，各鎮有分會，甘心認賊作父，爲虎作倀，搖尾乞憐的去逢迎敵人，漢奸們拿着「減少日軍燒殺，免得地方受苦」做幌子，其實却只有更加使同胞們痛苦，因爲老虎多了一隻爪牙，更多了一層壓榨。所謂維持會的負責人，是以下各類組織而成：

(一)平時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所謂「流氓」；

(二)專會抽鴉片、賭錢、打花會的小土豪、小劣紳；

(三)往昔不得意，落伍過時的昏庸老朽；

四想趁機撈幾個錢，過過「做官癮」的腐化份子。

這是所謂維持會的職員，至於他們的「章程」，也只是各商店、各住戶，一律懸掛太陽旗（二角錢一面，可向維持會購買），來往人民，應佩帶「順民符號」（五分錢一張，維持會購買），以免危險。遇「皇軍」應鞠躬及繳納月費等等而已。

儘管說遵守他們的章程，「能保太平」，但是民衆們寧願在山嶺過活，誰願受他們的欺詐？

講到長興縣政府，於城陷後遣散了一批職員，然後移至極西高山中，因為情勢惡劣，行動不得不秘密，於是大家多作無謂猜測，謠言譁起，漢奸們傳出的：「縣長已離開縣境，回老家去了」，不逞之徒却說：「縣長帶了很多錢，逃走了」，儘管謠言多，但事實終究是事實，雖然時值冰雪嚴寒，但爲良心所驅使着的工作同志，每於午夜間翻山越嶺，間道潛赴各鄉鎮接洽，集合壯丁，配備槍械，以自衛防匪爲名，相機待命殺敵，成立「長興義勇游擊隊」，其組織分三大隊，一特務隊，有槍械者共五百餘人，各地農民亦紛紛自動組織「大刀會」、「紅槍會」，誓願殺敵，本來游而不擊的隊伍，亦都被紛紛改編了，並有一大批熱血智識青年，組織宣傳隊，協同進行爭取民衆的艱苦工作。

今年二月十五日那天，由縣長指揮策劃下，各部隊，在晚上開抵合溪鎮（距城十五里），佈防警戒，在十七日晚開始攻城，因無重兵器，各健兒雖勇敢爬城，但終未克復。我軍白日則扼守山嶺，夜間則出動至城關附近，四出擾擊，控制着城的四週，一直到三月十九日，因敵以一聯隊之兵力，又加敵機十二架助

戰，包圍合溪，我軍不得不忍痛撤退了，此後仍在四鄉流動；協同國軍殺敵，訓練壯丁，動員民衆。活的事實，血的教訓，刺激了每個中華兒女的心坎，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被姦淫，被屠殺；民衆們是起來了。

政府一到合溪，就立刻粉碎漢奸們的美夢，各地維持會的漢奸們，銷聲匿跡，遠遁他處，同時，民衆們自動的捕捉了好幾個曾經活躍一時無惡不作的「維持會」的職員，送交縣政府嚴辦。城內原有五百多人，聞說縣長已帶領隊伍前來攻城，都紛紛潛逃。結果，祇存一百餘人了，那時的民氣，我不能拿什麼字句來形容，拿什麼東西來比擬，我只看到各地的民衆，每天一擔一擔的粽子、糕，甚至還殺了雞，宰了羊來犒賞健兒們，有的還這樣說：「你們殺日本鬼子，我們是應當送來給大家吃。」在砲火底下，大家只有一條心，殺盡日本強盜。

長興的幾個鎮，除水口、鴻橋二處未被毀滅外，其他如合溪、泗安、畝橋、林城橋，虹星橋、和平等六十餘大的村鎮，都被焚燒成一片焦土，城內房屋，如果可用數字來表示的話，那末一千中頂多只存一二罷了。

不過，現在長興有二個嚴重問題，要吾後方同胞加以注意的：

一是煤礦停工糧食恐慌，長興煤礦是浙省僅有的一個煤礦，長興陷後，被迫而停工，已開採之煤，亦無法運銷，數萬工人和眷屬，突然失業，這問題是太嚴重了，後幸煤礦負責人劉先生的苦心支撐，向長興

各地紳士借米維持，但這總不是辦法，一部份工人是加入游擊隊去了，但大部份仍是每日依礦中所發之米過活。今年六月，長興又是大水，以長興受敵災之重，今又遭此大水，秋收絕望，非僅礦區一隅糧食恐慌，簡直全長興的民衆，不知在今年要活活餓死多少呢，因此是需要政府的救濟。

二是精神食糧的缺乏，在戰區裡，確是感到精神食糧的不够，不論工作同志，一般民衆，他們都摸糊着外界情形，這是感到最痛苦的，亦是最嚴重的問題，最近幸有東南日報的大量輸送，但還是不够。「看了一張報紙，好似一切痛苦忘了」，在戰區中確有這種事實，敵軍亦有宣撫班，做着麻醉工作，「爭取民衆」，當然我們是站在優越的條件，但是「有革命的理論，才有革命的行動」，精神糧食是絕不可缺少的，爲此記者謹向讀者諸君致最大敬禮，懇切盼望，今天讀報的諸君，可能中購買一本或數本的雜誌，歌曲與劇本……等，寄給戰區同胞，即使已看過的亦不妨，或者就是今天本報也好的，如果每一位讀者都能如此，那末彙集起來，着實是很可觀，而且對抗戰前途，有很大的幫助的。（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東南日報）（註一）。

註一：本文刪去「周鳳岐供獻敵金山衛、全公亭登陸的計劃」，及「敵人吃小孩」等節。前者見敵人登陸計劃，決不是一般親敵者的影響，後者敵人在侵華戰中的殘暴行爲，舉世皆知，惟吃小孩一事，則函詢當時之王文貴縣長亦云未聞也。

五、吳興陷後屑記

士 彥

吳興是浙西的大縣，也是本省重要的蠶桑區域，它那過去的繁華，自可不言而喻，它在浙西軍事上，又變成京杭國道的一個重要據點，所以隨着上海的失守，不久即淪陷於敵手，鬼子們奸淫燒殺，任所欲爲，被號稱「浙西天堂」的湖州，就變做「人間地獄」的獸窟了，情況之慘，有非筆墨所能述者，記者陷身其間凡十月，近始脫離虎口，茲以實見地聞夾雜的寫在下面，以告我關心吳興之讀者。

吳興偽維持會正會長爲沈譜琴，偽副會長是莫叔未，前任偽秘書現任偽教育局長爲潘蓮生，但實際上維持會中替敵寇做走狗的則是姚森如和孫棟三，偽水陸警察隊大隊長沈燮林，他原是四時春菜館的老闆，爲過去吳興大流氓。然而這偽維持會的下級職員，埋沒良心甘願爲敵的很少，當警察的一羣，大半是從前的警員，失業的絲行店員以及這位大隊長的徒子徒孫，還有四個女警察，是從前汽車站的檢查員。此外日寇創辦一個偽「日華親善隊」，裡面的隊員，大都是過去吳興就地的男女學生，他們的工作，除了迎送敵軍做活的慰勞品以外，還要作喪心病狂的奴化宣傳，月薪是供膳宿二十元，人數大概是四十個左右，這批有智識的青年，甘心爲虎作倀，不知死之將至，實堪痛心。

漢奸報館，只有新湖一家，該報專刊載日寇的荒謬言論，它仗着日寇的勢力，每家商店，無論是攤鋪必需訂閱一份，報費每月六角，但是本埠外埠也不過三四百份的銷路，反正敵方有每月八百元的津貼，所

以收入極豐。同時四出敲榨，吳興的同胞們對之沒有一個不痛恨入骨的。敵據吳興不久，爲了要想恢復市面，出了一張佈告，限各商店復業，逾限則其店產得由任何人繼承復業，因此十九的店舖，都是些喧賓奪主的店友們開設的；原有的店舖，都換了新的主人。

畸形發展着的吳興城，挺多是「土娼羣」，除了兩家日本妓院，兩家中國妓院以外，還有私娼。所謂中國妓女初時都是由獸軍在四鄉的難民羣中綁架來的，最近婦女們因爲生活艱難，顧不得什麼貞操，所以街頭巷尾，到處都是私娼了。

本年四月間我國軍王師長，率部進駐吳興近郊以後，一方面配合着就地游擊隊猛力反攻吳（興）（長）（興），同時在宜興、溧陽的國軍，亦屢出奇兵，作流動戰，切斷京杭國道，另一面與吳興行動委員會楊哲夫及其他各縣密切聯絡，擴大政治工作隊，以撫慰失地民心；軍政相輔推進，吳興日寇因之恐慌異常。

日寇自增援長興以後，幾個月來，因爲防務空虛，故意的忙着調兵遣將，以爲掩飾，實際上吳興的敵軍至多不過二三百名，他們駐在城裡的，大都是以北門海島的吳興中學、湖羣女校，及南門的福音醫院等處爲大本營，城外的敵軍，則以離城二十華里左右的道場山、白雀山爲駐紮地點。雖然他們四城門都建築着堅固工事，幾個險要的山頭上也佈防得很像樣，可是我們的游擊隊，天天在城外的一圈監視着，或者竟到城邊來襲擊，最近西門外二十餘個敵軍，遇着我們的游擊隊，被我擊斃了十六名以上，還奪獲了十二枝步槍，幾架輕機槍，敵軍在這種情況之下，心膽俱裂，少數再不敢出城門了。

吳興的四鄉，都已由縣政當局領導着，個別的組織起來，最近又成立「抗日自衛委員會」，各個鄉村成立了「農村自衛隊」，並且正在不斷的加緊訓練。文弱的吳興民衆，也自覺起來了！這，無異說，垂死的吳興，漸漸復甦了。

（二十七年九月卅日東南日報）

六、崇德縣淒涼景象

〔崇德通信〕崇德位於杭善公路線上，運河亦沿縣城南向杭州，北通嘉興，爲浙江著名之蠶桑區。自去年十一月廿一日淪陷後，滿目淒涼，不忍卒觀，如繭廠停收鮮繭，繅絲廠停止工作；舉凡一切公私事業，均因蠶絲不值錢，一無生氣，民生之苦，難以形容。加之一般狐羣狗黨，爲虎作倀，剝削民衆，而盜匪蓬起，擄綁勒贖，日有數起。其情況誠如地獄也。

僞維持會長吳增煥，係一染有嗜好之律師，因其稍懂日語，遂居然媚敵，副會長沈克明，係一留日警察學生，亦有鴉片嗜好，僞維持會下設總務、文書、財政、警務、教育、商務等六科，僞總務科長繆元龍，僞文書科長沈寶源，僞財政科長李麒（現爲游擊隊在洲泉鎮捉住尚未釋放），僞警務科長李和夫，好像一縣政府之組織，但其命令，不出城門，因縣城雖陷落，而離城二三里地方，均爲游擊隊所控制，該僞會

祇得在南北西三門外之運河要點，設立稅卡，抽收往來船隻之百貨捐，每日平均約有二三百元之多，然近因分贖不勻，內關突起，蓋吳增撥佔益最多，不肯公開，致引起沈克明、繆元龍之反對，檢舉於駐崇日軍隊長。現吳已被監視澈查矣。

縣城淪陷之後，未及撤退之居民兒童，無法就學，由「維持會」在西寺民衆教育館，開辦一小學，實施奴化教育。初辦時學生尙多，近則寥寥無幾矣。

農民以四鄉不靖，盜匪滿佈，無法作業，而今春饑饉，又無繭廠收購，土絲亦一落千丈，洪水爲災，更番插秧，秋收異常減色。民不聊生，不勝隱憂。商民因交通斷絕，貨物來源稀少，捐稅重重，蕭條異常。城中出入，須用良民證，故一到下午二時，就變成一座死城。工人因工廠停工，生活更無着落。

傀儡們秉承日軍意旨，委由地痞朱祥順、徐世英等組織慰安所（日本妓院）於北大街葉姓大廈，淫業頗盛，後因駐軍隊長中馬，研議所中妓女名陳鳳者，另在太平弄救濟院俱樂部，組織高等安樂所，於是南北淫窟，互爭營業，約一月後，中馬去，金子來，以兩所妓女均有毒，一律停止，另到杭州招來妓女多名。風俗敦厚之崇德，發現此態，令人浩嘆！

崇德城被游擊隊進攻，在西南兩門者，已有三次，均因武器與配備關係，未能攻入，然傀儡們已魂飛天外。目下日軍加緊防禦，日夜戒嚴，城中人民，行動更形不便矣。（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申報）

七、陷後之平湖

平湖爲浙西富庶之邑，惟其地近沿海，明季嘉靖時，倭寇由乍浦入口，爲害殊烈。軍政當局有鑒於此，特將該地列入國防第一線，省立嘉興民衆教育館，亦設分館於該縣，積極實施國防訓練；調駐砲兵勁旅於乍浦，在滬戰前三年，舉世矚目之東方大港，早禁人遊覽攝影，並秘密趕建防線與砲位，詎料漢奸獻策，金山衛日軍登陸，從小港直撲新倉，接踵而陷錢家圩，全公亭、張堰、洙涇、柘林，平湖遂如囊中之璧，垂手而得。平湖與嘉善，其失陷時期，相距不過一二日，當時住民，倉卒避難，泰半暫避於新埭等處，十分之三四，遠走浙東之餘姚、紹興、金華、永康，以及湖屬一帶。商業薈萃之市中心，如後街、橫街、東門大街、小街、官河裡，均被炸成一片廢墟，所賸者，僅西門外、北門、以及各小巷得免罹及，日軍到平，最多二師團，隨到隨開，先鋒隊抵境時，以官河裏民衆殉難最多，河水盡赤，此外南河頭，大南門城下，則多爲日飛機投彈時炸斃，事後由坊役某，惻然憐之，雇工掩埋，軍民屍首，計一百七十六具。偽維持會由新陸郭劍石（卽嘉湖總委員會委員長）指派嘉興著名土棍律師高鑑主持，成立之始，規模極大，僞總務科長，僞建設科長，均爲沈姓，僞秘書黃蘭生，助理秘書爲周某，用人達百名以上，經費不大充裕，稅收雖旺，大半充爲僞警備隊經費，僞維持會職員，僅發半薪，實權操於郭劍石之小岳丈陳某之手，捐款收入，分房屋捐、攤販捐、屠宰稅、營業稅等五種。僞警備隊三派，一由羅文梓統率，一由徐樸誠之徒黨

統率，一爲全公亭一帶鹽民，暗鬪頗爲劇烈，搶刮風盛，四鄉鄉民，亦結隊入城，趁火打劫，商家貨物，大家富戶，洗劫一空，僞來之物，半途中輾轉被劫，指不勝屈。無論窮街僻巷，空屋中無不輒翻土起，滿地遺棄，各當舖因劫者分肥不均，付之一炬，因之葬身火窟者不少。平邑甚多科第之家，如葛詞蔚不特資饒一鄉，且詞林輩出，珍藏罕有古籍，如方志之書，譽馳國際，其他古玩書畫亦多，詎爲守者乘葛氏家人外出，悉數搜括，臨行並縱火以滅跡。在「一二八」時，葛氏在閩北滬寓，所藏古器書畫，早化劫灰，至此遂全部俱盡，是亦中國文化之一大浩劫，知者無不扼腕痛惜焉。

平湖一城，變成匪盜世界，白日搶劫綁票，已司空見慣，有商人某甲，挈眷避鄉，偶回城省視其故廬，被匪捕去，百般拷訊，指爲夥劫銀樓，實則某甲人極謹慤，家本平庸，劫後尤孑然一身，後經人說項，以百元贖出，又一男子，被匪焚去腎囊而殞，又一男子，被匪燒去半身，平湖著名針科嚴某，被劫十餘次，馴至求乞度日，劫風之烈，從所未見。五月中高鑑串同匪棍，用種種方法，撬破著名錢莊同裕廣之秘密室庫，除該莊全部錢鈔賬據外，更有各大戶寄存之珍珠飾物，價值千萬。高鑑得贖十餘萬，但鑒於四鄉游擊隊之衆，恐危及生命，遂携款抵滬，轉赴香港，作安樂寓公矣。

近來四鄉游擊隊活躍異常，正規軍從蕭山渡江，分散於海寧、海鹽、嘉興之新篁、鳳喈橋以及平湖西鄉一帶，僞署職員，往鄉被槍殺者，日有數起，因此敵軍亦常惴惴不自安也。

（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東南日報）

八、日軍洩憤焚燒嘉南市鎮

（嘉興通訊）嘉興是一個兩縣合併的大縣，民國成立，嘉興、秀水兩縣合併，依地理稱嘉興地區爲嘉南，秀水地區爲嘉北。嘉南較大的市鎮爲新豐，居民數萬，市面繁盛，出產以絲和蠶爲大宗，自平嘉公路落成後，新豐地位更屬重要。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日軍由金山衛登陸之後，在進嘉興前，先鋒隊衝殺經境，居民猝不及防慘遭殺戮的達七八十人，西塘橋一段大街，亦燬於火，同時有陸氏新建的大洋房一座，市民認爲安全，避難該屋有十餘人，也被日軍察破踪跡，因門戶堅閉，打破牆根入內。室內有事先開有地穴，日軍便架起機關槍，對準地穴射擊，藏身者慘遭殘殺，無一生存。從此之後，該處便爲日軍出沒的大道。今春嘉南游擊隊，組織成立，激起了民族抗戰的怒焰，狙擊敵軍。掘破路基，時有發生，日軍便派大隊，將沿路樹木村落，一一焚燒，每逢橋樑，架置機關槍防守。四月中旬，嘉南游擊隊和日軍發生激烈戰爭，新豐鎮餘存市面便給日軍燒得精光；三四里長的鬧市，悉成焦土，同時十八里橋鎮，餘賢埭鎮，曹莊鎮，亦先後被焚，到處火光冲天，目見的人，沒有一個不咬牙切齒的。接着就是新塢事件，新塢偏處嘉興南鄉，南和海鹽，東和平湖接壤，滬戰時，大場棄守，平湖嘉善海鹽各處民衆，以新塢地處偏僻，紛紛來鎮避難，所以當時市面繁榮，戶口增加，爲從來所未有。不料新豐事件發生後，日軍常三三兩兩，潛來新塢，時有袁潤甫的兒子袁雅君，家本富有而性好游俠，故甚早參加幫會。他鑑於新塢人口增多，難免發生意外，

便集合壯丁，施以訓練，並以保護鎮上安全爲由，請求商民每月供給糧糈千元。後有日軍三人，來向各店舖掠奪貨物，商店迫於淫威，均敢怒而不敢言，並強拉農民二人爲响導，想到鄉村去騷擾，後來跑到市梢一家酒店，酒店的門，適當大河，日軍倚門而坐，正在大嚼時候，那袁雅君率勸務二人，趁日軍不防備，突出狙擊，日軍想要逃遁，因大河前阻，遂一一斃命。雅君設法把屍體掩埋，揩乾了血跡，新篁全鎮的人，知道日軍要來報復了，便逃避一空。果然隔了一個月，日軍已得到了消息，便派大隊把整個新篁，燒得片瓦不存。最可惜的，清代考古名家張廷濟（叔未）清儀閣漢甌古瓦金石古物也均遭火劫，蕩然無遺，這更是民族文化的損失。不久平湖嘉興的日軍，分路向新篁之北的鳳喙橋進攻，因爲這裡是嘉興縣政府、義勇軍總隊部的所在地，所以日軍一定要進攻的，日軍到境後，該處游擊隊，起而抵抗，激戰一日夜，游擊隊向海鹽方面退走，鳳喙橋也給日軍燒了一部份。新豐之北徐婆寺鎮，居焦善公路的中心，也遭到日軍放火，十月十六、七左右，平湖西新豐東之新滙地方，日軍和游擊隊一度激戰，日軍被擊斃多名，日軍便把一座偉大古舊的大王廟，縱起火來，歷時一日一夜，也燒成了瓦礫場，四週村落，也被焚去，幸時在白晝，農民得以早避。綜上看來，嘉南市鎮大都被焚，現存者祇有鐘埭、石佛寺、悠廣大橋，三個三四等的小市鎮而已。（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申報）

九、三 義 傳

陳 定 山

（前 略）

胡苓平者，寧波人，初爲余蝶來飯店茶房頭，多智。先君創改良手工造紙廠於杭州江干之梵村，擢爲造漿工頭。抗戰起，省政府奉命撤退浙東，趙君龍文以省會警察局轉進蕭紹一帶，擔任游擊。臨別謂余曰：「聞家堰與梵村一江之隔，快艇二十分鐘可達，渡江卽以梵村紙廠爲據點，君其許我。」會滬杭切斷，余亦侍親自京杭國道轉赴漢口。他日，龍文果渡江，初以檄梵村里長，里長不欲，以爲必遭塗炭。苓平曰：「吾能引國軍進入三十里，與日寇混亂於石人嶺、東嶽廟之間，而梵村無恙」（註一）及期，苓平以汽油燈數百盞，懸北高峯松林之上，僞爲伐木者。日寇果大至，驅伐木者，而國軍已渡聞堰，入梵村，繞五雲山而至上白雲之頂。金沙港、茅家埠日戍大驚，遂畏我國軍游擊如虎，西湖放哨，僅及西冷而止，不敢過岳坟。久之，發現胡苓平爲內應，遂縛至寶石山張靜江別墅，命其自掘墳土而活埋之。

（後 略）（摘自五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

註一：趙支隊之渡江深入杭市西湖區突擊，爲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十、一年來逆政記略

（蕭山通訊）我們當然不能時刻忘懷，去年今日（十一、五）上午四時許，敵乘艇於黑夜中，冒大霧、順潮水、在杭州灣全公亭、金山衛、金絲娘橋等處同時登岸，使整個東戰場戰局，爲之改變，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浙江省會杭州，被敵侵入，於是敵人的鐵騎，踏遍了我們的浙西，廣漠肥沃的四十萬公里土地，和四百萬的同胞，都暫時脫離了整個浙江的懷抱，他們和她們呻吟輾轉於敵人淫威之下，度着奴隸和牛馬的生活，已經一週年了，在這整整的一年之中，敵人盡情的揭開了牠的猙獰面目。茲將敵人一年來在我浙西的橫暴情形，簡單的紀述於次：

政治 敵人每當侵入一地，即設法勾結流氓地痞，成立各種偽組織，浙西淪陷區域，計十四縣一市，除富陽縣外，其他各縣及多數市鎮，均成立偽「維持會」，嘉湖兩屬各維持會會長，初均由偽「蘇嘉湖維持會」偽會長郭逆劍石委任，牠的機構，總會以下爲縣維持會，區維持分會，不重要鄉鎮設支會，各縣維持會對於政治設施，初即以通行證換得大量金錢，旋又紛派偽稽徵員，到處收稅，明搶暗偷，無所不爲。至二、三月間，各縣維持會，多改稱自治會，於是更進一步，勒令各鄉鎮編組壯丁，以供驅使，佈告在外界衆限期遷回，嚴禁民衆出境，自敵酋畑俊六至杭視察後，深覺過去松井石根之屠殺政策，祇能引起我廣大民衆之猛烈抵抗，於是又在強橫手段之外，兼施其柔化政策，略予我民衆小惠，並時至還上或鄉間拉攏

一般土豪劣紳，欲思減少反抗，至七月間，僞「浙江省政府」在敵人羽翼下，開始出現，僞省長汪逆瑞閻等諸傀儡，先後袍笏登場，現各縣僞「縣公署」，雖已成立，其實傀儡的權力，自我游擊戰展開，僅能及到一點一線的縣城和幾個市鎮而已。

武力 漢奸的武力，在自治會時，總會方面稱爲保安隊，縣區會有警衛隊等名目，計嘉興有五六百名，海寧等處有巡查隊一二百人，杭州市將一般下層階級充當便衣僞警五百人，惟無槍械，僅一木棍而已，平湖前有宜撫班的士兵數十名，嘉善、桐鄉、崇德、吳興等處，亦有所謂巡邏等隊，其實力現在以徐逆樸誠的「蘇浙綏靖署」擁有武力最大，約有僞軍四千人，惟戰鬥力異常薄弱，其部下類爲土匪與鹽梟，槍械不齊，又有所謂各縣剿匪司令，湖屬有張大天等湖匪，此等名目，不過徒負虛名而已。

經濟 浙西土地肥沃，河流縱橫，灌溉稱便，最宜於農業，其中以糧食出產爲大宗，次則蠶絲，幾遍及各縣，其他若沿海之棉花，杭州湖州之茶葉，尤馳名海外，故浙西之經濟力量，實相當雄厚，每年輸出米約十萬石，蠶絲約十五萬擔，茶葉約七萬五千擔，絲綢一項，每年輸出額約有五千萬元之譜，敵人攫得浙西後，首先即注意蠶繭一項，今歲春間，敵人即加統制，將嘉興海寧嘉善等縣蠶絲，下令農民飼養春蠶，曾派有魏耀珊者主持其事。此實爲敵人在浙西經濟掠奪的嚆矢。最近秋繭，則由僞建廳長嚴某飭令該廳第二科籌辦，除此以外，敵人在消極方面，亦開始其剝削政策，上月間已將稅務鹽務管理局，煙酒鴉片公賣局等僞機關成立，各種稅收，名目繁多，層出不窮，如房捐、店住屋捐、茶酒碗捐、屠宰稅捐、百貨捐

，牛羊捐、米捐等等，其稅率均甚高，其收捐手續甚簡，如在城門口，見有蔬菜、雞鴨等進城，即須捐錢，至火車將開時，見旅客所帶物件，亦須納稅，在無人管理之房屋，偽組織即擅自代人出租，又糧食方面，絕對由敵人統制，欲購米者，須向敵人糧食管理局取得購米憑證，始可購買，糧食出口亦須徵捐，同時預徵錢糧，廣事收羅銅鐵。

教育 敵人的教育是麻醉兒童心理的，各縣教育科長，必須經日方選用，以能懂日語者爲最宜，學校教學方面，亦均列日語科目，各處小學日語教師缺乏，敵人則在杭州、嘉興兩處，設置日文研究會，日語講習會，如日華學會杭州支會，設有大規模之日語訓練班，教師多由北平聘來，大都爲杭嘉湖一帶在北平受過奴化教育者，尤其女性教師佔多數。各級學校，多用世界書局出版之教科書，惟將其中黨義書籍與涉及抗日之言論一律焚燬，並常派偽督學至各校視察，與學生作個別談話，兒童偶一語及三民主義及抗敵情節者，不但兒童遭受嚴厲處罰，且罪及父母與家屬，杭市現有市立小學十三所，私立小學十餘所。市立中學一所，內部僅有男女學生三四十人。

文化 在文化方面，敵在杭州辦有「杭州新報」（即前新浙江日報），在吳興辦有湖州新報等一二家，所刊載之軍事消息，皆由敵人之同盟通訊社與南京偽組織之中華新聞聯合社（簡稱中聯社）供給，每日宣傳敵方軍事如何勝利，我方如何失敗，對台兒莊南潯線上我軍大勝利的消息，隻字不提，並以半數篇幅，刊登誣淫誣盜之黃色新聞，上海出版在滬杭線推銷之「新申報」上並常刊日語講座及偽「滿洲國」之動

態。

(二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東南日報)

十一、滿目瘡痍話海寧

余 珩

要明白淪陷區域的實況，有相當的困難。因為文字的本身，發不出哀者的悲啼給人聽，畫不出黯黃的面色給人瞧的，所以記者對於海寧災況的報導，是儘量的利用數字的統計，來補救文字敘述的不足。

災相素描這裡的宇宙是變異的宇宙，那渺穆的空際，瀰漫着慘淡的死氣；荒蕪的曠野裡，沒有自然的清麗的農歌，田畝中沒有纍纍低垂的金黃色的嘉禾；所有的，所有的，祇是矮瘦的病禾，為的是農家無錢買那豐收必要的肥料，也無心深耕勤耨了——不，少數的小康者，有錢也買不到肥料，披星戴月的勞農，要深耕勤耨事實也不容許他。

你想羽翮豐麗，姿態糾糾昂昂，啼聲嘹亮宏遠的金雞，多麼的使人愛看愛聽呀？鮮美富於營養的雞蛋，多使人愛吃呢？現在，可憐的現在，金雞不見了，雞蛋非費比平時多幾倍艱難爭得來的五分錢買不到，哼！有的地方就是一角錢，也買不到雞蛋呢！原因是雞和蛋，給東洋鬼子掠食殆盡了。

產蠶絲的海寧，每年育蠶計達五次，但是靠近敵軍五里範圍內的農家，今年沒有一點兒的蠶絲出產，敵寇要尋覓女同胞來洩慾，就是老年的婦人，醜陋的村婦，橫暴的日寇也要強姦，這種慘無人道的獸行，

使居住敵寇周近的蠶娘，不分晝夜的東避西躲，副產物蠶寶自然育不成了。這一點倒使專心出來搜刮蠶絲的東洋鬼，在蠶絲區弄不到蠶絲而帶回去一個莫明其妙的悶葫蘆。

戰前繁榮的，鱗次櫛比的市街，現在祇有零落的構築不完全的草舍，和那殘瓦斷垣、矗立的焦木，零亂得悽慘得不成樣子，雖然也有幾間矮小的用舊料新建的瓦屋，那真可算是鳳毛麟角了。

如果你到離杭滬鐵路一里路地方去眺望，會使你模糊起來，疑心你在夢中而置身於沙漠地帶了，原來那裡的敵部——鐵路警備隊——怕我們忠勇的游擊隊襲擊，把沿路的植物、農作物砍伐淨盡了。

還有一樁比什麼還惶恐的事，是我們要喝一杯清香可口的茶，已經不可能了。我們喝的，是鹹苦澀味的液體，因為海塘失修，八堡的悅字號九堡的士字號已決口外，八九堡的「感」「武」「丁」「多」「寧」五個字號及十堡十一堡的許多地方，都被潮水沖坍了，涵洞也損壞了兩個，鹹水已流到硤石鎮附近了。鹹水是不適宜灌溉田禾和蔬菜的，所以田稻既已受它的毒害，鮮綠的青菜，也有不少因澆了鹹水而枯死，這種事實，怎能不使人惶恐萬分呢。

我們知道細菌戰爭是很利害的，這裏有如受着細菌戰一樣的死着人，——霍亂的流行，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的聽到一家數口連續的病死。這裏既沒有好的醫生，又沒有救治的藥品，一經傳染，真是束手無策，呼救無門了。

數字可算一篇事實的報告，固然能够作為歷史的證卷，但是非有數字來證實一下不可，現將本縣已

調查所得的表述如下：

海寧被災損失統計表

區名	災戶	災口	死亡	被毀房屋(間)	生財損失(元)
硤區	六九六	二,六二一	五	三三九	三八,五五五
城區	一,二九四	四,九七六	二七	七二九	七八,八七五
袁區	一,八三三	六,〇六九	六	七〇八	六八,二六九
總計	三,八二三	一三,六六六	三二	一,七六七	二〇八,七〇九

附註

硤區 指鐵路線南，包括馬橋、慶雲橋、伊橋、張店、旺庵橋等處。
城區 指海寧城之東，包括鄭鎮、諸橋、丁橋等處。
袁區 包括袁花鎮、黃灣、新倉、舊倉等處。

假使單單看一看統計不看下面的話還是和沒有看過統計，一樣的不明白，因為數字有它的確定性，所以我們樂於利用它作科學的論證，但一般却不知抹煞了數字的活動性，我們拿一個比喻來說吧，富翁所有的一元。和乞丐所有的一元不是數字相同無一異點嗎，但這一元却因貧富的關係。而變更了價值和使用，這裡姑且引硤石區的統計來闡明絕小數字的損失，實蘊藏有極大的質量的被損害吧，因作者在硤石區署工作，知道得格外詳細些。

硤石區已調查明白的損失，總計不過三十一萬多一點，被災人民平均每人的損失也祇一百二十一元五角四分七厘強，這兩個數目資本家看了，難免要嗤之以鼻，但是我們要知道，被災人口多而損失值小，反而顯露着更為貧苦，因為根本無資財可以損失了，又如燬去房屋每間的平均值僅五九、元二九四強，這不是明白告訴我們這裡的民衆住的水準之低嗎？這裡還要特別注意的是每戶平均災口多，那末災民的生活愈困難，因為這裡災民很多，又復地未能盡其用，貨未能暢其流，所以非有特殊能力不能自食其力；不但要自謀生活，而且還要養活無能的眷屬了嗎？

待救孔急海寧縣黨務特派員顧達一與地方各界，目睹災民流離失所，啼飢號寒，代災民向黨政當局呼籲，蒙中央賑濟會特派代表諸惠恩，浙江省救濟難民委員會代表王序，携款蒞縣，陪同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第五支隊司令部代表王梓良，海寧縣縣長阮性之，城區區長陳中嶽，先後於十月六日赴袁花區，八日赴馬橋、蘆灣，九日赴丁橋、諸橋、八堡、九堡等處，視察災況，抽查災戶，攝取災象，接洽賑務等工作，並於同月十八日分區散發賑款。但是賑款僅有三萬元，除了二萬元作為海塘的修理費，四千元充作移送幼童至安全地帶的教養費，另劃撥海鹽兩千元，實際分配給海寧災民的僅四千元，平均每一災民可得二角九分三厘，不够兩天的食糧，杯水車薪，真是無濟於事。

先烈朱執信先生說：「我們要用唯物史觀看人，唯心論責己」。這句話是極有價值的，僅領到最低的生活費，而在風雨飄搖，睡不安枕的淪陷區域工作的同志，每個都具着「効忠黨國，殲滅倭奴是義務，是

絕對的義務，不是相對的義務」的明確的觀念和堅定不拔的意志，但一般無知的災民，爲生活所迫，豈能免爲敵所利用呢，何況敵寇是慣於利用種種威迫利誘等方法，使愚者墜入五里霧中，不知誰是誰非。再拿我們逮捕到的漢奸，大率爲肩挑背負來說，也可作爲生活所迫，容易爲敵所利用的一個明證，關於這一點，真使每一個淪陷區域工作的同志，萬分的憂慮和惶恐。

我們淪陷區域的同志，一方面努力教化宣傳等工作，使災民確切的明瞭愛護祖國，爲祖國犧牲，是絕對的義務，同時希望救濟當局，各界仁人，繼續賜款救濟，予災民物質上的援助和安慰，則對於抗戰工作的前途，實有不少的裨益和順利。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東南日報）

十二、浙西的全面

希 天

浙西十三縣一市，淪陷將近一年了，在這期內，有不少的民衆，被敵人姦淫殺戮；有不少的財物，被敵人搶劫掠奪，更有不少的房屋，被敵人恣意焚燬，真可謂浩劫空前。

浙西的人民大眾，在苦難中學得了各式各樣對付敵人的方法，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與游擊隊緊密的合作起來，高擎着救亡的火炬，衝向敵人的腹心。

反掃蕩戰擊破掃蕩 浙西游擊隊的縱橫馳騁，對敵軍的打擊不可謂不大，作爲敵人主要交通線的滬杭

鐵路及京杭國道，屢遭破壞，即其一端，而最收到效果的，使傀儡組織偏處一隅，無法生長，因此，敵人企圖消滅游擊隊，常勞師動衆，實施所謂「掃蕩計畫」，但在我的靈活戰術下，狡計不逞，十月中旬，又分十一路向我進犯，我先發制人，避實擊虛，分二十三路向嘉興、嘉善、杭郊、德清、武康、崇德、濮院、桐鄉、新豐、新塍、烏鎮、雙林、菱湖、昇山市、長超市、上柏、下柏、餘杭、彭公站、石瀨、雙溪、黃湖、富陽等處的敵人，作一個大規模的反掃蕩戰，使疲於奔命。

是役我軍攻克水陸要道的新豐鎮，並澈底破壞平（湖）嘉（興）公路，陷平湖敵人以孤立，使海鹽我軍，更多一層屏障，接連着我游擊隊又廣續破壞了蘇嘉路十三號至十六號橋樑四座，滬杭路嘉興長安間橋樑三十餘座，拆毀路軌六公里，敵人修理的工兵車，亦遭襲擊。但敵人仍慙不畏死，又發出了第三次「掃蕩」的狂吠，嘉（興）吳（興）間血戰，於焉展開。

嘉興間的激戰在十月三十日揭幕，敵千餘分五路向嘉善的大雲寺鎮，嘉興的徐婆市鎮和鍾埭鎮進犯，我機敏的分頭迎擊，會毀汽艇五隻，完成消耗戰後，我放棄大雲寺、徐婆市，敵人得不償失，羞憤之餘，縱火焚屋，實行所謂「焦土防禦」。

十一月八日起，杭州、吳興、崇德、餘杭等處敵軍四五千，大舉蠢動，在敵機掩護下，分路向吳江的嚴墓（與嘉興毗連），嘉興西北的新塍，崇德北的石門灣，吳興東南的烏鎮、雙林及璉市，德清東南的白馬、東北的新市，武康東南的陽坎等處進犯，陣線綿長如弧形，我游擊戰士個個沸騰着熱血，猛向前衝，

有的正面迎擊，有的兩翼迂迴，有的擔任後衛，經過二天激烈的戰鬥，雙方死傷均重，十日晨我另作新佈署，除吳興的雙林鎮，因戰略上關係，仍堅守外，其餘均自動放棄，十一日以後，又展開了新形勢，我軍猛烈反攻新市，敵機十八架助戰肆虐，更番轟炸，投彈五十餘枚，在浙西游擊戰中，大批敵機助戰，此尙爲第一次，是役軍隊損失尙小，但民衆罹難的很多，含山市（吳興東南）及新市（德清東北）東，十二日戰況亦甚激烈。

軍民合作抗戰到底 敵人的燒殺政策，增強了浙西民衆的抗敵情緒，因此就有不少的兒女英雄，造成不少可歌可泣亦悲亦壯的事蹟，如上次富陽敵軍，進犯石灰山，在沉塢弄山上捕去民衆二人，其一在鹿山被殺，其一爲東陽三十二都人，姓潘名本土，年六十四歲，業木匠，僑居富陽已四十七載，被執後，敵人迫令作嚮導，潘雖在威脅之下，却不以一己的生命爲惜，效明末紹興姚長子抗倭的壯烈史蹟，導敵入斷頭塢，經我軍四面包圍，盡殲敵騎，使富陽戰局轉趨穩定，潘氏雖亦悲壯犧牲，而其英靈忠魂，將與河山永垂不朽矣。

像這類的珍貴史料，不斷的在浙西出現。

黨政機構全部恢復 游擊戰是一種政治戰，牽制戰，消耗戰，我們非但要牽制敵人，消耗敵人，變敵人的後方爲前方，而且要摧毀傀儡組織，樹立淪陷區內的黨政機關，關於這些，都已做到，在黨務方面，浙省黨部十二日通過浙江省淪陷區域縣市黨部暫行規程，在行政方面，各游擊縣長都在埋頭苦幹，聯合黨

、軍人員，撫輯流亡，組訓民衆。

淪陷區內若干地域民衆，有兩重捐稅的責任，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自浙西行政機構全部恢復後，一切庶政均着手整理，捐稅輕重，有關民衆生計，當局爲達到收復失地的要求，減輕人民的負擔，並爭取淪陷區民衆心理上的向心力，特成立浙西稅務處，建立合理稅制，以蘇民困。稅務處的組織及職權，與各區稅務處不同，專員不兼監督，縣長不兼分處長亦不設副處長，以一事權。徵稅範圍，除省縣各項稅收外，並以各種國稅爲主體，稅率較輕，稅則較簡，徵收手續亦很便利，其他關於淪陷區域佃農繳租辦法，最近黨政聯席會議亦已通過了。

教育制度重新建立 浙西的教育制度，也重新建立了。

當局爲救濟淪陷區內成人和兒童的失學問題，早已訂頒辦法，實施流動教育。

各縣原有校舍，多數被敵破壞，門戶零落，殘破不堪，在這時期，當然無力建築新屋，所以都因陋就簡，略加修理，聊避風雨，許多學校桌凳，甚多向各處暫借，所以長短參差，高低不平。

因了交通的阻滯及敵軍檢查的嚴厲，應用課本無法輸入，都以商務印書館復興本爲依據，油印訂冊，或手抄傳讀，這些工作均由教員擔任，這種苦幹精神，真是值得佩服。

上面所說的，都是浙西進步的客觀事實，雖然還有若干弱點，尙待銳意改善，但浙西的全面是在躍進中。（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東南日報。）

十三、璉市突圍記

何 沉

十一月二十二日，記者由某部隊長介紹，得謁江南第×挺進隊政治部主任謝一中氏於某村，謝氏新從浙西璉市督戰歸來，稍呈風塵勞瘁之色，然精神奕奕，舉止豪邁。承告此次在璉市與敵作戰經過如後：

十一月一日，余（謝自稱）偕同本處秘書張翼鴻氏等，由後方赴新市，晤張總指揮官商談工作及建軍問題。三日到達目的地，當地各民衆團體歡迎甚盛，旋晤及各團體領袖，知當地一般民衆抗敵意識尚高，故民運工作收效亦宏。淪陷區有如斯情形，誠難能可貴，五日據報，嘉、湖一帶之敵陸續增援，有所謂「掃蕩」江南游擊隊之計劃，時張總指揮官一再促余歸返，余以政工人員應具有「衝鋒在前，退却在後」之精神與決心，豈容臨難畏縮，於是毅然暫留，參與部隊之「反掃蕩」計劃。

八日本部×路指揮官朱×來，偕余至璉市、烏鎮視察防務，方上汽艇，接到如下之報告：「今晨六時，發現敵汽艇三艘，載敵兵一百廿餘人，自湖州出發有向烏鎮進犯企圖，余與朱指揮官一笑置之。船過含山，沿途所見之士兵，多荷槍實彈，在守衛着自己的大好河山；往昔含山一帶爲匪徒出沒之所，自抗倭軍興，彼等即一變而爲保國土之勇士，可徵中華男兒，不願作奴隸者大有人在。十時許，抵璉市，駐防璉市者爲朱部×團，×團劉團長，英勇善戰，會屢予敵以嚴重打擊，爲朱部有數之幹部，在璉市進午餐，時砲聲大作，據報敵數百進攻雙林，我雙林守軍已與敵接觸矣。朱指揮一面急令劉團長嚴密防堵外，一面即偕

余返船向烏鎮前進，共策粉碎敵之「掃蕩」詭謀。午後到烏鎮，民衆羣集碼頭，執旗歡迎，熱烈情況，使人感動，方抵指揮部，朱指揮即迭接電話，據告以敵兵分五路進攻，企圖佔領璉市，切斷烏鎮與新市之聯絡，並將包圍烏鎮與新市，聚我主力而殲滅之。時新塍、嚴墓、石門等處均與敵發生激戰，敵之所謂「掃蕩」計劃於焉開始。

朱指揮以時機已逼，即相機部署，決定新塍、嚴墓一帶戰事，由汪指揮負責，朱自坐鎮烏鎮。璉市爲烏鎮後方歸路，得失特大，由余助劉團長負抗衛責任。至是各路部署已定，士氣亦因之大振。余於翌日黎明遄返璉市，十時璉市東柵戰事開始，敵方兵力約八百人，並有飛機數架掩護作戰，我方只憑血肉之軀與敵死拼，先後向敵擊三次，敵我均有傷亡，唯我忠勇將士前仆後繼之精神，至爲壯烈，使余感動流淚。直至午後，烏鎮我軍已安全退出，爲消耗敵力計，故璉市方面，酣戰終夜，未嘗稍息。

十日晨我敵繼續作激烈之肉搏戰，卒以彈藥告罄，於敵付出相當代價後，忍痛退出璉市，此次作戰之敵軍，大部爲僞軍「程萬里」部，其「以華殺華，以華滅華」之毒謀，殊令人疾首痛心。

十一日朱指揮率部在××與余等會合，不料在集會決議戰略時，敵軍得漢奸之報告，突以重兵圍攻，前頭部隊且衝入余等所住之小村，余與朱指揮等乃率部向前衝擊，而全部弟兄亦更悲忿同仇，在司令部前與敵混戰二小時之久，方突圍而出。朱指揮決定將全部兵士化整爲零，留在敵人後方，隨時予敵打擊。余與張秘書化裝退却，於十五日安返本部。

談至此，謝氏精神異常激奮，繼謂本人參與此次戰役，所得教訓，即我軍作戰雖然忠勇，但動員民衆工作還覺不夠，嗣後本部將針對此點，加緊努力，對於爲虎作倀之僞軍及漢奸，尤當促其覺悟歸來，以粉碎敵人「以華制華」之毒辣政策。（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東南日報）

十四、京滬滬杭沿線敵漸露窘態

〔上海通訊〕蘇省之游擊戰，最近十日中，重復轉烈，惟蘇北情形，似不若江南之緊張。據各處來人報告蘇北敵人，殊不如江南之衆，苟能加緊攻擊，見效尤速。京滬沿線一帶，現在敵人向城市集中，其意似求易於保守據點。在過去半月，如常州、蘇州、鎮江等處城內之敵，較前增加五至十倍，但多者亦不過兩三千，均集自附近村鎮。如常州、蘇州兩處，過去一週間，四境游擊隊作戰頗力，城郊常有游擊隊伍。常州西門外，因游擊隊混入戲院擊殺敵人三名，生擒一人，敵立即在西門三里之內，大事搜索，結果非惟不見游擊隊，即捕去之敵人從何帶走，亦未探悉。出城之敵，乃悄悄將屍首三具運走，並未小題大做，可見敵人氣餒較前已大餒。又據常州來客報告，過去十日中每日有甚多敵屍，由鄉間運城；同時城郊附近，到處拉夫，凡年在四十五六歲以下之男子，均難倖免。以是未被拉去者，幾已全部離城。各廠各棧工人，都寧可失去工作，自動離走，自去冬至今春，當地商業，似已畸形的恢復，但目前大舉拉夫以來，情形一變，因幾呈路絕行人之象也。南京之恐慌，較之京滬線其他地點更甚。僞綏靖部會屢次在白天突然下令將

該部門戶堵閉之後，即見有大隊敵軍至附近各街斷絕交通，嚴行搜查。一次自下午三時起，斷絕交通四小時；另一次則於下午三時起，搜查六小時，言者不能詳其原因，但即此一端，已可概見當地恐慌程度。滬杭線一帶地域，北部情勢略鬆，但一入浙境，立現緊張。聞浙西我軍之散佈各處者，刻已逐漸聯絡完成包圍狀態，敵恐歸路阻斷，刻全力維護鐵路與杭富、杭餘兩公路。上星期杭州吃緊異常，每晚在城內可聞得清晰砲聲，據由杭來滬者談，我軍似尚未至圍城進攻時期，所聞砲聲，係敵深夜施放，藉以示威；惟敵軍防衛確較以前爲嚴。本月一日，杭城忽傳我軍定期攻城，致高級僞員於是日退值後，均避至嘉興過夜，至次晨復回杭州。敵爲防壯丁逃避，限制發給通行證，即正式商人領證，亦須舖保，限期歸來。我軍流動部隊，在上月終一度進至嘉興附近，曾遇敵軍，發生激戰。浙西武康、德清等縣，時有接觸，德清之乾元山，敵軍加築防禦工事頗多，且安置砲位。德清縣城刻僅東門西門開放，餘皆關閉。聞敵軍增防滬杭線非由上海調出，係由乍浦一帶海面登陸，繞道內地。又聞敵爲防富陽駐軍被襲，於餘杭加駐重兵，保持聯絡。前僞杭州市長何豐林，經人刺斃，昨又傳僞代理市長亦有被游擊隊架走之說，惟尚未證實。（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報）。

十五、浙西新戰局

〔金華通訊〕隨着日軍偷渡錢江，在蕭山登陸，寧紹不無威脅，所以靜寂未久的浙西，就展開了全面

出擊，以牽制日軍的後方，策應南岸我軍的保衛戰。

「全面出擊」的行動，共分六路：京杭國道，滬杭路、蘇嘉路、京滬路、杭平公路，杭善公路。

京杭國道的我軍，其主要目的，要截斷杭州與吳興間的聯絡，其活動對象，爲武康三橋埠迄餘杭閑林埠沿線，除正面襲擊外，並在白湖山、瓶窰、彭公、馬頭關、蛇山、丁橋、狄公山、上柏……各地，隨時待機出擊；更與富陽西北之高橋，吳興東南之菱湖，德清東北之新市等三路軍，協同動作。

滬杭鐵路的我軍，其主要目的，要截斷杭州與嘉興間的聯絡，其活動對象，爲杭縣之臨平迄嘉興之王店沿線；展開正面襲擊，尤着重於臨平、長安、硤石、王店四鎮。並在塘棲，留下，拱宸橋，松木場，祥符橋，凌家橋各地出擊，完成包抄杭州的態勢。

蘇嘉鐵路的我軍，其主要目的，要截斷嘉興與蘇州間聯絡，其活動對象，除正面襲擊王江涇至吳江沿線外，並在新塍、双林、烏鎮、嚴墓等地出擊，更與太湖游擊隊聯絡，完成孤立蘇州的計劃。

杭平公路的我軍，爲策應浙東我軍之主力軍，其目的在牽制錢江北岸之日軍不得再源源增援南岸。其主要攻擊據點，爲笕橋、喬司、袁家壩、胡家兜、海寧、八堡、新倉、聞口、黃灣、海鹽、乍浦、平湖等地。而以胡家兜、海寧、聞口、海鹽、乍浦爲最重要。並沿其平行線出擊長安、石塘頭、丁橋、袁花、通元諸鎮，俾使錢江北岸日軍陣線動搖。

杭善公路的我軍，其主要目的，在切斷杭州與嘉善間的聯絡，其活動爲全力破壞嘉興至濮院、桐鄉、

崇德間之公路，並在屠甸寺、北日暉橋、亭子橋、石門灣、大羔羊、小羔羊、洲泉、含山、長橋、大麻、上墅等地出入，防止日軍利用運河之水運。

上面所述六路出擊計劃，刻已分別發動，預料浙西之抗日烽火，不日又將熾烈。（二十九年三月三日香港大公報）。

十六、視察浙西觀感

阮毅成

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在浙江省政府委員會會議報告

本席於四月十三日前往浙西視察，共經八縣，於二十五日返省。在天目山時，適逢行署召開教育會議，會計會議及各縣經濟封鎖處的談話會，均親自參加。因以所見所聞，並不專限於民政部份。

綜觀浙西各方面情形，是比較進步了。首先，我在這次所經過的縣份，見到各機關工作人員，不但一般的年齡，比較以前減輕，顯得出奮發蓬勃的朝氣。而且學術進修的空氣，亦比較濃厚。諸如辦公室的佈置，各種座談會的設立，均能充份發揚研究的精神。我們知道，一個機關文化水準的高低，就看各主管人員教育程度的深淺而決定。教育程度深的主管人員，才能注意公餘的進修與學術空氣的養成。所以這次看到各縣工作人員的文化水準，一般的提高，是很可喜的現象。因為有了理論的研究，才能使實際工作，得

有一定的準則，才能激發起工作的興趣。

再關於各縣的縣政措施，也有顯著的進步。我這次所經各縣，差不多都已經普遍設立衛生院。其中雖有少數非常簡陋，但是能够豎起了骨架，打好了基礎，以後一點點的充實，是不會感到困難的。並且這最低限度的衛生設備，多少能使一部份人民加深對於衛生的認識。關於警察素質方面，也還使我滿意。雖然有一二處警察的年齡，現得老大了一點，但是各縣縣長，都請求省方，代為統一訓練，再分發給各縣。這種觀念，是進步了。所以我們希望陸續的訓練，逐漸的淘汰，也不難使各縣警察，都變成有用的幹才。再就戶籍方面來說，自從命各縣派專人負責管理後，都能够整理得有條不紊。這次到各縣抽看了幾處戶籍冊，覺得不僅裝釘整齊，字跡端正，而且都能做到確實的程度。我會經隨便問一個老百姓，問他是那一鄉鎮？那一保？那一甲？本人是不是戶長？他都能很明白的答覆。後來，我去對一對冊子，一點都沒有說錯。就以上舉的幾個例子來說，浙西的縣政，是在進展着。因此感到大凡一件事，只要我們肯去做，都可以有收穫。有一點力量，做一點事。任何一個機會，都不使其輕易放過，事業自會一天天擴展開來。觀乎以上各縣在困苦中的進展，就是擺在眼前的一個明證。

其次關於游擊區內人民可歌可泣的事項，正是筆不勝書。如青年們，都願冒危險，到自由區來過艱苦的生活。搶救出來的難童，都知道切齒痛恨敵人。這種敵愾同仇的心理，足證我大中華民族人心不死。無論日本軍閥怎樣的倔强，總是沒法克服我們的。

以上就值得興奮的一方面說，可是我們抗戰的基礎，本來很脆弱，各方面的缺點，也須切實的檢討一下，以爲改正的始基。

第一、應加強人民對政府的信仰。現在一般人民對政府的態度，非常冷淡。其原因是政府本身的機構不統一，政令太紛歧。同時對人民多方要求，加重負擔。這種紛擾無序的現象，漸使人民對政府發生厭惡的心理。我們知道，民爲邦本，本固始可邦寧。要是民衆對政府的信仰不鞏固，不確實，則任何政令均將無法推行。過去我們對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只知道空喊幾句口號，沒有拿實際的行動來證實。所以頂多只引起人民一時的同情與興奮，曠日持久，一遇到敵人的攻擊，馬上就頹敗下來。我們要長期抗戰，全民戰爭，不能不注意到這一點。

第二、政府工作人員應和衷共濟，上對下要坦白誠懇，下對上要尊敬服從。能够有互相親愛的精神，才足以表現出工作的成績。假如上對下不體諒，下對上不了解，則彼此意見發生，形成隔閡。我這次所見，就覺類似的情形很多，鄉鎮公所對區署隔閡，區署對縣政府隔閡。或者同地並行的機關，發生隔閡。因爲彼此互相隔閡，互相磨擦，於是對於本身工作，就不肯用心研究，亦無暇用心研究。因此，什麼事都拖擱下來。等到實在催促緊迫的時候，遂推託敷衍了事。這樣，自然會影響到政令，無法推行。連帶的，人民看到政府這一種情形，也就起了懷疑。所以我們同是爲國家工作，同向着一個目標進展，不能夠生意見，有隔閡。生意見，只有減低工作的效率。有隔閡，徒然給敵僞活動的方便，這也是必須要注意的一件事。

第三、經濟問題重於軍事。這一次沿途所聞，差不多一般人都談到發財問題。的確，現在做生意發財是太容易，只要有辦法把物品換一個地方，都可以賺錢。尤其是淪陷區來的敵偽貨物，我們必須結滙的土產，只要能肩挑一擔，通過封鎖線，就穩可以得到數倍的利潤。利之所在，趨之若狂，弄得防不勝防。各地走私之風甚熾，這影響到我們抗戰前途很大，若不設法改進，則抗戰基礎動搖，那就非常危險了。

第四、政府應明瞭社會經濟的景況，謀各項事業的發展。現在農村的經濟，是比較活躍多了。人民的知識，也比以前開通，我沿途所聞，就有不少賢明的鄉紳，自動拿出錢來，興辦學校，辦公共事業。如於潛某君，不獨自己捐造了一所小學校，並且供給經常的費用，最近還預備添造一所圖書館與大禮堂。像這樣慷慨爲公的人，若說我們中國人不如西洋人熱心公共事業，真是冤枉。不過，我們政府負責的人，平時每加以忽略。假如我們能從這方面設法鼓勵利用起來，開風景從的，一定還要多。那麼，政府所要舉辦的各項事業，也未嘗不可以靠這種力量來完成的。

第五、交通及電訊問題，應設法補救，使其能通行暢利。我這次到浙西，同行的只有三、四人，而且所帶的行李，還很簡單，而行路就攔了大部份的時間。並且因爲彼此交通點的距離里不一，一天之中非得要兼程趕路，就不能得到食宿之處，所以弄得飲食起居無定，身體也非常困乏。假使要通過大批的貨物或軍隊，那就非常困難了。再看到各縣接到省方的一件公文，往往需要二十多天，有許多事在我們認爲應當已經推行好了的，而他們還根本不知道有這一回事。我這一次到各縣談了些普通的事情，他們都覺得

新奇，像這樣的情形，確是推行政令的一個大阻礙。交通是國家的命脈，尤其是在戰時，交通不便，影響到軍事、經濟諸問題很大。因為沒有交通工具，於是後方雖有大批貨物，不能接濟戰區，自然就更促進走私的風氣。我們過去對於交通的努力不夠，而且交通破壞得太早，今後必須從速設法改進。（錄自「從詩后到南山路」）。

十七、新登雙十事變經過詳情

一、前 言

宗湘奉命長新，於十月一日接事，爲時未及一句，即遭空前事變，在短短數日中，一則以曾任移交未準備就緒，難於順利接收；一則以各項重要工作積壓停頓，須趕速辦理。尤以糧食問題特別嚴重，首當籌謀妥善解決。故於月之七日召集地方紳商開糧食會議，商討救濟辦法，並定九日午後二時召集全縣鄉長及各機關代表開擴大冬耕會議，暨空室清野演習籌備會議。乃八、九兩日本縣城鄉各處竟遭敵機十數架瘋狂濫炸，十日敵軍入境，縣城旋即被陷！寇騎所至，殺人放火，一片瓦礫，斯誠我新邑空前未有之浩劫也。茲將經過詳情分述如下：

二、敵寇進攻本縣經過

六日上午九時許，敵機一架竄過本縣上空，散發荒謬傳單。八日十一時許，敵機四架在本縣永昌、松溪及依嶺鄉第十三保何家村盤旋轟炸，投彈十餘枚，炸死八人，傷七人，中午敵機七架在城內外投彈三十枚，死傷十人。當即入城慰問察視，九日上午七時許，敵機數架在永昌、松溪一帶盤旋後，竄過縣城上空，去窄溪、桐廬投彈，中午敵機十一架逕飛縣城內外輪翻轟炸，投彈五十餘枚，內夾燃燒彈，發生大火；因居民事先逃避一空，故無死傷。敵機去後，即督促警察壯丁竭力施救，火即熄滅。是日臨安情況不明，並偵知敵騎主力三千餘人駐臨安亭子頭、板橋一帶，有向三口、永昌進攻模樣。十日上午十時許，據依嶺鄉鄉長何月溪電告，敵少數便衣隊已過三口向永昌前進，下午二時許，據防空監視哨長先後電告，永昌、松溪一帶，大火延燒，松永大道上已發現敵人，同時另據探報，敵分兵一路三百餘人，由三叉埠、朱家塢、裘家、仙里、鄉主殿、爐頭、潭山頭，抄襲塔山，斯時機槍聲起，居民紛紛向汪家、陸家一帶奔逃。下午四時，敵兩路會合，縣城遂陷，寇兵共有三千餘人，馬八百餘匹，是夜大部住宿城內，一部駐紮郊外附近，我軍某師許團於傍晚趕到三溪口，即進至胥口、元村，並佔據潭山頭與塔山敵對峙，另一路由勞司令親率，由桐廬前來迎擊，對敵取包圍形勢。十一日晨，敵在城中四處放火，將城外商業繁盛區域及城內較好房屋全部燒燬後，於八時退至城郊，與我軍在五里橋、賢明山、百丈山一帶激戰，以敵衆我寡，將軍毀陣地雖被其突破，但我軍作戰勇敢，並得援兵向其壓迫，該股敵遂竄過木子嶺，出淥渚經汪瀨，至下港，桐廬賴以保全。另二股一出大東門，過大山、金家、竹園里，經柏枝嶺至富陽境大樹下，一股竄經章鞋

菴、方家井、青雲橋，至富陽縣城。十二日下港方面尙有少數殘敵，十三日全部竄走，至是本縣已全無敵踪矣。此敵寇進攻新登之經過情形也。

三、縣府暨各機關應變經過

根據敵人過去進攻某地，必先轟炸之向例，八、九兩日之瘋狂濫炸，斷定敵人必有軍事企圖，並有進襲新城之可能，因其進攻浙西無非吸引浙東兵力，進攻浙東亦即牽制東南兵力不向西南調用，同時臨安情況不明，三口至永昌一線我軍勢力單薄，故於九日午後頒發緊急命令，派員下鄉督促各鄉發動民伕千餘名，限於夜間通宵將松、永、殿邊一帶縣道破壞，阻敵前進，奈事機危迫，敵已臨境，居民逃散，未克達成任務。是日晚間八時於縣府召集各機關法團開緊急會議，商討應變步驟，各出席人員，對當前軍事情勢判斷咸同，當經決定辦法：（一）各機關重要文卷票冊簿據及貴重物品遷移陸家保管，不重要人員一律集中汪家辦公，（二）各機關主管長官及縣府高級職員集中離城三里之白家辦公，以便臨時應變，一致行動。（三）國民兵團、警察隊、軍民合作站等合併設處辦公，協助軍運，並維持城區治安。（四）集中散處各地自衛隊於三溪口，擔任縣境西北防務，並維持後方安寧秩序。會畢，遵照決定，各返原機關準備，縣府亦儘於是夜將全部重要文卷移出，一面並指導城區民衆，將貴重物資疏散鄉間。十日晨，一部份職員仍留縣府接洽，一部份職員隨同縣長至白家，旋以該處不及裝置電話，未能與外間聯絡，遂於九時許移至汪家七鄉聯合辦事處辦

公，同時與桐廬勞司令及各鄉公所取得聯絡。詎知下午二時據防空監視哨電告，永昌、松溪一帶大火，發現敵人，旋據探報另一路敵由鄉主殿抄出潭山頭，逼近汪家，（潭山頭距汪家五里）各方電話於茲中斷，（總機原設潭山頭附近）縣長遂又率同一部份職員及由淞渚開回之自衛隊一分隊並與縣黨部周書記長及七鄉聯合辦事處汪主任移駐平坂及隴塢范家，（離汪家十里）當夜因國民兵團副團長暨團本部職員失却聯絡，故親自指揮放哨，準備襲擊敵人，並集合士兵訓話，命令分頭搜索敵探漢奸，擔任警戒。十一日晨，黨政雙方在范家會商擴大情報組織，並由汪主任負責指揮，四路派人探聽情報，一面將縣府暨各機關不重要人員暫行疏散，僅選勇敢堅強及熟習地方情形者十餘人隨同辦公。午間據報敵寇已被我軍包圍，午後即偕周書記長汪主任前進至胥口（距隴塢十里）晤許團長，始得悉勞司令親率部隊在白峯浪一帶迎戰，當日上午敵寇已燬城退出，與勞師一部激戰後，紛向富陽方面竄退。十二日上午許團長率隊入城，中午縣長與周書記長汪主任隨勞司令入城安民，縣府職員亦同時推進至城區附近工作，協助軍事，趕辦善後，此應變之經過情形也。

四、公私損失情形

查此次敵寇竄擾，原爲殺燒擄劫而來，鐵蹄到處，廬舍爲墟，生命財產損失，不可謂不浩大，但以各機關事先尚有準備，而人民亦能於漏夜將大部物資搶出（谷米食鹽笨重多未遷出），誠屬不幸中之幸，抑且全縣官民無一人投敵爲奸，爲虎作倀，是證我新登同胞深明大義，正氣浩然也。茲將公私損失調查統計

如下：(一)各機關損失：縣政府、民教館、警察隊隊部、國民兵團團部、縣商會、縣動員委員會，及文廟全部房屋器具焚燬，賢明山縣府會前任尚未移交完竣之疑貨損失一部，鄉村電話總機因維持最後通訊不及撤走，一部份職員爲搶救公物，以至私人行李遭受損失，監獄署亦以時機迫切，未及疏散，一部份人犯(三十一名)逃亡。至公務人員之死傷者有城區六保辦事處主任方寶田及被擄重傷逃回之動員委員會書記長裘亞民，防護團總幹事裘華庭，又防空監視哨哨長張志衡被擄未回。(二)民衆損失：依嶺鄉炸死八人，傷七人，擄去四人，焚燒四十七戶，燬屋一百八十八間；欽賢鄉擄去二人，焚燒十七戶，燬屋六十六間；六川鄉被殺六人，傷二人，擄去六人，焚燬房屋二百餘間；塔山鄉被殺六人，傷二人，擄去三人，焚燒三十戶，燬屋一百二十餘間；湘源鄉被殺十一人，傷八人，擄去六人；雙清鄉(城區在內)炸死七人，傷九人，殺死七人，擄去四人，焚燒三百六十一戶，燬屋一千七百二十六間，以上總計，共死四十五人，傷二十八人，被擄二十五人，焚燒五百零五戶，燬屋二千三百餘間，價值在四百五十萬元以上。此事變中公私生命財產之損失情形也。

五、辦理善後情形

自本月十二日敵寇竄退下港，縣長即率所部進城區附近，並與縣黨部周書記長、七鄉辦事處汪主任入城安民，一面布告閭閻民衆迅速返家，各理舊業，一面命令各鄉保長迅即恢復辦公，協助軍運，安定人心，並派幹員多人下鄉幫同鄉長工作，調查災區損失，及非救不活難民，以便辦理急賑。茲將辦理各項善後工

作情形略述如下：(一)關於撫慰災黎者，縣長除視察城區親慰災民外，並會同地方紳士至松溪、永昌一帶災區巡視，對被難災黎親加撫慰。(二)關於籌辦急賑者，除由一區專員公署暨視察親赴各災區慰問發款拯濟外，縣府特成立急賑辦事處，呈請動用特種基金，對非救不活難民，墊發急賑，以資救濟。(三)關於籌供軍需者，本縣目前大軍雲集，軍需浩繁，鹽米柴炭均感缺乏，民佚征派亦極頻仍，凡此各項均分頭盡力代購派辦，以應軍需，而利抗戰。(四)關於恢復市面者，本縣重要城鎮繁盛區域均遭焚燬，各項商業無形停頓，除一面曉諭商民於交通要道開設臨時市場外，並督飭商會勸導城區商人遷回原址搭蓋茅棚開業，以便利過往軍民客商。(五)關於綏靖地方者，變亂之後，秩序騷然，奸宄混跡，更滋隱患，為緝防敵探漢奸，特由警察隊、自衛隊合組夜間巡邏隊，每夜分路出發，對偏僻處所，冷廟祠堂，不斷檢視搜查，一面並飭鄉保甲長嚴密戶籍管理，加強自衛，以杜奸細活動而保地方安寧。抑有言者，新登為山鄉之地，素稱貧瘠，本年春旱，農田失時，總計收穫，不及四成，災情嚴重，糧食恐慌，益以此次空前浩劫，精華盡燬，哀鴻遍野，無家可歸嗷嗷待哺者正不知若干千人，猶望我中央省政當軸撥款救濟，派員督放，以慰災黎，並希各界同胞乘同舟共濟之義，慈悲為懷之心，解囊捐助，不勝祈禱企盼之至！新登縣長韓宗湘謹識十月二十日

十八、方興未艾的浙西反正運動

谷斯欽

一、

浙西是敵寇的重要給養供給地，汪逆偽政權樹立以後，浙西鄰近京滬一帶，爲了要鞏固偽政權，成立了「和平救國軍」。在二十六年十一月間，東戰場施行全線撤退的時候，有不少零星部隊，流落於浙西，汪逆就以厚利誘惑這些隊伍，充當偽軍，當時有一部份意志薄弱的落伍軍人，被牠所招撫，但大部都成了現在活躍於杭嘉湖一帶的游擊健兒。因了浙西經濟、政治地位和其他地區不同，因此三年來，敵寇在這裡的「懷柔政策」，也特別行使得起勁，牠高舉着什麼「日支親善」「經濟提携」……的幌子，企圖誘騙我浙西數百萬民衆，醉倒於「王道樂土」（？）之上，可是牠的「努力」，得到了些什麼的成就呢？那就請看下面的答案。

浙西的反正運動，現在，已像火一樣的在敵偽的隊伍中燃燒了，在浙西一帶的「偽和平救國軍」裏，流行着這樣的一則歌謠：

「吃東洋，

著東洋，

附 錄

將來打東洋。」

敵寇也明白這危機的存在，因此對偽軍的管制，也益趨嚴厲。在「和平救國軍」中敵寇每隊派一日人，監視偽軍官長及士兵的行動，美其名曰「顧問」，同時更暗中派一些無耻的漢奸，時以言語逗引軍中士兵，若探出誰稍有異心，立即發生問題。偽軍一入夜，均須繳還槍枝，防其夜間「叛變」，可是儘管敵寇怎樣壓迫，偽軍的反正，却正似春潮怒漲，無法抑止，壓迫愈甚，則反抗愈烈，這是一個不變的鐵則。

二、

浙西偽軍的反正，其原因不外三點：

一、基於民族國家意識。

二、不堪遭受敵偽的壓迫。

三、我方的策動。

反正的方式，多數是由下層而上層的，因此，浙西偽軍的反正，多半是零星的個別行動。正因為如此，有許多次反正，往往因事先走漏風聲，被敵人的鷹犬探悉，而遭受殺害！

在浙西專做策動偽軍反正的工作人員很多，不少是未滿二十歲的政工隊員，因熱情洋溢，而技術欠精，故亦有被敵發覺而壯烈成仁的。正因為有這些人拚死命的在那裡灑鮮血，才有今天開遍在有腥羶之氣的浙西的土地上底鮮花啊！

三、

從今年敵寇「春季掃蕩」起，至「七七」抗戰三週年紀念日止，浙西先後反正的人數，共計有三百五十七人，偽軍方面有吳興偽綏靖隊程萬軍部大隊長潘全盛，杭縣偽綏靖軍徐模誠部中隊長楊誠愚，班長卞世和，杭縣偽和平同盟軍大隊長鍾麻生等及其部下。關於偽警方面，有海鹽偽警察所巡官韓瑤亭，警察所業務組組長徐明，警長施雲身，女檢查員茅倩雲，偽敵浦分所所長丁鍾昌，所員張鏡仁，敵海鹽部隊連絡官事務所敵浦部隊連絡官汪一青，海鹽偽警察所直轄用里堰分駐所巡官黃耀廷，平湖偽警察所警長顧全生，嘉興偽警察所警長張忠直等，其他尚有餘杭偽區長彭瑞浦，海鹽偽鄉長陸冠英，及杭縣偽模範中學教員楊世高及其他小學教員等。總之。這三百五十七人的中間，自男到女，自官長到士兵，以及中學教員等知識份子，他們都具有一顆心——熱愛祖國的心。

自「七七」以後，反正的也陸續不絕，計有嘉興偽軍丁錫山部團長季啓蒙，率領全團反正；蕭山偽軍陳逆蒙之第一大隊大隊長陳廣權，偽中隊長陳堯欽，偽分隊長黃安民等，全體反正。

浙西偽軍反正的風起雲湧，使敵方感到異常的恐怖，同時偽軍的反正運動，連帶的使淪陷區民衆，對祖國抗戰勝利的信心，愈益堅定。

四

最近，駐童橋、虹橋之偽軍，因接洽反正不密，被長興、湖州之敵得悉，立即派大批寇兵，兩處出發，將該處偽軍，全數繳械，並加以嚴密監視，將爲首三人槍決。相距不久，駐杭州觀音橋偽軍，大批的機械向駐該處之我××部隊投誠，敵忙派大隊偽軍追趕，這一大隊偽軍，又乘機全數反正，氣得杭州的敵酋，目瞪口呆，而最近駐杭州之偽綏靖部隊徐樸誠部，因不堪受敵偽之双重壓迫，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使徐逆驚恐萬狀，特派其親信副官徐逆俊傑，分赴各處監視，充分顯示了牠前途的暗澹。

浙西爲軍的反正，正像春草一樣的在滋長着，像潮水一樣的在氾濫着，有一天，將把這些來自海島的野獸全數淹死。記者特摘錄浙西反正志士之「七七聯合宣言」一段，以結束本文：

「……茲值抗戰三週年，我們回到祖國的陣營裡，目睹我政府人民的上下團結一致，後方建設的突飛猛進，一切在戰爭中生長，在戰爭中進步，象徵着祖國抗戰最後勝利的快要到臨，欣慰之餘，特聯合鄭重宣言，一方面向我政府及全國同胞，作一番痛切的悔悟和同情的呼籲，一方面尤其對我沉淪苦海的淪區陷一切偽組織人員及偽校員生作一次最後的忠告，和熱烈的歡迎！

「敵偽壓迫下的同胞們！同學們呀！敵人敗亡的時機已緊迫在眉睫，祖國勝利的曙光已顯露在眼前，醒悟吧！歸來吧！我們在期待着你們，祖國在盼望着你們！」！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東南日報）

十九、浙西流竄戰的內幕

蔣 萊

一、

從十月四日皖南沿江戰事開始，到二十八日紹興克復爲止，整個東戰場燒了漫天烽火。日本軍事當局公開宣佈，這次「十月攻勢」，是二十六年冬季我軍西撤後，東戰場第一次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

日本軍事當局雖然一再聲明，這次攻勢完全出乎主動，其實根據我們客觀的觀察，日軍在戰略上，已由積極的攻勢作戰變爲消極的守勢作戰的趨向。

自從中日戰爭正式爆發以來，開始日本人即妄想以其優勢裝備的陸海空軍，戰敗裝備劣拙的中國軍隊而達成「速戰速決」的目的，及南京淪陷，敵見我抗戰意志日趨堅強，於是又轉求和平。及至武漢陷後，日人和平的迷夢不但沒有實現，却反更促成中國方面奠定長期作戰的決心。至此日軍騎虎之勢已成，於是不得不高唱「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等論調，而進行其迫不得已的「百年戰爭」。

由於整個戰略的變動，日軍對華的作戰戰術也隨之變化。戰爭初起時，日本爲了完成他的「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在戰術上採取了大規模的「攻略戰」，以其優勢裝備，向我軍事政治中心和交通要道，施行正面強烈的攻略。武漢淪陷後，我放棄正面陣地戰，改爲機動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敵乃轉而將主力封鎖游擊區，而另以一部兵力沿交通線向我在敵後軍隊舉行「掃蕩」。對當面我軍，就有了一種定期性的流竄

戰術。這種戰術，是抽調部份兵力，組成許多「快速縱隊」，在一般目光集中地區或防禦空虛的地面，施行流竄，就可紊亂我軍陣容，破壞我方建設，使我無從準備反攻，同時對外又可宣揚戰績。

二、

日本軍事當局在東戰場施用流竄戰並不始自今日，遠在今年春天那次蕭山戰事就施用過，接着三月中旬的溧陽、郎溪之役；五月的南陵、青陽之役；七月的都昌、浮梁之役；也莫不屬於此種戰術的嘗試，不過，最近發生的「十月攻勢」，範圍較大，企圖較為明顯。因此特別引起各方人士的矚目。

在這次攻勢中，敵之主力，顯然的是放在皖南和錢江南岸的諸、紹地區。這因為前者是我軍未來反攻的據點，後者則為浙江現存最富饒之區；浙西和蘇南僅僅是一種牽制作用。

日本軍隊進攻浙西的目的，除掉牽制我方兵力，配合浙東、皖南戰事之外，浙西本身地位的重要，也是促成敵人流竄擾亂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就軍事地理方面來說。浙西天目山南北各縣，地少山多，交通阻塞，民性強悍，不是敵人重兵器所能發揮威力的地區，但在施用游擊戰術的我們則是一個良好的游擊根據地，它的存在和生長，不但可以使杭嘉湖敵後的游擊部隊獲得足夠的給養和聯絡，同時因接近京杭國道、滬杭鐵道之故，在未來反攻戰中，又是一個重要出擊地帶。

其次就政治方面來說，天目山現為整個浙西游擊區對敵政治經濟文化鬭爭的中心，浙西行署年來在天南地北各縣所進行的政治建設，經濟封鎖文化進攻等工作，又為敵人最傷腦筋的事情。今天浙西的新生力

量雖然還沒有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但敵人則已感到萬分的頭痛。

最後就經濟觀點來看。天目南北各縣，地少山多，出產雖較京杭國道以東地區，略遜一籌，然泗安、安吉等處食糧，孝豐武康餘杭一帶竹林木炭，年產亦復相當可觀，特別自從今年我方開始積極搶購各種特產以來，浙西前線的經濟地位，愈見重要。

由於上述種種，奸猾的日本人深知天目山的存在和成長，對於浙西佔領區的統治，無異一把鋒銳的利刃，所以他在這一次「十月攻勢」中特別抽出一部份兵力向沉寂多年的浙西前線進攻。（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民族日報）

二十、浙西三月大捷

宋 德 康

春風給大地穿上新衣，自然界充分地流露着江南的美麗，由於地方的富庶可愛，所以引起倭寇的垂涎，發動了東戰場的所謂春季攻勢。

從三月初旬起，倭寇就決定發動定期性的流竄戰術，敵偽合抽部隊，分由溧陽、長興出動，企圖分攻合擊，會師廣德，予我東戰場各部以強力的騷擾，記者現將浙西的一隅戰局，真實地記載下來，作一個簡單報告。

流竄計劃

由浙西蠢動的敵軍，從長興西南向泗安突擊，再轉進至白峴嶺附近，與另股敵會合，企圖突擊我××師主力；並儘量破壞我方軍事設施，奪取我資源。竄踞長興以北的敵人，由敵酋小泉少佐指揮，在各路部隊集結期間另調砲兵，在蕭山富陽等地區，不斷向我砲擊，企圖轉移我軍視線，牽制我軍行動，同時在太湖方面，又向夾浦佯攻，逐次集結兵力，向湖州、長興附近推進。至實施任務達成後，先往長興、湖州附近集結，再逐次歸還陣地。其預定期間為三月下旬，約時一週。

敵軍配備

這次在浙西流竄的敵軍，多由蕭山、富陽、杭州、湖州及長興等處各部抽調而來。並以新編偽軍一部，參加第一線戰鬥，作為他進犯的最先犧牲品。

擄閱經過

三月十八日，敵司令部及各部由杭州分途移往湖州，至十九日黃昏，敵人主力開始向長興附近蠢動，其流竄路線：由長興而虹溪橋，而天平橋，至泗安鎮分為兩股，一部由深野大佐指揮，由天平橋，向北進犯林城橋，而霖寺，而大嶺，而八都界，至槐花界，並確保槐花界，分兵進佔白峴嶺附近要地；一部由古賀大佐指揮，由泗安以東竄踞范村，而獨立鎮，而流動橋，而杭村，至白峴嶺。兩股會合，一面策應蘇南

敵的進展；一面切斷長興正面合溪一帶我軍退路，俟流竄任務完成後，一部即由槐花界、潘家村、合溪鎮等地區，退回長興；一部由白峴嶺、煤山炭礦、水口鎮等地區，退回長興，同時，並沿途搜索我游擊部隊，及破壞我軍事設施，與各種部署。

機動出擊

本來我××師的部署，是在××××××××一帶，所以鬼子的計劃是先從夾浦方面佯攻，牽制我兵力的轉動，迅速的分兩股兵力，企圖包圍我泗安一帶的×××團，以完成其預定計劃的第一步戰果，再乘勢急進槐花界掉頭回攻煤山炭礦，以圖切斷我駐合溪之×××團的後路。但是，在鬼子大舉佯攻夾浦的時候，我×師長早已洞燭其奸，沉着應付，指揮裕如，待鬼子竄到泗安時，我派一部兵力，始終保持着與敵戰鬥，誘敵至獅子山附近，暗地裡抽調主力，尾跟敵後，恰巧深野與古賀兩股敵人正在獅子山一帶匯合，並方向我作激烈圍攻，豈料我在合溪一帶的兵力，早已拍調大部轉移到敵軍右翼；而在槐花界一帶的我軍，也很輕快地緊緊跟着鬼子的尾巴猛攻，相互圍擊，打得常山蛇不能自顧其尾，衝得鬼子七零八落，東奔西竄，宛如喪家之犬。

轉進敵後

當鬼子正被我打得呼呼氣喘中，敵小泉部隊在飛機掩護下由長興北趕來解圍時，我軍驍地裏迅速的展

開，將主力移向八都界合溪方面的敵後轉進，經小口附近至江北頭一帶佈署新的陣地；敵會太田中將却得意洋洋，滿擬我軍被迫必定退保槐花界，或向廣德轉進，所以竟集結所有殘餘兵力，直撲槐花界，可是敵竄至槐花界鎮的時候，竟撲一個空，所殘留的，不過百餘戶商店而已，誰知我主力並不退保原有根據地或轉移廣德，而且原駐地的所有主要軍用品，給養品，與後方各部有關人員，在五小時前，早已化整爲零。該死的鬼子，像餓虎一般，由山頂向山溝裡猛撲，企圖撲捉他理想中的食物，殊不料出了很大的力量，竟撲了一個空，四顧叢山密林中，槍彈從八面射來，嚇得鬼子滿身冷汗，回頭就逃，不僅不能依照他預定的計劃，順利的流竄，而且祇恨爺娘少生兩條腿，望風奔潰。

陰謀粉碎

鬼子以較我爲優的兵力，配合着陸砲空軍，作有計劃的來猛犯，竟碰着一個硬釘，吃了一個軟巴掌，戰鬪未一週，遺屍數百，馬匹無算，非但不能找着我軍主力的所在，連我軍主力緊跟着在他的後面週遭圍打也不曉得，「掃蕩」我軍的計劃，竟成了泡影，變爲春夢，這失敗的原由，就是他慣使的流竄法寶，碰着我軍的機動戰術，所以吃了這個大虧。

倉皇奔潰

過去鬼子在潰退的時候，無論如何總將被擊斃的屍首帶走，否則也必須就地火燬，携骨回竄，這次却

不這樣做，而只把每個的遺屍的左手割下帶去（其割的手段，亦好像有一定標記），屍首任其拋置，就是被我擊斃的參謀有馬的屍首，也是這樣的，不知是他們的作風改變了呢？還是時間不允許他們那樣做呢？大概割手帶回，其意思在表示他們的士兵還肯替軍閥効死，沒有向中國軍隊投降，而減輕他們的責任吧！但是他們從去年十月起，到這次戰役的全部命令與計劃，十餘冊都丟掉了沒有帶走，這一點就可看出鬼子潰退時候的狼狽慌張，手足無措了。（三十年四月十五日東南日報）

廿一、海北的六月「掃蕩」——敵偽「清鄉」的先聲 民族社

一、

通常一般人所指的海北，係對浙江杭州灣北面的地區而言。現在，那裡完全為敵人所包圍着。除了東南沿海早受敵封鎖外（特別是寧、紹陷落以後，這方面的封鎖更趨嚴密），西、北兩端却又是敵人東南交通的幹線——滬杭鐵路——所貫穿的地帶。同時這個地區裏面的敵軍，一方面沿用了它的「囚籠戰術」，將點與點之間的公路次第修築竣事；一方面又頻施殘酷的「掃蕩」，企圖轉換他佔點我守面的局面。

據統計自敵竄入的三年餘以來，即自二十七年一月起至今年四月止，敵人在海北的大規模「掃蕩」，已有十次。小規模的竄擾，則達一百二十次以上。

今年三月底，汪逆偽政府下成立了一個「清鄉委員會」，它的主要陰謀：封鎖游擊區，殲滅我主力，

掠奪特產，加緊對民衆的「特種訓練」等。目的就是想完全「消化」游擊區，而自四月中旬寧波、紹興、餘姚等地不守之後，海北的環境更形艱苦，且海北是有名的產絲區域，現在值絲繭收成時期，針對了這個時機，自六月二日起，敵寇在海北游擊區又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掃蕩」，也作爲他對各游擊區開始「清鄉」的先聲。

二

這次「掃蕩」的日程，定爲十日，即自六月二日起至十一日止。

它所動用的兵力，是整整一個龍井聯隊，及丁逆錫山部偽軍二千，合計總數有五千。觀察此次「掃蕩」的經過，發現了所運用的基本方式是穩紮穩打，篋梳搜索。現在依照其竄擾的日程與地域來次第說明。

二日晚九時起，敵偽三千五百，分由海北各據點出發，佔領其外圍的小衛星。三日，一股敵竄至嘉興縣屬之鍾埭、餘賢埭、呂家埭。四日，一股敵一千五百，向我江渭橋、搖泗橋、西陸、新篁、莊史等地數度試探。五日晨又全部退至乍浦附近，完成對我軍包圍形勢後，再分路搜索。六日起，才開始向我主力地帶偷襲。七日，一面續擾鄭家埭、西塘橋；同時又強修乍浦至海鹽段公路。當晚又有敵二千，由這條路增援至新篁、莊史一帶。八日晨，踞守嘉善、平湖敵經焦山門、徐婆橋、分成兩路，利用圍堵合擊的方式，進攻我××師司令部所在地之新篁、馮家濱、栖裡等地。九日敵又分股擾莊史，胡庵頭、竹林廟。

十日，各路敵寇，會攻我十區專員公署及嘉興縣政府所在地之鳳橋、石佛寺，同時搜索鳳橋外圍。十日，敵分成兩股：一股循海鹽塘，一股沿平湖塘，向各據點退去。經過各地，均加以搜索。而竹林廟、馮家浜、鳳嘴橋在此役中均被焚掠。

三、

至於此次我軍反掃蕩的戰術，係將主力由內線繞至外線，盡可能避免正面廝拚；分別截斷各路敵軍聯絡，並作有力側擊，因此，當三日下午，嘉興敵竄犯餘賢埭時，即遭我軍攔擊。

四日，新篁、莊史一線我軍已移至附近鄉村，候敵迫近新篁，我復予緊緊包圍，猛烈激戰。五日至七日，敵寇對我主力地帶完成包圍，我主力軍已繞至敵後。當八日拂曉，敵向目標地總攻時，我主力已經轉移到牠們的背後。九日晚間，我們的主力在敵反撲時又分向東、西兩路移撤，敵軍只好竄抵鳳橋，一方面喘息，同時又繼續在鳳橋外圍搜索。到十一日，敵軍「掃蕩」的日程結束，乃分路竄去。而在途中，經双石橋、楊家橋等地，也曾遭遇到我們的截擊。

四

據清掃戰場的報告，敵偽的死傷在四百名左右。

可是檢討這一個戰役的結果，一般認為在「掃蕩」前，我們沒有好好勸導民衆，爲物質疏散。據嘉興

縣府的估計，此次民衆財產的被搜括，達八十萬元。所以我們應該要使民衆明白敵寇的「掃蕩」並不單純地屬於軍事性質，它還有其政治與經濟的陰謀。其次是軍民合作的不够密切。游擊區一般的軍民合作，重心是在擔任通訊任務的遞步哨上，要真正能够配合軍隊的戰鬥，那是不够要求的。

再次游擊區物質享受的優越，便減低了警覺，而一般戰鬥人員對比之下，又不免發生心理上的影響。

（三十年六月十九日民族日報）

廿一、浙西在夾攻中的新決策

賀揚靈

一、引言

今天是本署召開三十年度行政談話會的開幕日，這次會議是臨時決定召開的。本來，在本年三、四月



賀揚靈像

間就想召開第三次行政會議，檢查過去浙西對敵鬭爭工作的得失，商定今後攻勢政治的展開與決策，後來因爲「四、一五」天目山遭受敵機的轟炸，爲了應變工作，一時未能召開，這半年來，我們站在浙西抗戰的前哨，四顧週遭環境，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爲浙東敵寇的進攻，第二是皖南前新四軍的叛亂，這些變化對於浙西，無論在直接或間接上都蒙受極大的影響；新的戰鬥環境的形成，

必須有新的決策，來應付當前的需要。這一回從浙東歸來，奉主席面諭有這次行政談話會的召開，就是對這新的形勢與新的要求加以詳細的檢查，嚴密的商討，原則上以及方法和技術上都要有新的決定。

二十九年一月間行署開第二次行政會議在主席親自主持之下，對於二十九年對敵行政的原則和方案有了明確的決定，自第二次行政會議到現在，已有一年半的時間了，這一年半來的工作成果，其利害得失，均須加以新的檢討，尤其是今後工作的發展，必須根據新的戰局環境而加以決定，所以這次行政談話會是繼承了第二次行政會議的優良基礎而召開的。

過去召開行政會議，有時不免影響公務上的進行，如游擊區各縣縣長，因為出席會議要通過敵人幾重的點線封鎖，往返很費時間，以致影響游擊區的鬭爭工作。所以這次談話會只召集第一、二兩區的專員副司令和縣長，第十區的同志沒有召集，留待這次會議後，再派幹員赴海北召集區行政會議。這次行政談話會籌備時間十分匆促，各位都冒着炎熱的天氣如期趕到：尤其是游擊區幾位縣長，歷盡艱險，衝出敵人的火網，趕到山上，這種苦悶的精神，十分難得。

二、新的形勢與新的要求

這半年來，幾件重大事件的發生，反映在浙西的戰局環境，的確是大大改變了。現在要特別提出的是：

第一、前新四軍在皖南叛變——關於前新四軍事件對浙西的影響，有三點應該特別提出，使我們要先

充分的加以警惕的：

甲：今年一月間前新四軍在皖南叛變，雖經當局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牠散解了，但是他們遺留在皖南的毒素並沒有澈底的消除，因此，這些殘餘的毒素隨時隨地有發酵蔓延的可能，尤其是逡巡數百里的天目山脈，山高嶺峻，到處容易潛伏，由於地理條件的構成，我們是處在背腹受敵的夾攻中；過去只要對付當面的敵人，目前則須顧到隱伏着背後的匪患了。

乙：寧國、昌化、於潛、孝豐四縣邊界上，常發見土匪的消息，這些土匪大多是由皖南竄來的，他們利用「免戰、免役、免飢」的口號，以圖在動亂中求生長、求發展。雖然經半年嚴密防衛，到現在浙西地區境內，還是有他們的踪跡。但這種妨礙抗戰的暴亂行動我們不容其存在的。

丙：前新四軍的殘餘，還有一部份散佈在蘇南地區，而我們路東天北一帶，不免有他們的活動，很可能會與他們江南紅色力量合流，使太湖改變顏色，並沿蘇嘉路及太湖西南蔓延到嘉、平、吳、長方面來，使浙西敵後的乾淨土上，重演江南蘇北的慘劇。可見我們處在這種騷動的環境裡，應該要認識這新的形勢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方面與可能性。

第二、敵寇進攻浙東事變——四月間浙東事變對東戰場的影響是極大的：

甲：當今年一月前新四軍在皖南快要叛變時，敵人本有利用這事態的矛盾，在浙西、江南、皖南佈置有相當數量的兵力，乘機進擾。幸而顧司令長官、上官總司令計劃週密，很迅速的把新四軍解決

了，以致敵人措手不及，陰謀未能實現，否則要使浙西演成被夾攻的大危險。敵人侵佔浙東，主要的意義仍在爲加強對我們經濟封鎖，一俟寧、紹得手，敵人就採取守勢，諸、曠之戰，不過是寧、紹的外圍戰而已，寧、紹失陷後，本省的財政收入不免受到影響；不僅浙東受影響，浙西也不免受打擊。

乙：浙東事變表面上是比較平靜了，但這或許是暫時的，等到敵人對我們在軍事上有新的策動或者我們的力量生長到威脅寧、紹時，敵人再進一步的企圖是有可能的，到那一天，浙西亦許要處在敵人的幾面包圍中，自然，那時候的財政將更加遭受困難，而各方面亦要比現在變壞，因此，覺得我們去年所提出的口號：「獨立奮鬥，自給自足！」這是十分正確的，我們今後仍須向這個目標邁進。要有新的準備，以打擊敵人未來的新陰謀。

丙：假如浙西幾面被包圍，我們就要孤立戰鬪。我們現在不早從各方面準備，到那個時候，就要遭遇嚴重的打擊，甚至有一部份會崩潰。因此我們在經濟財政上要進一步謀自足自給，同時要爭取一切的力量，準備迎接未來的惡鬪。

第三、浙西敵偽攻勢——當年召開第二次行政會議的時候，主席就特別提出；此後敵我的政治鬪爭，將由汪逆偽組織代敵擔負而使我們負有更大的戰鬪責任。這話經過一年半的時間，已得到了事實的證明，雖然我們對汪派漢奸的鬪爭，已獲得相當的勝利，但是工作還做得不夠，今後的情形演變，也有幾點值得

說明的：

甲：汪逆是從抗戰陣營中脫逃出去的份子，比較具有新的政治鬭爭的技能，所以與汪逆的鬭爭無論在方法和技術上都與舊漢奸的鬭爭不同，過去我們對牠鬭爭是相當慘酷的，今後更將向慘酷的路上發展，尤其我們的鋤奸工作展開後，新漢奸已感到萬分恐懼。此後我們必須加強手段來對付汪逆的特務，尤其是對敵偽鬭爭的技術上，應該盡量的改進。

乙：汪逆過去的勢力，僅及於游擊區的點內，現在為擴大他的統治企圖由點而線，由線而面了，並且想通過我們的警戒線，深入到我們的後方來，這次浙東事變，敵偽對紹興的特務工作，是值得我們引為警惕的；浙西三四年的戰鬭，所以沒有像紹興那樣的慘變，就是憑着我們對敵偽的高度警惕性，今後對於敵偽，我們仍是不能一刻放鬆的。

丙：敵人對我們的和平攻勢，現在已幻滅了。最近敵人有新的決定，就是今後敵人解決「中國事件」，以汪逆偽組織為對象；增強汪逆偽組織的地位。汪逆為取得敵人的信用起見，對我們的危害必更加甚，並且有將長江下游三角地帶成為偽組織的模範區的妄想，所以，浙西今後的鬭爭，必較去年慘酷，也必較去年艱苦，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浙西目前是處在新的形勢之下，必須要有新的要求與新的努力，簡單的說，我們的將來命運，很可能處在「夾攻」「包圍」「孤立」的困難環境中，必須要用「自立」「自給」「自衛」的努力，來克服當前四週的陰謀與困難。

三、政略上的不變與多變

政略的決定是根據時間與空間的錯綜關係而決定的，等到時空各種因素有了變化時，也許政略的運用也就須要變化了，但是政略基本的原則，是未必一定多變的，所以一個正確的政略同是具有兩種性能，就是政略的不變性與多變性。總裁常說：「以不變應萬變」，這是從政略原則上所說的，相反的以政略的運用上來說，也可說是「以萬變應不變」。換句話說就是以萬變的方法應不變的原則。現在以當前的事實來加以引證：

第一、我國自抗戰以後，有一部份奸偽共產份子，在表面上是改變了，而骨子裡是沒有改變的，仍宣傳他們的主義，發展他們一貫的陰謀，這可說是他們的不變與多變，相反的，我們對於他們，始終是寬大為懷，期望其放棄個人的利益，黨派的利益，而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但是到目前是不同了，我們在寬大容忍的前提下，不能不有新的改變，就是一面寬大，一面不能不謹防，我們不謹防，就可能爆發內變，影響抗戰，這可以說是我們的不變與多變。

第二、敵人侵略我們的方針是不變的，但是軍事攻勢、謠言攻勢、外交攻勢，各種花樣層出不窮，如最近敵人大舉掃蕩中條山之役，就是利用十八集團軍的自動撤防，無形取得了妥協，而使山西的戰局，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些都是敵偽的不變與多變。反之，我們以中央抗戰建國的最高國策為一切行動的原則，而在對敵偽的鬥爭行動上，仍須以當前的需要來變化我們戰鬪的方法，這又是我們對敵偽的不變與多變。

從上面的引證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一個政略的不變與多變，是以客觀的環境改變與否而決定的，我們現在來觀察浙西的客觀形勢吧；海北過去雖然也在敵人的包圍中，但並不是沒有出路，我們有路可以通到後方，我們可以渡海到餘姚。如今寧、紹失守了，敵人的控制加強了，海北被封鎖、被包圍了！我們的後面浙皖邊境過去平靖的，現在隱伏着相當的危機，這種內部隱藏的禍患的生長，並不減於外患侵略的威脅。在天北路東一帶，不但敵人時常竄擾，在做着打通浙皖通路的迷夢，即是企圖改變土地顏色的人們；也在生長與騷動中，這顯然也是過去所沒有的現象。在天南方面，如果敵人從寧紹進一步進攻金華，二路進兵是很可能的；一路沿浙贛路深入；一路沿富春江迂迴。未來的富春江大決戰，在意料之中，最重要的敵我戰團便是桐廬，由這幾方面看來，浙西也許有一天要處在四面夾攻中，四面包圍中。

這新的環境啓示我們，新的戰團環境須要有新的決策來適應，我們每一件工作的準備能夠走向前面一步，將來演變到那樣情況時，決不致陷於手足無措的窘境中。過去幾年來浙西對敵戰團能夠站得住，能夠受得起每一個意外的打擊，就是靠着能看到未來的趨勢，決定新的決策來適應——能够把握住一切的政略上的不變性與多變性。

四、戰團機構的完成與加強

行署從成立到現在，已足足有二年半的時間了，在這二年多的時間中，各區縣在不斷的戰團，不斷的生長，不斷的改變，不斷的進步，到現在為止，各方面的戰團工作，已經展開而深入了，這是我們二年來

在黨的領導與省府督策下不斷鬥爭的結果。雖然經過敵人無數次的掃蕩流竄與轟炸而仍能堅定穩定，這種傳統的優點，平時是沒有人注意的，在前次十月流竄與這次浙東事變中，就把這種優點顯示出來了，過去我們在全省專員縣長會議中，把浙西的工作成果與戰鬥的經驗，向大會提出報告，可是有些人不大重視，現在全浙江整個遭遇到苦難中，才知道浙西對敵戰鬥的堅持與安定是從堅苦奮鬥中爭取得來的，覺得浙西對敵鬥爭的經驗與教訓，有一部份是值得寶貴的。

這次浙東事變，有少數縣份，沒有經驗，把一切文卷物品集中在一起，後來敵人來了一次幾路圍攻的掃蕩，大都損失了。主席就指示說：「浙西各縣政府辦公，距離敵人不過五里至廿里，並且還是平原水鄉，還能堅守崗位支持鬥爭，這次浙東一部份損失，還是戰鬥經驗不夠的原故。」我們聽了主席這些話，還是愧喜交集：我們自己覺得機構很不够健全，工作很不够要求，人家說我們有些經驗，我們實覺得慚愧。但反過來又想到浙西同人的努力已引起各方的注意，也就覺得快慰了。

浙西在不斷應變與工作中，各種戰鬥機構雖已大體完成，但是還不够強韌，不够完全，現在要分別說明的：

第一、對敵偽鬥爭的展開與深入，須要有健全的基層組織相配合，浙西二三年來對敵鬥爭，仍是依賴保甲組織為基礎的，但是我們感到保甲的組織着實還不够健全，尤其是游擊區，因為環境特殊，對於基層政治的加強，更要加緊的努力。

第二、關於各種臨時組織，如經濟封鎖、軍民合作及糧食交通等，大體上具有規模。自寧紹失陷後，物品供銷處也組織成立了，這個機構，到現在在敵人封鎖政策下才開始組織，如果在一年以前成立，或者有人要說政府與民爭利，因此，各種臨時機構的建立，是須要以環境轉移的。現在各種機構大多都已完全，今後當向充實與加強的途徑去努力，以便發揮其組織力和戰鬥力。

第三、為適應當前戰鬥的環境需要，特務組織是不可缺少的，目前敵我的鬥爭已趨向於特務化，我們必定具備特務組織，來擔負特殊的任務，有人也許以為我們祇管行政，此外都是多餘的，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因為，一種組織的產生，是根據於當前的政略和戰略要求的，今日如不組織對敵奸鬥爭的特種機構，今後便將為敵奸的特務所暗算。

浙西縱的戰時組織大部已完成了，但是橫的各縣間的聯繫，尙未能得到有機性的配合，今後，一方面是求本身的加強，另一面是求與各縣的聯繫，要使組織健全，行政特務化、政治化，方能在未來的暴風雨中，克服一切困難。

五、工作上的技術與整理

現在行政工作的發展，逐漸趨向於技術化，無論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是如此，假如我們對行政技術不加改進，將來必致落伍，尤其是對奸偽（共產）的鬥爭技術，更要時加研究，時加改進，因為奸偽份子對我們的工作是在不斷的改進中，我們只憑舊的技術，已不够應用，我們要學習新的技術，才能應付新

的鬭爭，現在有幾點必須提出的。

第一、在戰時的行政設施，不能採用過去的消極主義，抱着保守的態度，現在須要有積極的精神，進取的決心，認定工作的重點，培養自己的能力，多方面發展，多方面戰鬭，多方面適應，一定要在工作上爭得主動，我們主持政治，在政略上也是一樣的，如果事事落後，就成了一個尾巴主義者，永遠就沒有使政治能够迎頭趕上去達到預定的要求希望。

第二、一個優良健全的行政人員，不但要研究技術，使「行政技術化」，同時要「賢」，使得行政技術的進步，有實際的效用，所以賢與能是不能分開的，其次是不能單是注重應付，而要注意實幹，實幹的工作是基本的，現在我們要求行政設施要深入，要生根，如僅是應付，只能暫時的騙過去，結果終久是無用的。

第三、戰時突擊的工作，每易帶有英雄主義的彩色，往往不知不覺走上獨斷的方向去，這是不好的現象，現在我們要盡量吸收幹部、培養幹部、運用幹部，要有個人的領導變成集體的領導，集體的領導可以集中人才，減少疏漏，這是十分必要的。羅斯福的顧問團，就是運用集體領導的好榜樣，其次我們的生活與行為要嚴肅，要樸素，現在奸偽（共產）份子利用各種機會，擴大宣傳，強調我們的缺點，我們的生活行為如不檢點，便可以作為他們攻擊的藉口。

第四、我們處理一切行政事務，自然也難保沒有錯誤，但是發覺了錯誤有與事實人情阻隔時，我們就

得設法糾正，不能聽其存在和發展，我們做事要有三個要求，就是處理任何事情，能要「合理」「合法」「合情」，所謂天理國法人情的傳統觀念，在我們的老百姓的腦裡是印得最深刻的。凡合乎這三個要求的事情，我們的政令沒有不能行或行不通的。

第五、執行法令要多指導，多檢查，命令到了下一層，往往會改變了的。各位都是主持一區一縣政治的，對於執行命令，必須要多檢查，多研究，多改進，使法令不致於變了質，造成錯誤，造成罪惡。

第六、在游擊區擔任戰鬥工作的同志，經過幾年來的磨練，漸漸分明了，有的落伍了，有的動搖了，有的進步了，有的更堅強了，所以游擊區裡的競爭工作，是一個人的試金石，在後方看不清楚的人，一到游擊區去即可澈底的顯現出本來的面目。因此，我們對於游擊區的幹部檢查工作，更須特別加強，在長期戰爭中，軍事和政治戰鬥員的持久淨化精神是特別重要的，尤其是在游擊區，這種持久淨化的戰鬥精神是對付敵偽爭取勝利的主要動力。

六、結論——當前所要檢討的問題

末了，我們提示這次行政談話會所要討論的幾個特別重要的問題。

第一、糧食問題——浙西的糧食管理，因去年事先有周密的準備，所以今年浙西的春荒並不嚴重，當可安然的度過，現在要準備明年的春荒開爭，首先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顧慮一部份軍需米貼的供應，我們要使浙西的糧政有起色，當然不能不管，既然決定管，自然要積極的管。至於各部隊軍需米貼在必要條件

下，要我們加以助力，我們視力之所及的範圍之內，要毅然地擔負起來。浙西各軍在劉總司令指揮下，連年打擊敵僞，已發揮了很大的威力。我們只有盡力協助，以爭取勝利，浙西所缺糧食每年在三十萬石以上，去年浙西糧食的來源，大部是天北，有一部份是皖南與敵區，今年是否能如去年的搶購，自是問題，但我們仍得設法解決來源問題，所幸今年各地能卜豐收，這個來源的問題就不會像去年那樣嚴重了。

第二、財政問題——自去年第二次行政會議到現在，糧食與物價天天高漲，這雙重的壓迫已把人們壓得很困苦了，但抗戰到最後的階段的日趨艱苦是意想中的事情，現在的物價今天不如昨天，本月不如上月，時時在變動高漲中，不但個人與地方受威脅，中央也受到影響了。最近田賦歸中央統辦，一方面固是財政制度上的問題，同時也是財政上來源的問題，浙西的財政本來是缺乏的，每年各縣支出在二千萬以上，其他軍事供應費亦在五百萬以上，今年省府決定省款補助七折發放，明年究竟如何，還不能預料。所以財政自給的要求是十二萬分的迫切，戰時的財政，因為要使事業開展，節流是不容易的，所以要設法開源，要開源就要使事業開展，才有辦法。過去我們的開源，有一部份是採用突擊式的，這是一時的而不能持久，今後我們必須要從根本上着想，才是可靠而永久的辦法。這次全國財政會議十分注重地政工作，也就是財政走向基本工作的表徵。今後我們的財政，一方面着重整理捐稅，廢除苛雜，並破壞敵僞的榨取與自給，同時要着重整理土地，增加收入，如土地編查土地陳報等，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建軍問題——我們對敵好的鬭爭，建軍是第一，有武裝才能戰鬭，有力量才有辦法，這是我們

在浙西戰亂幾年的經驗。在敵區裡，無論敵人，偽組織，及其他的惡勢力，都不可怕，只要自己有武力，就可以應付裕如，就可以保障人民，保障敵後的政權。假如自己的武力單薄，那才是可怕的，在後方，如無武力，社會秩序就不能維持，尤其是在敵人流竄，土匪蠢動的時候，更顯得武力的重要。去年十月流竄時，各縣所受到的教訓我們是不該忘記的，浙西地方武裝，經兩年來的整理，已發展一萬餘人槍，但在自立奮鬥的原則下，尚感不够，尤其是後方各縣的武力，不够堅強，今後各縣政府的武裝，應特別加強，什麼錢可以省，只有武裝是不可打折扣的，在區鄉的基層武力應要盡力的培植，散兵游勇的擾害，奸偽份子的騷動，處處須要武力作全面的鎮壓，但是有一個原則，鄉的武力不能超過區，區的武力不能超過縣，這是軍事控制原則必須特別注意的。其次縣區為加強執行特種工作，特務隊必須普遍建立，且須用可靠有用的官兵，以便應付特殊的環境與事變。

其他所要討論的問題，當然很多，不過解決了以上三個基本問題，一切就自然迎刃而解了。我們希望在這次談話會中有很好的收穫與完滿的成功，並祝各位健康。（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民族日報連載）

廿三、杭州的種種

七月二十六日，華盛頓的白宮宣佈凍結日本在美資金。在敵踞的杭州，頓時起了騷動。首先，那事吮吸游擊區的廉價原料，輸向歐美去換取侵略資本的「華中蠶絲公司杭州支店」宣告關門大吉，接着那些

在敵人直接管制下的三友、緯成、慶成、天章、虎林……等絲、綢、茶廠以至杭州紙廠，都相繼收歇，機件運向上海的「阿都市洋行」，一般小廠家也在這風暴下收歇、停頓——整個城區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直至八月十三日——這遷戰四週年的紀念日，始在偽杭州新報上看到了華中蠶絲公司杭州支店的緊急啓事：「……天氣炎熱，須要夏期休息，並非事業全部停頓……」。自我慰安的廣告是登出了，但仍平不了市面的騷動，再加上遷杭路的火車，由每天四班減至兩班，城門緊閉，敵兵調動頻繁，一部份敵僑婦孫因廠家收歇，打道回滬，於是人心紛亂，物價狂漲，偽中儲票也跟着更走了倒運，我法幣大受歡迎，都傳說敵寇將從杭州撤退，由偽軍來接防。

事實上敵寇從杭州撤退似乎尚未到期，敵兵調回上海轉赴越南一帶却是實在。

據查目下杭州城內只有二、三百敵兵，而且三分之二是「憲兵」，杭富線上的十幾個大小據點，一共也不過二、三百個。餘杭各據點調來的確是一批偽軍。在這「空城計」的局面下，據說，偽浙江省警務處已「奉」到了「實行清鄉」的命令，一批偽警在開始舉行戰術演習了，徐逆模樣的偽第一師也在加緊訓練。

說起「清鄉」，似乎要使人想起那在李逆士羣的大吹大擂下的蘇南來，但在這兒，模樣並不如那作爲「清鄉實驗區」的蘇南，不過花樣還仍得搬弄一套，那麼，就搬一、二件出色的來做「點綴」吧：

「八一三」的前一天，城郊艮山門、彭埠、笕橋一帶，在清晨時分，開來了五卡車東拼西湊的敵偽軍

，來進行「清鄉」了。按戶搜查，良民證看不看，有沒有倒不在乎，而是不厭求「詳」地搜索，連眠床上、簾子下、馬桶邊都變成了「清鄉」的對象，結果是法幣、日用品、食品都被「清」了去。在一個擺小攤的老太婆家裡有個「惶軍」檢到了一塊尚未用過的固本洗衣皂，立刻翻開笑臉把肥皂從左手，換右手的弄着，大有愛不忍釋之概，老太婆立刻意識到這塊肥皂的命運，正想向他要回來，那知一個槍托，老太婆被擊倒在地上，肥皂也走進「惶軍」的袋裡了。這個「清鄉工作」，延長了六小時之久，把這塊遭受了數不清的劫掠的地區，「清」去了不少的錢財與日用品。

從餘杭通裘山的「清鄉」公路構築起來了，但敵寇在那裡守候的不是「兵」而是「良民」。

在另一方面，杭縣縣境的敵寇，却向我杭縣自衛獨立中隊致書，要求「彼此互不侵犯」。

「八一三」後的第十二天——八月二十五日晚十二時，我軍××師，三路出動攻擊餘杭、開林埠、富陽。衝進餘杭城區的只有二連人，事先先鋒隊已在城區埋伏。當一部份勇士爬過城牆時，裏應外合，頓時把餘杭城的敵寇打得落花流水，敵大、中隊部都被搞得滑塌精光，直至清晨六時才告退出。

汪逆在杭的特工機關四十六號，一向是頗為顯赫的，街頭巷尾衝來衝去的都是這一批歪戴帽子——西裝革履仍掩蓋不了打手面目。然而，最近却在杭州城內吃了一個大虧，對手是偽第一方面軍徐逆模樣的偽第一師，那一天，偽軍進城，因爭風吃醋和四十六號的奸徒衝突，四十六號的奸徒仍以其一向的「吃相」對之，而偽軍偏不示弱，立刻一個電話，從武林門外開來了幾部大卡車，浩浩蕩蕩，如臨大敵，把四十六

號的那批東西打得落花流水，全部繳械，當場打死兩個奸徒不算，還把四十六號駐杭的頭目曾逆照捉將營裡去。事後，南京偽特務首腦，把會逆傳到南京嚴訊，一面又通過偽軍政部「令」偽軍從此不能成羣結隊帶武器入城。一場風波似告平息。但一波剛伏一波又起，十四日，嘉興的汪逆特工站三十六號又被徐逆撲誠部全部繳械，弄得這個喝血機構不得不在嘉興宣告停頓。

這是流氓地痞明爭暗鬥的一面。另一方面，明爭暗鬥也頗鬧猛：

七月中旬才上任的偽市長湯逆應煌，利用其「生於杭，長於杭」的地方關係，上任後大施拉攏當地人，訓練保甲長，更換各偽區長，改「科」為「局」的擴大組織，排擠異己，「省政府」「命令」置之不顧，儼然另有一套，弄得掛名「省主席」的梅逆思平，無計可施，上一次，梅逆據告發，湯逆將發給其屬下偽員的食米暗中換以碎米、爛米，於是趁機以「省主席」兼「糧委會主任委員」的名義，將湯逆狠狠痛責一頓，之後，梅逆向汪逆提出辭職，直至八月廿一日，南京偽政府才以從前上海十教授之一前任偽「鐵道部長」現任偽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傳逆式說，補梅逆缺。同時偽民政廳長沈逆爾喬，也被調去南京，任偽監察院「監察使」去了。至於剛上任不久的偽財政廳長費逆公俠，據傳也將滾蛋，因費逆上台後，搜括手段奇辣，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而且各處營業稅局長均換以自己爪牙，括來的錢又不歸「公」，弄得「上面」大不滿意，下面民怨沸騰，杭市民衆已在向偽財政部要求免補徵「所得稅」（廿九年度）了，杭縣的民衆也在抗「賦」了；這一連串的聲響，正是費逆的喪命鐘，也象徵了整個奸偽的前途。（三十年九月八日東

南日報）。

廿四、浙西反流竄戰

周一弘

敵寇因着去年的十月流竄浙西，得了不少的意外收穫，所以在最近復又集結兵力二千餘編爲流竄大隊，擬在我各個游擊戰區作一次掠劫行動。同時可以減少牠兵力單薄「以攻爲守」的威脅。上月二十日敵人即將杭、嘉、湖各據點抽編的「流竄大隊」開往海北區、淞滬區以及第×游擊區實行竄擾，我浙西軍事最高當局也便趁機在京杭國道沿線以及整個杭、嘉、湖三角地區發動全面的反流竄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即由××師胡團岳營首先攻入武康城，斃敵多名，並將城內敵偽機關工事悉數拆燬，奪獲輕機槍、步槍四十枝。次日我另一部又相繼攻入瓶甯，富陽，一面又猛襲吳興、嘉興、雙林、新市等敵據點。至二十七日，敵即停止海北區及第×游擊區竄擾行動，並復向上海、蘇州等處運來野砲等重兵器，增兵京杭國道沿線各點，這便是造成此次敵寇竄擾浙西的一個主要原因。其過程如後。

一

二十七日上午，敵重轟炸機六架出動轟炸我浙西潛入敵後的交通孔道——遞鋪，投彈甚多，燬屋數十間，爲抗戰以來遞鋪空前的大轟炸。

二十八日晨，天雨，各方傳來敵人在吳興、長興增兵拉伏的消息。三十一日清晨，長興敵五百餘犯合

溪，被我擊退，同時吳興敵六百餘人，配合程逆偽軍一部，合共約一千二百餘人，分水陸侵我梅溪、和平，上午即在和平附近發生激戰，傍晚我即取「引敵深入」之縱深戰術和敵激戰於和平與梅溪之間。一日晨敵一部先後佔梅溪市，我軍即在梅溪、曉墅附近之山地嚴密監視其行動，一面復從側背迂迴敵後，同時並疏散附近居民與物資，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一無所獲。二日晨，梅溪遂爲我新×師克復，敵狼狽渡水向曉墅潰竄，與和平犯曉墅之敵會合，又分兩路，進擾我錢坑橋，一路由江家邊正面進撲，一路繞道東西曲嶺猛襲錢坑橋之側背，另以快速部隊約千人，由武康出犯獐頭、后場，企圖三路會師錢坑橋，以消滅我山地野戰軍的主力。當即於錢坑橋外圍發生激烈之鏖戰。激戰至傍晚，敵仍未得逞。旋即出動飛機十餘架，分批在前後方猛炸，我即一面將主力向兩側西移宜茂村。一面仍堅守尺五村，銅嶺、橫嶺、阻止武康犯寇，鞏固遼瀋外圍。三日晨我軍趁雨向錢坑橋敵包圍反撲，敵因久戰力疲，且多半爲偽軍，不能支持，向涼棚頭潰退和平，空手歸返吳興，武康進犯之敵亦同時爲我擊退。

總計此次敵人竄擾浙西，爲時僅有四天，死傷官兵約四百餘。我方損失無多，轟炸地點計有孝豐、遼瀋、安吉、梅溪、錢坑橋、鸛鹿溪等不下十餘處。平民略有死傷。

二

我們對此次敵人竄擾浙西的舉動加以研討，揣其來勢兇猛，早已斷定其爲流竄性質，但牠因爲兵力不敷運用，於是乃調集兩個據點主力，援對我××師作報復作用，結果又爲我反流竄戰術所痛擊挫敗，可謂

是「偷雞不着蝕把米」。同時我們能在四天之內結束這場戰爭的原因，也便是我們能够採用「磁鐵吸進」「反竄衝出」的成功。

在這次反流竄戰爭中，值得當局注意的，便是地方政府只有孝豐縣長仍照舊辦公，還有遞鋪、孝豐商民的堅壁清野，是做到了要求。即處在最前線的梅溪、和平、曉墅的物資，也都已在事前搬運一空；所以這次在敵人所經之地除了少幾只雞與豬以外，連煮飯的米都用山上的苞蘿來代替，故敵偽軍顯得異常狼狽。

（三十年九月十八日東南日報）

廿五、蘇浙反「清鄉」運動

雨廷

〔上海通信〕江南淪陷區我軍流動部隊，迭予敵偽以嚴重打擊。本年「七七」紀念後，我軍流動部隊即計劃在各淪陷區內，施行全面爆炸，八月廿四日之無錫偽縣府，曾被我軍所置之定時彈爆炸，死傷偽員達十餘名之多。故敵偽方面近來風聲鶴唳，有談虎色變之概。茲將我軍和活動概況誌後。

縱橫馳騁 此次敵偽在江南區「清鄉」，對我軍之根據地太湖區蘆墟、金澤一帶，即不敢輕入，在汪逆機關報「國民新聞」七月廿三日之「清鄉第一線」特刊上，曾有如下記載：「××軍直接受××，×××的指揮，間接受×戰區×××××的督率，是百分之百的××系。××軍有較好的訓練、配備、軍風紀與戰鬥力，可以驅策一班雜牌游擊隊，在「匪區」——敵偽對我游擊區之詭譎名稱——的地位，是連日本軍

隊也相當承認的。」

重慶佈告 八月初旬，江南各淪陷區及上海電桿木與壁上，突發現有××軍之佈告，該項佈告以淡藍色彩紙排印，長十一吋，闊七吋，其原文云：「××××軍敵後挺進縱隊司令部告中外各界旅客注意！近查日本畏懼本軍爆炸鐵道，時將其軍車掛在客車之後，藉旅客以掩護！本軍爲謀澈底破壞起見，決於八月一日起，對京滬、滬杭、蘇嘉、江南各鐵道展開全面之爆炸，希中外各界旅客，均勿乘坐上列各線之火車，另覓安全途徑爲要！司令袁亞承，大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蓋此爆炸鐵路亦爲反「清鄉」運動中計劃之一也。

炸案連起 繼此佈告後，不旋踵間，而各路火車被炸之訊迭至，除敵僞人員必須來往於京、滬、杭各地外，旅客俱視爲畏途，裹足不前，其爆炸之車輛，暨寧、蘇兩路站之被炸，自八月初迄今計之，共達十一次，此皆爲見諸報端，人所共知者，其他未有紀錄之突擊，尙不知其有幾許也。茲摘錄各鐵路被炸之時間地點與損毀情形如下：

(一)八月三日滬杭鐵路，周王廟至臨平間鐵路軌道被炸燬。

(二)八月十三日，蘇嘉路混合客車一列於下午三時許駛經吳江境時，觸發地雷，燬車頭一輛，掛車五輛，路軌損毀十餘丈，死傷乘客數十。

(三)八月十六日夜十時，京滬線安亭附近鐵軌被掘毀，火車經過時傾覆。

四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五十五分，蘇嘉線嘉興以北王江涇以南之双橋附近鐵軌被掘毀數十丈，蘇嘉客車駛過傾覆，機車落河，死傷五六十人。

(四)九月二日，滬杭路松江石湖蕩間路軌被拆去約十丈，上午七時左右，由滬駛杭第一班貨車在該處出軌，毀車五節，約二十人受傷。

(六)九月三日，上午十時，滬杭線由嘉興開杭之區間車，離臨平數華里處，觸發地雷，毀機車一輛，客車三節。

(七)九月十二日晨，京滬貨車在戚墅堰中地雷，傾覆貨車四節。

(八)九月十七日晨，京滬線南翔附近鐵軌被掘毀一段，自寧開滬客貨混合列車，幾遭覆車。

(九)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十分，南京下關車站，一定時炸彈爆炸，死傷四十六人，日方指係駐於浦口西北地區之忠救軍所爲，並稱忠救軍欲乘江寧施行防空演習時，擾亂日僞後方。

(十)九月廿日晨三時一刻，蘇州車站西揚旗處有定時炸彈爆發。

履險如夷 敵僞對滬寧、滬杭等線之保護，可以稱爲無微不至。在沿鐵路線每隔二、三華里處，設置碉堡，而在沿線橋樑上亦均派駐敵軍，日夜防護，同時再在鐵路之兩旁加佈電網，但此項戒備，並無獲有多少成就，我方之流動隊，活動如故，鐵路兩旁加置之電網，我軍視如無物，受其害者，則爲無辜鄉民，因不知底細，而誤觸及電網喪生者，不知凡幾，但我軍均以特製之扶梯架於鐵蒺藜上，即可飛越自如，進

行其破壞或埋雷工作，事後復隱處鄉落，靜候其成功消息也。

焦頭爛額 由滬來蘇之一鄉民告記者，在蘇州附近之望亭，敵方設有堡壘一座以護路，堡壘之上，設有瞭望哨，暮色朦朧，原野如綉，而往往有槍聲突發，令此「海外征人」，淪為異國游魂。堡中敵軍出視，則平曠一片，四顧蒼茫，初未嘗有一人影。此神秘之槍殺事件，使敵軍不敢再冒鋒鏑，貿然登臨，現已強迫偽軍充任此瞭望之職矣。敵偽對我軍流動部隊之破壞交通，已焦頭爛額，束手無策，近又着手組織所謂「護路隊」，以十二人為一組，每組包括敵軍四名，當地之偽「警」四名，就地征抽之壯丁四名，日夜輪流巡視「護路」，但是否有效，甚為疑問也。（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東南日報）

廿六、杜立德在天目山

周德培
李大維

(一)

天色已入黃昏，屋外下着毛毛細雨，警報的信號唧唧的響了。誰都覺得奇怪：「這樣的天氣，還有敵機空襲。」但機聲忽遠忽近，始終在附近盤旋。警報時間延長了一個多鐘點。忽然，轟隆一聲，飛機聲消失了。

第二天，剛開始辦公，秘書室的電話鈴響了，主任秘書在複述對方的談話：「轟炸東京……」「有兩

個美國人……」接着答覆對方：「你們送上來好了！」不久，秘書室又接到青年營營部的電話：領導轟炸東京的杜立德將軍，降落在我們的駐地——西天目山。

杜將軍降落在離禪源寺八里的白灘溪，當夜曾兩次向民家叩門借宿，都因更深夜半，突如其來，未被接納。

降落在青雲橋的兩位，却把整個青雲橋攪得天翻地覆，亂了一夜。當地的區公所和自衛隊在警報解除後，知道空中有人降落，祇當是敵人的空降部隊，於是立刻四出搜索。天亮老百姓發現蹤跡，認出這二人不是黃面孔，又有人說是意大利人。二人沒有鎗，見人追趕，祇得拼命奔跑，後來實在跑累了，方被人抱住。區公所有一位中學畢業的能懂一點英語，才知道他們是美國人。

另二位降落在藻溪，那裡的鄉公所也同樣搜了一夜。當青雲橋區署送人經過藻溪時，當地的老百姓正在鳴鑼聚衆，大家背了鳥鎗，準備開火。青雲橋的人到了，才請同來的二位盟友上山去喊話，把他們一同帶上天目山。

杜將軍要尋找飛機的下落。飛機墮落在於潛縣與寧國縣交界的昊天關，已摔成數段，無法修理。杜將軍雖然放棄了飛機，但帶下了他在東京上空投彈的照片和轟炸瞄准器。（摘自五十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副刊「杜立德在天目山」）

四月十八日夜，發現情況後，爲我爲敵尙未知曉，乃下令搜索。在黑夜細雨中搜遍全山，毫無所獲。原來杜將軍見有人搜查，即伏於水碓小溝中，屏息無聲。

黎明時杜氏背上他的降落傘從山中小徑溜出，不明敵友，頗現驚惶；但已爲我哨兵發現，逃避不及。我的營員都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見是白種人而非日本人，首先即發問：「你是不是盟軍軍官？」杜氏答語是：「蔣委員長派我來的」。當時盟軍都熟諳這句中國話作爲通行證。

杜氏問我此地距敵區好遠？我告訴他約四十公里。他說好險呀！早跳幾分鐘都變成了俘虜。兩小時後，從青雲橋、藻溪把他的另四位伙伴都找到，送來指揮部。餐後送他們到浙西行署，特備幾匹馬爲他們乘坐。這批飛將軍都沒有乘過馬，杜氏從馬尾部往上爬，首先即被馬踢了一腳。他不肯再騎馬，我也只好陪他們走十公里山路。（摘自五十年五月二日中央日報副刊「杜立德側記」）

廿七、黑暗的蘇州

燕 良

〔蘇州××通訊〕敵僞自在江南實行所謂清鄉後，蘇州已成爲李逆士群的天下；利用師徒組織，包攬全省政權，最近委任之僞吳縣縣長蔡逆宗熙，亦爲李逆門下，登台伊始，別的不管賤，專心致力於更換「良民證」及指派人民捐助毛竹，以作編紮封鎖長籬之用，據聞即此兩項如經辦到，就可空手取得橫財一百萬。其他苛捐雜稅，指不勝數；上下交征，無孔不入，真像一隻老虎的饞口。而下級份子朋分不到剝削

來的紅利，於是另開生路，霸佔各要口勒索無名小捐，一而再，再而三，甚至一件貨物從鄉間運城，要經過二三十次的需索，需索而不得，則硬取物品抵償。捕捉「反動份子」，已形成最惡劣的流行手段；「機關」既多，各有系統，被捕者非但不知罪狀，並且不知捕者屬於那一部份。加以私刑拷打，欺騙硬詐，結果總是化錢了局。

賣官鬻爵的風氣，早已大開方便之門，最近縣價「縣長」一等者額定八萬元至十萬元，二等五萬元，至八萬元，三等三萬元至五萬元。「區長」在蘇州雖無標價；但被「委」後必須當面論價，大概是四六或三七拆賬，意外支出如婚喪喜慶及節盤等不在其內。「警察局署長」及「巡官」，除買缺費而外，還須孝敬上峯及酬勞推薦人，亦視所入多少而定，大概分爲三三四分配；本人取的是四成。

最近李逆因爲鋒頭太健，目中無人，不得南京方面信任，密囑前任偽省長陳逆則民調查其舞弊情形，爲李逆察知，曾在會議席上大罵特罵，爲洩忿計，將陳逆在東北街所佔住宅，強行押遷，陳逆自知不敵，只得忍氣吞聲，暗中則愈加破壞，刻此事已爲敵人所悉，亦不直李，提出「清鄉」不信任警告，聞南京方面亦有所藉口，故有將改組偽省府的傳聞。

將新生活攻頭換面而創行的「新國民運動」，推進極力，標語傳單，到處發貼，學校中甚且作爲教材，保甲裡還發起「國民宣誓」。總計全縣宣傳費，截至目前止，已消耗二十餘萬元；其實真正用去的不足三萬元，其餘的掃數流入大小奸逆袋中，可稱爲「新國民消災費」。

偽省警察局長唐逆建勛，斂錢手段，也頗老練，例如：最近觀前街由商人合創皇宮舞廳，已由特務機關與偽省府兩方面通過，偽警局雖得運動費，可是唐逆認為未能滿意，遂於該廳開幕後一日，發貼「違背局令，着停營業」布告，以為要挾，後經挽人疏通，卒以一萬五千元了事。又其所屬各偽局長，照例都有月貼陋規，最近某分局因核減規定獻額，觸唐惱怒，暗中勾結不肖記者，刊布新聞，使該分局長難堪，一面又示意該員，勉為其難，使某分局長哭笑不得。

去年租賦收入，以湘城及太平橋區為最可觀，合計不下三百萬元，農曆正月十五日，通知業主領取租金，純粹是分贖式的，除一應開支以外，業主淨得約百分之二十強。

就一般比較，蘇州「薪水階級」的生活待遇，以小學教員為最低，黃包車夫月可得二百餘元，「機關職員」最低百元，工人自百元至三四百元不等。元妙觀中的乞丐，月亦可得百餘元；而小學教師月薪額最高僅六十元，近因實在不能生活，要求普加，據說擬定是六成，計劃送到偽縣府改為四成，究屬如何，還未決定，可憐小學教員開口「和平」、閉口「友邦」，始終被壓迫在惡劣環境中，故有不少已經改業，現吳縣小學界男性教員，已形成缺貨。

米價飛漲，第一個原因，當然為出口，第二個原因為囤積，限價雖嚴，絕不生效，其故實因米商與敵偽方面都有相當勾結，限價不過欺騙民衆的烟幕而已。（三十一年五月四日東南日報）

廿八、張渚「生理變態」

銀 天

三條半里長的直街，四條曲折的橫街，無論是早晨、黃昏，來來往往的人，擁擠得像潮水一般。布疋、棉紗、藥物、海貨……一擔擔一捆捆的由苦力從航船搬起來，毛竹、木炭、松板、竹筏……一批批的望航船裡裝下，三年前給鬼子燒燬了房子的基地，已改建了新式的洋樓，×××銀樓××銀樓的招牌多得不可開交，兩千元一兩的赤金，兌金戒的濁老擠滿了櫃台，銀樓老闆笑逐顏開，藥房綢布莊百貨商店，只開半扇門，原因是明天的貨價會比今天高。新建的酒樓，鐵鏟碰鐵鍋的聲音，震得走路人的耳朵會聾，十幾盞汽油燈照耀如同白晝；煤油雖售十六元一斤，也不計較，反正一個黃昏可收入一千多元。旅館一條街上有十多家，下午三點鐘已掛上「客滿」的粉筆牌，裏面住的多是自蘇南浙東皖南來的大商人。妖冶怪裝的女人，每個旅館裡都像採花的蜜蜂兒，她們一曲清唱要法幣十元，一個黃昏至少也可以唱到兩百元，壓根兒商人有的是錢，多送幾個給她們也算是客中的點綴，河埠的茶店，早晚是高朋滿座，嘈雜的聲音，直透到街心，有的在說：「某先生的貨已翻出槍籬，可以多上五萬。」槍籬乃指敵偽「清鄉」用的竹籬笆。「某老爺的一批西藥給赤老軌住了，現正託人設法；如果拿不回來，要損失七十多萬……」。四開的江南日報，八開的江蘇日報，已經是四日前的了，縮在牆壁的角落裡，和治白濁治梅毒的廣告擠在一起。在這裡的人真鎮靜，熙攘往來，宛如昇平世界，一點也看不出離開敵人僅有三十里，又有一個世界。但這裡

每一個山谷都有新中國的戰士，他們從早到晚在山谷裡鍛鍊他們身體，準備打回老家去，幸而有這一片光明，才使鎮內的黑暗覺得不過是白日下的一點雲障。（三十一年五月五日東南日報）

廿九、顧盼馳騁於嘉湖游擊區

朋 彥

〔於潛通訊〕十二月的天氣，意外的燠暖，我們卸下制服，換上便裝，一早趕路。天目山的早晨，除了幾番軍笛聲震動山谷外，總是那末冷清清的；沿途只有參天的古柏和幾只小松風來送我們的行。

孝豐活躍着 走過羊角嶺，便到孝豐，孝豐過去是湖屬的僻縣，現在却是二區文化經濟的中心。這裡有浙西第二臨時中學，有中正中學、有紙廠、綢廠、繅絲廠。合作社的組織也很發達，如林業、紙業、香末業、木炭業等合作社，都有相當的規模；土產的運銷，已完全由合作社辦理。

孝豐城內的房屋，已有十之八九燬了。二十六年吳興城失陷後，敵蹄一度竄入孝豐，此後屢經轟炸，並遭流竄，所以市容只能在南門外勉強維持；不過比較於潛，還算好的，物價也便宜不少。

孝豐毛竹的出口，目前仍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孝豐每年有四十萬帖毛竹出產，現在能出口的僅及二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而且這些出口的毛竹，全部運銷嘉興一帶，沿途遇着「老刀牌」要買路錢；遇着敵軍則被劫去作公路兩旁的籬笆，即使能夠到達目的地，所得也許搭幾成偽鈔，收來無用，不收只有白白

損失，以此目前靠山吃飯的人，也真正「不是生意經」了。

過塘浦鎮，到隆康嶺，這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除了前面有一家人家外，僅有長長的四列草房。四周是水波似的山坡，不高，又不隔得太遠，山上皆是小松，相距半里一里，就有一二間茅屋點綴着。據本地人告訴，這一帶居民大都是城裡的寓公，爲了避免敵人的彈片，才到山鄉裏來過着清靜寂寞的生活，這幾年來他們已增長了不少農事知識，身體也健康多了，這不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嗎？

安吉在新生

安吉的黨政機關，很早就遷到鄉下辦公。城內除了警察所的房屋尚完好外，其餘皆已變成一片瓦礫。那天我們從西門進城，牆腳邊還殘留着幾個大字：「原田部隊爆破此城」，署有昭和年月，這是二十六年倭寇蹂躪安吉的自供。街上兩旁僅有小小的草蓬，經營一些小本生意。若干廢墟上已經過一番繁殖，種了一些雜糧。回憶從前那樣完整的市面，而今被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流竄轟炸，殘破不堪，真不勝有今昔滄桑之感！同胞們在這塊土地上費了多少年的經營，灑了無數量的汗血，如今嚥下一口深深的仇恨悵然離去。他們現在正流着更多的汗，更多的血，爲保衛國家，重振舊業而努力，敵人給予的「爆破」，僅祇物質上的一點損失，民衆抗戰的意志，反而因此益爲堅定了。

莫干山淒涼

一到武康境，卽上莫干山去觀光。上山途中，遇着很多青壯男女，帶着老少，肩挑箱籠被鋪，絡繹於途，原來他們都是寧國人，因爲近來在外謀生不易，於是不得不成羣結隊重回老家。

有一個時期，莫干山不單是避暑聖地，簡直成爲「避難勝地」；因爲山上六百幢洋房，有很多外國人

的財產，——以英、美僑民爲多。而「新貴」們的遺產如汪精衛、褚民誼、何璜等，也頗不少。山上當時有一個救濟難民的組織，由一位美籍女士主持，難民們先後在外僑的庇蔭下，過了三四年相當安靜的生活；可是太平洋大戰序幕揭開後，山上的情況就隨着時局瞬息轉變了！

十二月八日敵人開始向英美屬地攻擊，九日晚間，駐武康的敵軍一大隊，就帶着四五十匹馬，一百多個伙子，上山搜索，一直到十二日夜間，才撤退下山。這期間他們一面在山嶺架起大砲，不時向武康縣政府所在地的瑤場轟擊，一面則將山上所有房屋，按戶搜查，除了笨重的傢具外，其餘衣服被褥羊毛毯及來路貨的罐頭食品，皆被搶劫細載而去，帶來的馬匹伙子不够用，臨時又在山上拉了一百多個民衆扛運。

因此，現在的莫干山，一片淒涼，大非昔比，多數的高樓大廈，嚴扃門窗，裏面空無一物。山上留居的人零落可數，幾家小舖子雖然照常營業，然而貨物少得可憐，人們驚惶的臉色，表示他們一切都還在不安的狀態中。京杭國道上往還奔馳的敵軍兵車，歷歷可見；山下的三橋埠，就是敵軍的據點。此時山上沒有駐軍，也沒有警察，只有一個管理處在那裡負責，據管理處王君告訴，許多房屋，業主都想出讓，價錢與戰前的建築費一樣；然而無人來買。這危險地帶的投機事業，雖說發國難財的大有其人，可就沒有敢於嘗試的。

我們在莫干山上眺望，那蜿蜒的京杭國道出沒於山脚，東面阡陌相連，一片青腴之鄉，已淪入敵手；路西則羣山綿亘，真是一個良好的游擊戰區，這一條公路，把山區與沼澤地帶作了一個分界線。

洲泉鎮熱鬧

一月三日晚上，我們到崇德縣屬的洲泉鎮。洲泉市面的熱鬧，遠過於若干城市；不過這裏的店舖，有關飲食的差不多要佔十之七八，其中尤以羊肉舖子最多，其地本來出小羊皮，市價最高時，每張值二十八元，到美日開戰，外銷斷絕，現在跌到每張四元，還很少有人收購。晚上街頭的糖食攤很多，一二盞煤油燈，點到三四更，消夜店也不少，這都是給賭棍和老槍們預備的。

聽說此地與後方同樣的鬧鹽慌，所不同的，後方因鹽少而鬧恐慌，此地則鹽太多了，老百姓只要十斤，鹽官却要派銷二三十斤（游擊隊的販賣），老百姓只有餓着肚子買鹽吃，沒有說的。

鎮上貼着演劇的大海報，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這洲泉是在四周敵人的據點包圍中，離開最近的一個敵軍據點只有七里。三十分鐘就可到達，可是青年同志們在敵偽環伺之下，仍然號召了兩千多觀眾，演了一晚的抗戰戲，他們演的有勁，看的也很興奮，不僅鎮上，連石灣和崇德城裡也有人趕來看的，那種熱烈的情況，與城內死寂的空氣一比較，更顯得生動活潑與光明。

京杭國道封鎖

在這裡，路西的報紙很難看到，海北的報紙要一星期左右，才可到達，為什麼路西和後方的書報難到達崇德？這是因為敵人嚴密封鎖公路之故。這裡，似乎需要補寫一筆敵人究竟怎樣封鎖京杭國道的。

敵人對於京杭國道的防衛，甚於其他公路，第一因為路西的崇山峻嶺中，伏着我們大量的野戰部隊，隨時可以出擊，他們自不得不加意警戒；第二敵人爲了「物質統制」，防止「佔領區」的貨物鹽米運過路

西，於是這條公路便天然的成了一條經濟封鎖線；第三是爲了遮斷後方與游擊區的聯絡，以阻撓我們在游擊區內的各項活動，以此敵人便千方百計要封鎖這條公路，他們在路旁的附近山頭，築着碉堡，砲台，重要地帶，路的兩旁，還打有竹籬笆。有時他們化裝着農民，佯在路旁田地耕作，窺伺我們的動靜，或派人伏在草叢中，等候過路「客人」；晚上，他們也不時出來打游擊。不過，他們雖然用盡心機，仍屬很少效果；因爲他們備多力分，三兩個敵軍，晚上決不敢出來的。而且這樣長長的路，隨地皆可穿越過去，即使是化裝，老百姓已長了見識，也一望而知，可以事先防備。儘管敵僞宣傳着「提携合作」、「共存共榮」；然而老百姓不要這一套，他們忠心報國，矢志彌堅，你有什麼辦法？

這裡，有政府遞步哨往返傳遞公文，已够忙碌，大宗書報，因爲攜帶的不方便，有時只得擱下了。

政治中心區

離洲泉東行，穿過不知多少河港，繞過不知多少山陖，在皎潔的月色下，渡越運河，次日又整整的走了一天。鄉間的農婦，她們頭上包着花手巾，腰中繫着藍圍裙，安祥地在田中操作，或在家中紡綿織布，見着我們這一班人，都投以驚訝而善意的一瞥，招呼後則殷勤地爲我們燒茶煮飯，問東道西，備覺親切。

翌日中午，到了鳳橋，這是現在嘉屬政治中心，專員、縣長、書記長、都在這附近一帶，同志們以無限的喜悅歡迎我們，我們也送去了後方人士的關切和敬意。

走在鎮上，看不出是深入敵後的地方，武裝同志，當日出版的新聞紙，餘賢隸襲敵的戰報，抗戰歌聲

，非常生動活躍。鳳橋小學二三百學生，照常在上着課，（校長俞笙和，在十六年北伐後，就擔任這個職務，直到現在。）雖然四周鄰近都是敵軍的據點，雖然道鎮上遭受不止一次的燒劫。可是當地的工作人員和民衆，仍是那麼鎮定。許多廢墟裡重豎起房屋，商店出售的貨物，也很豐足，價格比天目於潛一帶，至少要便宜一半，比金華桂林重慶，更不必說了，然而山貨却貴得驚人！

在市梢，我們憑弔青工團六烈士殉難的地方，也曾赴烈士墓致我們的敬意；並且邀集了許多同志，在那裡照了一個相。

剛巧，幾天前有許多上海青年來歸，他們大都是駐在嘉興的反敵行動團接洽並佈置路線的。這幾天，黨政機關更廣泛的聯絡了各方力量，專門組織了一個機構，辦理搶救並遣送青年的事情。下午我們參加了歡迎會，把浙西整個的情形和大後方的設施，作了一個簡括的介紹。浙西當抗戰開始，搶救青年的工作即着手進行，四年來從未停止過。上海五百餘青年的內遣，都是經過浙西而到後方去的。

海鹽縣祝捷 鳳橋住了二天，就南向海鹽。當我們到縣政府的時候，孟縣長剛得勝回來。他在昨天晚上，帶了自衛隊去攻城，結果衝進去敢死隊十三名，俘獲了偽軍八名，槍十二枝，及其他軍用品等，安然凱旋。我們這批遠道來的賓客，他們非常歡迎，談話中他們檢討這次戰果，並不滿意，認為離預定的計劃還遠。孟縣長是文人，自衛隊長汪耀辦財政出身，誰說文人只會搖筆桿，不會打仗？

在敵偽據點的空隙中，居然可以辦起笨重的鉛印報紙，在後方的人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很早知道

海鹽有一張海北日報，可是無機會親自到報館參觀，這次是如願以償了。這報館設在一個小村落，一直要走到排字的地方，才知道這是報館所在地，外表是掩護得非常巧妙的。

編輯同仁和排印工友，雖在嚴冬，沒有火盆，熬着寒冷，每夜組織遺張四開的版面，日間有時還須應變，其辛勞可想而知。

平湖境遇寇 在海鹽盤桓了兩天，即轉赴平湖。白天，我們穿過平湖乍浦間的公路，在城南可以望見附廓的寶塔。附近幾個村落，敵人正在收田畝捐，他們「征收」的方法，是先將村落圍住，把我們的保甲長或地主之類，「請」到城裡去，然後開價，待到這村落繳齊款子，多則八九千，少則六七百，再向偽方送一筆「酬金」便可釋放；否則撕「票」。

到宿地，風聲很緊，據說偽軍丁錫三部，即將由滬開駐平嘉各縣，第二天午前，新倉方向忽起槍聲，接着一陣緊密的擲彈筒聲和榴彈聲，雙方似乎打得很激烈，半里以外，已發現偽軍的行列，我們祇得向東轉南，與全公亭來襲的偽軍打着迴旋。

風潮過後，我們回到村上，男男女女也相率回來了，帶着驚恐而憤懣的神情。一個中年婦人正在啜泣；因為她走避不及，隨身細軟全給偽軍搜去了，藥店裡的葷、燕，悉被掠去，南貨店的荔枝糕餅，更是良好的點心，連醬園裏的菜油、醬油，也全給偽軍帶來的大油箱裝了去，住家內的箱籠都翻了身，雞鴨也遭了殃。

那天晚上，我們睡在離火線只有三四里的地方，黃昏，冷空中還送來幾番機槍聲，老百姓自己組織的守望哨，一直警戒到天亮。

看情勢這幾天決不會平靖；偽軍的調駐，一定有軍事行動。沿海自全公亭至虎嘯橋，已有偽軍侵入，新倉也再度失守，處於全公亭與新倉之間，則有西馬橋一路，縱深十里的地面，偽軍分三路向我黨政所在地進犯，形勢相當緊張。我們因為嘉興方面十五日有一個重要的集會，必須趕去參加，所以冒險上路。可是來的時候那一路，已經被偽軍阻住，不能通過，南北兩路也是同樣的情形，於是只有穿越火線之一法。我敵防地，此時僅隔一二里，彼此幾乎可以望得見。我們沿着海邊從容向西前進，老鴉在田間成羣聒噪，四野並無一些異樣，將接近游擊部隊哨線的時候，路上才遇到三三兩兩的行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大多背着被袱，或提着衣包，預備歸家；原來他們是昨天出去逃「風潮」的。

中午時分，我們又在城南吃着「平湖糟蛋」了。

鳳石大搏鬥 十四日子夜回到鳳橋，聽說敵偽揚言將於十五日開始「清鄉掃蕩」，我方也已有了準備。果然，十六日敵人即向餘賢、石佛、鳳橋三地方進犯，十七日午後，才載着劫來贖物，分批退去。但以餘賢埭處海鹽塘的中心，往來可通汽艇，極便運兵載物，故仍據守不退。

十八日早晨，我們回到鳳橋附近去參觀嘉興人報。（該報甚得海北民衆的歡迎，至今已出到一千多號，是海北游擊區歷史最長的報紙，負責編輯的是青年金信正，每天有六個報童專送定戶。）當敵襲鳳橋時

，他們疏散了一下，待敵人退出之後，即刻將敵軍竄犯及劫掠的情形，大字登載出來，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而在中國報業史上，亦創一新紀元。

十九日餘賢埭的敵人又來竄犯，在石佛寺和鳳橋附近，戰了大半天。平湖方面，並有飛機在盤旋，接着聽得炸彈爆發的音響。於是海北又起着大戰，這一場戰鬪，敵人動員海陸空三軍，兵力在萬人以上。我們剛好親歷這場緊急戰鬪的演出，誠爲平生難逢的際遇！

當日敵人沒有什麼進展，傍晚双方就停止射擊了，第二天拂曉，我們在睡夢中，被大砲驚醒，砲聲繼續到十時左右才停。推測風、石兩鎮不免又遭荼毒，而住處又無迴旋餘地，於是決心冒險突圍，好在我們的會議，已經在砲火聲中圓滿結束了。

機警的應變 後方的民衆要逃警報，游擊區的民衆要避「風潮」。前者只有被轟炸或遭掃射的一時危險，後者却除了被射殺的危險外，還有遭受搶劫、侮辱、零星宰割和一切不可想像的厄難。

海北市集上的殷戶商家，大都備有「逃難船」，風聲緊張的時候，第一步將貨物箱籠被舖等搬入船內，這是預備姿勢，等到敵軍迫近，即朝着敵人的空隙處開船就走。平常他們的貨物和衣包等，也如後方一樣的疏散，故此時隨船帶的僅是必需的用品和最少的貨物而已。

雇不起小船的，對於衣包舖蓋等的處置，也如軍隊一般的簡單整齊，「風潮」一到，立刻就背起逃避，他們行動的鎮定和迅速，遠比後方的好；因爲算來他們已有四五年的經驗了。

關於敵情的偵察，和住處的守望，也有着嚴密的組織，敵人的任何舉動，事先任憑如何嚴密封鎖，總有一些透露出來。守望的組織，他們稱爲農民哨，大約相距村落二三里之外，設一哨站，守哨的人由民衆輪流負責。

他們有組織，有準備；尤其值得稱道的，他們對於敵僞，始終守口如瓶，不願洩漏一點我方活動的情形。因此，我們即使沒有「要命證」，路無熟人，同樣可以往來無阻，他們招待一班陌不相識的工作人員，那種誠摯愛護的精神，使人感動得流淚。

一夜到嘉善 因爲同行的人數太多，臨時決定分兩路突圍，一路向南朝西去崇德，一路落北走嘉善。我們預計二天到嘉善，由王志元隊長的佈置，在七星橋穿鐵路却意外的順利，經楊廟吃夜點再行，到住腳的地方，是次晨三時了。第二天中午起來，一看這周圍的環境，是那麼安閒和寧靜。附近有不少的磚瓦窑，北去還有許多石灰窑，烟囱林立，密屋密佈，田地又做得十分整齊。

嘉善民衆的享受，除了被敵蹂躪的幾處外其餘皆與戰前相仿，白米飯的顆粒大而發光，冬霜米雖在戰時，仍爲那些不事勞動的人們所愛好，這在我們吃慣糙米或滲雜許多穀和沙石的公米的人看來，那是太舒服了！

堅強的蘆墟 我們由嘉善境又到了吳江的蘆墟。一月盡邊，回到了蘇嘉路旁的南匯鎮，再西行，越過蘇嘉鐵路，到達桐鄉北面的一個村落。

封鎖鐵路線 前面約略敘述過敵人封鎖京杭國道的情形，這裡再補寫一點關於封鎖鐵路線的情形。

敵人用以封鎖的辦法，不外三種：(一)守點、(二)巡邏、(三)隔離。他們將全線劃成段落，在每個段落的重要地點，築有礮堡，密的地方，每隔二三里路就築一個礮堡，礮堡中駐有敵軍，負守望巡邏之責，礮堡之外，還有哨所，哨所佈於每條路口，多則每里二三所不等。強派路旁村民輪流擔任；車站則更為嚴密，這是守點。

每天早車前、夜車後，敵軍必開行巡邏車一次。各礮堡敵軍，也不時出來查哨，或者就宿在哨所，這是巡邏。

隔離之法，有築籬笆者，有築磚牆者，築籬笆，或磚牆的地方，都在據點附近，或交通要道，所需的竹和磚，皆由征發得來。其法：一為沒收拆卸民房；一為鄉民進入市鎮時繳納；如每人每次納竹一根，或每人每次繳磚二塊等，否則即不能通過。竹商和磚商，更為大宗徵發的對象。不過籬笆容易傾圮，磚石又屬不多，於是在兩旁張鐵絲網或挖掘水溝，阻人行走；或於鄉道交叉處灑以石灰水，辨別有無行人來往。沿線五里內的民衆，一律強迫加入「鐵路愛護會」，村坊即稱為「愛護村」。

敵人不放心中國人，同時又不得不脅誘中國人，然而中國人總是中國人。——除了極少數沒有良心的漢奸之外，誰都不肯甘願附敵，以此敵人封鎖儘管嚴密，而往來人員總有方法可以通過。

用軟性攻勢 我們到達桐鄉後，即繞出烏鎮而抵練市。練市至今尚有電燈。軋米廠的機器日夜不停

浙西抗戰紀略

，米船連接，充分說明這是一個相軍「軟性攻勢」的標準場所。

原來烏鎮過去本是一個「特殊益加畸形繁榮。南柵駐敵軍，北柵運等等，凡是可以使人墮落志氣的不知不覺之間，凡是意志稍不堅定攤上全是命相、劍俠、艷情小說和醉中國民衆，双管齊下，久而久之，目前正如傳染病一樣的迅速蔓延，到達桐鄉的前二星期，烏鎮一方的志士所殺，這無異良醫的一支

蠶絲的危機

嘉湖兩屬本是

從德清折而北行，到吳興縣塘北的具。本來綢商們在蠶汛後，即在鄉練，然後運銷上海蘇州，至少可獲

本不多，三則後方沒有如許機器足以加工。但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國際貿易品的蠶絲，首先受到打擊，日本絲的過剩也成問題，嘉湖區的蠶絲產銷，便成了嚴重危機。

敵僞的蠢動 我們從平湖到吳興，沿途不斷的傳來敵僞行將正式開始「清鄉」的消息，實際我們在平嘉路兩側已經過着這種「清鄉掃蕩」；而且在鳳橋前後幾天中，僞省府將嘉屬七縣的僞縣長，除了嘉興崇德外，更動了五縣。新任的「縣長」是清一色的汪派，維新系的譚裕卿，雖屬是「模範縣」的「海寧縣長」，也不得不下台而去。適當此時，倭寇在浙東的蠢動，已告段落，大部調回滬杭沿線，而僞軍第××師又復南下，於是「清鄉」的徵象已是十分顯明了。

初期的動作，敵僞的重心是在滬杭鐵路以東平嘉公路沿線，所以我們在平嘉的時候，日夜圍困在敵僞夾縫中，路東崇、桐、吳、德各縣，還無動靜。當時我們推斷，海北的「清鄉掃蕩」告一段落時，路東各縣及蘇嘉湖三角地區將為敵人進攻的次一目標。

不幸我們的推斷竟成事實，好像跟在背後一樣，凡我們到過的嘉善、吳江、桐鄉、德清、吳興各縣敵人，次第有大規模的蠢動。

重返天目山 二月上旬在吳興上方住了二天，過去一個多月在敵後奔波的疲勞，至此一掃而空，山谷溪澗的流水潺潺，松竹茅屋的白雪重重，既沒有都市的煩囂，也沒有敵後那種低沉的氣壓，我們恍然置身世外桃源了。

四日到安吉的梅溪，五日抵蘇浙皖三省交界的泗安鎮。

泗安遭過瘋狂的轟炸，遭過幾次的流竄，市上不容易找着完整的瓦房，兩街毗連着的全是草舍。長興縣分屬兩個游擊區，每當敵人在浙西或皖南有動作的時候，此地必定先發一陣「寒熱」，所以泗安一線，不僅是天北的血管，也是蘇浙皖三省的一條軍事神經。

我們在農曆年關前五日，踏着厚厚的雪，穿過高入雲際的羊角嶺，又回到天目山了。登臨山頭，向東遙望杭、嘉、湖的膏腴平原，在那裡，我們忠勇的將士，沉毅的黨政人員，千千萬萬的男女同胞，正和敵人在進行着激烈的反清鄉戰鬪！他們在敵前敵後戰鬪了五年，他們今後將更英勇的堅持下去，直到獲得最後的勝利而後已。（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東南日報）

三十、波動的浙西物價

施星火

〔浙西特約通訊〕浙西地處東南戰區的前哨，地理環境因抗戰的情勢即分成戰區、游擊區、與後方三部份，照自然地理來區分，即是海北、路東、天北、與天南。經濟的狀況也有着極大的差別，敵偽盤踞着海北和路東的點線，對我廣大的鄉村的「面」實施封鎖與統制。特別是最近，由於物資困窘，更加緊封鎖並多方擄奪我後方物資。自從偽幣政策強化以後，一面將大批偽幣流入我游擊區，一面驅逐法幣入我後方，其經濟陰謀更形激化，近數月來浙西的物價因之常不免於波動，有幾個特點值得提出：

(一)前線物價高於後方——過去了米價以外，其他日用工業品和文具之類，都是後方比前方貴得多，所以這一類的物資就大量的向內流。最近因上海方面偽幣，強迫以二對一比價掉換法幣，致使一切物價無形抬高一倍以上，因此造成天北前線一般工業品價格也遠高出於天南各縣的現象，這現象就促成了物資倒流的現象，目前浙西前哨食糧、食油、桐油之類的走私已形成極嚴重的問題，今後如再不加以管制，恐連過去「搶購」得來的日用品和電料通訊器材之類也將被敵偽以「反搶購」的手段攫奪而去了呢！

(二)秋收後糧價反彈——今年浙西各縣的稻田收穫在六七成左右，不能說歉收，可是在秋收之後，新穀登場，前線糧價反而上漲不已，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尤其是接近敵區各縣，□□(原文模糊)的護航走私，更刺激其上漲，影響於一般人民的生活實非淺鮮。

(三)農產品的缺乏——近年來由於肥料價格過高，勞力又多浪費，致使一般農產品——如雜糧、豆類、菜類等也形成求過於供的現象，特別是農藝作物的缺乏，使大多數人連佐食的蔬菜也難於得到。

(四)勞工代價奇高——不論前線或後方，凡是手工業的工人或其他勞動者，在生活受到物價高漲的影響小，因為現時一般工價實與物價同等亢進，繼續增高。

茲再分述各項物價最近的波動概況。

糧價 在接近前方的地帶每石價三百至四百五十元不等。後方的縣份——以於潛為例——一個月前米價每百斤在一百五十至二百元左右，最近則漲至□(原文模糊)百五十元左右。

食品 猪肉因飼料價高漲而奇貴，在後方昌化一帶每市斤十元左右，於潛附近評價爲十二元，但黑市已漲出此數，菜油原係後方出產，但因輸出過多，價格亦漲，最近每斤十二元，食鹽則係由前線輸入，故在淪陷區價格較低；後方則在每市斤五元六角左右，其餘蔬菜瓜類豆類，每斤多在一元以上。

日用品 於潛一帶斜紋布每尺八元以上，陰丹士林布約十二元；普通襪子每雙約十元，毛巾亦同，牙粉每包一元，三星牙膏每支八元，普通牙刷每支五元，洋臘燭每支三元，固本肥皂每塊九元。

工資 於潛一帶成衣工每天六元，泥水匠竹匠亦同，木匠六至七元，圓作（箍桶）九元，一般幫工五元，理髮匠計工取值每天約可得二三十元，厨司六元，以上除理髮匠外均供給膳食二餐至三餐或四餐，再加老酒黃煙，每日膳食所費至少十餘元，故實際上手工業工人每天工資在十六至三十元之間，較戰前漲五十至百倍，公務員、教員及其他薪水階級實莫能望其項背。（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屯溪中央日報）

卅一、有客自海北來——從敵僞「清鄉」談到海北人民的願望

池 澍

一、前奏曲 傳逆式說以奉行汪逆的「由局部和平擴展全面和平」的口號，竭盡心計繼李逆而發動所謂「太湖東南地區第二期清鄉」，無辦法中想辦法，將所有能控制的各縣僞自衛隊改編爲保安隊，可是事實不全如意，由地痞流氓所結成的烏合之衆的僞「自衛隊」，原是驕養成性的，因此激起了不願改編的

反應，傳遞乞命於主子的結果，敵人以點驗爲名，在同一時間裏分別繳了「自衛隊」的械，所有偽自衛隊的隊長之流，如偽嘉興自衛隊長朱英、王泗立等，均被敵管押，並抄沒了財產。

偽自衛隊改爲保安隊後，以木槍分別在杭州嘉興等地集中訓練，但他們畢竟是生活放浪慣的，致中途逃跑者不少。

二、清鄉的前夕 在江北游擊區，敵偽據點是星羅棋佈的，在縱橫數十里的敵偽夾縫中的地區裏，偽逆大吹大打的宣傳，進行其「清鄉」的謠言攻勢。不無影響了一般人民的心理。

這時，十區專署爲籌謀對策，曾於九月二十日召集駐軍及各縣縣長舉行座談會，決定了成立反清鄉督導室，準備專署等機關撤退海北時能繼續執行反清鄉任務。

「清鄉」的序幕於九月四日揭開，嘉興、平湖、硤石、王店等處之敵寇分批乘坐航船及陸路迂迴竄擾各市鎮，以試探我軍事力量，惜乎當時國軍正奉令調防，無心作戰，僅專署部隊在嘉興之鳳橋及海鹽之茅苧橋迎戰，敵人在一週的試探過程中，認爲已領略了我軍事實力，於是暴風雨終於在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提早席捲而來。（敵偽原定計劃開始期爲十月一日）。

三、所謂「清鄉」之實力 此次「清鄉」，敵寇兵力以小林師團菊池聯隊爲主，除一小部份擔任封鎖工作外，大部都開來海北，經常兵力約一千二百名，當「掃蕩」開始之第一週，又有蘇杭增來約千名，配備每小隊有輕機槍二挺，擲彈筒一門，餘爲步槍及短槍。沈蕩、袁化、新豐、各駐一中隊，鳳橋、餘賢、新豐、鍾埭、大雲寺、敵浦、通元、倪王廟、三環筒、百步亭、西塘橋、斜橋頭、新倉、馬橋等處各

駐一分隊、莊史、徐步橋、悠廣大橋、甬里堰、長川壩、石泉、蘆灣、黃灣、虎嘯橋、韓家廟等處則時來時去。

偽保安司令部將各縣自衛隊集中整訓後，改編爲保安隊，兵力總數號稱三千，分配六特區，內三分之一歸小林師團指揮，餘由偽保安司令部指揮。

偽警處訓練清鄉警察五百名，特務警察三百名，分配於六特區，所携均爲雜色舊槍。

敵偽兵力「二期清鄉」以目前估計，總計約四千五百人左右，除敵寇外，偽保安隊警察隊均爲散兵游勇地痞土匪所組成，配備亦貧劣。

言其戰術，自於九月二十三日下午蠢動，即分路侵佔鳳橋、新篁、餘賢、沈蕩、通元、袁化、新倉、斜橋頭、韓家廟、廣陳等大小市鎮，除強制商民開市外，並廣作「清鄉」宣傳，以荒謬論調、欺騙民衆；同時敵寇因對我軍政情形之了解，利用船隻，晝夜於河港游弋或潛伏桑林豆地捕捉我疏散人員。

「清鄉」之軍事掃蕩係以敵寇爲主，交通線之封鎖工作亦由敵寇擔任，於十月初起即將滬杭路線加強封鎖，橋樑涵洞均予阻塞，原有之電網於鐵路東端移至西端，並於鐵路上時常偵察，僅於敵駐守之砲壘旁，開小門可通路外，餘均被阻，至各要口則設檢問所，盤查來往民衆及物資，繼又準備於沿海及袁硤公路海鹽塘一帶及嘉興之真如鄉至毛唐墩一段建築竹城，長達數百里，作爲強固之封鎖線，使「清鄉區」與我游擊區完全隔絕。

同時以「和平清鄉」「不抵抗不流血」等口號，對民衆取懷柔政策，一面化裝潛入鄉間搜索我公務人員及駐軍，圖造成恐怖局面及散放謠言，以惑亂我民心。又進行戶口編查，但除兩嘉之第一區第四區海鹽第一區之新店頭一帶已進行外，其他各地尙未聞着手，蓋鄉區我控制尙未完全喪失。

四、我方動態

(一)軍事方面敵僞提早發動「清鄉軍事掃蕩」，而我軍適奉命調防，於四面皆敵之情況中整頓行裝，因結束經理業務而沒有回擊之決心，即於十月一日集中渡海鹽塘準備穿越鐵路，以更翻往來達四小時，致被監督破壞半遲阻塞工事之敵發現目標，始有五分鐘之接觸，目標既露，防守鐵路之敵，更嚴加戒備。我交防部隊所派偵察鐵路敵動靜之嘉興保大鄉農民二人，竟先後爲敵搜去，縛於電桿木，生割致死，而該部隊爲敵所阻，被困於鐵路附近竟達旬餘，最後易地坐鹽船脫出「清鄉」區。劉團長由鄉民掩護乘船過蓮花橋鐵路封鎖線時，亦遭僞軍搜劫。接防部隊於九月終抵平湖之虎嘯橋，當派員西來聯絡時，交防部隊已越海鹽塘，以聯絡無由，遂又集隊南渡。此一月中之經過，專署部隊既於嘉興之鳳橋與敵激戰，復對戰於海鹽沈蕩之芋苕橋，致保安大隊長何蘭洲被俘，羅分隊長陣亡，第二中隊全部損失，各地方隊伍雖力量薄弱，亦多能表現苦鬥精神。如海鹽孟縣長與汪大隊長，親自率隊轉戰於海鹽塘東西，十月二十七日又戰於江渭橋，英勇精神，良可欽佩。(二)政治方面，十區軍政座談舉行後不三日事變突發，專署反清鄉督導室匆促成立，專署則將辦公地點轉移路西，各縣縣政府本身多採分科疏散的原則，由縣長流動指揮，區以下則均組織秘密行政機構；其中海寧因袁硤公路西係「非清鄉地區」，故準備較充分，平湖海鹽

既全部劃入「清鄉區」，沿公路（如平乍滬杭公路之東段）地區之工作，尤爲困難，以致相對的，偽清鄉工作亦較爲活躍。〔社會方面，海北民衆本具備雅淳厚的風格，所以儘管敵偽此次大唱其「肅清游匪」及「剷除貪污流氓土豪劣紳」等口號，始終不受清惑，他們對敵偽早已有深切認識，蓋今春偽十三師竄駐之五個餘月內，與偽組織的大事劫掠米穀財物及綁架勒索等行爲；並有因鳳橋偽軍在塘坊橋放哨觸及新棺木，發現內有藏銀，以後許多新棺材同受翻掘之殃，已使每個民衆切齒痛恨，而有「清鄉」卽「清箱」之譏，故初則惶惶不安，繼則「聽天由命」，靜觀偽清鄉人員敲詐勒索之重演也。

五、海北的前途

（一）就敵偽之企圖上看，「清鄉」之於敵，其目的在確保滬杭、京杭、蘇嘉諸線之安全，期能減輕敵兵力之負擔；而全力應付其他更重要的戰場。所以不願使大量部隊於「清鄉區」作較長久之滯留。至於偽方，軍力既全賴於敵，當不得不以敵之趨向爲依歸，偽中央之首腦部，既不能把握全局，負「清鄉」下層實際任務者，更時慮「日俄衝突」「敵軍退出鄉鎮據點」「國軍開入清鄉區」「革命志士突擊」而日夜惴惴，及「清箱」之目的既達，自然都求急流勇退。（二）就敵偽軍力上看，二十七年之七月與三十年四月，是敵寇發動海北「掃蕩」之較猛者，兵力每次達二聯隊，並配以敵機偵察及轟炸，其時我海北駐軍亦不過三團，但相與週旋結果，敵計未能得逞。而此次敵軍駐海鹽不過一大隊，平嘉二大隊，駐嘉善範圍者極少數，大雲寺更僅十四名，卽嘉善城廂附近亦不過四十名，由此，敵兵力之捉襟見肘，概可想見。偽軍在過去如偽綏靖軍，偽和平軍徐模誠、李長江等部，多曾配合做幫兇，此次「清鄉」因傳逆

式說欲培養直系兵力，均臨時自行訓練，素質更差，配備亦更劣，當更不足道。②從敵偽及偽偽間之矛盾上看，武士道精神之訓練，養成敵寇之崇拜英雄，對偽員偽軍鄙視甚深；是以駐沈蕩之敵酋，以偽保安隊及偽警之敵詐搶劫而全部逐走，駐鳳橋之敵分隊長亦不准偽警放哨。此次「清鄉」敵方派駐杭特務機關長江德負指導之責，偽保安隊偽警及各種偽政治人員之訓練，亦均派有敵方指導員，名係指導而實際却是監視。至偽與偽之矛盾則尤深，第一期與第二期「清鄉」人員之相互譏評。傅逆與李逆之傾軋日深，致李曾向汪逆要求以「第一期清鄉辦事處」遷回吳縣（按第一期清鄉辦事處向設於嘉興），同時，將擔任「第一期清鄉部隊」之偽獨立第六團移駐京滬線，結果偽獨立第六團調出禾城而偽第一師仍未開到，致防務更較「清鄉」前空虛。傅逆以下諸人，因傅逆與其徒卜愈（偽清鄉辦事處政工團團長）之貪污（主管糧管處時將賑米私售得款三百萬元）引起內部之嫉妬甚深，彼此間認為「此次清鄉工作萬一失敗，乃傅式說之失敗」，其責任心之如何，不言可知。抑有進者，敵偽之清鄉經費，全賴搜刮以開源，李逆於蘇南辦理「清鄉」時，全以租賦併征之收入而挹注，現傅僅向偽中央領到一千三百萬元，與原定預算數相差尙鉅，設或開源無從，則其「清鄉」工作之難免中輟，自屬意中。③我們必須拯救海北，事實告訴我們消極的觀望是不够的，同時我們深信敵偽清鄉工作如沒有直接的打擊，偽政權基層組織亦不難建立。並不是杞人憂天，假使敵偽的「二期清鄉」是順利進行的話，則「三期清鄉」很可能的接踵而來，不是麼，現在敵偽又在高唱着「三期清鄉」嗎？而且規定了「三期清鄉」的範圍，為滬杭路以西京杭國道以東的地區，那末整個浙西

的大部份縣份，免不了都要遭受風波，在這裏，同時我們覺得敵僞發動「清鄉」必然的要「牽制非清鄉區」的我方軍力，（試看海北「清鄉」以來敵僞更番巡迴流竄吳、崇、桐、德）如果敵僞奸計果真如此，則我浙西後方也許會受到相當的影響。（因海北民衆殷切的期望，水深火熱，足夠形容我海北一般民衆的處境。每畝六十元僞幣（合法幣一百二十元）的田賦，如狼如虎的逼征；同時苛捐雜稅，什麼戶口捐、事業費、槍械費、門牌費、百貨捐等，逼得民衆透不過氣來，但敵僞老是擺出猙獰面目而敲骨吸髓。稍具財產者，僞員就硬裝斧頭柄的指爲通游擊隊而拘去，故施酷刑（灌冷水坐老虎凳仙人吊）以利敲詐。再，敵僞又強拉我們民衆去做防禦工事並硬要供給封鎖材料；而且敵每光臨民家一次，即有衣服財物等損失。

海北畢竟是浙西的一環，我們浙西的最高黨政軍長官當決不使其沉淪的。民衆們也抱了十二萬分之熱忱，期望我們浙西的黨政軍最高當局能有勁旅的迅速開入，在打！打！打！的三原則下，以行動對行動，組織對組織的擊毀敵僞清鄉組織，粉碎敵僞清鄉迷夢，以拯救我民衆於衽席之上。（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十一日民族日報）

卅二、滬屯驂鸞錄

徐蔚南

〔十一月十日〕發上海，由西站登車，梵皇渡橋邊，販米及販年糕者人山人海。據稱白米每斗運至租界可獲利達五十元。午後一時餘抵達杭站，寓元寶巷X家。

〔十一日〕下午去清泰門，登富陽長途汽車，係一普通貨車而無遮蓋，上車之前旅客排列一行，由一日兵與警察搜查行李，在警戒線處，已搜查一次，此爲登車之搜查也。旅客極擠，車不能容，行李乃禁止攜帶，我等鋪蓋，於是不得不另行轉送。車上男女，肩背相磨，直立數小時，甚苦。清泰門外有偽杭府所設捐局，每遇小販，無論鹽魚等物，均須捐稅，由收稅者隨口說來，鄉人懇求抑稅，例三元，只出二元亦有之。收稅人有洋裝者，有破爛華服者，眼作三角形，面目可憎。汽車途中經過鐵絲網一三道，至富陽已天夜矣。日兵復檢查行李，然後放行。富陽城中，是時已毫無市面，至一新設之運輸行進晚飯後，由該行介紹宿於一客棧。棧甚污穢。

〔二日〕晨，發富陽，向江邊行進，至冠山頭，爲日軍步哨處，由三日兵檢查，幸未留難。來往者均隨搬運紙張之挑夫，余等亦稱紙商而通過該處也。冠山之下，河埠有紙船三四，挑夫搬運之貨，卽由此上船。再前爲偽警所，阻止出口，後用去三十元僞鈔始放行，雇一小船至對江×××處，調換紙幣，通行證均被收去。至陳家埠登岸，此地係我國之最前哨，由人導至江邊雇船，至場口，此地開極，據稱夜市須至二時始止。客棧均客滿，後於一客店獲得一客堂間，余睡於藤椅上，餘人則睡於鋪稻草之方磚上。

〔十三日〕晨，雇船發場口，往桐廬，船家係蘭谿人，小女年十六，甚活潑好嬉，少年旅客，與之大開玩笑。晚抵桐廬，住協記旅館，發信與邵、馮二先生。桐廬亦有夜市。

〔十四日〕因旅費已完，乃與旅館主人借二百元，自購菜煮食，由沈君辦理，甚爲圓滿。夜，紙商金仲紹代爲運輸行李到達，款亦取若干來，當夜即購定交通船中興六號船票，直赴大洋，中興船中船夫十一人，均強壯少年，有一蕭君，更爲一典型的勇士，彼等拉篷、升帆、撐篙無不至，電影之絕妙鏡頭也，沿途風景，最爲佳妙，蓋船正在富春江中行也。船至嚴東關，停泊一宵，翌日再發大洋。

〔十六日〕余乘兜子，赴厚仁市，一鄉鎮耳，其地爲八哥林，清晨萬千八哥轉聲樹頂，悅如奏樂。

〔十七日〕晨，余仍雇兜子，赴洋埠雇船至龍游，已夜八時餘矣。龍游市屋，十之七八均被敵焚燬，一片瓦礫，至爲淒慘。夜軍憲檢查時，其主任爲溫忠信，係砲兵營少尉，聞余等從上海來，胡君又告知余爲委員，約談二小時始去。

〔十八日〕預定赴衢州，下午砲兵少尉又來訪問，對余極爲尊敬。晚間決定胡君等乘交通船赴衢，而余一人赴壽昌轉屯溪，借到洋千元，作爲旅費，款係由陳文政君借來者。一人宿清泰。

〔十九日〕雇船赴壽昌，價二百廿元，六時始至，市西極凋落，而飯店與旅館費極貴，檢查員兩次來麻煩，後告知其余爲中央黨部人員，始無事而去。旅館爲松山旅館，係就一舊廟，略用蘆扇分隔爲房間耳。

〔二十日〕晨，余坐轎赴羅桐市，沿途風景絕佳，目不暇接，十二時抵埠，赴運輸行，找該處職員丁奎。□□乃新設之紙棧及運輸籌備處，而屋係租江山人石某者，石之婦極兇悍，能幹事，素來經營客店生活。

，僅無牌號耳。其間人煙雜亂，挑夫均至其店中燒飯。埠因夏季大水沖洗，房屋多受損。而□□中人往來其地購桐油。客商特多，於是土著多有設新屋者。余欲乘交通船赴威坪，但船已開去，下班須待四日後。聞之甚爲不快。因運輸行既不適於起居，至火腿商陳樟處，知赴屯甚便，可先至淳安，一至淳安，卽有運軍需之小汽車，可直接搭往屯溪云。

【廿一日】晨，乃雇山轎，計七十元，去茶園，在公路上，風景絕佳，午時抵埠，始知無洋車，欲雇轎往淳安，而又無轎夫。乃決定至合洋，再定行止。既至合洋，又無轎子，而合洋飯店根本無供給挑夫等居住者，萬不得已，決與挑夫走淳安。在路上遇到朱姓少年商人，一路閑談，七時至淳安，宿於東湖旅館。

【二十二日】雨，欲雇洋車而不得，探知黃包車行老板係姓江，紹興人，乃與其接洽雇車之事。

【二十三日】晨，由江阿金處雇到傅順昌黃包車一輛，前往大埠，計價洋一百五十元，晚六時至黃家潭，宿於一范姓木商家，招待尙週到，惟床鋪極醜陋，豆腐青菜湯、乳腐、辣子作菜，喫了二大碗飯，此地米價每石三百餘元。

【二十四日】早飯如昨晚飯，謝范二十元再行出發，至晚五時始抵大埠，宿於聚賢館菜館，床鋪更壞，昨日與黃包車夫同桌而食，同室而臥，今晚車夫則睡於鄰室，身上發癢，想必床鋪間有虱子，無可奈何。大埠車站有電話，然不能與屯溪接通，否則當通知馮君，我已到達大埠，相見匪遙矣。

（二十五日）今日聖誕節，擬早到達屯溪，與馮君及胡道靜、陶樾諸君共度佳節，無奈汽車拋錨，直至晚五時始至，且僅至徽州府爲止，擬赴電話局告知馮君，乃電話局稱中央日報電話之掛號係省政府電話局，彼處不能接線，而省電局則在漁亭云，乃廢然而返，電話局出，已夜八時許，即赴一菜館進餐焉。今日皖主席李品仙巡視皖南，大埭等處均有民衆夾道歡迎，誠盛事也。

〔二十六日〕晨發徽州府，十時後抵屯，與胡道靜、道倩、王晉琦、陶樾夫婦諸君相見，一傾積懷，至爲歡悅，至於滬屯旅程，告一段落矣。（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屯溪中央日報）

卅三、蘇浙皖邊區之戰

張明烈

蘇浙皖邊區之戰，是去年浙贛戰役後，東戰場較大規模的一次戰役。自本年十月一日發動以來，迄今已進行一個半月，雖是不斷的小戰鬪還在持續中，但就整個戰局來說，可說是已告一段落了。

戰役概況 這次戰役，敵寇竄犯情況，大概說來，其使用的總兵力不下萬餘人，係由浙西蘇南皖南三方面進犯，於十月一日同時發動。浙西敵四千七百餘，其主力於二日經孝豐西竄西圩市，虎嶺關一線；另一部經泗安鎮西犯廣德。蘇南方面敵二千七百餘，其主力於二日經天王寺以南河口分二股東犯，一股南犯廣德，一股南犯梅渚，與由高淳東犯敵會合郎溪，續向西南犯廣德。皖南方面

，敵三千五百餘，其主力三日竄抵宣城以南之水東鎮，另以一部由高淳向東南犯。十月一日敵陷郎溪復分二股竄犯，一股西犯十字舖，一股東犯廣德，誓節渡，三方面的攻擊箭頭，均指向廣德城。蘇南方面敵遂於十月三日晨攻陷廣德城，此爲敵進犯之第一階段。

十月八日以後敵乃在孝豐、安吉、廣德、郎溪、宣城等處構築工事，並修築長興、廣德、宣城間與孝豐、遞鋪間公路，我軍乃向敵攻擊，先後攻克廣德以南之柏墊、宣城以南之水東，（旋復失陷）及孝豐以西之小百店等據點多處；此後我敵演成劇烈之拉鋸戰，互相攻擊，相持不下，此爲第二階段。

十月二十五日以後，浙西孝豐附近敵復進行流竄，十月十九日孝豐敵一部西南竄湯口鎮，廿四日孝豐以南統里莊，報福壇一帶敵二千餘及偽軍程逆萬軍部數百南竄東天目山之告嶺，續佔白坑村，大塘村。廿五日我軍反攻，敵退告嶺，白沙村，（告嶺以東）至二十七日，敵大部均退至孝豐以南之統里莊，報福壇、老石口村，我軍乘勝向北追擊，復以一部由孝豐東南之白水灣，及東北之遞鋪鎮，由側面壓迫孝豐，激戰至二十八日，敵不支向北潰退，我軍遂於午後二時攻克孝豐城，旋敵復增援反撲，並以飛機多架助戰，三十日孝豐再陷敵手。十一月一日我軍復增援反攻，二日再度攻克孝豐城。殘敵北向安吉遞鋪潰退，此爲第三階段。

十一月四日，迄十五日，皖南方面我軍進出水東鎮，屢有新獲，浙西方面則圍攻遞鋪，進擊安吉，態勢於我頗爲有利，但敵則在廣德、宣城、安吉等地加築工事，企圖固守，此爲第四階段。

敵寇企圖 敵寇發動此次戰役，其企圖不外以下數種：(一)軍事：敵偽控制下的京滬杭長江三角洲地區，雖淪陷有年，但從東戰場形勢看來，始終在蘇浙皖邊區之我軍馬蹄形的包圍圈中，這最使敵寢饋難安，近二、三年來敵偽不斷在蘇南浙西進行清鄉戰，即可看出敵偽內心的苦悶。這次敵寇進犯的目的，不外企圖擴展長江三角洲的外圍陣地，以求解除它腹心的大患。所以這次戰役與其說是攻勢的，毋寧說是守禦的較為恰當。(二)政治：「陷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這是陷區我人民的一般心情寫照。他們繫着祈禱盟國早日勝利，國軍從速恢復失地。盟軍北非大捷，蘇聯戰場及西南太平洋戰場屢獲戰果，尤其義大利的崩潰，盟國在政治方面獲得卓越的成就。從此世界大局於盟方已是絕對有利，最後勝利的誰屬已無待龜卜，這一連串的好消息，使陷區人民異常興奮。當義大利崩潰消息傳到京滬一帶時，人心極度動搖，一時好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這種情況，使敵偽大為震驚，難以應付。同時自偽蘇省主席李逆士羣被敵偽毒斃後，他部下的，均有鬼死狐悲寢食不安的情勢，敵偽在這情況下，遂不得不發動一次戰事，以資鎮壓。(三)經濟：太湖西岸的宜興、溧陽、郎溪、廣德等地，產米甚豐，可說是一個相當豐富的糧食倉庫，敵寇在我國到處搜刮糧食，以求達成它一貫的「以戰養戰」的戰略。這次戰役發動於秋收的時候，乘機劫奪糧食，亦是它這次戰役的企圖之一。

總而言之，這次戰事，敵寇搶劫糧食以及擴充長江三角地區的外圍都是它企求的目的，而它以戰事作姿態以鎮壓陷區內動蕩不安的人心，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原因。

戰局檢討

就整個戰局來說，這次蘇、浙、皖邊區之戰，尺寸土地的得失是無關宏旨的。軍委會發言人稱：「僅有戰鬪意味而無戰略價值」，這是十分得當的批評。至就東戰場而言，東南戰區正面最爲遼闊，沿江沿海以及蘇浙皖邊區蜿蜒二三千裡，這樣遼闊的正面欲加固守，殊屬不易。惟有加強敵後的力量，然後可以進退自如。這幾年來敵僞不斷「清鄉」，無可諱言的，我敵後力量已非復三數年前的有聲有色了。因此如何加強敵後力量，這是當前一個重要課題。再者蘇、浙、皖邊區我敵交界地方，情形頗爲特殊，加以複雜的政治問題，處理較爲困難。但是蘇、浙、皖邊區是長江三角洲進出的要道，於將來我軍全面反攻時，頗有相當關係，因此我們必須應該運用我們的軍政力量善爲應付，以杜絕敵寇覬覦之心。（三十年十一月廿三日福建東南日報）

卅四、閩 關 記

康特(Conteh John)作
虞爾昌譯

英人康特君爲上海太古洋行職員，太平洋戰爭後，被敵寇拘囚在「龍華集中營」，脫險後於最近始安全抵達浙西某地，本報已有康特君關於「龍華集中營」的文字發表，現在再將他如何脫險，如何在我游擊區得到我協助而安全抵達自由區的經過，由虞爾昌君譯出，繼續報告給讀者。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在游擊區內的政權是如何堅強，游擊隊是如何機智英勇，而從此可

知道康特君所經過的所謂「上海市第二期清鄉地區」、「太湖東南第二期清鄉地區」、「最高度清鄉區」、「浙江第二清鄉督察區」，是如何的脆弱而不堪一擊。——編者

離「集中營」西行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早上一時，同伴們——約有二十人——正在熟睡之中，我偷偷地離開了宿舍；穿過圍場，走到鐵絲網邊，鑽過鐵絲網，又越過一條小河，到達了大道，這時是一點四十分。又從小路西行，夜很黑。這對於我是有利的。越過鐵路大約是在上午四時。繼續西行，一路向當地居民問詢，中途，曾有一個小漁船爲我從這岸擺到那岸，使我少走了許多危險的路程。於當天下午四時許到達泗涇，望見了敵人的膏藥旗，立刻折向南行，約行一小時後，遇一王先生，承他好意，做了我的旅伴；我隨身帶着一只皮包，裏面有一柄鐵錘，一把老虎鉗，一個螺絲起子，以及小刀、針、線等物，還有一點食物和五百元「儲備票」。我穿着淺灰色的上裝，茶灰色的褲子，不帶帽子，天氣很是和暖。那位姓王的中國朋友，和我向西走着，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們相距有好幾碼，倘被敵人撞見，好使他們相信我們是不相識的兩人，走近危險的地區時，王先生就先上前去探詢，大約經過半小時的光景才回來告訴我，可以前進；或則不可以前進；如果前進不得，我們就繞道而行。

晚上，我們宿在一處水車棚的稻草上。

九月二十六日，仍在泗涇境內，繼續前行。繞道偷過了一處有少數敵兵駐紮的地點。王君買了十塊錢的米，我們又沿路從人家田裡面不告而取的摘了些荳莢，在一間無人居住的破房子裡煮飯。脚痛，但是意

志很堅決，繼續西行，又幾次利用小船渡過了幾條小河。晚上，在一座廟裡和一位道士先生同榻而臥，這個人的腳碰着那個人的頭；晚上氣候很冷，但翌日是晴和的。吃蟹時的中國江南秋季，氣候是高爽而使人愛戀。道士先生特在他的日常禱告中，添進了一些祈求神明保佑的語句，這個地方叫做徐家弄。

二十七日，走了一天。王君照舊隨時探詢。我對王君說：我還有一只錶和用剩的三百元，如果我被敵人捉去，這些是我留給你的禮物；錶給敵人拿去，是非我所願的。是夜，我們宿在一位農人的家裡。

中國小朋友護送過西塘 九月二十八日，早上二時起身，坐小船至西塘，夜很黑，我被緊緊在一條被內躺在船底，上面用板罩住。四時許，會聞自動步槍碰動的聲響。八時許，在相距半里多點的地方，又望見一面紅膏藥旗，再過一小時，就到達西塘。舟行六小時，船費一百元。此時，我的中國友人王君就和我分路了。

我到一月木行裡去用我自以為最好而其實最蹩腳的中國話來問路，木行經理吃了一驚，說東洋佬剛在前天就到過這地方哩！但他很同情我並且給了我四百塊錢，我謝謝他，中英文合璧地留給了他我的姓名和通訊地址，就繼續西行。

走了僅十分鐘，碰到了一個屬汪精衛的軍士，他把我搜查了一下，發現一把小刀和一百元鈔票，就佔為己有，他對我說：「他並不要那小刀，不過放在我的身邊，倘被東洋佬查出，是性命交關的」。他算是「好意」，代我收藏。他放走了我，我只付出有限的代價，這宗交易，還算便宜。

向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問路，他領我折返已經走錯了的歧途，並護送我穿過西塘鎮，在路上碰到了大約五十個偽軍，他們雖沒有留難我，而我則已如芒刺在背了。

那位中國小朋友送我到通嘉善的大路，就告了別。從西塘到嘉善約三十華里，十元買了四隻生梨，味頗鮮美，在一份鄉下人家吃飯一碗，喝茶一壺。遙望見鐵路上有敵兵巡邏，於是決計不作穿越鐵路的念頭。鐵路線是向南行的，我繼續向西走，將近一條橋的時候，有一木炭汽艇裝載敵偽軍駛來，我連忙退避，躲在一個坟墓的背後，從此之後，走路特別小心。

躲在楊廟區，敵偽搜捕我 傍晚，到達楊廟，遇當地天主教牧師陳先生，他僱一個理髮師給我剪髮修面，又給我一件中國長袍，一頂舊的中國帽，接着他用一隻小船把我裝到附近鄉間去過夜，後來我知道我那天晚上八時辭別陳牧師之後，僅隔一小時，就有大隊敵軍到那地方去捕捉我。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八日，在這期內，我在楊廟區內東躲西藏着，每一兩天，就得遷動一次，遷動的時間，總是在夜晚。爲了我的緣故，敵偽軍在這一帶宣佈了戒嚴。中國人都待我很好，我也有魚吃，肉吃和鷄子吃。我患着輕微的瘧疾。

十月八日那天，我被用小船裝着穿過鐵路洋橋，依照老法子，我躺在船底，上面用板罩住，橋上有敵兵駐守，一個「和平軍」下來查詢，但他並未把我查出。

大約下午三時，我到達嘉興的十八里橋，一位中國朋友攔住了我的去路，我告訴他自己的來歷，後來

我知道他姓程，是當地中國國民黨的服務隊隊員，他還是當地秘密鄉公所的一個辦事員，他把我藏匿在一所房子裏。到了晚上，服務隊的王德基隊長來看我，跟着他來的有十多個佩帶短槍的便衣士兵，他答應給我幫助，並且說大隊中國軍就要開到，那時，他就可送我到天目山，更由天目山到重慶了。

在嘉興東南區一百三十五日的居留

十月九日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說是「就可」，但是並不「就可」的，從這家搬至那家，一共換了二十多個地方，每天過着差不多的生活，逐日記載，太單調了！我只願在這裡記下中國友人所給予我的厚惠，以及幾件特殊的事情。

我第一次用中國剃刀刮臉，是在十一月十六那天。後來我成爲一個運用中國剃刀的能手了。

被視爲上賓

每晨起來，半小時有力的徒手操。王隊長給我十二顆奎寧丸，把我的瘧疾治愈了。每日的工作，大概如下：習中國字、鋸柴、磨粉，（中國江南農家，每逢佳節，尤其是過農曆年，家家都是磨粉做糕餅）吃的實在很好，有魚、有肉、有雞、有菜、有荳類，每餐吃飯兩碗，王隊長常常來看我，問我「身體好不好？」「缺少什麼東西否？」——十二月十七那天，王隊長命一裁縫來給我做中國棉袍，天氣冷下去了。中國人有着優良的風格，他們自己都很節儉，但是待客人却很客氣，我雖然不完全聽懂他們的話，而我常看見站在鍋灶旁的主婦，和提着菜籃倚在餐桌邊的主人說話，明白他們的大意是：「外國客人在這裏，今天要買一斤肉，或買一尾魚，或在稻場上去捉頭雞來宰」，使我非常感動。

我忘記說了，我離開楊廟那位陳牧師之時，他給我一條棉襖，二百五十元鈔票。

十二月九日，我發電至重慶給太古洋行經理羅勃資：「已離滬，不久可到重慶，請預先派定我在行工作」，耶穌聖誕和新年和平常一般地過去了。我不對他們說起，因為這是西方的節日。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在雨中坐船兩小時的行程，我仍舊被藏在船底，翌日，遇見嘉興縣書記長兼縣長王梓良先生，還有一個曾留學法國的張振芳先生，他答應在四星期內送我至天目山。

梅鄉長殉國 一月五日那天，一位游擊隊員在十八里橋南和敵人對擊捐了軀，他姓梅，名意萱，是地方上有資產的士紳，擔任着一鄉的鄉長職務，我第一天到嘉興境碰到的程先生，是他的助手，他抱着抗敵不顧家的決心，早幾星期前，他把惟一的兒子移出了家庭，安頓到十八里橋北面的朋友家中時，我就認識他了。據說，他曾擊斃過四十名以上敵僞方面的人，他有一個同族梅元白先生，是優秀的航空員，也同樣的已為國家捐軀。

那天，這個消息傳來，看他們都很悲愴，我也跟着悲愴。

反「掃蕩」鬭爭 一月二十一日午後，我被慌忙地移往野外，後來又被移到另一所房子，有五六個敵僞軍在鄰近搜查，他們到了那屋的附近了，我重新被移往野外，這時，我躲進一個古墓，蹲在這裡，一直到黃昏為止，吃一碗飯和一個鷄子，並且察看了墓中人的白骨。天已經相當黑了，我才被向北移動了好幾華里。

以上所說的緊張，後來我明白原因是一月十二日，一個曇的天氣，我起身較遲，當我起身時，已經有

個圓胖臉的人從城裡回來報告，說偽軍方面有少數人來運米。早餐以後，王德基隊長（那時已兼了區長）和一個叫蔣文雄隊長的忙亂了若干時間，就匆匆地去了。直到吃午飯時候，才見蔣隊長回來，向王梓良先生報告說：偽軍的槍械都已繳下，並且在腰裏摸出一枝新繳來的上海巡捕所常用的馬牌手槍，說：這是偽軍隊長所佩帶的。又若干時，王隊長也來了，腰間摸出一枝游擊隊所常用的德國製的駁壳手槍。我把繳來的兩枝槍先後玩弄了一回，並且知道還有來復槍繳下。偽軍吃了這一次虧，便和日本兵商量會同了來這個地區舉行所謂「掃蕩」。

我間或聽到一些歐洲和遠東的消息。

王梓良先生 有三天工夫，我跟着王梓良先生和王隊長蔣隊長常常移動住所，一天總要移動一兩次。他們都很忙，要計劃襲擊，又要印刷宣傳品。他們印好之後，派人混進嘉興城去散發張貼，宣傳品上都印有王先生的姓名，和黨部、政府的印鈐；王先生實在是頗使敵人感到頭痛的。他對我說：敵人曾經殺害過好幾個無辜的平民，因為他平日是帶眼鏡的，敵人受損無處發洩時，殺了個帶眼鏡的，以為被殺害者便是王書記長本人。我會和他作過一次兩小時的談話，我覺得他是一個有學問、有見識的人。身材雖然短小，走起路來却能經久不疲。

王書記長部下有一個黃隊長，曾經兩次炸過平嘉公路上的橋樑，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焦山門，一次是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新豐東的青龍橋。二月十五晚上那炸藥的爆發時，我在床上也「卜的」震動

。爆炸聲起後，驚起的大吠聲，頗然響徹四野。

空襲警報 我們的住處離開嘉興城只有七華里，二月十日的夜晚，城中發出的空襲警報，聽起來甚爲清晰。一星期總有兩三次可以聽到步槍聲、機槍聲，有時有轟然的爆炸聲。

二月十二日，我二次發電給重慶羅勃資先生，「被阻，何時到達無定。」因爲我想，要越過鐵路，幾乎是不可能的。

昨晚的警報，有人送情報來，說是敵人搬運搶來的物資，和工廠的機械到華北去，借警報而斷絕交通，使人民不能看到他們的行動。

二月二十一日，我被領着重回我先前往過的一份姓吳的人家，和王隊長以及另外六個人一同進膳，有肥鷄佐饌，他們對我說飯後就要去跨越鐵路了。我很興奮，很快樂。

王隊長送給我五百元鈔票，我謝謝他，和他握手道別，有六個人護送着我，都佩帶武器，在路停留了三次，一次是停下來飽吃一頓，到達王店區，已在半夜，一共走了四十六華里。

一〇八號橋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許，我們在郵裏趁船出發，準備去穿過一〇八號鐵橋，這時我們的同伴，已經增加到十餘人，午後三時許，我們竟安然渡過了險境。這一〇八號鐵橋據說是全旅程中最險惡的一關。而佈置的是區長鄭建華先生，他的哥哥建瑞就爲了這條鐵路通過「反清鄉」的部隊而被敵人殘殺。再過一小時，我們就到達路西，和已經先到的王書記長一同進膳。

主人何養齋先生，是一個老紳士，連嚮導我們的，進膳的人，坐滿了四桌。

過鐵路的時光，我被掩蓋着，然而，我仍從間隙裏看見：電網、竹籬、堡壘、穿黃制服的敵人，和汪精衛的偽軍，隨風刮動的青藥旗。若或不借重地方人的幫忙，那真是休想通過，何況我是個身長、軀廣、鼻隆，有異於四周中國人民的英國人呢！

疑團的消失 在這裡，我要補記的——當王德基隊長有較長日子沒有來望我，和王書記長說那一天送我過鐵路而沒有實現時，我常自懷疑，以為王隊長王書記長對我的冷淡。後來我明白他們的任務是來往無定所、無定時的；並且又明白到我所住的地區是敵人和汪精衛所倡「治安確立」的「清鄉區」，這「清鄉」的實施，在我們所經歷的地區內，聽說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季已經開始，現在是到了「最高度」的完成階段，敵人和汪方面的人，自誇鄉、鎮、保、甲，都已組織成功，每保又佈置有密探，（敵人在楊廟的搜捕我，那倒真是被密探報告之故）所以，不能隨便行動，我明白了以上這兩點，我就釋去了誤解的疑團。我更增加了欣慰的情緒。

衝過「封鎖線」到達新興中國自由區 二月二十三日，這一天，是我將永遠不忘的。

我過了鐵路了，又吃到了豐盛的佳餚，請我的是閩漢璋隊長，同席的約有五十人。下午五時，我們十餘人繼續向西出發，路溼地滑，各人都撐着一根竹桿走路。夜如此的黑，雨如此的大，後面的人看不見前面的人，只能聽着前行者的足音，靠着竹桿的幫助而摸索着，真像成了盲人。我會經跌在水溝裡一次，同

伴也有不少人傾跌，因為，這種鄉村的黏土小岸，一經雨打，行路就大感困難，何況又是黑夜呢？中途會坐船兩次，過了新塍鎮通運河塘邊的竹籬笆缺口，（聽說敵人限這天銜接完成）我們才得休息。這時我們的隊伍，已增加到一百人左右。到傍晚，又浩浩蕩蕩的進發。

天氣好轉了，晚上星光皎潔，經過烏鎮南面一條橋的時候，站在一座礮堡裡的敵兵，在暮色蒼茫中可以望見我們，但他們却不聲不響地任我們過去了。又走了一段路，我們被十一個巡邏的敵兵看到了，但他們依然不聲不響，從這兩樁事情看來，所謂忠君愛國也者，實在是大大地發生問題了。

一小時後，隊伍進行遲緩了，有一道河邊的竹籬，已經拆濶了空隙，大家從空隙裡鑽過去，有兩隻沒篷的小船，預先在等候，更翻來往，馱載這一百多個游擊戰士，和我這個夾着溼熱悶的外國人。敵人守竹籬塘河的礮堡就在附近，所以誰都輕緩地呼吸，紙烟，自然沒有人吃的。渡過塘河，在一個草棚附近等齊了夥伴，大家都舒了口氣，腳步也輕鬆了許多，因為已經出了所謂「清鄉封鎖線」了。

二月二十四日，現在我們已到了中國游擊隊控制的區域，在半夜裡遇到二位在崗位上的哨兵，使我感到異常興奮，屈指計算離開我逃出龍華的那個夜半，剛好是五個足月。在哨兵的警戒線裡，我睡得很好。同伴們繼續出發，都穿着制服，佩帶槍械，也有攜帶自動武器的，曾有一次據報說，當面有敵人，大家就擺開陣勢，但詰詢結果，知道是江蘇省的游擊隊，於是，兩方面各自前進，彼此相遇時，大家都露出會心的笑容，——那個地點，是在吳興縣的雙林鎮附近。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到達吳興石淙附近，王書記長把我介紹給他縣裡的自衛隊長張鵬飛，他部下有千餘的游擊隊士，從嘉興境渡運河塘跟從的交通嚮導員，和伴着我們走的戰鬥兵，也都是他的部下。王書記長告訴我，張隊長於一九三八年就在這地區內擔任游擊工作，在那地區裡的敵人，常被擊斃和俘獲，張隊長還給我看從敵人手中奪來的槍械，又送給我法幣二千元，對我說，我的旅程，從此是安全的了。王書記長過石淙後，到另一個地方去出席會議，我和王店區長王文深等五位護送我的同伴，繼續西行。坐小船的時候居多，路上常有步哨盤問，那夜在一份鄉下人家歇宿。

二十六日晨，向屬於德清縣的戈亭進發，在這裡，我們等待王書記長到來，二十七日又等了一天。

二月二十八日，晤德清縣縣長談益民先生，他是復旦大學的學生，曾在嘉興那邊做過事，王區長爲我介紹。許多軍政領袖，集合一起開會，××是會議的地點。談縣長伴我去參加了他們會議前的敘宴，會議進行的時候，一位青年軍官領我到外面去參觀。會議畢，全體坐船至后塘。晚餐畢，在一塊空地上演戲，演員都是軍隊中人，我被迫上台唱了兩只英文歌。唱畢，專員朱將軍上前來和我握手。那晚，我宿朱將軍處。

朱將軍名希、王書記長早告訴我了。一九三七年，他就在這地區，擔任游擊工作，是一個游擊隊的領袖。

二月二十九日，上午看籃球比賽，據說這是冬季的決賽，朱將軍把一隻裝在玻璃匣內的銀盾，獎給優

勝的一組。他並邀我和球員及高級軍官們合攝一影，他和我兩人，又單獨合攝一影，朱將軍的秘書，係燕京大學學生，姓張，英語講得很好，他幫助我使我把自己的意思正確無誤傳達給別人。

晚上，承褚元愷先生慇懃招待，就宿在他家裡，褚先生是德清縣黨部的書記長，和王書記長交誼很深，我住在那裏，比較沒有拘束。

三月一日，我被邀作一次游泳表現，我在當地的河中游泳，從這岸到彼岸來回四次，共計約一百二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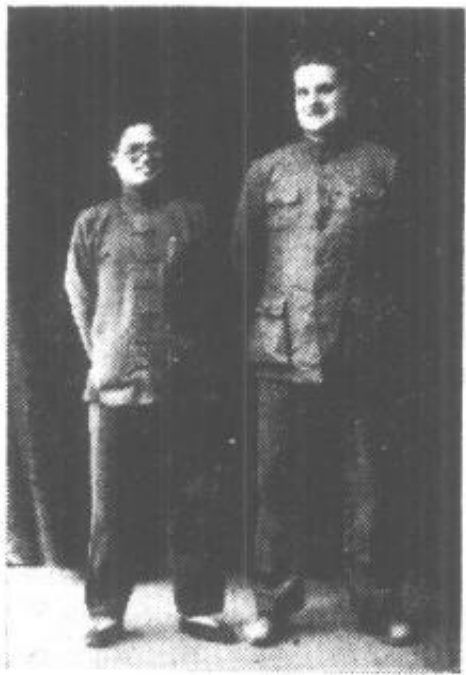
王書記長贈給我一套中山裝，當我想不接受的時候，他對我說，你的長袍已盡過它的使命了。

這吳興德清接壤地區，包括菱湖、東林山、戈亭、洛舍，是在京杭國道的範圍圈內，四周都有敵軍，但是游擊隊的力量太强了。當地居民，似乎在快樂地過活，農民們忙於在田間操作。

王書記長和我，幾次在鎮上或附近鄉間散步。

晚上我仍宿褚先生家中。

嘉興縣黨部有人來，報告王書記長說，我們走後不久，就有大隊敵兵到我們居住過的地方去搜查，我從衷心發出了笑聲，我感謝中國友人所給予我的幫助。



編者三十年三月三日（莊）與康三月三日（莊）合攝於西天三

我動身到天目山的日期
嘉興去，所以要北去幾日。

中國友人對我這樣的幫
過了京杭國道，在回復我儉
月十七日東南日報）

卅五

最近一年以來，杭、嘉
撤；過去被目爲「生死線」
強通車。

自衛武力 因此這一
用不到像往日一樣緊張，而
與一片綠色的平原了。雖然
員朱希集中路東各縣的自衛
、崇（德）、桐（壩）敵作

，可說是浙西敵後近年來最興奮的壯舉。四月底五月初，敵偽集結千餘人，在這一地區，揚言大舉「掃蕩」，但不上三天就悉數竄退。

杭、嘉、湖地區近年來敵偽力量之逐漸萎縮，不能不歸功地方自衛武力的擴展與堅強，在這一地區，現在留着的國軍系統的游擊隊，爲數甚少，而吳興、德清、武康、杭縣却都有一個總隊（轄有三個大隊）以上的自衛武裝，他們全部憑着各縣政府不斷的努力，從一點一滴的力量彙集起來的。在不斷戰鬥中，磨練自己。不但今天代替了國軍任務，並且都抱着等待總反攻期到來，配合國軍，驅退敵寇。

游雜部隊 可是路東大部份善良的民衆——尤其在吳興東北區——却淪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在整整的七年苦戰當中，他們不知爲國家流了多少血汗，但是他們如今還受着敵偽與游雜雙重的侵擾；求死不甘，求生無路。

人民痛惡敵偽，也痛惡游雜，因爲游雜部隊是自己人，但却爲害他們。

游雜部隊，這是路東一種特產——若干不良部隊。它們變化頗多，今天是被稱頌的，一旦變質的時候，就成了游雜部隊。也有昨日的游雜部隊，因爲部隊長的調換或覺醒，一變而爲保國愛國的勁旅。甚至有在同一番號之下，某一部份被目爲游雜，而某一部份却深得人民愛戴的。但有一點大致共通的，游雜部隊據說都沒有足用的糧餉，甚至分文顆粒也沒有的，但是他們官兵的生活（尤其是官長），却比有糧有餉的部隊舒服得多；不僅鮮衣豐食，而且妻妾成羣，賭博的時候，一擲萬金，不足爲奇。他們的享受，和在正面

戰線上浴血奮戰的將士們的艱苦生活相對照，連他們自己也感到慚愧。

游雜部隊要錢，多是強徵強借，設卡徵稅……越出政府法令的限制。記者到路東時，適聞有二個保長，因不堪追逼，一人投河，一人懸樑。

生財之道

值得特別介紹的：(一)是「配給」實物，以倍於市面的價格，強迫鄉保長硬銷，物品中自食鹽、食油，乃至飯碗、蠟燭，應有盡有，每隔相當時期，即「配給」一次，你要，當然得出錢，你不要，也得出錢。不久之前，它們正在派蠶種，每張價格八百元（在昌化每張不過六十元）。老百姓已經有了蠶種，但是還得出錢收購，因此「配」到的蠶種，大批的放在鄉公所裡，天氣和暖起來了，烏毛蠶在地板上蠕動起來了，但沒有人要養也沒葉可養，小蠶將要整批拋入龍溪（與京杭國道平行的那條大河）中，供魚蝦們的點心了。(二)是「派票」。游雜部隊雇班演戲，事前印好戲票；票價高低不等，大量向商民住戶強銷，開鑼之夜觀衆雖然寥寥，而發起演戲的「老闆」腰包中的鈔票却早已「曇曇」了！

在敵偽游雜的幾重壓榨下，老百姓有自己發出的心聲！看路東的民語：

「三日兩頭哨（註），地上出茅草，桑樹當柴燒，討了老婆人家要」。

記者到了一個月前新克復的某大市鎮巡視，鹽陽當空，但商店十九未開，僅有若干零落的舊貨攤點綴死市而已。這個鎮的規模，比一般小的縣城還要宏大，市面向極繁榮，可是這次敵偽臨退時，搶劫勒索，已十室九空，及敵偽撤退，若干游雜部隊陳兵鎮外，向鎮公所需索「慰勞費」，商民無款供應，乃以劫後

餘貨作抵，不足，再開期票，限日繳清，因此老闆下鄉避「債」，夥友星散歸家，使這個大症，只有繞着這個鎮的河面上三座棋形大石橋，還巍巍地並肩而立，向人們訴說這個鎮在太平！

路東的市鎮上，命運大有分別，像吳興的菱湖，德清的洛舍，却顯得畸形的繁榮，街頭來擁去，太太小姐們塗脂抹粉，花枝招展，髮髻高聳，儼然東洋氣派，後方城市中的新嫁娘們的艷麗，聽說這些都是什麼「隊長」太太之流，但是出市鎮進入鄉村，那些往來在秀麗的和農婦，却像叫化子一般，他們所着的全是破爛不堪的服裝。

爲誰辛苦 路東原是魚米之鄉，無邊的平原，盡是良田美地。一顆荳子播在地裡，可，河汊湖濠，水清波平，產魚又產菱，一條像蝌蚪般的魚秧，養到年邊，就長得像一個十幾大；河邊田間，有的是桑枝，蠶吃了桑葉可以結出數不清的繭，可以繅出量不盡的絲……這樣的人間天堂，如果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略有蘇息的機會，在合法合理的原則下，要人們，當可比旁的貧瘠地方便利得多，可是目前的情形委實很壞，人民不高興種田，不高興養魚的鉅而走險，或者投入游雜部隊，因爲這樣不種田可以有米燒飯，不養魚可以有魚下酒，比得一飽的莊稼人好得多了。就這樣，生產份子大量減少，消耗份子日漸增加，如此下去，路黃金，也有一天要窮盡的；尤其是一般農村婦女，被「不明來歷」者奸污的事情太多了，心

固有貞操觀念，日趨淡漠，此則不僅足令「衛道之士長吁嗟嘆」，且將是戰後社會風氣一種可怕的隱患！

莫忘敵後

現在路東比較有見識良心的人，天天盼望着中央大員，尤其是執法團的到臨，希望殺幾個惡貫滿盈的壞蛋，以正風氣，但是作惡的人太多了，並且路東之成爲如此局面，原因頗爲複雜，殺幾個人，可以收效一時，一待執法者離開的時候，安能擔保不「依然故我」呢？記者以爲正本清源的辦法，第一須要加強正規的軍事力量，加強監督指揮，掩護敵後政權，使能充分發揮行政的效能；同時還須要大家不放鬆的注視游擊區，像注視大後方一樣，則不但頹敗之風，可以改觀，而且憑着敵後游擊區許多優越的條件，對於抗建工作，可能比大後方有更多的貢獻。

（註）哨，指「遞步哨」，路東各鄉鎮保甲有「遞步哨」的組織，作用與後方軍民合作站相同，原意係爲協助軍隊政府遞信運輸而設立，年來爲游雜所濫用，不論砍柴、燒飯、運商品，甚至洗衣服、抱孩子等各種瑣事，均使喚遞步哨爲之。甚至有強派女遞步哨以供玩弄者。種種怪現象，非親目所睹者，斷難想象。記者所註，不過輪廓而已。（三十三年七月三日東南日報）

卅六、敵寇又流竄浙東

夏 陽

一、流行性感冒

從今年四五月間開始，浙東的空氣被那種一年一度的「流行性感冒」細菌所襲擊——敵人又要流竄，又要流竄啦……這五六年來。除了去年，簡直從來沒有間斷過。也有些人有着這樣

的倖想：去年既然沒有來今年也不會來了，但這究竟是一種太自說自話的邏輯，很少人敢去相信它，至於講到整個國際形勢好轉，德國立刻要遭遇失敗，日寇在太平洋上又是如何如何的倒霉等等，因此而斷定敵人決不會再來一次浙東流竄，那也是一種把樹上掉下來一片樹葉與數里外的海島上有颱風吹過混爲一談的滑稽想法，使人難於置信。

不知道是由於情報正確，還是由於一種莫名其妙的奇怪的預感，浙東大部份人民從今年四月間開始就在打算着這件逃難的事了。店舖老板紛紛把貨物挑往鄉下，富戶地主紛紛在山裡囤米，並暗中在景寧、青田等處的鄉下找尋避風塘。

二、一場演習 到了五月，謠言熾盛起來了，那時正值長沙吃緊，粵漢線戰事岌岌可危，浙東人民在焦念愁悶中都只有翹首遙望湘北，但是長沙失守了，而敵人對浙東的蠢動也果真發作了。那是在六月的開首幾天，敵人從金華、武義出動，佔領了永康，一直向縉雲方面過來。同時另路敵又從金華出湯溪，佔龍游，迫及衢州，而龍游方面之敵，依照慣例，又向溪口方面移動了一下，於是牽累得松（陽）碧（湖）也着慌起來。不用說，整個浙東掀起了騷動，麗水、碧湖、松陽各地，商店十室九閉，機關遷移，學校解散，雲和、龍泉及下游的青田、溫州不久也陷入同樣狀態。虧得李總部所轄的突擊營，把永康方面的敵堵住在石柱街，壓住敵人前鋒勢燄，使浙東人民又過了一個多月的安靜日子。過後浙贛路的戰事也平息下來了，敵人一面退到武義江以北，一邊退回金華老巢。就這樣，浙東人民演了齣逃難的喜劇。若干天後，逃

出去的人都携箱挈籠的回來了，冷清的街道又重復熙攘起來。雖則大家的臉上都掛着一個難看的苦笑——時間、金錢、人力、物力都有鉅大消耗。但僅僅過了一個半月的日子，這齣喜劇就變成悲劇，但是也虧得有些機關已在山鄉建了辦事處，公私物件有了歸宿，省政府各廳處大半都遷到了瑞安。否則，這一次的變動來得這樣快，公家私家的狼狽情狀恐更將令人不堪設想。事情是這樣的：八月中旬光景，街上稍稍有些謠言，是說金華敵人增兵，但同時又有一個糾正的說法，說是敵人所增的大半都是扁擔兵，是爲着搶穀子而來的。不多幾天，這種謠言就平息下去了，似乎後一種說法業已證實，敵人對浙東並無任何軍事上的企圖。接着一些消息靈通機關先後證實了這一個情報，都紛紛用一種非正式的方法通知各機關商民不必驚惶，事情已經過去了。

三、飛箭般襲來的變動

八月二十一日浙東還像一潭靜水，安謐異常。碧湖的幾個學校都在作着入學測驗；鹽水的商人都在大量收進剛登場的新穀；碧湖的一個軍中劇團正在大演其京劇……但二十二日下午，消息突然緊起來了，還來不及探聽事態的確定性，大家就被投進了昏天黑地的氣氛中，二十三日鹽水、碧湖的街上擠滿了携箱帶籠的避難者。那時浙東運輸司令部剛裁去，代其行使職權的驛運站被要船的人逼得頭昏腦脹，手忙腳亂。有鎗桿的人索性不經過驛運站的手，自己攬着鎗到港口去攔船，到鄉間去派佚。

鄉下老百姓也都挑着尚未晒好的新穀躲到山裡去了，他們不是怕別的，是怕被拉去當挑夫。二十四日

麗水與碧湖都已經是靜悄悄的了，只剩下了幾個沒有辦法的小機關和學校在慌慌張張搬遷；物價空前狂跌，白米由十八元一斤跌至八元一斤。但是鬼才去買它呢。消息來得比無線電傳播還快，幾乎是同一個時候，雲和、龍泉也紛紛在逃難了，當麗水和碧湖的人抵達雲和龍泉之際，那邊的人已先他們而又逃往別處去了。二十五日起，麗水已經情況不明了。誰都不知道戰事究竟是怎樣進行的，得不到一些正確的情報，有人開玩笑：如果我們不完全聽信市面的謠言，則敵人進了城還以為是那一個師或那一個團開來調防呢。×至××公路是二十三日破的，××至××間的一頂大橋則是廿四日破的，破路的命令也不知從何而來的，當時在有三輛包車被破進在裡面，小包車的主人大為震怒，後來又臨時徵民工架起木板橋，才使那三輛小包車安然脫險。幸而是那三輛小包車，如果是換了別的車，也許就只能夠這樣糊糊塗塗的完了。在每次「應變」過程中，這種糊糊塗塗的事正多得數不盡，反正也很少有人去管它。麗水淪陷以後，大家有一種徬徨心，甌江上游的人希望敵不向上跑，甌江下游的人都希望敵人不往下走。事實上，敵人也只願意下去，而不願意上來。敵人果真想到山窩裡來與我們捉一個迷藏嗎？它目前還沒有這個閒情逸緻呢。

四、浙南小景 八月底以前的幾天內，敵人似乎按兵麗水，沒有什麼動作，只是斥壩部隊向南前進了二三十里，謠言又充滿了雲和和龍泉市間，正確的消息沒有，謠言就更添上兩個翅膀橫飛直撲起來。碧湖早就沒有人影，大港頭也是冷清得連鬼也都可爬得出。雲和的店鋪門雖開着，但裡面却空洞得像剛被強盜搶劫過一樣。社會服務處開設的那個大旅館，也把被窩帳子都搬走了，使逃難上來的旅客叫苦連天。龍

泉是如今浙南山區的唯一都市，夜間電燈輝煌，中正大街上有一段頗有當年金華四牌樓的風光，觸景生情，不禁令人發出無限感觸。從外表上看去，這次戰事並沒有給予龍泉多少影響，但是物價跌下來了，而貨物仍是很少有人問津，只有館子店是例外，什麼長、什麼主任都到這種地方來了，於是今天這個請那個，明天那個請這個；行客拜坐客，坐客迎行客，行客之間相互慰勞聯繫，好熱鬧呵！三和樓、新雅、國際飯店，天天座無空隙，幾家潤氣一點的住宅中也是觥籌交錯，牌聲連天，低級的公務員們則天天都皺起眉頭在街上巡邏，爲什麼？找房子呀！在龍泉找一間房子比找一個職業或找一個老婆都困難。龍泉的房子都給兩種人佔去了：一種是有錢的銀行人，他們反正有的是鈔票，兩千、三千隨便給，租了房子，人到別處去了，房錢還是照樣的付，於是房東就不把這房子另租別人。一種是有勢力的人，他們拿着一疊封條到處亂跑，看見中意的房子就把封條往上面一貼：「××部××處封」，於是這間房子就是他們的了；而住進來的呢，是些臉上塗滿了白的紅的女人。九月一日起，龍泉往小梅的客車「應時而開了班」，據說小梅的房子租賃一空了，是給龍泉一些貴人們租作「預備住宅」，以免在必要時又租不到房子。消息朦朧得真令人煩悶，報紙上中央社發表的關於浙東方面的戰訊又嫌太遲緩，個個人都像在黑夜行路一樣，摸到什麼，就是什麼。據說大港頭槍斃了兩位擅自棄守鹽水的營長，大家都不禁拍手稱快。鹽水究竟抵抗了沒有，抵抗的情形如何？從此也就可以知道一二了。

五、消息明明起來

踏進了九月，跟着天氣的爽朗，消息也似乎明顯起來了，敵人的進攻箭頭是

朝往溫州。由此，龍泉、雲和的人都把一顆吊起來的心放了下來，而房子更難找了，睡露天，住廁所，宿船頭的人們更多起來。同時，物價又高起來了，雞蛋賣到十塊錢一隻，好醬油賣到二百五十元，一斤肉賣到七十元一斤，蘿蔔賣到十五元，真令人咋舌！而且還有繼續向上漲的趨勢。據說景寧的物價還要貴二分之一，慶元的物價更要貴一倍至二倍。有多少人逃過敵人的手心，但却逃不過高物價的巨掌。消息傳來，青田已經失守了，敵人竄抵到溫溪，那麼溫州——這個東南沿海剩下的唯一都市，也垂在危險的邊緣中了（按：溫州於九日爲敵侵略，十二日我軍反攻，進入溫州與敵巷戰。）

六、銷金窟的沉落

最近一年來，溫州的繁榮超過了它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的紀錄，兩三年前湖南幫江西幫的商人都到金華來辦貨，現在都改到溫州去了。而它的腐敗跟它的繁榮一塊兒成長着，也正跟當年的金華一模一樣。據說一個芝麻大的機關主官發上幾千萬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那種窮奢極侈，那種荒淫無恥，那種完全脫離了抗戰要求的畸形景象，真有些令人不能相信；賭一桌牌，輸贏達千百萬之鉅；捧一個名叫什麼吳梅珍、漫碧霞底的篤班女戲子，一夜間化去數十萬，誰也不以爲奇。六月間，長官部下令禁演縣戲，但是溫州縣戲依然鑼鼓喧天，據說是：「有後台，怕什麼！」官兒們發足了由在海洋上一轉手得來的「洋」財，商人們是不用說，潤得連自己都忘了財產的數目。這樣的城市，讓它沉落罷！金華在淪陷前也有過這樣一段繁榮得令人迷亂的時期，這一幕老戲恐怕又將在溫州再開演一次了。但我們所擔心的，是放在溫州的這麼許多物資，究竟能搶運出來多少？

七、一個最大的不同

此次逃難，任何人都有一同感：敵機沒有來過。凡是嘗過浙東逃難滋味的人一定還清楚地記得，凡是前方稍有異動的時候，敵機就要變成臨門的常客，偵察、轟炸、掃射，每天總要光顧好幾次。但是這一回卻沒有。統計自今年以來，麗水只受過一次轟炸，碧湖受過兩次，吃了五六顆炸彈，都在六月的時候。至於雲和、龍泉，那是除了遠遠聽到機聲傳過外，還沒有領受過敵機的任何一點「賜予」。警報天天有，有時連晚上都有，但敵機始終不見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不多兩天，這個謎終於揭曉出來了：史迪威總部公報，我機連日襲擊金華、武義、麗水；轟炸金華機場、火車站。這使困居於山害中的人們頓時興奮起來了，他們知道了民國三十三年與民國三十一年、三十年、……有什麼不同，敵人有了怎樣不同，我們自己又有了怎樣的不同的……被灰霧籠罩的山城中的千百隻眼睛都睜得大大的，他們要穿過灰霧望見那更多的「不同」……（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東南日報）

卅七、新登縣六五殘匪經過

新登縣政府

一、匪軍新登企圖

匪自陷臨安後，於五月中將駐防臨安匪軍第十六旅轉移防區於臨安東南及富陽鐵壩一帶，不時以小部兵力向我前線作試探性之攻擊，同時浙東匪吳山民部亦從諸蕭出動，竄擾富陽大小源、龍門、橫山一帶，兩相策應，其企圖：

(1) 消滅其勁敵（我七九師）以安定其天目山根據地；

(2) 打通兩浙達成其擴大蘇浙佔領區計劃中之一部；

(3) 截斷我歡迎盟軍路線；

(4) 實現其歡迎盟軍登陸爲口號之陰謀，化裝民衆或冒充我軍，屠殺盟友，離間中美情感。

二、竄縣匪軍番號及匪酋姓名

此次爲匪犯浙西以來首次惡戰，參加作戰者均係匪之精銳部隊，兵力雄厚。其番號經發現者有「第一師」、「第三縱隊」、「第十六旅」與「鹽高寶邊區綏靖指揮部第一總隊」，綜合估計有九個至十一個支隊，兵力不下兩萬人，匪首爲方自新（已擊斃）、葉飛（已重傷）等。

三、此次匪軍犯境路線圖（略）

四、我匪惡戰日期及地點

此次匪軍竄新，於五月廿九日晚發動；至六月五日丑寅潰退。

(1) 五月廿九日晚我軍與匪軍激戰於邵家、馬登一帶。

(2) 五月卅日匪力正熾，我軍轉移陣地至何阜、石家、官山、施家一帶惡戰。

(3) 五月卅一日松溪、新堰頭暨永昌一線爲我軍與匪鏖戰地區。

(4) 六月一日我軍及縣警衛隊與匪搏鬥於城區、塔山並長盤、官塘、爐頭、天柱山一線。

(5) 六月二日勿縣城失陷，匪一股竄淥渚，一股犯蒲里白家（主力），我軍奮勇向其主力堵擊，並有生力軍適於是日到達，合力反撲，不分晝夜，鏖戰至六月四日下午，匪以傷亡過重，不支潰退。

(6)六月五日晨我軍猛撲城區，攻奪塔山，雄雞山頂之碉堡，反覆上下拉鋸戰達八九次之多，終爲我得。匪即向鐵嶺方向潰逸，城區遂於是日上午九時許克復重光。

五、城陷原因

(1)匪軍於一日晚乘月色微明，穿灰色服裝，擇城外偏僻數處，從田塍上爬行至城脚，以疊羅漢方法，人重人攀援上城，潛伏於內。繼且由被佔村莊搜索梯子數十張，出我於不覺，突然偷襲，同時萬餘匪軍四面圍攻，城乃不守。

附城區六保住民楊文善（即寶生）口述

匪軍於六月一號後半夜約三時許，衝入城內，我軍即由南門衝出而退，那時我在家裡聽到匪軍在南門城牆上吹衝鋒號，有第三批衝殺之樣。第一次衝，我守城部隊就退出至南津橋，匪軍就到南門了。到天亮後我躲在南門外城邊之溝內，偷看見有一個匪軍指揮官手持地圖問匪軍，（匪軍約三十餘人，身上均濕，內有女人二三人）你們怎樣衝進城裡？許多匪軍答：我們先由田塍匍匐前進，爬過北門城河、小溝、滾進東北城牆邊之大楓樹下，作人梯慢慢爬進城裡，斯時老中央守城部隊尚未得知，我們先用手榴彈擲，並開槍射殺（短槍），而後守城老中央就逃往南門而退云云。後來指揮官就令部屬通知老百姓出來，將城邊之樹枝完全攆了，旋即部下搜尋谷米無着，就心中煩悶。並裝有電話可通松溪城裡，住了三天，至四號後半夜開始向東門及北門退去。我軍於五號上午進城。

六、我軍致勝關鍵

(1)我軍於三日上午猛攻大老山（該山頂比附近其他山頭較高，位於蒲里白家

與昌竹何家塢新殿邊之間），反覆衝殺，計達數次，結果該山頂爲我所得，晝高擊下，匪不支乃潰。兼以我生力軍由小桃花嶺出官塘在將軍殿、白家壩一帶予以夾攻，此乃此次戰事得失一大關鍵。

(2) 五日晨我軍猛撲城西雉雞山頂礮堡，雙方俯衝仰殺，拉鋸戰達八、九次之多，該礮堡終爲我有，城匪乃潰。

(3) 黑夜偷摸戰爲匪軍一貫戰術，我軍揭穿其弱點，改守無攻，於四、五兩日白晝予以猛擊，匪乃無法支持。

七、匪潰日期方向及因素 六月五日上午九時許匪分兩路潰退，一路經依客大小岑向鐵壩逸去，約一萬餘人。一路係官塘及淥渚方面之匪，約四千餘人，經郎家莊柴場里潘家重嶺昌東宵井上下塘至鐵壩，其潰退原因。

(1) 匪酋陣亡無人指揮；

(2) 傷亡過重殘匪心怯；

(3) 械彈缺乏；

(4) 糧食無着。

八、匪軍增援 四日上午四時許，匪司令部會向浙東匪軍請援。下午四時許浙東輕裝匪約二千餘人渡江，經東尖嶺茅灣栗塢，於六月五日于丑時漏夜西來，至大山附近，得悉新登匪軍業已大受挫敗，不及

早餐，折向昌東，越重嶺至潘家與宦塘潰匪會合，同向鐵壩方面潰逃。

九、匪潰狀態 沿途隊伍零落，狐跡狗跡滿印田畝，破鞋敝履觸目皆是，官山施家儲存之大量服裝背包（約五十餘擔）全部不及携走，均被我軍函獲，其潰不成軍抱頭鼠竄狼狽狀，可以想見。

一〇、此次匪軍戰術 (1) 此次匪軍戰術係以生命消耗我軍彈藥，故死傷慘重。
(2) 輾轉參用。

子、每日於下午三時許發動戰鬪，澈夜不休，此其缺乏械彈，專賴榴彈攻擊，非乘夜間；以竊賊之動作摸近我軍防線，不能取勝。

六月三日晚匪五十餘人從縣城西北方向徽州公所經黃嶺一帶摸哨至爐頭折向沈家潭山頭回城，四日晚匪百餘人復循原路摸哨，經歐黃山時將該山頂碉堡焚燒，此爲匪軍避實就虛，不打硬仗之一貫戰術。

丑、六月四日整日在小桃花嶺西山虎山蒲里家白秤鈎灣陰山一帶打硬仗，以逞其雄，結果陣亡匪酋方自新，暨其他官佐士卒，傷亡奇重。

一一、匪酋方自新陣亡經過 匪四十八團（即匪第一支隊並稱飛虎團爲匪最新銳部隊）隊長方自新於六月三日下午由城區赴蒲里白家門前虎山上督戰，至翌（四）日下午三時半許被我軍以機槍掃射中彈左胸，旋即傷重斃命，抬至南門頭，奪取該處潘世才妻棺材一具，加鋪石灰，並蓋上絲棉被等物

後，漏夜強迫民伏十八名向臨安扛去，埋於臨安祝家橋右側山上。

茲將各方口述錄後：

(1) 六月十日詢據塔山鄉第二保白家白守梅稱：

六月三日晨看見我村前面虎山上暨碧沼寺後山礮堡內已有匪軍，並見在礮堡外面四周來去瞭望，是日上午九時許碧沼寺後山礮堡內起火（想係放信號），同時白家前後山發均生槍聲，黃頭頂畚車灣嶺上我軍暨大老山我軍便立即接火，當時雙方相互衝殺，情勢極惡。正午十二時後，大量匪軍經白家向黃頭山頂大老山畚車灣等處進擊，直至次日敗退時，此批匪軍仍未見撤回下山，殆均已飲彈矣。三日黃昏後，槍聲稍稀，至半夜月上時，槍砲聲復劇。

四日下午三、四時聞匪兵相互詢問方副師長下落，未幾復聞匪兵稱：方副師長在虎山受傷，彈中左胸。天黑時並聞方副師長侍役四人，兩人在旁侍奉茶湯，兩人來村不惜重價買棺材。向民間購買兩具；結果七千元買就一具，派民伏兩名僅將棺蓋扛至畚車灣地方，棺底不及扛去時（四日下午六時許）便即潰退。現棺蓋尚放在畚車灣，棺底仍在原地（一小祠堂內）未動，屍未下棺（此或另一擊斃之匪酋）。

三日下午一、二時許我在門縫內看出去，瞥見一麻面年約四十左右，體尙魁梧，戴望遠鏡，隨從十二人，均佩新式槍（比舊槍短），快慢機，手槍及手榴彈等，在村弄裡走。

聞躲避在村弄裡匪兵相互嘆道：唉！老中央的部隊真厲害，我們既乏彈藥，復缺糧米，真的抵當不牢，怎麼好！

(2)六月十一日詢據致和營團夥計孔偉傑稱：

六月二日晨有匪軍二人來本店吃飯，其一年約三十左右，一約四十左右，面似麻非麻，儼若鐵窠烏黑色，身材魁梧，另一年貌已忘記，飯後掏出地圖兩張，一係全國地圖，一係浙江省圖，鋪於地上同看，看時忽有衛士一人跑來說：「師長來了」。轉瞬間有穿白襯衫鐵灰色布褲年約三十七、八，貌秀面白、中等身材者一人進店，稍憩便偕同他去。

六月四日下午匪潰時迫我去抬屍首，到了城中，被我溜了，後在北門邊僅看見來本店吃過飯的其餘二人同向羅家祠堂方向去，原有穿白襯衫暨另一人即未看見。同時並看見抬棺材一具，向北面去。

(3)六月十一日詢據城中周四寶妻稱：

六月一日夜來闖在我床者年約廿七、八，左牙床上鑲金牙一只，面白清秀，自稱「我是師長」，只一人同闖一房，年約廿五、六，面長，有幾點白麻，攜望遠鏡一副，自稱「我是團長」。姓名均不詳，各有馬一匹。

四日夜快，師長死，從白家方向抬至南門落材，同房闖者哭甚哀，並將石灰絲棉被等物携去放

下，棺材當夜便向臨安扛去。

(4) 詢據蒲里白家白羅春英稱：

六月四日午後，匪兵強迫我送茶送開水至前面虎山時，看見受傷匪軍官六人，傷勢三重三輕，並臥山埭，一傷右肩者年約廿餘歲，衣袋內有望遠鏡一副，一傷左胸者較重，人瘦年約四十左右，聞給他茶吃的匪兵稱：「副師長請吃茶」，故知其乃「副師長」，但姓甚不明。在請他吃茶時，該師長說：「我坐不起來，扶我一把」。衛兵便把他扶起。扶起時，左胸創口鮮血直噴，多且不止，恐無生望。

(5) 詢據祥新館夥計陳仙稱：

我被匪軍拉去抬棺材，抬至臨安祝家橋，該口棺材便葬在右側山上。

一二—二三（略）

二四、檢討 黨政方面對於此次剿匪不無得失之處，應加以檢討如下：

(1) 可慰幾點：

子、以我軍之毅勇，未旬日縣境便無匪踪。

丑、政府配合軍事行動尚鮮貽誤。

寅、紳商之隨政府後遷。

卯、縣自衛獨立中隊以微薄力量能與匪抗。

辰、民衆傷亡極少。

巳、一部份保甲長暨民衆能自動協助我軍作戰。

(2) 缺憾數點：

子、未能在匪中多建內線諜工，對匪內幕不甚明瞭。

丑、三民主義未能普遍灌輸民衆，致有少數保甲長及農商民衆被匪利用。

寅、抗戰八週年，民衆痛苦已深，本縣兼以上年歲歉，並時值青黃不接，對駐軍未能盡量慰勞，鼓舞士氣，慚愧實深！

卯、過去三省剿匪成效，在封鎖與碉堡兩策略，現在匪區與我方未封鎖，匪得化裝小販（如賣小豬、賣布疋、雜貨、賣碗、修傘、補鞋及銅錫匠等）或農民深入我後方，刺探我軍情，復被套取物資，以維匪食，使匪佔地區，得以持久，並繼續以襲我，無異養癰遺毒，似非嚴予封鎖不可。

匪之嚴密防我，能使我至匪區，不能行走一步，動輒被拘。

辰、以人事經費制度各關係，未能於鄉保間，建立健全情報網，監視匪之行動，亦屬缺憾之一。

卅八、新登縣「八·六」敵竄經過

新登縣政府

一、流竄起訖日期（略）

二、波及地點（略）

三、此次敵竄企圖

(1)離間盟國 (2)以和平宣傳向我乞憐

抄附標語四種

甲、英美軍來華，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現象！

乙、和平區一萬萬以上的民衆，每天在希望「和平」「統一」，抗戰的弟兄們，你們會想念到他們厭戰的情緒嗎？

丙、抗戰的軍士們：「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時候到了，應該趁早團結起來！

丁、英美縱然在華登陸，皇軍三百萬的精兵誓必作戰到底，這時候中國人民的損失和死亡，是爲了什麼呢？

抄附本國年八月五日僞中國人民和平統一救國大同盟會告抗戰區將士書一種

親愛的中國抗戰的將士們，你們別婦拋雛的在戰場上已九年了，你們爲了捍衛祖國而流血，我們對你們謹致無限的敬意，可是現在日本政府已發表聲明：「不以中國爲敵，對中國並無領土野心，和平談判成

立，立即可以無條件撤兵」，這種化干戈爲玉帛的喜訊，不單是受戰禍九年的中日人民所衷心盼望着，我們相信就是執戈衛土的你們，亦是在日夕盼禱的，是嗎？

近來時局逆轉，英美在華登陸作戰的呼聲一天高一天，最近美機在武漢、南京、上海等處，對中國同胞已濫使轟炸，我們忍受了九年戰事的痛苦，不想再加上如此的痛苦，是爲了什麼呢？真使我們未死者的百思不解。

親愛的勇士們！你們大概總可以體念到現在淪陷區同胞們是如何渴望和平，是如何的厭惡長期戰爭，對堅拒英美軍在華登陸的呼聲，是如何的高喊入雲，尤其對這次聯合英美對日的共同宣言，似乎都在懷疑蔣先生將成爲國際的野心家，一變抗日的初衷。現在我們以最切的願望，盼望政府趕快與日本談判和平，使中國得保留劫後僅剩的元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這樣的提議，相信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贊同的，同時蔣委員長，是諸位最高的領袖，亦是全國人民所信仰的民族英雄，我們相信，我們期待，他一定將會順從最多數人民的意思去做的。

親愛的抗戰將士們！抗戰的代價已經有了，獨立平等祇待我們去談判，我們再不能任這戰事拖延下去，我們將以軍民一致的力量，不論抗戰區，和平區，不論前方後方，大家聯合起來，把握這時期，早日奠定統一建國的大業，這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一致的呼聲。

四、堵擊敵寇我軍番號

(1)第三戰區挺進第三縱隊第五支隊

(2)浙江省保安獨立支隊

(3)新登縣國民兵團自衛獨立中隊

五、(略)

六、(略)

七、總述

(1)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時許，富陽敵二十六人沿富春江北岸竄抵本縣下港，劫擄民食後仍逸返。

(2)八月二日拂曉，本縣上下港山下俞家對面之金山上，由富陽竄到敵二百餘，偽軍一百餘，伏子五十餘，由愛田隊長率領。是日下午五時許，我挺三第五支隊由三口經大山開抵謝家山下俞家一帶佈防，與敵遙相對峙，至七時許向金山敵出擊。接觸三小時許返原防。

(3)三日上午六時許，敵增援四百餘，向我山下俞家謝家一帶陣地猛攻，當即發生激戰。至下午一時以後始漸疏落，至次四晨八時許，我軍轉移至龍洞高山，敵即竄抵謝家硯口郎場一帶。

(4)五日下午敵續有增加，至晚十時許，分二路進犯：一路三百餘人經羅橋白峯嶺竄桐廬舊縣埠；一路三、四百人經羅橋橫塘桃花嶺折橋嶺頭新殿邊於六日上午九時許抵馬塢壩魚池寺；一路三、四百人由下港經硯口淥渚郎家庄百丈山五里橋抵元村；另一股千餘人由富陽經方家井松溪繞縣城北

郊，於下午一時許竄抵查村附近。是日拂曉後，城區形勢即陷包圍，我浙保獨立支隊予以猛擊後，突圍退守查村、壠場一線。自衛獨立中隊接觸後以衆寡懸殊，轉移大山附近一帶。警察局隊經灰場轉移壠場，蔣家双溪區署，暨警察分駐所經橫塘、古竹向壠場撤離，在聖塘塢地方遇敵，會一戔衝散，當被俘去警士兩名，損失步槍兩支，彈一百六十餘發及其他服裝行李話機等多件。新殿邊縣府職員撤離至九嶺地方，亦曾與敵遭遇，被俘去國民兵團附宜保法一人，縣府勤工二名，守衛警士一名，遞步哨兵一名，損失電話機三架，步槍一支，彈八十發及服裝行李等多件。至下午三時敵進逼壠場，縣府及警察局隊暨附屬機關乃轉撤至三溪口。

(5)七日上午三時三十分許敵向查村我軍陣地進襲，發生激戰，至拂曉，一股經壠場越壠場山金竹灣竄向分水縣境，一股經查村練頭竄抵三溪口，上午六時許經嵎山大洛場轉移至分水健場裡練頭地方，被殺害無辜民衆管望銀等兩人，青雲橋槍殺婦女一人，縣府及警察局各機關於是日拂曉轉撤至洞橋一帶。

(6)八日下午敵已全部竄離縣境，向分水、於潛進犯。縣政府人員暨警察局保警隊即推進城區安撫民衆，維護治安，自衛獨立中隊亦即恢復原防。

附 頁

姓 名	頁 次	逝 世 年 月	逝 世 地 點	戰 時 工 作
朱家驊	一一〇	五十二年一月三日	臺 北	省政府主席
魏味艱	一二八	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日月潭	海寧縣黨部秘書
宜鐵吾	一四〇	五十三年二月六日	臺 北	省保安處處長
沈潛龍	一四六	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臺 北	崇德縣縣長
沈錫昌	一五二	五十四年二月十三日	臺 北	於潛縣政府股長
蔣菱菲	一六八	五十五年一月十六日	臺 北	嘉興縣耘田莊小學校長
黃 權	一八一	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九 龍	暫編三十二師師長
許甸原	二〇四	四十五年三月卅一日	臺 北	嘉善縣黨部書記長
周仰松	二一五	四十六年二月四日	臺 北	海鹽縣黨部特派員
陳劍卿	二三六	五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南 投	崇德縣石灣區長
林樹藝	二五六	五十一年十月三十日	臺 北	浙西行署政務處長
張明烈	四〇二	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興新村	中央社三戰區戰地特派員